

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

话说当下宋江在筵上对众好汉道：“小可宋江自蒙救护上山，到此连日饮宴，甚是快乐。不知老父在家正是何如。即日江州申奏京师，必然行移济州，着落郓城县追捉家属，比捕正犯，恐老父存亡不保！宋江想今，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，以绝挂念，不知众弟兄还肯容否？”晁盖道：“贤弟，这件是人伦中大事。不成我和你受用快乐，倒教家中老父苦？如何不依贤弟！只是众兄弟们连日辛苦，寨中人马未定，再停两日，点起山寨人马，一迳去取了来。”宋江道：“仁兄，再过几日不妨，只恐江州行文到济州，追捉家属，以此事不宜迟。今也不须点多人去，只宋江潜地自去，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连夜上山来，那时乡中神不知，鬼不觉；若还多带了人半去，必然惊吓乡里，反招不便。”晁盖道：“贤弟路中倘有疏失，无人可救。”宋江道：“若为父亲，死而无怨。”当日苦留不住。宋江坚执要行，便取个毡笠戴了，提条短棒，腰带利刀，便下山去。众头领送过金沙滩自回。且说宋江过了渡，到朱贵酒店里上岸，出大路投郓城县来；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一日，奔宋家村晚了，到不得，且投客店歇了。次日趲行，到宋家村时却早，且在林子里伏了，等待到晚，却投庄上来敲后门。庄里听得，只见宋清出来开门；见了哥哥，那一惊，慌忙道：“哥哥，你回家来怎地？”宋江道：“我特来家取父亲和你。”宋清道：“哥哥！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这里都知道了。本县差下这两个头每日来勾取，管定了我们，不得转动。只等江州文书到来，便要捉我们父子二人下在牢里监禁，听候拿你，日里夜间，一二百士兵巡绰。你不宜迟，快去梁山泊请下众头领来救父亲并兄！”宋江听了，惊得一身冷汗，不敢进门，转身便走，奔梁山泊路上来。是夜，月色朦胧，路不分明。宋江只顾拣僻静小路去处走。约莫也走了一个更次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发起来。宋江回头听时，只隔一二里路，看见一簇火把亮，只得得叫道：“宋江休走！”宋江一头走，一面肚里寻思：“不听晁盖之言，果有今日之祸！皇天可怜，垂救宋江则个！”远远望见一个去处，只顾走。少间，风扫薄云，现出那个明月，宋江方认得仔细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。看了那个去处，有名唤做还道村。原来团团都是高

山峻岭，山下一遭涧水，中间单单只一条路。人来这村左来右去走，只是这条路，更没第二条路。宋江认得这个村口，却待回身，却被背后赶来的人已把住了路口，火把照耀如同白日。宋江只得奔入村里来，寻路躲避；抹过一座林子，早看见一所古庙；双手只得推开庙门，乘着月光，入进庙里来。寻个躲避处；前殿后殿相了一回，安不得身，心里发慌。只听得外面有人道：“都管只走在这庙里！”宋江听时是赵能声音，急没躲处；见这殿上一所神厨，宋江揭起帐幔，望里面探身便钻入神厨里，安了短棒，做一堆儿伏在厨内，身体不把不住地抖。只听得外面拿着火把照将入来。宋江在神厨里一头抖，一头偷眼看时，赵能，赵得引着四五十人，拿把火把，各到处照。看看照上殿来。宋江抖道：“我今番走了死路，望神明庇佑则个！.....神明庇佑！.....神明庇佑！.....”一个个都走过了，没人看着神厨里。宋江抖定道：“可怜天！”只见赵得将火把来神厨里一照，宋江抖得几乎死去。赵得一只手将朴刀捍挑起神帐，上下把火只一照，火冲将起来，冲下一片黑尘来，正落在赵眼里，了眼；便将火把丢在地下，一脚踏灭了走出殿门外来，对士兵们道：“这不在庙里。一别又无路，走向那里去了？”众士兵道：“多应这厮走入村中下林里去了。这里不怕他走脱：这个村唤做还道村，只有这条路出入；里面虽有高山林木，无路上得去。都头只把住村口，他便会插飞上天去也走不脱了！待天明，村里去细细搜捉！”赵能，赵得道：“也是。”引了士兵出殿去了。宋江抖定道：“不是神明庇佑；若还得了性命，必当重修庙宇。再塑.....”只听得有几个士兵在庙门前叫道：“都头，在这里了！”赵能，赵得，和众人又抢入来。宋江地又把不住抖。赵能到庙前问道：“在那里？”士兵道：“都头，你来看，庙门上两个尘手迹！一定是推开庙门，闪在里面去了！”赵能道：“说的是；再仔细搜一搜看！”这夥人再入庙里来搜时。宋江这一番抖真是几乎休了。那夥人去殿前殿后搜遍，只不曾翻过砖来。众人又搜了一回，火把看看照上殿来，赵能道：“多是只在神里。却兄弟看不仔细，我自照一照看。”一个士兵拿着火把，赵能便揭起帐幔，五七个人伸头来看。不看万事俱休，看一看，只见神里卷起一阵恶风，将那火把都吹灭了，黑腾腾罩了庙宇，对面不见。赵能道：“又作怪。平地里卷起这阵恶风来！想是神明在里面，定嗔怪我们只

管来照。因此起这阵恶风显应。我们且去罢。只守住村口，待天明再来寻。”赵得道：“只是神里不曾看得仔细，再把去捌一捌。”赵能道：“也是。”两个待向前，只听得殿前又卷起一阵怪风，吹得飞砂走石，滚将下来；摇得那殿宇岌岌地动；罩下一阵黑云，布合了上下，冷气侵入，毛发竖起。赵能情知不好，叫了赵得道：“兄弟！快走！神明不乐！”众人一哄都奔下殿来，望庙门外跑走。有几个跌翻了的，也有闪了二腿的，爬得起来，奔命走出庙门，只听得庙里有人叫：“饶恕我们！”赵能再入来看时，两三个士兵跌倒在龙墀里，被样根钓住了衣服，死了挣不脱，手里丢了朴刀，扯着衣裳叫饶。宋江在神里听了，忍不住笑。赵能把士兵衣服解脱了，领出庙门去。有几个在前面的士兵说道：“我说这神道最灵，你们只管在里面缠障，引得小鬼发作起来！我们只在守住了村口等他。须不他飞了去！”赵能，赵得道：“说得是；只消村口四下里守定。众人都望村口去了。只说宋江在神里，口称惭愧，道：“虽不被这们拿了，怎能彀出村口去？……”正在内寻思，百般无计，只听得后面廊下有人出来。宋江又抖道：“又是苦也！早是不钻出去！”只见两个青衣童子，迳到厨边，举口道：“小童奉娘娘法旨，请星主说话。”宋江那里敢做声答应。外面童子又道：“娘娘有请，星主可行。”宋江也不敢答应。外面童子又道：“宋星主，休得迟疑，娘娘久等。”宋江听得莺声燕语，不是男子之音，便从神椅底下钻将出来看时，是两个青衣女童侍立在边，宋江了一惊，却是两个泥神。只听得外面又说道：“宋江主，娘娘有请。”宋江分开帐幔，钻将出来，只见是两个青衣螺髻三女童，齐齐躬身，各打个稽首。宋江问道：“二位仙童自何而来？”青衣道：“奉娘娘法旨，有请星主赴宫。”宋江道：“仙道差矣。我自姓宋，名江，不是甚么星主。”青衣道：“如何差了！请星主便行，娘娘久等。”宋江道：“甚么娘娘？亦不曾拜识，如何敢去！”青衣道：“星主到彼便知，不必询问。”宋江道：“娘娘在何处？”青衣道：“只在后面中。”青衣前引便行。宋江随后跟下殿来。转过后殿侧首一座子墙角门，青衣道：“宋星主，从此间进来。”宋江跟入角门来看时，星月满天，香风拂拂，四下里都是茂林修竹。宋江寻思道：“原来这庙后又有这个去处。早知如此，不来这里躲避，不受那许多惊恐！”宋江行时，觉得香坞两行，夹种着大松树，都是合

抱不交的；中间平坦一条龟背大街。宋江看了，暗暗寻思道：“我到不想古庙后有这般好路径！”跟着青衣行不过一里来路，听得潺潺的涧水响；看前面时，一座青石桥，两边都是朱栏；岸上栽种奇花异草，苍松茂竹，翠柳夭桃；桥下翻银滚雪般的水。流从石洞里去。过得桥基，看时，两行奇树，中间一座大朱红棂星门。宋江入得棂星门看时，抬头见一所宫殿。宋江寻思道：“我生居郓城县，不曾听得说有这个去处！”心中惊恐；不敢动。青衣催促，请星主行。一引引入门内，有个龙墀，两廊下尽是朱红亭柱，都挂着绣；正中一所大殿，殿上灯烛荧煌。青衣从龙墀内一步步引到月台上，听得殿上阶前又有几个青衣道：“娘娘有请，星主进入。”宋江到大殿上，不觉肌肤战栗，毛发倒竖。下面都是龙凤砖阶。青衣入廉内奏道：“请至宋星主在阶前。”宋江到廉前御阶之下，躬身再拜，俯伏在地，口称：“臣乃下浊庶民，不识圣上，伏望天慈俯赐怜悯！”御内传旨，教请宋星主坐。宋江那里敢抬头。教四个青衣扶上锦墩坐。宋江只得勉强坐下，殿上喝声“卷”，数个青衣早把珠卷起，搭在金钩上。娘娘问道：“星主别来无恙？”宋江起身再拜道：“臣乃庶民，不敢面觑圣容。”娘娘道：“星主，既然如此，不必多礼。”宋江恰取抬头舒眼，看殿上金碧交辉，点着龙凤烛；两边都是青衣女童，持笏捧圭，执旌擎扇侍从；正中七宝九龙上坐着那个娘娘，身穿金缕绛绡之衣，手秉白玉圭璋之器，天然妙目，正大仙容，口中说道：“请星主到此。”命童子献酒。两下青衣女童执着莲花宝瓶，捧酒过来，斟天杯内。一个为首的女童执杯递酒，来劝宋江。宋江起身，不敢推辞，接过杯，朝娘娘跪饮了一杯。宋江觉得这酒馨香馥郁，如醍醐灌顶，甘露心。又是一个青衣捧过一盘仙枣来劝宋江。宋江战战兢兢，怕失了体面，伸着指头取了一枚，就而食之，怀核在手。青衣又斟过一杯酒来劝宋江，宋江又一饮而尽。娘娘法旨，教再劝一杯。青衣再斟一杯酒过来劝宋江，宋江又饮了。仙女托过仙枣，又食了两枚。共饮过三杯仙酒，三枚仙枣，宋江便觉有些微醺；又怕酒后，醉失体面。再拜道：“臣不胜酒量，望乞娘娘免赐。”殿上法旨道：“既是星主不能饮酒，可止。”教：“取那三卷‘天书’赐与星主。”青衣去屏风背后，青盘中托出黄罗袱子，包着三卷天书，递与宋江。宋江看时，可长五寸，三寸；不敢开看，再拜受，

藏于袖中。娘娘法旨道：“宋星主，传汝三卷天书，汝可替天行道：星主全忠仗义，为臣辅国安民；去邪归正；勿忘勿泄。”宋江再拜谨受。娘娘法旨道：“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，道行未完，暂罚下方，不久重登紫府，切不可分毫懈怠。若是他日罪下都，吾亦不能救汝。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熟视。只可与天机星同观，其他皆不可见。功成之后，便可焚之，勿留于世。所嘱之言，汝当记取。目今天凡相隔，难以久留，汝当速回。”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。“他日琼楼金阙，再当重会。”宋江便谢了娘娘，跟随青衣女童，下得殿庭来。出得棂星门，送至石桥边，青衣道：“恰星主受惊，不是娘娘，护佑，已被擒拿。天明时，自然脱离了此难。星主，看石桥下水里二龙相戏！”宋江栏看时，果见二龙戏水。二青衣望下一推。宋江大叫一声，撞在神厨内，觉来乃是南柯一梦。宋江爬将起来看时，月影正午，料是三更时分。宋江把袖子里摸时，手内枣核三个，袖里帕子包着天书；将出来看时，果是三卷天书；又只觉口里酒香。宋江想道：“这一梦真乃奇异，似梦非梦：若把做梦来，如何有这天书在袖子里，口中又酒香，枣核在手里，说与我的言语都记得，不曾忘了一句？不把做梦来，我自分明在神厨里，一交颠将入来，有甚难见处？……想是此间神圣最灵，显化如何？只是不知是何神明？”揭起帐幔看时，九龙椅上坐着一位妙面娘娘，正和方一般。宋江寻思道：“这娘娘呼我做星主，想我前生非等闲人也。这三卷天书必然有用。青衣女童道：‘天明时，自然脱离此村之厄。’如今天色渐明，我出去。”便探手去厨里摸了短棒，把衣服拂拭了，一步步走下殿来。从左廊下转出庙前，仰面看时，旧牌额上刻着四个金字，道：“玄女之庙。”宋江以手加额称谢道：“惭愧！原来是九天玄女娘娘传受与我三卷天书。又救了我的性命！如若能彀再见天日之面，必当来此重修庙宇，再建殿庭。伏望圣慈俯垂护佑！”称谢已毕，只得望着村口悄悄出来；离庙未远，只听得前面远远地喊声连天。宋江寻思道：“又不济了！”住了脚。“且未可去；若到他面前，定吃他拿了，不如且在这里路傍树背后躲一躲。”却闪得入树背后去，只见数个士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，把刀拄着，一步步走将入来，口里声声都只叫道：“神圣救命则个！”宋江在树背后看了，寻思道：“又作怪！他们把着村口，等我出来拿我，又怎地抢入来？”

再看时，赵能也抢入来，口里叫道：“神圣！一神圣救命！”宋江道：“那如何恁地慌？”见背后一条大汉追将入来。那个大汉，上半截不着不丝，露出鬼怪般肉，手里拿着两把夹钢板斧，口里喝道：“舍鸟休走！”远观不，近看分明；正是黑旋风李逵。宋江想道：“莫非是梦里么？”不敢走出去。那赵能正走到庙前，被松树根只一绊，一交跌在地下。李逵赶上，就势一脚踏住脊背，手起大斧，待要砍，背后又是两筹好汉赶上来，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，各挺一条朴刀，上首的是欧鹏，下首的是陶宗旺。李逵见他两个赶来，恐怕争功坏了义气，就手把赵能一斧砍做两半，连胸脯都砍开了，跳将起来，把士兵赶杀，四散走了。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来。背后只见又赶上三筹好汉，也杀将来；前面赤发鬼刘唐，第二石将军石勇，第三催命判官李立。这六筹好汉说道：“这们都杀散了，只寻不见哥哥，怎生是好？”石勇叫道：“兀那松树背后一个人立在那里！”宋江方敢挺身山来说道：“感谢众兄弟们又来救我性命！将何以报大恩！”六筹好汉见了宋江，大喜道：“哥哥有了！快去报与晁头领得知！”石勇，李立分头去了。宋江问刘唐道：“你们如何得知来这里救我？”刘唐答道：“哥哥前下得山来，晁头领与吴军师放心不下，便叫戴院长随即下来探听哥哥下落。晁头领又自己放心不下，再着我等众人前来接应，只恐哥哥有些疏失。半路里撞见戴宗道两个贼驴追赶捕捉哥哥，晁头领大怒，分付戴宗去山寨，只教留下吴军师，公孙胜，阮家三兄弟，兄方，郭盛，朱贵，白胜，看守寨栅，其余兄弟都教来此间寻觅哥哥。听得人说道：‘赶宋江入还道村口了！’村口守把的这们尽数杀了，不留一个，只有这几个奔进村里来。随即李大哥追来，我都赶入来。不想哥哥在这里！”说犹未了，石勇引将晁盖，花荣，秦明，黄信，薛永，蒋敬，马麟到来；李立引将李俊，穆弘，张横，张顺，穆春，侯健，萧让，金大坚。一行众多好汉都相见了。宋江作谢众位头领。晁盖道：“我叫贤弟不须亲自下山，不听愚兄之言，险些儿又做出事来。”宋江道：“小可兄弟只为父亲这一事悬肠挂肚，坐卧不安，不由宋江不来取。”晁盖道：“好教贤弟欢喜：令尊并令弟家眷，我先叫戴宗引杜迁，宋万，王矮虎，郑天筹，童威，童猛送去，已到山寨中了。”宋江听得大喜，拜谢晁盖，道：“得仁兄如此施恩，宋江死亦无怨！”一时，众头领各各

上马，离了还道村口，宋江在马上，以手加额望空顶礼，称谢神明庇佑之力，容日专当拜还心愿。一行人马迳回梁山泊来。吴学究领了守山头领，直到金沙滩，都来迎接。同到得大寨聚义厅上，众好汉都相见了。宋江急问道：“老父何在？”晁盖便叫请宋太公出来。不多时，铁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轿，抬着宋太公到来。众人扶策下轿，上厅来。宋江见了，喜天降，笑逐颜开，再拜道：“老父惊恐。宋江做了不孝之孝，负累了父亲惊受怕！”宋太公道：“叵耐赵能那兄弟两个每日拨人来守定了我们，只待江州公文到来，便要提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。听得你在庄后敲门，此时已有八九个士兵在前面草厅上；续后不见了，不知怎地赶出去了。到三更时候，又有二百余人把庄门开了，将我搭扶上轿抬了，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笼，放火烧了庄院。那时不繇我问个缘繇，迳来到这里。”宋江道：“今日父子团圆相见，皆赖众兄弟之力也！”叫兄弟宋清拜谢了众头领。晁盖众人都来参拜宋太公，已毕；一面杀牛宰马，且做庆喜筵席，作贺宋公明父子团圆。当日尽欢方散。次日又排筵席贺喜。大小头领尽皆欢喜。第三日，晁盖又梯已备个筵席，庆贺宋江父子完聚。忽然感动公孙胜一个念头：思忆老母在蓟州离家日久了，未知如何。众人饮酒之时，只见公孙胜起身对众头领说道：“感蒙众位豪杰相待贫道许多时，恩同骨肉；只是贫道自从跟着晁头领到山，逐日宴乐，一向不曾还乡看视老母；亦恐我真人本师悬望。欲待回乡省视一遭。暂别众头领三五个月，再回来相见，以满贫道之愿，免致老母念悬望。”晁盖道：“向日已闻先生所言：令堂在北方无人侍奉。今既如此说时，难以阻当；只是不忍分别。虽然要行，且待来日相送。”公孙胜谢了。当日尽醉方散，各自归房安歇。次日早，就关下排了筵席，与公孙胜饯行。且说公孙胜依旧做云游道人打扮了，腰里腰包肚包，背上雌雄宝剑，肩膀上挂着棕笠，手中拿把壳扇，便下山来。众头领接住，就关下筵席，各各把盏送别。饯行已遍，晁盖道：“一清先生，此去难留，不可失信。本是不容先生去，只是老尊堂在上，不敢阻当。百日之外，专望鹤驾降临，切不可爽约。”公孙胜道：“重蒙列位头领看待久，贫道岂敢失；回家参过本师真人，安顿了老母，便回山寨。”宋江道：“先生何不将带几个人去，一发就搬取老尊堂上山？早晚也得侍奉。”公孙胜道：“老母平生只爱清幽，

吃不得惊，因此不敢取来。家中自有田产山庄，老母自能料理。贫道只去省视一遭便来。再得聚义。”宋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专听尊命。只望早早降临为幸。”晁盖取出一盘黄白之资相送。公孙胜道：“不消许多，但穀盘缠足矣。”晁盖定教收了一半。打拴在腰包里，打个稽首，别了众人，过金沙滩便行，望蓟州去了。众头领席散，待山上，只见黑旋风李逵就关下放声大哭起来。宋江连忙问道：“兄弟，你如何烦恼？”李逵哭道：“干鸟气么！这个也取爷，那个也望娘，偏铁牛是土掘坑里钻出来的！”晁盖便问道：“你如今待要怎地？”李逵道：“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里。我的哥哥又在别人家做长工，如何养我娘快乐？我要去取他来，这里快乐几时也好。”晁盖道：“兄弟说得是；我差几个人同你去取了上来，也是十分好事。”宋江便道：“使不得！李家兄弟生性不好，回乡去必然有失。若是教人和他去，亦是不好。况他性如烈火，到路上必有冲撞。他又在江州杀了许多人，那个不认得他是黑旋风？这几时官司如何不行移文书到那里了！必然原籍追捕。一你又形貌凶恶，倘有失，路程遥远，恐难得知。你且过几时，打听得平静了，去取未迟。”李逵焦躁，叫道：“哥哥！你也是个不平心的人！你的爷便要取上山来快活，我的娘由他在村里受苦！兀的不是气破了铁牛肚子！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你不要焦躁。既是要去取娘，只依我三件事，便放你去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且说那三件事？”宋江点两个指头，说出这三件事来，有分教；李逵施为撼地摇天手，来爬山跳涧虫。毕竟宋江对李逵说出那三件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身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

话说李逵道：“哥哥，你且说那三件事？”宋江道：“你要去沂州水县搬母亲，第一件，径回，不可酒。第二件，因你性急，谁肯和你同去，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来。第三件，你使的那两把板斧，休要带去，路上小心在意，早去早回。”李逵道：“这三件事有甚么依不得！哥哥放心。我只今日便行。我也不住了。”当下李逵拽扎得爽利，只跨一口腰刀，提条朴刀，带了一锭大银，三五个小银子，了几杯酒，

唱个大喏，别了众人，便下山来，过金沙滩去了。晁盖，宋江与众头领送行已罢。回到大寨里聚义厅上坐定。宋江放心不下。对众人说道：“李逵这个兄弟此去必然有失；不知众兄弟们谁是他乡中人。可与他那里探听个消息。”杜迁便道：“只有朱贵原是沂江沂水县人，与他是乡里。”宋江听罢，说道：“我忘了。前日在白龙庙聚会时。李逵已自认得朱贵是同乡人。”宋江便着人去请朱贵。小喽罗飞奔下山来。直至店里，请得朱贵到来。宋江道：“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乡搬取老母，因他酒性不好，为此不肯差人与他同去。诚恐路上有失，今知贤弟是他乡中人，你可去他那里探听走一遭。”朱贵答道：“小弟是沂州沂水县人。见有一个兄弟唤做朱富，在本县西门外开着个酒店，这李逵，他是本县百丈村董店东住；有个哥哥唤做李达，专与人家做长工。这李逵自小凶顽，因打死了人，逃走在江湖上，一向不曾回家。如今着小弟去那里探听也不妨，只怕店里无人看管。小弟也多时不曾还乡，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这个看店不必你忧心，我自教侯健，石勇，替你暂管几时。”朱贵领了这言语，相辞了众头领下山来，便走到店里，收拾包里，交割面与石勇，侯健，自奔沂州去了。这里宋江与晁盖在寨中每日筵席，饮酒快乐，与吴学究看习天书，不在话下。且说李逵独自一个离了梁山泊，取路来到沂水县界。于路李逵端的不酒，因此不惹事，无有话说。行至沂水县西门外，见一簇围着榜搅看，李逵也立在人丛中，听得读榜上道：“第一名，正贼宋江，系郓城县人。第二名，从贼戴宗，系江州两院押狱。第三名，从贼李逵，系沂江沂水县人。……”李逵在背后听了，正待指手画脚，没做奈何处，只见一个人抢向前来，拦腰抱住，叫道：“张大哥！你在这里做甚么？”李逵扭过身看时，认得是早地忽律朱贵。李逵问道：“你如何也来在这里？”朱贵道：“你且跟我说话。”两个一同来西门外近村一个酒店内，直入到后面一间静房中坐了。朱贵指着李逵，道：“你好大胆！那榜上明明写着赏一万贯钱捉宋江，五千贯捉戴宗，三千贯捉李逵，你如何立在那里看榜？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，如之奈何！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，不肯教人和你同来；又怕你到这里做出怪来，续后特使我赶来探听你的消息。我迟下山来一日，又先到你一日，你如何今日到这里？”李逵道：“便是哥哥分付，教我不要酒，

以此路上走得慢了。你如何认得这个酒店里？你是这里人？家在那里住？”朱贵道：“这个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里。我原是此间人。因在江湖上做客，消折了本钱，就于梁山泊落草，今次方回。”便叫兄弟朱富来与李逵相见了。朱富置酒款待李逵。李逵道：“哥哥分付，教我不要酒；今日我已到乡里了，便两碗儿，打甚么要紧！朱贵不敢阻挡他，由他。当夜直到四更时分。安排些饭食，李逵了，趁五更晓星残月，霞光明朗，便投村里去。朱贵分付道：“休从小路去。只从大朴树转弯，投东大路，一直往百丈村去，便是董店东。快取了母亲，和你早回山寨去。”李逵道：“我自从小路去，不从大路去！谁耐烦！”朱贵道：“小路走，多大虫；又有乘势夺包里的剪径贼人。”李逵应道：“我怕甚鸟！”戴上毡笠儿，提了朴刀，跨了腰刀，别了朱贵，朱富，便出门投百丈村来。约行了十数里，天色渐渐微明，去那露草之中，赶出一只白兔儿来，望前路去了。李逵赶了一直，笑道：“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！”正走之间，只见前面有五十来株大树丛杂，时值新秋，叶儿正红。李逵来到树林边厢，只见转过一条大汉，喝道：“是会的留下买路钱，免得夺了包里！”李逵看那人时，戴一顶红绢抓儿头巾，穿一领粗布衲袄，手里拿着两把板斧，把黑墨搽在脸上。李逵见了，大喝一声：“你这厮是甚么鸟人，敢在这里剪径！”那汉道：“若问我名字，吓碎你的心胆！老爷叫做黑旋风！你留下买路钱并包里，便饶了你性命，容你过去！”李逵大笑道：“没有娘鸟兴！你这厮是甚么人，那里来的，也学老爷名目，在这里胡行！”李逵挺起手中朴刀奔那汉。那汉那里抵当得住，待要走。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，搠翻在地，一脚踏住胸脯，喝道：“认得老爷么？”那汉在地下叫道：“爷爷！饶你孩儿性命！”李逵道：“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汉黑旋风李逵便是！你这厮辱没老爷名字！”那汉道：“孩儿虽然姓李，不是真的黑旋风；为是爷爷江湖上有名目，鬼也害怕，因此孩儿盗学爷爷名目胡乱在此剪径，但有孤单客人经过，听得说了‘黑旋风’三个字，便撇了行李逃奔去了。以此得这些利息。实不敢害人。小人自己的贱名叫李鬼，只在这前村住。”李逵道：“叵耐道无礼，在这里夺人的包里行李，坏我的名目，学我使两把板斧！且教他我一斧！”劈手夺过一把斧来便砍。李鬼慌忙叫道：“爷爷！杀我一个，便是杀我两个！”李逵听得，

住了手，问道：“怎的杀你一个便是杀你两个？”李鬼道：“孩儿本不敢剪径，家中因有个九十岁的老母，无人养赡，因此孩儿单题爷爷大名唬吓人，夺些单身的包里，养赡老母；其实并不曾害了一个人。如今爷爷杀了孩儿，家中老母必是饿杀！”李逵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，听得说了这话，自肚里寻思道：“我特地归家来取娘，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，天地也不容我一罢！罢！我饶了你这厮性命！”放将起来。李鬼手提着斧，纳头便拜。李逵道：“只我便是真黑旋风；你从今已后休要坏了俺的名目！”李鬼道：“孩儿今番得了性命。自回家改业，再不敢倚着爷爷名目在这里剪径。”李逵道：“你有孝顺之心，我与你十两银子做本钱，便去改业。”李逵便取出一锭银子，把与李鬼，拜谢去了。李逵自笑道：“这厮撞在我手里！既然他是个孝顺的人，必去改业。我若杀了他，天地必不容我。我也自去休。”拿了朴刀，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来。走到已牌时分，看看肚里又饿又渴，四下里都是山径小路，不见有一个酒店饭店。正走之间，只见远远地山凹里露出两间草屋。李逵见了，奔到那人家里来，只见后面走出一个妇人来，髻鬓边插一簇野花，搽一脸胭脂铅粉。李逵放下朴刀，道：“嫂子，我是过路客人，肚中饥饿，寻不着酒食店。我与你几钱银子，央你回些酒饭。”那妇人见了李逵这般模样，不敢说没，只得答道：“酒便没买处，饭便做些与客人了去。”李逵道：“也罢；只多做些个，正肚中饿出鸟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做一升米不少么？”李逵道：“做三升米饭来。”那妇人向厨中烧起火来，便去溪边淘了米，将来做饭。李逵转过屋后山边来净手。只见一个汉子，颠手颠脚，从山后归来。李逵转过屋后听时，那妇人正要上山讨菜，开后门见了，便问道：“大哥！那里闪了腿？”那汉子应道：“大嫂，我险些儿和你不见了！你道我晦鸟气么？指么出去等个单身的过，整整等了半个月日，不曾发市。甫能今日抹着一个，你道是谁？原来正是黑旋风！恨撞着那驴鸟！我如何敌得他过，倒他一朴刀，搠翻在地，定要杀我。我假意叫道：‘你杀我一个，害了我两个！’他便问我缘故。我便假道：‘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，无人养赡，定是饿死！’那驴鸟，真个信我，饶了我性命；又与我一个银子做本钱，教我改了业养娘。我恐怕他省悟了赶将来，且离了那林子里，僻静处睡一回，从山后走回家来。”那妇人道：

“休要高声！一个黑大汉来家中，教我做饭，莫不正是他？如今在门前坐地。你去张一张看；若是他时，你去寻些麻药来，放在菜内，教那了，麻翻在地，我和你对付了他，谋得他些金银，搬往县里住去，做些买卖，却不强似在这里剪径？”李逵已听得了，便道：“叵耐这厮！我倒与了他一个银子，又饶了性命，他倒又要害我！这个正是天地不容！”一转趔到后门边。这李鬼恰待出门，被李逵劈揪住。那妇人慌忙自望前门走了。李逵捉住李鬼，按翻掣出腰刀，早割下头来；拿着刀，奔前门寻那妇人时，正不知走那里去了；再入屋内来。去房中搜看，只见有两个竹笼，盛些旧衣裳，底下搜得些碎银两并几件钗环。李逵都拿了，又去李鬼身边搜了那锭小银子，都打缚在包里；去锅里看时，三升米饭早熟了，只没菜蔬下饭。李逵盛饭来，了一回，看着自笑道：“好痴汉！放着好肉在前面，不会！”拔出腰刀，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，把些水洗净了，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；一面烧一面；得饱弓，把李鬼的尸首抛放屋下，放了把火，提了朴刀，自投山路里去了。比及赶到董店东时日已平西。迳奔到家中，推开门，入进里面，只听得娘在床上问道：“是谁入来？”李逵看时，见娘双眼都盲了，坐在床上念佛。李逵道：“娘，铁牛来家了！”娘道：“我儿，你去了许多时，这几年正在那里安身？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长工，止博得些饭食，养娘全不济事！我时常思量你，眼泪流干，因此瞎了双目。你一向正是如何？”李逵寻思道：“我若说在梁山泊落草，娘定不肯去；我只假说便了。”李逵应道：“铁牛如今做了官，上路特来取娘。”娘道：“恁地好也！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？”李逵道：“铁牛背娘到前路，觅一辆车儿载去。”娘道：“你等大哥来，商议。”李逵道：“等做甚么，我自和你去便了。”恰待要行，只见李达提一罐子饭来。入得门，李逵见了便拜道：“哥哥，多年不见！”李达骂道：“你这厮归来做甚？又来负累人！”娘便道：“铁牛如今做了官，特地家来取我。”李达道：“娘呀！休信他放屁！当初他打杀了人，教我披枷带锁，受了万千的苦。如今又听得他和梁山泊贼人通同，劫了法场，闹了江州，现在梁山泊做了强盗。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来，着落原籍追捕正身，要捉我到官比捕；又得财主替我官司分理，说：‘他兄弟已自十来年不知去向，亦不曾回家，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乡贯？’”

又替我上下使钱。因此不官司仗限追要。见今出榜赏三千贯捉他！——你这厮不死，却走家来胡说乱道！”李逵道：“哥哥不要焦躁，一发和你同上山去快活，多少是好，”李达大怒，本待要打李逵，又敌他不过；把饭罐撇在地下，一直去了。李逵道：“他这一去，必报人来捉我，是脱不得身，不如及早走罢。我大哥从来不曾见这大银，我且留下一锭五十两的大银子放床上。大哥归来见了，必然不赶来。”李逵便解下腰包，取一锭大银放在床上，叫道：“娘，我自背你去休。”娘道：“你背我那里去？”李逵道：“你休问我，只顾去快便了。我自背你去，不妨。”李逵当下背了娘，提了朴刀，出门望小路里便走。说李达奔来财主家报了，领着十来个庄客，飞也似赶到家里，看时，不见了老娘，只见床上留下一锭大银子。李达见了这锭大银，心中忖道：“铁牛留下银子，背娘去那里藏了？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来，我若赶去，倒他坏了性命。想他背娘必去山寨里快活。”众人不见了李逵，都没做理会处。李达对众庄客说道：“这条牛背娘去，不知往那条路去了。这里小路甚杂，怎地去赶他？”众庄客见李达没理会处，俄延了半，也各自回去了，不在话下。这里只说李逵怕李达领人赶来，背着娘，只奔乱山深处僻静小路而走。看看天色晚了，李逵背到岭下。娘双眼不明，不知早晚，李逵自认得这条岭唤做沂岭，过那边去，方有人家。娘儿两个趁着星明月朗，一步步捱上岭来。娘在背上说道：“我儿，那里讨口水来我也好。”李逵道：“老娘，且待过岭去，借了人家安歇了，做些饭罢。”娘道：“我日中了些干饭，口渴得当不得！”李逵道：“我喉咙里也烟发火出；你且等我背你到岭上，寻水与你。”娘道：“我儿，端的渴杀我也！救我一救！”李逵道：“我也困倦得要不得！”李逵看看捱得到岭上松树边一块大青石上，把娘放下，插了朴刀在侧边，分付娘道：“耐心坐一坐，我去寻水来你。”李逵听得溪涧里水响，闻声寻路去，盘过了两三处山脚，来到溪边，捧起水来自了几口，寻思道：“怎生能彀得这水去把与娘？”立起身来，东观西望，远远地山顶见一座庙。李逵道：“好了！”攀藤揽葛，上到庵前，推开门看时，是个泗洲大圣祠堂；面前只有个石香炉。李逵用手去掇，原来是和座子凿成的。李逵拔了一回，那里拔得动；一时性起来，连那座子掇出前面石阶上一磕，把那香炉磕将下来，拿了再到溪边，将

这香炉水里浸了，拔起乱草，洗得干净，挽了半香炉水，双了擎来，再寻旧路，夹七夹八走上岭来；到得松树边石头上，不见了娘，只见朴刀插在那里。李逵叫娘水，杳无踪迹。叫了一声不应，李逵心慌，丢了香炉，定住眼，四下里看时，并不见娘；走不到三十余步，只见草地上团团血迹。李逵见了，一身肉发抖；趁着那血迹寻将去，寻到一处大洞口，只见两个小虎儿在那里一条人腿。李逵把不住抖，道：“我从梁山泊归来，特为老娘来取他。千辛万苦，背到这里，倒把来与你了！那鸟大虫拖着这条人腿，不是我娘的是谁的？”心头火起便不抖，赤黄须早竖起来，将手中朴刀挺起，来搠那两个小虎。这小大虫被搠得慌，也张牙舞爪，钻向前来；被李逵手起，先搠死了一个，那一个望洞里便钻了入去。李逵赶到洞里，也搠死了。李逵却钻入那大虫洞内，伏在里面，张外面时，只见那母大虫张牙舞爪望窝里来。李逵道：“正是你这孽畜了我娘！”放下朴刀，跨边掣出腰刀。那母大虫到洞口，先把尾去窝里一剪，便把后半截身躯坐将入去。李逵在窝里看得仔细，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，尽平生气力，舍命一戮，正中那母大虫粪门。李逵使得力重，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里去了。那母大虫吼了一声，就洞口，带着刀，跳过涧边去了。李逵拿了朴刀，就洞里赶将出来。那老虎负疼，直抢下山石下去了。李逵恰待要赶，只见就树边卷起一阵狂风，吹得败叶树木如雨一般打将下来。自古道：“云生从龙，风生从虎。”那一阵风起处，星月光辉之下，大吼了一声，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。那大虫望李逵势猛一扑。那李逵不慌不忙，趁着那大虫势力，手起一刀，正中那大虫颌下。那大虫不曾再掀再剪：一者护那疼痛，二者伤着他那气。那大虫退不数步，只听得响一声，如倒半壁山，登时间死在下。那李逵一时间杀了母子四虎，还又到虎窝边，将着刀复看了一遍，只恐还有大虫，已无有踪迹。李逵也困乏了，走向泗州大圣庙里，睡到天明。次日早晨李逵来收拾亲娘的腿及剩的骨髓，把布衫包了；直到泗州大圣庙后掘土坑葬了。李逵大哭了一场，肚里又又渴，不免收拾包里，拿了朴刀，寻路慢慢的走过岭来。只见五七个猎户都在那里收窝弓弩箭。见了李逵一身血污，行将下岭来，众猎户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你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？如何敢独自过岭来？”李逵见问，自肚里寻思道：“如今沂水县出榜

赏三千贯钱捉我，我如何敢说实话？只谎说罢。”答道：“我是客人。昨夜和娘过岭来，因我娘要水，我去岭下取水，被那大虫把我娘拖去了。我直寻到虎窝里，先杀了两个小虎，后杀了两个大虎。泗州大圣庙里睡到天明，方下来。”众猎户齐叫道：“不信你一个人如何杀得四个虎？便是李存孝和子路，也只打得一个。这两个小虎且不打紧，那两大虎非同小可！我们为这个畜生不知都了几顿棍棒。这条沂岭，自从有了这窝虎在上面，整三五个月没人敢行。我们不信！敢是你哄我？”李逵道：“我又不是此间人，没来由哄你做甚么？你们不信，我和你上岭去寻着与你，就带些人去扛了下来。”众猎户道：“若端的有时，我们自重重的谢你。是好也！”众猎户打起忽哨来，一霎时，聚三五十人，都拿了挠钩棒，跟着李逵，再上岭来。此时天大明朗，都到那山顶上。远远望见窝边果然杀死两个小虎：一个在窝内，一个在外面；一只母大虫死在山边，一只雄虎死在泗州大圣庙前。众猎户见了杀死四个大虫，尽皆欢喜，便把索子抓缚起来。众人扛抬下岭，就邀李逵同去请赏；一面先使人报知里正上户，都来迎接看，抬到一个大户人家，唤做曹太公庄上。那人曾充县史，家中暴有几贯浮财，专在一乡放刁把缆；初世为人便要结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恐唬邻里；极要谈忠说孝，只是口是心非。当时曹太公亲自接来，相见了，邀请李逵到草堂上坐定，动问杀死虎的缘由。李逵却把夜来同娘到岭上要水，……因此杀死大虫的话说了一遍。众人都呆了。曹太公动问：“壮士高姓名讳？”李逵答道：“我姓张，无名，只唤做张大胆。”曹太公道：“真乃是大胆壮士！不恁地胆大，如何杀得四个大虫”！一壁厢叫安排酒食管待，不在话下。且说当村里知沂岭杀了四个大虫，抬到曹太公家，讲动了村坊道店，哄得前村后村，山僻人家，大男幼女，成群拽队，都来看虎，入见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壮士在厅上酒。数中有李鬼的老婆，逃在前村爹娘家里，随着众人也来看虎，认得李逵的模样，慌忙来家对爹娘说道：“这个杀虎的黑大汉，便是杀我老公，烧了我屋的。他叫做梁山泊黑旋风。”爹娘听得，连忙来报知里正。里正听了道：“他既是黑旋风时，正是岭后百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。逃走在江州，又做出事来，行移到本县原籍追捉。如今官司出三千贯赏钱拿他。他走在这里！”暗地使人去请得曹太公到来商议。曹太公推

道更衣，急急的到里正家里。里正说：“这个杀虎的壮士正是岭后百丈村里的黑旋风李逵，见今官司着落拿他。”曹太公道：“你们要打听得仔细。倘不是时，倒惹得不好。若真个是时，却不妨，要拿他时也容易。只怕不是他时难。”里正道：“见有李鬼的老婆认得他。曾来李鬼家做饭，杀了李鬼。”曹太公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们且只顾置酒请他，问他今番杀了大虫，还是要去县里请功，还是要村里讨赏。若还他不肯去县里请功时，便是黑旋风了，着人轮换把盏，灌得醉了，缚在这里，去报知本县，差都头来取去，万无一失。”众人道：“说得是。”里正与众人商议定了。曹太公回家来款住李逵，一面且置酒来相待，便道：“适间抛撇，请勿见怪。且请壮士解下腰间腰刀，放过朴刀，宽松坐一坐。”李逵道：“好，好。我的腰刀已搠在雌虎肚里了，只有刀鞘在这里。若开剥时，可讨来还我。”曹太公道：“壮士放心。我这里有的是好刀，相送一把与壮士悬带。”李逵解了腰间刀鞘并缠袋包里，都递与庄客收贮；便把朴刀倚过一边。曹太公叫取大盘肉，大酒来。众多大户并里正猎户人等，轮番把盏，大碗大盅只顾劝李逵。曹太公又请问道：“不知壮士要将这虎解官请功，只是在这里讨些发？”李逵道：“我是过往客人，忙些个。偶然杀了这窝猛虎，不须去县课请功。只此有些发便罢；若无，我也去了。”曹太公道：“如何敢轻慢了壮士！少刻村中剑取盘缠相送。我这里自解虎到县里去。”李逵道：“布衫先借一领与我换了盖。”曹太公道：“有，有。”当时便取一领青布衲袄，就与李逵换了身上的血污衣裳。只见门前鼓响笛鸣，都将酒来与李逵把盏作庆，一杯冷，一杯热。李逵不知是计，只顾开怀畅饮，全不记宋江分付的言语。不两个时辰，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，立脚不住。众人扶到后堂空屋下，放翻在一条板凳上；就取两条绳子；连板凳绑住了；便叫里正带人飞也似去县里报知，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，补了一张状子。此时哄动了沂水县里。知县听得，大惊，连忙升厅问道：“黑旋风拿住在那里？这是谋叛的人，不可走了！”原告人并猎户答应道：“见缚在本乡曹大户家。为是无人禁得他，诚恐有失，路上走了，不敢解来。”知县随即叫唤本县都头李云上厅来分付道：“沂岭下曹大户庄上拿住黑旋风李逵。你可多带人去，密地解来。休要哄动村坊，被他走了。”李都头领了台旨，下厅来，点起三十个老

郎士兵，各带了器械，便奔沂岭村中来。这沂水县是个小去处，如何掩饰得过。此时街市讲动了，说道：“拿着了闹江州的黑旋风，如今差李都头去拿来。”朱贵在东庄门外朱富家，听得了这个消息，慌忙来后面对兄弟朱富说道：“这黑又做出事来了！如何解救？宋公明特为他诚恐有失，差我来打听消息。如今他拿了，我若不救得他时，怎的回寨去见哥哥？似此似此怎生是好！”朱富道：“大哥，且不要慌。这李都头一身好本事，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。我和你只两个同心合意，如何敢近傍他？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李云日常时最是爱我，常常教我使些器械。我却有个道理对他，只是在这里安不得身了。今晚煮三二十斤肉，将十数瓶酒，把肉大块切了，将些蒙汗药拌在里面，我两个五更带数个火家，挑着去半路里僻静等候，他解来时，只做与他酒贺喜，将众人都麻翻了，放李逵，如何？”朱贵道：“此计大妙。事不宜迟，可以整顿，乃早便去！”朱贵道：“只是李云不会酒，便麻翻了，终久醒得快。还有件事。倘或日后得知，须在此安身不得。”朱贵道：“兄弟，你在这里卖酒也不济事。不如带领老小，跟我上山，一发入了夥。论秤分金银，换套穿衣服，却不快活？今夜便叫两个火家，觅了辆车儿，先送妻子和细软行李起身，约在十里牌等候，都去上山。我如今包里内带得一包蒙汗药在这里；李云不会酒时，肉里多掺些，逼着他多些，也麻倒了。救得李逵，同上山去，有何不可？”朱富道：“哥哥说得是。”便叫人去觅下一辆车儿，打拴了三五个包箱，在车儿上；家中物都弃了；叫浑家和儿女上了车子，分付两个火家跟着车子，只顾先去。且说朱贵，朱富当夜煮熟了肉，切做大块，将药来拌了，连酒装做两担，带了二三十个空碗；又有苦干菜蔬，也把药来拌了；恐有不肉的，也教他着手。两担酒肉，两个火家各挑一担；弟兄两个自提了些果盒之类四更前后，直接将来僻静山路口坐等。到天明，远远地只听得敲着锣响，朱贵接到路口。且说那三十来个士兵自村里吃了半夜酒；四更前后，把李逵背剪绑了解将来。后面李都头坐在马上。看看来到前面，朱富便向前拦住，叫道：“师父且喜，小弟将来接力。”桶内舀一酒来，斟一大锺，上劝李云。朱贵托着肉来，火家捧过果盒。李云见了，慌忙下马，跳向前来，说道：“贤弟，何劳如此远接！”朱富道：“聊表徒弟孝顺之心。”李云接过酒来，到口

不吃。朱富跪下道：“小弟已知师不饮酒，今日这个喜酒也饮半盏儿，”李云推却不过，略呷了两口。朱富便道：“师父不饮酒须请些肉。”李云道：“夜间已饱，吃不得了。”朱富道：“师父行了许多路，肚里也了。虽不中，胡乱请些，以免小弟之羞。”拣两块好的递将过来。李云见他如此，只得勉意了两块。朱富把酒来劝上户里正并猎户人等，都劝了三锺。朱贵便叫士兵庄客众人都来酒。这夥男女那里顾个冷，热，好，不好。酒肉到口，只顾；正如这风卷残云，落花流水，一齐上来抢着了。李逵光着眼，看了朱贵兄弟两个，已知用计，故意道：“你们也请我吃些！”朱贵喝道：“你是歹人，有酒肉与你！这般杀才，快闭了口！”李云看着士兵，喝叫快走，只见一个个都面觑，走动不得，口颤脚麻，都跌倒倒了。李云急叫：“中了计了！”恰待向前，不觉自家也头重脚轻晕倒了，软做一堆，睡在地下。当时朱贵，朱富各夺了一条朴刀，喝声“孩儿们休走！”两个挺起朴刀来赶这夥不曾吃酒肉的庄客并那看的人。走得快的走了，走得迟的就搠死在地。李逵大叫一声，把那绑缚的麻绳都挣断了；便夺过一条朴刀来杀李云。朱富慌忙拦住，叫道：“不要无礼！他是我的师父，为人最好。你只顾先走。”李逵应道：“不杀得曹太公老驴，如何出得这口气！”李逵赶上，手起一朴刀，先搠死曹太公并李鬼的老婆；续后里正也杀了；性起来，把猎户排头儿一味价搠将去。那三十来个士兵都被搠死了。这看的人和众庄客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，都往深野路逃命去了。李逵还只顾寻人要杀。朱贵喝道：“不干看的人事，休只管伤人！”慌忙拦住。李逵方住了手，就士兵身上剥了两件衣服穿上。三个人提着朴刀，便从小路里走。朱富道：“不好，是我送了师父性命！他醒时，如何见得知县？必然赶来。你两个先行，我等他一等。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义，且是为人忠直，等他赶来，就请他一发上山入夥，也是我的恩义，免得教回县去苦。”朱贵道：“兄弟，你也见得是。我便先去跟了车子行，留李逵在路傍帮你等他。若是他不赶来时，你们两个休执等他。”朱富道：“这是自然了。”当下朱贵前行去了。只说朱贵和李逵坐在路傍边等候。果然不到一个时辰，只见李云挺着一条木刀，飞也似赶来，大叫道：“强贼休走！”李逵见他来得凶，跳起身，挺着朴刀来斗李云，恐伤朱富。正是有分教；梁山泊内添双虎，聚义厅前庆四人。毕竟黑

旋风斗青眼虎，二人胜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

话说当时李逵挺着朴刀来斗李云。两个就官路傍边了五七合，不分胜败。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间隔开，叫道：“且不要。都听我说。”二人都住了手。朱富道：“师父听说：小弟多蒙错爱，指教棒，非不感恩；只是我哥哥朱贵现在梁山泊做了头领，今奉及时雨宋公明将令，着他来照管李大哥。不争被你拿了解官，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见得宋公明？因此做下这场手段。李大哥乘势要坏师父，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，只杀了这些士兵。我们本待去得远了，猜道师父回去不得；必来赶我；小弟又想师父日常恩念，特地在此相等。师父，你是个精细的人，有甚不省得？如今杀害了多少人生命，又走了黑旋风，你怎生回去见得知县？你若回去时，定官司，又无人来相救；不如今日和我们一同上山，投奔宋公明入了夥。未知尊意如何？”李云寻思了半向便道：“贤弟，只怕他那里不肯收留我。”朱富笑道：“师父，你如何不知山东及时雨大名，专一招贤纳士，结识天下好汉？”李云听了，叹口气，道：“闪得我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！一只喜得我并无妻小，不怕官司拿了。只得随你们去休！”李逵便笑道：“我的哥！你何不早说？”便和李云剪拂了。这李云既无老小，亦无家富。当下三人合作一处，来赶车子。半路上朱贵接见了，大喜。四筹好汉跟了车仗便行，于路无话。看看相近梁山泊，路上又迎着马麟、郑大筹。都相见了，说道：“晁，宋二头领又差我两个下山来探听你消息；今既见了，我两个先去回报。”当下二人先上山来报知。次日，四筹好汉带了朱富家眷，都至梁山泊大寨聚义厅来。朱贵向前先引李云拜见晁，宋二头领，相见众好汉，说道：“此人是沂水县都头；姓李，名云，绰号青眼虎。”次后朱贵引朱富参拜众位，说道：“这是舍弟朱富，绰号笑面虎。”都相见了。李逵拜了宋江，给还了两把板斧，取娘至沂岭，被虎了，因此杀了四虎说罢，流下泪来。又诉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，众人大笑。晁二宋大笑道：“被你杀了四猛虎，今日山寨里添得两个活虎，正直作庆。”众

多好汉大喜，便教杀牛宰马，做筵席庆贺两个新到头领。晁盖便叫去左边白胜上首坐定。吴用道：“近来山寨十分兴旺，感得四方豪杰望风而来，皆是晁、宋二兄之德，亦众弟兄之福也。虽然如此，还令朱贵仍复掌管山东酒店，替回石勇、侯健。朱富老少另拨一所房舍住居。日今山寨事业大了，非同旧日；可再设三处酒馆，专一探听吉凶事情，往来义士上山。如若朝廷调遣官兵捕盗，可以报知，如何进兵，好做准备。可令童威，童弟兄带领十数个火伴那里开店。令李立带十数个火家去南边那里开店。令石勇也带十来个伴当去北山那里开店。仍复都要设立水亭、号箭，接应船只。但有缓急事情，飞捷报来。山前设置三座大庙，专令杜迁总行把守。但有一应委差，不许调应，早晚不得擅离。又令陶宗旺把总监上，掘港汊，修水路，开河道，整理宛子城垣，修山前大路。他原是庄户出身，修理久惯。令蒋敬掌管库藏仓廩，支出纳入；积万累千，书算帐目。令萧让设置寨中寨外，山上山下，三关把隘许多行移关防文约，大小头领号数。烦令金大坚刊造雕刻一应兵符印、信牌面等项。令侯健管造衣袍铠甲、五方旗号等件。令李云监造梁山泊一应房室厅堂。令马麟监管修造大小战船。令宋万，白胜去金沙滩下寨。令王矮虎，郑天寿去鸭嘴滩下寨。令穆春，朱富管收山寨钱粮。吕方，郭盛于聚义厅两边耳房安歇。令宋清专管筵宴。”都分拨已定，筵席了三日，不在话下。梁山泊自此无事，每日只是操练人马，教演武艺；水寨里头领都教习驾船赴水，船上杀，也不在话下。忽一日，宋江与晁盖，吴学究并众人闲话道：“我等弟兄众位今日共聚大义，只有公孙一清不见回还。我想他回蓟江探母，参师，期约百日便回；今经日久，不知信息，莫非昧信不来？可烦戴宗兄弟与我去走一遭，探听他虚实下落，如何不来。”戴宗愿往。宋江大喜，说道：“只有贤弟去得快，旬日便知信息。”当日戴宗别了众人；次早，打扮做承局，离了梁山泊，取路望蓟州来。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作起“神行法”来，于路些素茶素食。在路行了三日，来到沂水县界，只闻人说道：“前日走了黑旋风，伤了好些人，连累了都头李云，不知去向，至今无获处。”戴宗听了冷笑。当日正行之次，只见远远地转过一个来，手里提着一根浑铁笔管。那人看见戴宗走得快，便立住了脚，叫一声“神行太保。”戴宗听得，回过脸来定眼看时，见山坡下

小径边立着一个大汉，生得头圆耳大，鼻直口方，眉秀目疏，腰细膀阔。戴宗连忙回转身来，问道：“壮士，素不曾拜识，如何呼唤贱名？”那汉慌忙答道：“足下果是神行太保？”撇了，便拜倒在地。戴宗连忙扶住，答礼，问道：“足下高姓大名？”那汉道：“小弟姓杨，名林，祖贯彰德府人氏；多在绿林丛中安身，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锦豹子杨林。数月之前，路上酒肆里遇见公孙胜先生，同在店中酒相会，备说梁山泊晁，宋二公招贤纳士，如此义气，写下一封书，教小弟自来投大寨入夥；只是不敢轻易擅进。公孙先生又说：‘李家道口旧有朱贵开酒店在彼，招引上山入夥的人。山寨中亦有一个招贤飞报头领，唤做神行太保戴院长，日行八百里路。’今见兄长行步非常，因此唤一声看，不想果是仁兄。正是天幸，无心得遇！”戴宗道：“小可特为公孙胜先生回蓟州去，杳无音信，今奉晁，宋二公将令，差遣来蓟州探听消息，寻取公孙胜还寨；不期却遇足下。”杨林道：“小弟虽是彰德府人，这蓟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；倘若不弃，就随带兄长同去走一遭。”戴宗道：“若得足下作伴，实是万幸。寻得公孙先生见了，一同回梁山泊未迟。”杨林见说了，大喜，就邀住戴宗，结拜为兄。戴宗收了甲马，两个缓缓而行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。杨林置酒请戴宗。戴宗道：“我使‘神行法’，不敢食荤。”两个只买些素馔相待。过了一夜，次日早起，打火了早饭，收拾动身。杨林便问道：“兄长使‘神火法’走路，小弟如何赶得上？只怕同行不得。”戴宗笑道：“我的‘神行法’也带得人同行。我把两个甲马拴在你腿上，作起法来，也和我一般走得快，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。不然，你如何赶得我走！”杨林道：“只恐小弟是凡胎浊骨，比不得兄长神礼。”戴宗道：“不妨。我这法诸人都带得，作用了时，和我一般行，只是我自素，并无妨碍。”当时取两个甲马替杨林缚在腿上，戴宗也只缚了两个。作用了“神行法”吹口气在上面，两个轻轻地走了去，要紧要慢，都随着戴宗行。两个于路间些江湖上的事；虽只缓缓而行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。两个行到巳牌时分，前面来到一个去处：四围都是高山，中间一条驿路。杨林却自认行，便对戴宗说道：“哥哥，此间地名唤做饮马川。前面兀那高山里常常有大夥在内，近日不知如何。因为山势秀丽，水峰环，以此唤做饮马川。”两个正来到山边过，只听得忽地一声锣响，战鼓乱鸣，

走出一二百小喽罗，拦住去路。当先拥着两筹好汉，各挺一条朴刀，大喝道：“行人须住脚！你两个是甚么鸟人？那里去的？会事的快把买路钱来，饶你两个性命！”杨林笑道：“哥哥，你看我结果那呆鸟！”捻着笔管，抢将入去。那两个好汉见他来得凶，走近前来看了，上首的那个便叫道：“且不要动手！”道：“兀的不是杨林哥哥么？”杨林住了，认得。上首那个大汉提着军器向前剪拂了，便唤下首这个长汉都来施礼罢。杨林请过戴宗，说道：“兄长且来和这两个弟兄相见。”戴宗问道：“这两个壮士是谁？如何认得贤弟？”杨林便道：“这个认得小弟的好汉，他原是盖天军襄阳府人氏，姓邓，名飞；为他双睛红赤，江湖上人都唤他做火眼猊，能使一条铁链，心皆近他不得。多曾合夥。一别五年，不曾见面。谁想今日在这里相遇着。”邓飞便问道：“杨林哥哥，这位兄长是谁？必不是等闲人也。”杨林道：“我这仁兄是梁山泊好汉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。”邓飞听了，道：“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长，能行八百里路程的？”戴宗答道：“小可便是。”那两个头领慌忙剪拂，道：“平日只听得说大名，不想今日在此拜识尊颜。”戴宗便问道：“这位好汉贵姓大名？”邓飞道：“我这兄弟姓孟，名康，祖贯是真州人氏，善造大小船只。原因押送花石纲，要造大船，嗔怪这提调官催并责罚，他把本官一时杀了，弃家逃走在江湖上绿林中安身，已得年久。因他长大白净，人都见他一身好肉体，起他一个绰号，叫他做玉幡竿孟康。”戴宗见说大喜。四筹好汉说话间，杨林问道：“二位兄弟在此聚义几时了？”邓飞道：“不瞒兄长说，也有一年多了。只半载前，在这遇着一个哥哥，姓裴，名宣，祖贯是京兆府人氏。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山身，极好刀笔。为人忠直聪明，分毫不肯苟且，本处人都称他铁面孔目。亦会拈使棒，舞剑轮刀，智勇足备。为因朝廷除将一员贪滥知府到来，把他寻事，刺配沙门岛，从我这里经过，被我们杀了防送公人，救了他在此安身，聚集得一二百人。这裴宣使得好双剑，让他年长，现在山寨中为主，烦请二位义士同往小寨相会片时。”便叫小喽罗牵过马来。戴宗，杨林卸下甲马，骑上马，望山寨来。行不多时，早到寨前，下了马。裴宣已有人报知，连忙出寨降阶而接。戴宗，杨林看裴宣时，果然好表人物，生得面白肥胖，四平八稳。心中暗喜。当下裴宣邀请二位义士到聚义厅上，俱各讲礼罢，

相请戴宗正面坐了；次是杨林，裴宣，邓飞，孟康五筹好汉。宾主相待，坐定筵宴。当日大吹大擂饮酒。戴宗在筵上说起晁、宋二人如何招贤纳士，结识天下四方豪杰，待人接物，一团和气仗义疏财；许多好处众好汉如何同心协力；八百里梁山泊如何广阔；中间宛子城如何雄壮；四下里如何都是茫茫烟火；如何许多军马，不愁官兵来捉，……只管把言语说他三个。裴宣回道：“小弟也有这个山寨，也有三百来匹马，财赋也有十余辆车子，粮食草料不算，也有三五百孩儿们大寨入夥也有微力可效未知尊意若何？”戴宗大喜道：“晁，宋二公待人接物，并无异心。；倘若二兄不弃微贱时，引荐于更得诸公相助，如锦上添花。若果有此心，便可收拾下行李，待小可和杨林去苏州见了公孙胜先生同来，那时一同扮做官军，星夜前往。”众人大喜，酒至半酣，移至后山断金亭上看那饮马川景致酒，戴宗看了这马川一派山景喝采道：“山沓水匝，真乃隐秀！你等二位如何来得到此？”邓飞道：“原是几个不成材小们在这里屯扎，后被我两个来夺了这个去处。”众皆大笑，五筹好汉得大醉。裴宣起身舞剑助酒。戴宗称赞不已。至晚便留到寨内安歇。次日，三位好汉苦留戴宗定要和杨林下山。不住，相送到山下作别，自回寨里收拾行装，整理动身，不在话下。且说戴宗和杨林离了饮马川山寨，在路晓行夜住，早来到蓟州城外，投个客店安歇了。杨林便道：“哥哥，我想公孙胜先生是个学道人，必在山间林下，不住城里。”戴宗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当时二人先去城外一到处询问公孙胜先生下落消息，并无一个人晓得他。住了一日，次早起来，又去远近村坊街市访问人时，亦无一个认得，两个又回店中歇了。第三日，戴宗道：“敢怕城中有人认得他？”当日和杨林入蓟州城里来寻他。两个寻问老成人时，都道：“不认得。敢不是城中人，只怕是外县名山大刹居住。”杨林正行到一个大街，只见远远地一派鼓乐迎将一个人来。戴宗，杨林立在街上看时，前面两个小牢子，一个着许多礼物花红，一个捧着若干缎子采绘之物，后面青罗伞下罩着一个押狱刽子。那人生得好表人物，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，两眉入鬓，凤眼朝天，淡黄面皮，细细有几根髭髯。那人祖贯是河南人氏，姓杨名雄；因跟一个叔伯哥哥来蓟州做知府，一向流落在此；续后一个新任知府认得他，因此就参他做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。因为他一身好武

艺，面貌微黄，以此人都称他做病关索杨雄。当时杨雄在中间走着，背后一个小牢子擎着鬼头靶法刀。原来去市心里决刑了回来，众相识与他挂红贺喜，送回家去，正从戴宗，杨林面前迎将过来。一簇人在路口拦住了把盏。只见侧首小路里又撞出七八个军汉来，为头的一个叫做踢杀羊张保。这汉是蓟州守御池的军汉，带着这几个都是城里城外时常讨闲钱使的落户汉子，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；为见杨雄原是外乡人来蓟州，有人惧怕他，因此不怯气。当日正见他赏赐得许多段疋，带了这几个没头神，得半醉，好赶来要惹他；又见众人拦住他在路口把盏，那张保拨开众人，钻过面前，叫道：“节级拜揖。”杨雄道：“大哥，来酒。”张保道：“我不要酒；我特来问你借百十贯钱使用。”杨雄道：“虽是我认得大哥，不曾钱财相交，如何问我借钱？”张保道：“你今日诈得百姓许多财物，如何不借我些？”杨雄应道：“这都是别人与我做好看的，怎么是诈得百姓的？你来放刁！我与你军有司，各无统属！”张保不应，便叫众人向前一哄，先把花红缎子都抢了去。杨雄叫道：“这们无礼！”待向前打那抢物事的人被张保劈胸带住，背后又是两个来拖住了手。那几个都动起手来，小牢子们各自回避了。杨雄，被张保并两个军汉逼住了，施展不得，只得忍气，解拆不开。正闹中间，只见一条大汉挑着一担柴来，看见众人逼住杨雄动挥不得。那大汉看了，路见不平，便放下了担，分开众人，前来劝道：“你们因甚打这节级？”那张保睁起眼来，喝道：“你这打脊饿不死冻不杀的乞丐，敢来多管！”那大汉大怒，性发起来，将张保劈头只一提，一交颠翻在地。那几个破落户见了，待要来劝手，早被那大汉一拳一个，都打的东倒西歪。杨雄方脱得身，把出本事来施展；一对拳头撺梭相似，那几个破落户都打翻在地。张保见不是头，爬将起来，一直走了。杨雄忿怒，大踏步赶将去。张保跟着抢包袱的走。杨雄在后面追着，赶转一条巷内去了。那大汉兀自不歇手，在路口寻人打。戴宗，杨林看了。暗暗喝采，道：“端的是好汉！真正‘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！’”便向前邀住，动道：“好汉，看我二人薄面，且罢休了。”两个把他扶劝到一个巷内。杨林替他挑了柴担，戴宗挽住那汉子，邀入酒店里来。杨林放下柴担同到阁儿里面。那大汉叉手道：“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祸。”戴宗道：“我兄弟两个也是外乡人，因见壮士仗

义之心，只恐一时拳手太重，误伤人命，特地做这个出场。请壮士酌三杯，到此相会，结义则个。”那大汉道：“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这场；又蒙赐酒相待，实是不当。”杨林便道：“四海之内，皆是兄弟，怎如此说？且请坐。”戴宗相让。那汉那里肯僭上。戴宗，杨林一带坐了。那汉坐在对席。叫过酒保，杨林身边取出一两银子来，把与酒保，道：“不必来问。但有下饭，只顾买来与我们了，一发总算。”酒保接了银子去，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之类。三人饮过数杯。戴宗问道：“壮士高姓大名？贵乡何处？”那汉答道：“小人姓石，名秀，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，自小学得些棒在身，一生执意，路见不平，便要去相助，人都呼小弟作拚命三郎。因随叔父来外乡贩卖羊马，不想叔父半途亡故，消折了本钱，还乡不得，流落在此蓟州，卖柴度日。既蒙拜识，当以实告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可两个因来此间干事，得遇壮士如此豪杰。流落在此卖柴，怎能彀发迹？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。”石秀道：“小人只会使些棒，别无甚本事，如何能彀发达快活！”戴宗道：“这般时节不得真！一者朝廷不明，二乃奸臣闭塞。小可一个薄识，因一口气，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，如今论秤分金钱，换套穿衣服，等朝廷招安了，早晚都做个官人。”石秀叹口气道：“小人便要去也无门路可进！”戴宗道：“壮士若肯去时，小可当以相荐。”石秀道：“小人不敢拜问二位官人贵姓？”戴宗道：“小可姓戴，名宗，兄弟姓杨，名林。”石秀道：“江湖上听得说江州神行太保，莫非正是足下？”戴宗道：“小可便是。”叫杨林身边包袱内取一锭十两银子，送与石秀做本钱。石秀不敢取受，再三谦让，方收了，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。正欲诉说些心腹之话，投托入夥，只听得外面有人寻问入来。三个看时，是做公的，赶入酒店里来。戴宗，杨林见人多，了一惊，乘闹哄里，两个慌忙走了。石秀起身迎住，道：“节级，那里去来？”杨雄便道：“大哥，何处不寻你，在这里饮酒。我一时被那封住了手，施展不得，多蒙足下气力救了我这场便宜。一时间只顾赶了那，去夺他包袱，撇了足下。这夥兄弟听得我打，都来相助，依还夺得抢去的花红缎疋回来，只寻足下不见。有人说道：‘两个客人劝他去酒店里酒。’因此知得，特地寻将来。”石秀道：“是两个外乡客人邀在这里酌三杯，说些闲话，不知节级呼唤。”杨雄大喜，

便问道：“足下高姓大名？贵乡何处？因何在此？”石秀答道：“小人姓石，名秀，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；平生执性，路见不平，便要去舍命相护，以此都唤小人做拚命三郎。因随叔父来此地贩卖羊马，不期叔父半途亡故，消折了本钱，流落在此蓟州，卖柴度日。”杨雄又问：“和足下一处饮酒的客人何处去了？”石秀道：“他两个见节级带人进来，只道相闹，以此去了。”杨雄道：“恁地便唤酒保取两酒来，大碗叫众人一家三碗，了先去，明日得来相会。”众人都了酒，自各散了。杨雄便道：“石家三郎，你休见外。想你此间必无亲眷，我今日就结义你做个弟兄，如何？”石秀见说，大喜，便说道：“不敢动问节级贵庚？”杨雄道：“我今年二十九岁。”石秀道：“小弟今年二十八岁；就请节级坐，受小弟拜为哥哥。”石秀拜了四拜。杨雄大喜，便叫酒保安排饮馔酒果来，“我和兄弟今日个尽醉方休。”正饮酒之间，只见杨雄的丈人潘公，带领了五七个人，直寻到酒店里来。杨雄见了，起身道：“泰山来做甚么？”潘公道：“我听得你和人打，特地寻将来。”杨雄道：“多谢这个兄弟救护了我，打得张保那见影也害怕。我如今就认义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。”潘公道：“好，好。且叫这几个弟兄碗酒了去。”杨雄便叫酒保讨酒来。每人三碗了去。便叫潘公中间坐了，杨雄对席上首，石秀下首。三人坐下，酒自来斟酒。潘公见了石秀这等英雄长大，心中甚喜，便说道：“我女婿得你做个兄弟相帮，也不枉了！公门中出入，谁敢欺负他！叔叔原曾做甚买卖道路？”石秀道：“先父原是操刀屠户。”潘公道：“叔叔曾省得宰牲口的勾当么？”石秀笑道：“自小屠家饭，如何不省得宰杀牲口。”潘公道：“老汉原是屠户出身，只因年老做不得了；只有这个女婿，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，因此撇下这行衣饭。”三人酒至半酣，计算酒钱。石秀将这担柴也都准折了。三人取路回来。杨雄入得门，便叫：“大嫂，快来与这叔叔相见。”只见布里面应道：“大哥，你有甚叔叔？”杨雄道：“你且休问，先出来相见。”布起处，走出那个妇人来。原来那妇人是七月七日生的，因此，小字唤做巧云。先嫁了一个吏员，一是蓟州人，唤做王押司。一两年前身故了，方晚嫁得杨雄，未及一人夫妻。石秀见那妇人出来，慌忙向前施礼，道：“嫂嫂，请坐。”石秀便拜。那妇人道：“奴家年轻，如何敢受礼！”杨雄道：“这个是我今日新认义的

兄弟。你是嫂嫂，可受半礼。”当下石秀推金山，倒玉柱，拜了四拜。那妇人还了两礼，请入来里面坐地，收拾一间空房，教叔叔安歇。话休絮烦。次日，杨雄自出去应当官府，分付家中道：“安排石秀衣服巾帨。”客店内有些行李包里，都教去取林杨雄家里安放了。说戴宗，杨林自酒店里看见那夥做公的人来寻访石秀，闹闹里两个自走了，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。次日又去寻问公孙胜。两日绝无人认得，又不知他下落住处。两个商量了且回去。当日收拾了行李，便起身离了蓟州，自投饮马川来，和裴宣，邓飞，孟康一行人马扮作官军，星夜望梁山泊来。戴宗要见他功劳，纠合得许多人马上山，山上自做庆贺筵席，不在话下再说这杨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开屠宰作坊。潘公道：“我家后门头是一条断路小巷。有一间空房在后面。那里井水又便，可做作坊，就教叔叔做房在里面，又好照管。”石秀见了，也喜端的便益。潘公再寻了个旧时熟识副手，只央叔叔掌管帐目。石秀应承了，叫了副手，便把大青大绿点起肉案子，水盆，砧头；打磨了许多刀仗；整顿了肉案；打并人作坊猪圈；赶上十数个肥猪；选个吉日开张肉。众邻舍亲戚都来挂红贺喜，了一两日酒。杨雄一家得石秀开了店，都欢喜，自此无话。一向潘公，石秀自做买卖。不觉光阴迅速，又早过了两个月有余，时值秋残冬到。石秀里里外外身上都换了新衣穿着。石秀一日早起五更，出外县买猪，三日了，方回家来，只见店不开；到家里看时，肉店砧头也都收过了。刀仗家伙亦藏过了。石秀是个精细的人，看在肚里，便省得了，自心忖道：“常言‘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’哥哥自出外去当官，不管家事，必是嫂嫂见我做了这衣裳，一定背我有话说。又见我两日不回，必然有人搬口弄舌。想是疑心，不做买卖。我休等他言语出来，我自先辞了回乡去休。自古道：‘那得长远心的人？’”石秀已把猪赶在圈里，去房中换了手，收拾了包里，行李，细细写了一本清帐，从后面入来。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，请石秀坐定酒。潘公道：“叔叔，远出劳心，自赶猪来辛苦。”石秀道：“丈人，礼当。且收过了这本明白帐目。若上面有半点私心，天地诛灭！”潘公道：“叔叔，何故出此言？并不曾有个甚事。”石秀道：“小离乡五七年了，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，特地交还帐目。今晚辞了哥哥，明早便行。”潘公听了，大笑起来，道：“叔叔，差矣。

你且住，听老汉说。”那老子言无数句，话不一席，有分教；报仇壮士提三尺，破戒沙门丧九泉。毕竟潘公说出甚言语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

话说石秀回来，见收过店面，便要辞别出门。潘公说道：“叔叔且住。老汉已知叔叔的意了：叔叔两夜不曾回家，今日回家，见收拾过了家伙什物，叔叔一定心里只道不开店了，因此要去。休说恁地好买卖；便不开店时，也养叔叔在家。不瞒叔叔说，我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个王押司，不幸没了，今得二周年，做些功果与他，因此歇了两日买卖。明日请下报恩寺僧人来做功德，就要央叔叔管待则个。老汉年纪高大，熬不得夜，因此一发和叔叔说和。”石秀道：“既然丈人恁地时，小人再纳定性过几时。”潘公道：“叔叔，今后并不要疑心，只顾随分且过。”当时了几杯酒并些素食，收过不提。明早，果见道人挑将经担到来，铺设坛场，摆放佛像供器，鼓钟磬，香花灯烛。厨下一面安排斋食。杨雄在外边回家来，分付石秀道：“贤弟，我今夜恨当牢，不得前来，凡事央你支持则个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放心自去，自然兄弟替你料理。”杨雄去了。石秀自在门前管。此时甫得清天亮，只见一个年纪小的和尚揭起子入来，深深地与石秀打个问讯。石秀答礼道：“师父少坐。”随背后一个道人挑两个盒子入来。石秀便叫：“丈人，有个师父在这里。”潘公听得，从里面出来。那小和尚便道：“干爷，如何一向不到敝寺？”老子道：“便是开了这些店面，没工夫出来。”那和尚便道：“押司周年，无甚罕物相送，些少挂，几包京枣。”老子道：“阿也！甚么道理教师父坏钞？”教：“叔叔，收过了。”石秀自搬入去，叫点茶出来，门前请和尚。只见那妇人从楼上下来，不敢十分穿重孝，只是淡轻抹，便问：“叔叔，谁送物事来？”石秀道：“一个和尚叫丈人做干爷的一送来。”那妇人便笑道：“是师兄海黎裴如海。一个老实的和尚。他是裴家绒线铺里小官人，出家在报恩寺中。因他师父是家里门徒，结拜我父做干爷，长奴两岁，因此上，叫他做师兄。他法名叫做海公，叔叔，晚间你只听他请佛念经，有这般好声

音。”石秀道：“原来恁地。”自肚里已瞧科一分了。那妇人便下楼来见和尚。石秀背叉着手，随后跟出来，布里张看。只见妇人出到外面，那和尚便起身向前来，合掌深深的打个问讯。那妇人便道：“甚么道理教师兄坏钞？”和尚道：“贤妹，些少微物，不足挂齿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师兄何故这般说？出家人的物事，怎的消受得！”和尚道：“敝寺新造水陆堂了，要来请贤妹随喜，只恐节级见怪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家下拙夫也不恁地计较。我娘死时，亦曾许下血盆愿心，早晚也要来寺里相烦还了。”和尚道：“这是自家的事，如何恁地说。但是分付如海的事，小僧便去办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师兄多与我娘念几经便好。”只见里面丫捧出茶来。那妇人拿起一盏茶来，把袖子去茶钟口边抹一杯，双手递与和尚。那和尚连手接茶，两只眼涎瞪瞪的只顾那妇人的眼。这妇人一双眼也笑迷迷的只顾这和尚的眼。人道“色胆如天。”不防石秀在布里一眼张见，早瞧科了二分，道：“‘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仁不仁！’我几番见那婆娘常常的只顾对我说些风话，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相待。原来这婆娘倒不是个良人！莫教撞在石秀手里，敢替杨雄做个出场也不见得！”石秀一想，一发有三分瞧科了，便揭起布，撞将出来。那贼秃连忙放茶，便道：“大郎请坐。”这淫妇便插口道：“这个叔叔便是拙夫新认义的兄弟。”那贼秃虚心冷气，连忙问道：“大郎，贵乡何处？高姓大名？”石秀道：“我么？姓石，名秀！金陵人氏！为要闲管替人出力，又叫拚命三郎！我是个卤汉子，礼教不到，和尚休怪！”贼秃连忙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小僧去接众僧来赴道场。”连忙出门去了。那淫妇道：“师兄，早来些个。”那贼秃连忙走，更不答应。淫妇送了贼秃出门，自入里面去了。石秀在门前低了头只顾寻思，其实心中已瞧科四分。多时，方见行者来点烛烧香，少刻。这贼秃引领众僧都来赴道场。潘公央石秀接着。相待茶汤已罢，打动鼓，歌咏赞扬。只见这海黎同一个一般年纪小和尚做黎，摇动铃杵，发牒请佛，献斋赞，供诸天护法，监坛主盟，追荐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。只见那淫妇乔素梳，来到法坛上，手捉香炉拈香礼佛。那贼秃越逞精神，摇着铃杵，唱动真言。那一堂和尚见他两个并肩摩椅，这等模样，也都七颠八倒。证盟已毕，请众和尚里面斋。那贼秃让在众僧背后，转过头来看着这淫妇笑。那淫妇也掩着口笑。两个处处眉来眼去，以目送情。石秀都

瞧科了，足有五分来不快意。众僧都坐了斋。先饮了几杯素酒，搬出斋来，都下了衬钱。潘公致了不安，先入去睡了。少刻，众僧斋罢，都起身行食去了。转过一遭，再入道场。石秀不快，此时真到六分，只推肚疼，自去睡在板壁后了。那淫妇一点情动，那里顾得防备人看见，便自去支持众僧，又打了一回鼓友动事，把些茶食果品煎点。那贼秃着众僧用心看经，请天王拜忏，设浴召亡，参礼三宝。追荐到三更时分，众僧困倦，那贼秃越逞精神，高声念诵。那淫妇在布下久立，欲炽盛，不觉情动，便教丫环请海师兄说话。那贼一头念经，一头趋到淫妇前面。这淫妇扯住贼秃袖子，说道：“师兄，明日来取功德钱时就对爹爹说血盆愿心一事，不要忘了。”贼秃道：“做哥哥的记得。只说‘要还愿也还了好’。”贼秃又道：“你家这个叔叔好生利害！”淫妇把头一摇，道：“这个睬他则甚！并不是亲骨肉！”贼秃道：“恁地，小僧放心。”一头说，一头就袖子里捏那淫妇的手。淫妇假意把布来隔。那贼秃笑了一声，自出去判斛送亡。不想石秀在板壁后假睡，正瞧得看，已看到七分。当夜五更道场满散，送佛化纸已了，众僧作谢回去。那淫妇自上楼去睡了。石秀自寻思了，气道：“哥哥恁的豪杰，恨撞了这个淫妇！”忍了一肚皮鸟气，自去作坊里睡了。次日，杨雄回家，俱各不提。饭后，杨雄又出去了，只见那贼秃又换了一套整整齐齐的僧衣，迳到潘公家来。那淫妇听得是和尚来了，慌忙下楼，出来迎接着，邀入里面坐地，便叫点茶来。淫妇谢道：“夜来多教师兄劳神，功德钱未曾拜纳。”贼秃道：“不足挂齿；小僧夜来所说血盆愿心这一事，特禀知贤妹：要还时，小僧寺里见在念经，只要写疏一道就是。”淫妇便道：“好，好。”忙叫丫环请父请出来商量。潘公便出来谢道：“老汉打熬不得，夜来甚是有失陪侍。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，无人管待。是休怪，休怪。”贼秃道：“干爷正当自在。”淫妇便道：“我要替娘还了血汗旧愿；师兄说道：明日寺中做好事，就附搭还了。先教师兄去寺里念经，我和你明日饭罢去寺里，只要证盟忏悔，也是了当一头事。”潘公道：“也好。明日只怕买卖紧，柜上无人。”淫妇道：“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，怕怎的？”潘公道：“我儿出口为愿，明日只得要去。”淫妇就取些银子做功课钱与贼秃去，“有劳师兄，莫责轻微。明日准来上刹讨素面。”贼秃道：“谨候拈香。”收了银子，

便起身谢道：“多承布施，小僧将去分表众僧。来日专等贤妹来证盟。”那妇人直送和尚到门外去了。石秀自在作坊里安歇，起来宰猪赶趁。是日，杨雄至晚方回，妇人待他了晚饭，洗了手，教潘公对杨雄说道：“我的阿婆临死时，孩儿许下血盆经心愿心在这报恩寺中。我明日和孩儿去那里证盟了便回，说与你知道。”杨雄道：“大嫂，你便自说与我，何妨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我对你说，又怕你嗔怪，因此不敢与你说。”当晚无话，各自歇了。次日五更，杨雄起来，自去画卯，承应官府。石秀起来自理会做买卖。只见淫妇起来梳头，里，薰衣裳；洗项，迎儿起来寻香盒，催早饭，潘公起来买纸烛，讨轿子。石秀自一早晨顾买卖，也不来管他。饭罢，把丫环迎儿也打扮了。已牌时候，潘公换了一身衣裳，来对石秀道：“相烦叔叔照管门前。老汉和拙女同去还些愿心便回。”石秀笑道：“小人自当照管。丈人但照管嫂嫂，多烧些好香，早早来。”石秀自瞧科八分了。且说潘公和迎儿跟着轿子，一迳望报恩寺里来。说海黎这贼秃单为这妇人，结拜潘公做干爷，只吃杨雄阻滞碍眼，因此不能彀上手，自从和这妇人结拜起，只是眉来眼去送情，示见真实的事。因这一夜道场里，见他十分照有意。期日约定了，那贼秃磨备剑，整顿精神。已先在山门下伺候；看见轿子到来，喜不自胜，向前迎接。潘公道：“甚是有劳和尚。”那淫妇人轿来，谢道：“多多有劳师兄。”贼秃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小僧已和众僧都在水陆堂上。从五更起来诵经，到如今未曾住歇，只等贤妹来证贤妹来证盟。是多有功德。”把这妇人和老子引到水陆堂上，已自先安排下香花灯烛之类，有十数个僧人在彼看经。那淫妇都道了万礼，参礼了三宝。贼秃引到地藏菩萨面前，证盟忏悔。通罢疏头，便化了纸，请众僧自去斋，着徒弟陪侍。那贼秃请，干爷和贤妹去小僧房里拜茶。一引把这淫妇引到僧房里深处，一预先都准备下了一叫声“师哥，茶来。”只见两个侍者捧出茶来，白雪錠器盏内，朱红托子，绝细好茶。罢，放下盏子，“请贤妹里面坐一坐。”又引到一个小小阁儿里。琴光黑漆春台，挂几幅名人书画，小桌儿上焚一炉妙香。潘公和女儿一台坐了，贼秃对席，迎儿立在侧边。那淫妇道：“师兄，端的是好个出家人去处，清、幽、静、乐。”贼秃道：“妹子休笑话；怎生比得贵宅上！”潘公道：“生受了师兄一日，我们回去。”那贼秃那里肯，便道：

“难得干爷在此，又不是外人。今日斋食已是贤妹做施主，如何不筋面了去？师哥，快搬来！”说言未了，却早托两盘进来，都是日常里藏下的希奇果子，异样菜蔬并诸般素馔之物，排一春台。淫妇便道：“师兄，何必治酒？反来打搅。”贼秃笑道：“不成礼教，微表薄情而已。”师哥将酒来斟在杯中。贼秃道：“干爷多时不来，试尝这酒。”老儿饮罢道：“好酒！端的味重！”贼秃道：“前日一个施主家传得此法，做了三五石米，明日送几瓶来与令婿。”老儿道：“甚么道理！”贼秃又劝道：“无物相酬，贤妹娘子，胡乱告饮一杯。”两个小师哥儿轮番筛酒。迎儿也劝了几杯。那淫妇道：“酒住，不去了。”贼秃道：“难得娘子到此，再告饮一杯。”潘公叫轿夫入来，各人与他一杯酒。贼秃道：“干爷不必记挂，小僧都分付了，已着道人邀在外面，自有坐处酒面。干爷放心，且请开怀多饮几杯，”原来这贼秃为这个妇人，特地对付这等有力气的好酒。潘公央不过，多了两杯，当不住，醉了。和尚道：“且扶干爷去上睡一睡。”和尚叫两个师哥，只一扶，把这老儿搀在一个冷净房里去睡了。这里和尚自劝道：“娘子，开怀再饮一杯。”那淫妇一者有心，二来酒入情怀，不觉有些朦朦胧胧上来，口里嘈道：“师兄，你只顾央我酒做甚么？”贼秃低低告道：“只是敬重娘子。”淫妇便道：“我酒是罢了”贼秃道：“请娘子去小僧房里看佛牙。”淫妇便道：“我正要看佛牙了来。”这贼秃把那淫妇一引，引到一处楼上，是那贼秃的卧房，设得十分整齐。淫妇看了先自五分欢喜，便道：“你端的好个卧房，干干净净！”贼秃笑道：“只是少一个娘子。”那淫妇也笑道：“你便讨一个不得？”贼秃道：“那里得这般施主？”淫妇道：“你且教我看佛牙则个。”贼秃道：“你叫迎儿下去了，我便取出来。”淫妇便道：“迎儿，你且下去，看老爷醒也未。”迎儿自下得楼来，去看潘公。贼秃把楼门关上。淫妇笑道：“师兄，你关我在这里怎的？”这贼秃淫心荡漾，向前搂住那淫妇，道：“我把娘子十分爱慕，我为你下了两年心路；今日难得娘子到此，这个机会作成小僧则个！”淫妇道：“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，你要骗我。倘若他得知，不饶你！”贼秃跪下道：“只是娘子可怜见小僧则个！”那淫妇张着手，说道：“和尚家，倒会缠人！我老大耳刮子打你！”贼秃嘻嘻的笑着，说道：“任从娘子打，只怕娘子闪了手。”那淫妇淫心飞动，便搂起贼

秃，道：“我终不成当真打你？”贼秃便抱住这淫妇，向前卸衣解带，了其心愿。好半日，两个云雨方罢。那贼秃搂住这淫妇，说道：“你既有心于我，我身死而无怨；只是今日虽然亏你作成了我，只得一霎时的恩爱快活，不能彀终夜欢娱，久后必然害杀小僧。”那淫妇便道：“你且不要慌。我已寻思一条计了；我家的老公个月到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；我自买了迎儿，教他每日在后门里伺候，若是夜晚，他一不在家时，便掇一个香桌儿出来，烧夜香为号，你便入来不妨。只怕五更睡着了，不知省觉，那里寻得一个报晓的头陀，买他来后门头大敲木鱼，高声叫佛，便好出去。若买得这等一个时，一者得他外面策望，二乃不叫你失了晓。”贼秃听了这话，大喜道：“妙哉！你只顾如此行。我这里自有个头陀胡道人。我自分付他来策望便了。”淫妇道：“我不敢留恋长久，恐这们疑忌。我快回去是得。你只不要误约。”那淫妇连忙再整云鬟，重匀粉面，开，开了楼门，便下楼来，教迎儿叫起潘公，慌忙便出僧房来。轿夫了酒面，已在寺门前伺候。那贼秃直送那淫妇到山门外。那淫妇作别了，上轿自和潘公，迎儿归家，不在话下。说这贼秃自来寻报晓头陀。本房原有胡道，今在寺后退居里小庵中过活，诸人都叫他做胡头陀；每日只是起五更来敲木鱼报晓，劝人念佛；天明时收掠斋饭。贼秃唤他来房中，安排三杯好酒，相待了他，又取些银子送与胡道。胡道起身说道：“弟子无功，怎敢受禄？日常又承师父的恩惠。”贼秃道：“我自看你是个志诚的人，我早晚出些钱，贴买道度牒剃你为僧。这些银子权且将去买衣服穿着。”原来这贼秃日常时只是教师哥不时送些午斋与胡道；待节下又带挈他去诵经，得些斋衬钱。胡道感恩不浅，寻思道：“他今日又与我银两，必有用我处；何必等他开口？”*磕 z 胡道便道：“师父但有使令小道处，即当向前。”贼秃道：“胡道，你既如此好心说时，我不瞒你：所有潘公的女儿要和我来往，约定后门首但有香桌儿在外面时，便是教我来。我难去那里惹。若得你先去看探有无，我可去。又要烦你五更起来，叫人念佛时，可就来那里后门头；看没人，便把木鱼大敲报晓，高听叫佛，我便出来。”胡便道：“这个*老钗 v。”当时应允了。其日，先来潘公后门讨斋饭。只见迎儿出来说道：“你这道人如何不来前门讨斋饭，在后门里来？”那胡道便念起佛来。里面这淫妇听得了，便出来问道：

“你这人莫不是五更报晓的头陀？”胡道应道：“小道便是五更报晓的头陀，教人省睡，晚间宜烧些香，佛天欢喜。”那淫妇听了大喜，便叫迎儿去楼上取一串铜钱来施他。这头陀张得迎儿转背便对淫妇说道：“小道便是海师父心腹之人，特地使我先来探路。”淫妇道：“我已知道了；今夜晚间你可来看，如有香桌儿在外，你可便报与他则个。”胡道把头来点着。迎儿取将铜钱来与胡道去了。那淫妇来到楼上，把心腹之事对迎儿说。奴才但得些小便宜，如何不随顺了！说杨雄此日正该当牢，未到晚，先来取了铺盖去监里上宿。这迎儿夜得了些小意儿，巴不到晚，早去安排了香桌儿，黄昏时掇在后门外。那妇人闪在傍边伺候。初更左侧，一个人，戴顶头巾，闪将入来。迎儿一吓，道：“谁？”那人也不答应。这淫妇在侧边伸手便扯去他头巾，露出光顶来，轻轻地骂一声：“贼秃！倒好见识！”两个抱搂着上楼去了。迎儿自来掇过香桌儿，关上了后门，也自去睡了。他两个当夜如胶似漆，如糖似蜜，如酥似髓，如鱼似水，快活淫戏了一夜。正好睡哩，只听得咯咯地木鱼响，高声念佛，贼秃和淫妇一齐惊觉。那贼秃披衣起来，道：“我去也。今晚再相会。”淫妇道：“今后但有香桌儿在后门外，你便不可负约。如无香桌儿在后门，你便切不可来。”贼秃下，淫妇替他戴上头巾。迎儿关了后门，去了。但是杨雄出去当牢上宿，那贼秃便来。家中只有这个老儿，未晚先自要睡；迎儿这个丫头已自做了一了；只要瞒着石秀一个。那淫妇淫发起来，那里管顾。这贼秃又知了妇人的滋味，便似摄了魂魄的一般。这贼秃只待头陀报了，便离寺来。那淫妇专得迎儿做，放他出入。因此快活往来戏耍，将近一月有余。且说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时，自在坊里歇宿，常有这件事挂心，每日委决不下，又不曾见这贼秃往来。每日五更睡觉，不时跳将起来料度这件事。只听得报晓头陀直来巷里敲木鱼，高声叫佛。石秀是乖觉的人，早瞧了九分，冷地里，思量道：“这条巷是条死巷。如何有这头陀，连日来这里敲木鱼叫佛？*碎⑥野i疑！”当是十一月中旬之日，五更时分，石秀正睡不着，只听得木鱼敲响，头陀直敲入巷里来，到后门口高声叫道：“普度众生救苦救难诸佛菩萨！”石秀听得叫的跷蹊，便跳将起来去门缝里张时，只见一个人，戴顶头巾，从黑影里，闪将出来，和头陀去了；随后便是迎儿关门。石秀瞧到十分，恨道：“哥

哥如此豪杰，讨了这个淫妇！倒被这婆娘瞒过了，做成这等勾当！”巴得天明，把猪出去门前挂了，卖个早市；饭罢，讨了一遭赊钱，日中前后，迳到州衙前来寻杨雄。好行至州桥边，正迎见杨雄。杨雄便问道：“兄弟，那里去来？”石秀道：“因讨赊钱，就来寻哥哥。”杨雄道：“我常为官事忙，并不曾和兄弟快活三杯，且来这里坐一坐。”杨雄把这石秀引到州桥下一个楼上，拣一处僻静阁儿里，两个坐下，叫酒保取瓶好酒来，安排盘馔海鲜案酒。二人饮过三杯，杨雄见石秀只低头寻思。杨雄是个性急人，便问道：“兄弟心中有些不乐，莫不家里有甚言语伤触你处？”石秀道：“家中也无有甚话。兄弟感承哥哥把做亲骨肉一般看待，有句话，敢说么？”杨雄道：“兄弟何故今日见外？有的话，但说不妨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每日出来，只顾承当官府，不知背后之事。这嫂嫂不是良人，兄弟已看在眼里多遍了，且未敢说。今日见得仔细，忍不住来寻哥哥，直言休怪。”杨雄道：“我自无背后怪。你且说是谁？”石秀道：“前者，家里做道场，请那个贼秃海黎来，嫂嫂便和他眉来眼去，兄弟都看见；第三日又去寺里还血盆忏愿心，两个都带酒归来。我近日只听得一个头陀直来巷内敲木鱼叫佛，那敲得作怪。今日五更被我起来张时，看见果然是个贼秃，戴顶头巾，从家里出去。似这等淫妇，要他何用！”杨雄听了大怒道：“这贱人怎敢如此！”石秀道：“哥哥且息怒，今晚都不要提，只和每日一般。明日只推做上宿，三更后再来敲门。那必然从后门先走，兄弟一把拿来，从哥哥发落。”杨雄道：“兄弟见得是。”石秀又分付道：“哥哥今晚且不可胡发说话。”杨雄道：“我明日约你便是。”两个再饮了几杯，算还了酒钱，一同下楼来；出得酒肆，各散了。只见四五个虞候，叫杨雄道：“那里不寻节级！知县相公后花园里坐地，教寻节级来和我们使棒。快走！快走！”杨雄便分付石秀道：“大官唤我，只得去应答。兄弟，你先回家去。”石秀当下自归来家里，收拾了店面，自去作坊里歇息。且说杨雄被知府唤去，到后花园中使了几回棒。知府看了大喜，叫取酒来，一连赏了十大赏锺。杨雄了，都各散了。众人又请杨雄去酒。至晚，得大醉，扶将归来。那淫妇见丈夫醉了，谢了众人，自和迎儿搀上楼梯去，明晃晃地点着灯盏。杨雄坐在上，迎儿去脱靴鞋，淫妇与他除头巾，解巾帨。杨雄见他来除巾帨，一时

蓦上心来，自古道：“醉发醒时言。”指着那淫妇，骂道：“你这贱人！这贼妮子！好歹我要结果了你！”那淫妇了一惊，不敢回话，且伏侍杨雄睡了。杨雄一头上睡，一头口里恨恨的骂道：“你这贱人！你这淫妇！你这*礲 A 这*替 j 虫口里倒涎！你这*礲 A 这*礲 q 不到得*援 趺 F 你！”那淫妇那里敢喘气，直待杨雄睡着。看看到五更，杨雄醉醒了，讨水。那淫妇起来舀碗水递与杨雄了，桌上残灯尚明。杨雄了水，便问道：“大嫂，你夜来不曾脱衣裳睡？”那淫妇道：“你得烂醉了，只怕你要吐，那里敢脱衣裳，只在后倒了一夜。”杨雄道：“我不曾说甚言语？”淫妇道：“你往常酒性好，但醉了便睡。我夜来只有些儿放不下。”杨雄又问道：“石秀兄弟这几日不曾和他快活得三杯。你家里也自安排些请他。”那淫妇便不应，自坐在踏板上，眼泪汪汪，口里叹气。杨雄又说道：“大嫂，我夜来醉了，又不曾恼你，做甚么了烦恼？”那淫妇掩着泪眼只不应。杨雄连问了几声，那淫妇掩着脸假哭。杨雄就踏上，扯起他在床上，务要问他为何烦恼。那淫妇一头哭，一面口里说道：“我爹娘当初把我嫁王押司，只指望‘一竹竿打到底。’谁想半路相抛！今日只为你十分豪杰，嫁得个好汉，谁想你不与我做主！”杨雄道：“又作怪！谁敢欺负你，我不做主？”那淫妇道：“我本待不说，又怕你看他道儿；欲待说来，又怕你忍气。”杨雄听了，便道：“你且说怎么地来？”那淫妇道：“我说与你，你不要气苦。自从你认义了这个石秀家来，初时也好，向后看看放出刺来，见你不归时，时常看了我，说道：‘哥哥今日又不来，嫂嫂自睡，也好冷落。’我只不睬他，不是一日了。这个且休说。昨日早晨，我在厨房洗项，这厮从后走出来，看见没人，从背伸只手来摸我胸前，道：‘嫂嫂，你有孕也无？’被我打脱了手。本待要声张起来，又怕邻舍得知，笑话装你的幌子；巴得你归来，又滥泥也似醉了，又不敢说，我恨不得了他！你兀自来问石秀兄弟怎的！”杨雄听了，心中火起，便骂道：“‘画虎画皮难画骨；知人知面不知心；’这厮倒来我面前，又说海许多事，说得个‘没巴鼻！’眼见得那慌了，便先来说破，使个见识！”口里恨恨地道：“他又不是我亲兄弟！赶了出去便罢！”杨雄到天明，下楼来对潘公说道：“牢了的牲口腌了罢，从今日便休要买卖！”一霎时，把柜子和肉案都拆了。石秀天明正将了肉出来门前

开店，只见肉案并柜子都拆翻了。石秀是个乖觉的人，如何不省得，笑道：“是了；因杨雄醉后出言，走透了消息，倒这婆娘使个见识撺掇，定反说我无礼，教他丈夫收了肉店。我若和他分辩，教杨雄出丑。我且退一步了，别作计较。”石秀便去作坊里收拾了包里。杨雄怕他羞辱，也自去了。石秀提了包里，跨了解腕尖刀，来辞潘公，道：“小人在宅上打搅了许多时；今日哥哥既是收了铺面，小人告回。帐目已自明明白白，并无分文来去。如有毫昧心，天诛地灭！”潘公被女婿分付了，也不敢留他，由他自去了。这石秀只在近巷内寻个客店安歇，赁了一间房住下。石自寻思道：“杨雄与我结义，我若不明白得此事，枉送了他的性命。他虽一时听信了这妇人说，心中恨我，我也分别不得，务要与他明白了此一事；我如今且去探听他几时当牢上宿，起个四更，便见分晓。”在店里住了两日，去杨雄门前探听，当晚只见小牢子取了铺盖出去。石秀道：“今晚必然当牢，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。”当晚回店里，睡到四更起来，跨了这口防身解腕尖刀，悄悄地开了店门，径踅到杨雄后门头巷内；伏在黑影里张时，好交五更时候；只见那个头陀挟着木鱼，来巷口探头探脑。石秀闪在头陀背后，一只手扯住头陀，一只手把刀去子上阁着，低声喝道：“你不要挣扎！若高做声便杀了你！你好好实说；海和尚叫你来怎地？”那头陀道：“好汉！你饶我便说！”石秀道：“你快说！我不杀你！”头陀道：“海黎和潘公女儿有染，每夜来往，教我只看后门头有香桌儿为号，唤他‘入；’五更里教我来敲木鱼叫佛，唤他‘出。’”石秀道：“他如今在那里？”头陀道：“他还在他家里睡觉；我如今敲得木鱼响，他便出来。”石秀道：“你且借你衣服木鱼与我。”头陀手里先夺了木鱼。头陀把衣服正脱下来，被石秀将刀就颈下一勒，杀倒在地，头陀已死了。石秀穿上直掇护膝，一边插了尖刀，把木鱼直敲入巷里来。那贼秃在上，好听得木鱼咯咯地响，连忙起来披衣下楼。迎儿先来开门，贼秃随后从门里闪将出来。石秀兀自把木鱼敲响。那和尚悄悄喝道：“只顾敲做甚么！”石秀也不应他，让他走到巷口，一交放翻，按住，喝道：“不要高做声！高做声便杀了你！只等我剥了衣服便罢！”那贼秃知道是石秀，那里敢挣扎做声；被石秀都剥了衣裳，赤条条不着不丝。悄悄去屈膝边拔出刀来，三四搠死了，把刀来放在头陀身边；将了两个衣服，

卷做一捆包了，再回客房里，轻轻地开了门进去，悄悄地关上了，自去睡，不在话下。说本处城中一个卖糕粥的王公，其中五更，挑着担糕粥，点着个灯笼，一个小猴子跟着，出来赶早市。正来到死边过，被绊一交，把那老子一担糕粥倾泼在地下。只见小猴子叫道：“苦也！一个和尚醉倒在这里！”老子摸得起来，摸了两手腥血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。几家邻舍听得，都开了门出来，点火照时，只见遍地都是血粥，两个尸首躺在地上。众邻舍一把拖住老子，要去官司陈告。正是：祸从天降，灾向地生。毕竟王公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

话说当下众邻舍结住王公，直到蓟州府里首告。知府升厅。一行人跪下告道：“这老子挑着一担糕粥，泼翻在地下。看时，有两个死在粥里：一个是和尚，一个是头陀。俱各身上无一丝。头陀身边有刀一把。”老子告道：“老汉每日常卖糕粥糜营生，只是五更出来赶趁。今朝得起早了些个，和这铁头猴子只顾走，不看下面，一交绊翻，碗碟都打碎了。相公可怜！只见血碌碌的两个死，又一惊！叫起邻舍来，倒被扯住到官！望相公明镜办察！”知府随即取了供词，行下公文，委当方里甲带了忤作公人，押了邻舍王公一千公等，下来简验尸首，明白回报。众人登场看检已了，回州禀复知府：“被杀死僧人系是报恩寺黎裴如海。傍边头陀系是寺后胡道。和尚不穿一丝，身上三四道搨伤致命方死。胡道身边见有凶刀一把。只见顶上有勒死伤痕一道，系是胡道掣刀搨死和尚，惧罪自行勒死。”知府叫拘本寺僧，鞫问缘故，俱各不知情繇。知府也没个决断。当案孔目禀道：“眼见得这和尚裸形赤体，必是和那头陀干甚么不公不法的事，互相杀死，不干王公之事。邻舍都教召保听候；尸首着仰本寺住持，即备棺木盛殓，放在别处；立个互相杀死的文书便了。”知府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随即发落了一千人等，不在话下。前头巷里那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只曲儿，唱道：堪笑报恩和尚，撞着前生障；将善男瞒了，信女勾来，要他喜舍肉身，慈悲欢畅。怎极乐观音方接引，蚤血盆地狱塑来出相？想‘色

空空色，空色色空，’他全不记多心经上。到如今，徒弟度生回，连长老盘街巷。若容得头陀，头陀容得，和合多僧，同房共住，未到得无常勾帐。只道目莲救母上西天，从不见这贼秃为娘身丧！后头巷里也有几个好事的子弟，听得前头巷里唱着，不服气，便也做只临江仙唱出来赛他，道：淫戒破时招杀报，因缘不爽分毫。本来面目忒蹊跷：一丝真不挂，立地放屠刀！大和尚今朝圆寂了，小和尚昨夜狂骚。头陀刎颈见相交，为争同穴死，誓愿不相饶。两只曲，条条巷都唱动了。那妇人听得，目瞪口呆，不敢说，只是肚里暗暗地叫苦。杨雄在蓟州府里，有人告道杀死和尚头陀，心里早知了些个，寻思：“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来的。我前日一时间错怪了他。我今日闲些，且去寻他，问他个真实。”正走过州桥前来，只听背后有人叫道：“哥哥，那里去？”杨雄回过头来，见是石秀，便道：“兄弟，我正没寻你处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，且来我下处，和你说话。”把杨雄引到客店里小房内，说道：“哥哥，兄弟不说谎么？”杨雄道：“兄弟，你休怪我。是我一时之愚蠢，酒后失言，反被那婆娘猜破了，说兄弟许多不是。我今特来寻贤弟，负荆请罪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，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，是顶天立地的好汉，如何肯做别样之事？怕哥哥日后中了奸计，因此来寻哥哥，有表记教哥哥看。”将出和尚头陀的衣裳。“尽剥在此！”杨雄看了，心头火起，便道：“兄弟休怪。我今夜碎割了这贱人，出这口恶气！”石秀笑道：“你又来了！你既是公门中勾当的人，如何不知法度？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奸，如何杀得人？倘或是小弟胡说时，不错杀了人？”杨雄道：“似此怎生罢休得？”石秀道：“哥哥，只依着兄弟的言语，教你做个好男子。”杨雄道：“贤弟，你怎地教我做个好男子？”石秀道：“此间东门外有一座翠屏山，好生僻静。哥哥到明日，只说道：‘我多时不曾烧香，我今来和大嫂同去。’把那妇人赚将出来，就带了迎儿同到山上。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，当头对面，把这是非都对得明白了。哥哥那时写与一纸休书，弃了这妇人，不是上着？”杨雄道：“兄弟何必说得？你身上清洁，我已知了。都是那妇人说谎！”石秀道：“不然；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来真实的事。”杨雄道：“既然兄弟如此高见，必然不差。我明日准定和那贱人来，你休要误了。”石秀道：“小弟不来时，所言俱是虚谬。”杨雄当下别了石秀，离了客店，

且去府里办事；至晚回家，并不提起，亦不说甚，只和每日一般；次日，天明起来，对那妇人说道：“我昨夜梦见神人怪我，说有旧愿不曾还得。向日许下东门外岳庙里那炷香愿，未曾还得。今日我闲些，要去还了。须和你同去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你便去还了罢。要我去何用？”杨雄道：“这心愿是当初说亲时许下的，必须要和你同去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既是恁地，我们早些素饭，烧汤洗浴了去。”杨雄道：“我去买香纸，雇轿子。你便洗浴了，梳头插带了等。我就叫迎儿也去走一遭。”杨雄又来客店里相约石秀：“饭罢便来，兄弟，休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，你若得来时，只教在半山里下了轿，你三个步行上来。我自上面一个僻处等你。不要带闲人上来。”杨雄约了石秀，买了纸烛归来，了早饭。那妇人不知有此事，只顾打扮的整整齐齐。迎儿也插带了。轿夫扛轿子，早在门前伺候。杨雄道：“泰山看家，我和大嫂烧香了便回。”潘公道：“多烧香。早去早回。”那妇人上了轿子，迎儿跟着，杨雄也随在后面。出得东门来，杨雄低低分付轿夫道：“与我上翠屏山去，我自多还你些轿钱。”不到两个时辰，早来到翠屏山上。原来这座翠屏山在蓟州东门外二十里，都是人家的乱坟；上西一望，尽是青草白杨。并无舍寺院。当下杨雄把妇人到半山，叫轿夫歇下轿子，拔去管，搭起轿，叫那妇人出轿来。妇人问道：“怎地来这山里？”杨雄道：“你只顾且上去。轿夫，只在这里等候，不要来，少刻一发打发你酒钱。”轿夫道：“这个不妨，小人只在此间伺候便了。”杨雄引着那妇人并迎儿，三个人上了四五层山坡，只见石秀坐在上面。那妇人道：“香纸如何不将来？”杨雄道：“我自先使人将上去了。”那妇人一引，引到一处古墓里。石秀便把包里腰刀棒都放在树根前来，道：“嫂嫂拜揖。”那妇人连忙应道：“叔叔怎地也在这里？”一头说，一面肚里吃了一惊。石秀道：“在此专等多时。”杨雄道：“你前日对我说道，叔叔多遍把言语调戏你，又将手摸着你的胸前，问你有孕也未，今日这里无人，你两个对得明白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哎呀！过了的事，只顾说甚么？”石秀睁着眼道：“嫂嫂！你怎么说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你没事自把儿提做甚么？”石秀道：“嫂嫂！嘻！”便打开包里，取出海黎并头陀的衣服来，撒放地下，道：“你认得么？”那妇人看了，飞红了脸，无言可对。石秀飏地掣出腰刀，便与杨雄说道：“此事只

问迎儿！”杨雄便揪过那丫头，跪在前面，喝道：“你这小贱人，快好好实说！如何在和尚房里入奸，如何约会把香桌儿为号，如何教陀头来敲木鱼，实对我说，饶你这条性命！但瞒了一句，先把你剁做肉泥！”迎儿叫道：“官人！不干我事，不要杀我。我说与你。”如何僧房中酒；如何上楼看佛牙；如何赶他下楼看潘公酒醒；第三日如何头陀来后门化斋饭；如何教我取铜钱布施与他；如何娘子和他约定，但是官人当牢上宿，要我掇香桌儿放出后门外，便是暗号，头陀来看了去报知和尚；如何海黎扮做俗人，带顶头巾入来，娘子扯去了露出光头来；如何五更听敲木鱼响，要看开后门放他出去；如何娘子许我一副钏镯，一套衣裳，我只得随顺了；如何往来已不止数十遭，后来便杀了，如何又与我几件首饰，教我对官人说石叔叔把言语调戏一节，“这个我眼里不曾见，因此不敢说。只此是实，并无虚谬。”迎儿说罢，石秀便道：“哥哥，得知么？我般言语须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说！请哥哥却问嫂嫂备细缘繇！”杨雄揪过那妇人来，喝道：“贼贱人！丫头已都招了，你便一些儿休赖，再把实情对我说，饶你这贱人一条性命！”那妇人说道：“我的不是了！你看我旧日夫妻之面，饶恕了我这一遍！”石秀道：“哥哥，含糊不得！须要问嫂嫂一个从头备细原由！”杨雄喝道：“贱人！你快说！”那妇人只得把和尚二年前如何起意；如何来结拜我父做干爷；做好事日，如何先来下礼；我递茶与他，如何只管看我笑；如何石叔叔出来了，连忙去了；如何我出去拈香，只管捱近身来；半夜如何到布前我的手，便教我还了愿好；如何叫我是娘子，骗我看佛牙；如何求我图个长便；何何教我反问你，便捻得石叔叔出去；如何定要我把迎儿也与他，说：不时我便不来了：一一都说了。石秀道：“你怎地对哥哥倒说我来调戏你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前日他醉了骂我，我见他骂得跷蹊，我只猜是叔叔看见破绽，说与他；也是前两三夜，他先教道我如此说，这早晨把来支吾；实是叔叔并不曾恁地。”石秀道：“今日三面说得明白了，任从哥哥心下如何措置。”杨雄道：“兄弟，你与我拔了这贱人的头面，剥了衣裳，然后我自伏侍他！”石秀便把妇人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。杨雄割两条裙带把妇人绑在树上。石秀把迎儿的首饰也去了，递过刀来，说道：“哥哥，这个小贱人留他做甚么！一发斩草除根！”杨雄应道：“果然！兄弟，把刀来，我自动

手！”迎儿见头势不好，待要叫。杨雄手起一刀，挥作两段。那妇人在树上叫道：“叔叔，劝一劝！”石秀道：“嫂嫂！不是我！”杨雄向前，把刀先挖出舌头，一刀便割了，且教那妇人叫不得。杨雄却指着骂道：“你这贼贱人！我一时误听不明，险些被你瞒过了！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，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！我想你这婆娘，心肝五脏怎地生着！我且看一看！”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，取出心肝五脏，挂在松树上。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，却将钗钏首饰都拴在包里了。杨雄道：“兄弟，你且来，和你商量一个长便。如今一个奸夫，一个淫妇，都已杀了，只是我和你投那里去安身？”石秀道：“兄弟自有个所在，请哥哥便行。”杨雄道：“是那里去？”石秀道：“哥哥杀了人，兄弟又杀人，不去投梁山泊入夥，投那里去？”杨雄道：“且住。我和你又不曾认得他那里一个人，如何便肯收录我们？”石秀道：“哥哥差矣。如今天下江湖上皆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招贤纳士，结识天下好汉。谁不知道？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艺，愁甚不收留？”杨雄道：“凡事先难后易，免得后患。我却不合是公人，只恐他疑心，不肯安着我们。”石秀道：“他不是押司出身？我教哥哥一发放心。前着，哥哥认义兄弟那一日，先在酒店里和我酒的那两人：一个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，一个是锦豹子杨林。他与兄弟十两一锭银子，尚兀自在包里，因此可去投托他。”杨雄道：“既有这条门路，我去收拾了些盘缠便走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，你也这般搭缠。倘或入城事发住，如何脱身？放着包里见有若干钗钏首饰，兄弟又有些银两，再有人同去也彀用了；何须又去取讨？惹起是非来，如何解救？这事少时便发，不可迟滞，我们只好望山后走。”石秀便背上包里，拿了棒；杨雄插了腰刀在身边，提了朴刀。待要离古墓，只见松树后走出一个人来，叫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，把人割了，却去投奔梁山泊入夥！我听得多了！”杨雄，石秀看时，那人纳头便拜。杨雄认得。这人姓时，名迁，祖贯是高唐州人氏；流落在此，只一地里做些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勾当；曾在蓟州府里官司，是杨雄救了；人都叫他做鼓上蚤。当时杨雄便问时迁：“你如何在这里？”时迁道：“节级哥哥听禀：小人近日没甚道路，在这山里掘些古坟，觅两分东西。因见哥哥在此行事，不敢出来冲撞。听说去投梁山泊入夥，小人如今在此，只做得些

偷鸡盗狗的勾当，几时是了？跟随得二位哥哥上山去，不好？未知尊意肯带挈小人否？”石秀道：“既是好汉中人物，他那里如今招纳壮士，那争你一个？若如此说时，我们一同去。”时迁道：“小人认得小路去。”当下引了杨雄，石秀三个人自取小路下后山投梁山泊去了。说这两个轿夫在半山里等到红日平西，不见三个下来；分付了，又不敢上去；挨不过了，不免信步寻上山来。只见一群老鸦成团打块在古墓上。两个轿夫上去看时，原来是老鸦夺那肚肠，以此聒噪。轿夫看了，着一惊，慌忙回家报与潘公，一同去蓟州府里首告。知府随即差委一员县尉带了忤作行人来翠屏山检验尸首。已了，回复知府，禀道：“检得一口妇人潘巧云副在松树边；使女迎儿杀死在古墓下；坟边遗下一堆妇人与和尚头陀衣服。”知府听了，想起前日海和尚头陀的事，备细询问潘公。那老子把这僧房酒醉一节和这石秀出去的缘由细说了一遍。知府道：“眼见得这妇人与和尚通奸。那女使头陀做。想石秀那道路见不平，杀死头陀，和尚；杨雄这厮今日杀了妇人女使无疑。*ψw 是如此。只拿得杨雄，石秀，便知端的。”当即行移文书，捕获杨雄，石秀。其余轿夫等，各放回听候。潘公自去买棺木，将尸首殡葬，不在话下。再说杨雄，石秀，时迁，离了蓟州地面，在路夜宿晓行，不则一日，行到郢州地面；过得香林，早望见一座高山。不觉天色渐渐晚了，看见前面一所靠溪客店。三个人行到门首，店小二待关门，只见这三个人撞将入来。小二问道：“客人，来路远，以此晚了？”时迁道：“我们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，因此到得晚了。”小二哥放他三个入来安歇，问道：“客人，不曾打火么？”时迁道：“我们自理会。”小二道：“今日没客歇上有两只锅干净，客人自用不妨。”时迁问道：“店里有酒肉卖么？”小二道：“今日早起有些肉，都被近村人家买了去，只剩得一酒在这里，并无下饭。”时迁道：“也罢；先借五升米来做饭，理会。”小二哥取出米来与时迁，就起一锅饭来。石秀自在房中安顿行李。杨雄取出一只钗儿，把与店小二，先回他这酒来，明日一发算帐。小二哥收了钗儿，便去里面掇出那酒来开了，将一碟儿熟菜放在桌子上。时迁先提一桶汤来叫杨雄，石秀洗了手一面筛酒来，就来请小二哥一处坐地酒；放下四只大碗，斟下酒来。石秀看见店中檐下插着十数把好朴刀，问小二道：“你家店里怎的有这军器？”

小二哥应道：“都是主人家留在这里。”石秀道：“你家主人是甚么样人？”小二道：“客人，你是江湖上走的人，如何不知我这里的名字？前面那座高山便唤做独龙山。山前有一座凛巍巍冈子便唤做独龙冈。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。这里方圆三十里，唤做祝家庄、庄主太公祝朝奉有三个儿子，称为‘祝氏三杰。’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，都是佃户。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。这里唤作祝家店。常有数十个家人来店里上宿，以此分下朴刀在这里。”石秀道：“他分军器在店里用？”小二道：“此间离梁山泊不远，只恐他那里里贼人来借粮，因此准备下。”石秀道：“与你些银两，回与我一把朴刀用，如何？”小二哥道：“这个使不得，器械上都编着字号。我小人不得主人家的棍棒。我这主人法度不轻。”石秀道：“我自取笑你，你便慌。且只顾酒。”小二道：“小人不得了，先去歇了。客人自便，宽饮几杯。”小二哥去了。杨雄，石秀，又自了一回酒。只见时迁道：“哥哥，要肉么？”杨雄道：“店小二说没了肉卖，你又那里得来？”时迁嘻嘻的笑着去上提出一只老大公鸡来。杨雄问道：“那里得这鸡来？”时迁道：“小弟却去后面净水，见这只鸡在笼里，寻思没甚酒，被我悄悄把去溪边杀了，提桶汤去后面，就那里得干净，得熟了，把来与二位哥哥。”杨雄道：“你这厮还是这等贼手贼！”石秀笑道：“还未改本行！”三个笑了一回，把这鸡来手撕开了，一面盛饭来。只见那店小二略睡一睡，放心不下，爬将起来，前后去照管；只见厨桌上有些鸡毛和鸡骨头，却去上看时，半锅肥汁。小二慌忙去后面笼里看时，不见了鸡，连忙出来问道：“客人，你们好不达道理！如何偷了我店里报晓的鸡？”时迁道：“见鬼了！耶！耶！我自路上买得这只鸡来，何曾见你的鸡！”小二道：“我店里的那里去了？”时迁道：“敢被野猫拖了，黄狸子了，鹞鹰扑去了？我怎地得知？”小二道：“我的鸡在笼里，不是你偷了是谁？”石秀道：“不要争。直几钱，赔了你便罢。”店小二道：“我的是报晓鸡，店内少他不得。你便赔我十两银子也不济，只要还我鸡！”石秀大怒道：“你诈哄谁！老爷不赔你便怎的！”店小二笑道：“客人，你们休要在这里讨野火！只我店里不比别处客店：你到庄上便做梁山泊贼寇解了去！”石秀听了，大骂道：“便是梁山泊好汉，你怎么了我去请赏？”杨雄也怒道：“好意还你些钱，不赔你怎地我去？”小二

叫一声：“有贼！”只见店里赤条条地走出三五个大汉来，迳奔杨雄，石秀来。被石秀手起，一拳一个，都打翻了。小二哥正待要叫，被时迁一拳打肿了脸，做声不得。这几个大汉都从后门走了。杨雄道：“兄弟，这们一定去报人来，我们快吃了饭走了罢。三个当下吃饱了，把包里分开背了，穿上麻鞋跨了腰刀，各人去架子上拣了一条好朴刀。石秀道：“左右只是左右，不可放过了他！”便去前寻了把草，里点个火，望里面四下烧着。看那草房被风一煽，刮刮杂杂火起来。那火顷刻间天也似般大。三个拽开脚步，望大路便走。三个人行了两个更次，只见前面后面火把不计其数；约有一二百人，发着喊，赶将来。石秀道：“且不要慌，我们且拣小路走。”杨雄道：“且住！一个来杀一个！两个来杀一双！待天色明朗即走！”说犹未了，四下里合拢来。杨雄当先，石秀在后，时迁在中，三个挺着朴刀来战庄客。那夥人初时不知，轮着棒赶来，杨雄手起朴刀，早戳翻了五七个，前面的便走，后面的急待要退。石秀赶入去，又戳翻了六七人。四下里庄客见说杀伤了十数人，都是要性命的，思量不是头，都退去了。三个得一步赶一步。正走之间，喊声又起。枯草里舒出两把挠来，正把时迁一挠搭住，拖入草窝里去了。石秀急转身来救时迁，背后又舒出两把挠来，得杨雄眼快，便把朴刀一拨拨开，望草里便戳。都走了。两个见捉了时迁，怕深入重地，亦无心恋战：“顾不得时迁了，且四下里寻路走罢。”见远远的火把乱明，小路又无丛林树木，得有路便走，一直望东边去了。众庄客四下里赶不着，自救了带伤的人去，将时迁背剪绑了，押送祝家庄来。且说杨雄、石秀，走到天明，望见一座村落酒店。石秀道：“哥哥，前头酒肆里买碗酒饭了去，就问路程。”两个便望村店里来，倚了朴刀坐下，叫酒保取些来，就做些饭。酒保一面下菜蔬，烫将酒来。方欲待，只见外面一个大汉走入来，生得脸方腮，眼鲜耳大，貌丑形，穿一领茶褐衫，戴一顶万字头巾，系一条白绢搭膊下面穿一双油膀靴叫道：“大官人教你们挑了担来庄上纳。”店主人连忙应道：“装了担，少刻便送到庄上。人分付了，便转身；又说道：“快挑来！”待出门，正从杨雄，石秀前面过。杨雄认得他。便叫一声“小郎，你如何在这里，不看我一看？”那人回转头来看了一看，也认得，便叫道：“恩人如何来到这里？”望着杨雄便拜。不是杨雄撞见了这个人，有

分教：三庄盟誓成虚谬，众虎咆哮起祸殃。毕竟杨雄，石秀，遇见的那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

话说当时杨雄扶起那人来叫与石秀相见。石秀便问道：“这位兄弟是谁？”杨雄道：“这个兄弟，姓杜，名兴，祖贯是中山府人氏。因为面颜生得，以此人都叫他做鬼脸儿。上年间，做买卖，来到蓟州，因一口气上打死了同夥的客人，官司监在蓟州府里，杨雄见他说起拳棒都省得，一力维持救了他。不想今日在此相会。”杜兴便问道：“恩人为何公事来到这里？”杨雄附耳低言道：“我在蓟州杀了人命，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。昨晚在祝家店投宿，因同一个来的火伴时迁偷了他店里报晓鸡，一时与店小二闹将起来，性起，把他店里都烧了。我三个连夜逃走。不提防背后赶来。我兄弟两个搠翻了他几个，不想乱草中间舒出两把挠，把时迁搭了去。我两个乱撞到此。正要问路，不想遇见贤弟。”杜兴道：“恩人不要慌。我叫放时迁还你。”杨雄道：“贤弟少坐，同饮一杯。”三人坐下，当下饮酒。杜兴便道：“小弟自从离了蓟州，多得恩人的恩惠；来到这里，感承此间一个大官人见爱，收录小弟在家中做个主管，每日拨万论千尽托付与杜兴身上，甚是信任，以此不想回乡去。”杨雄道：“这大官人是谁？”杜兴道：“此间独龙冈前面有三座人冈，列着三个村坊；中间是祝家庄，西边是扈家庄，东边是李家庄。这三处庄上，三村里算来总有一二万军马人家。惟有祝家庄最是豪杰。为头家长唤做祝朝奉，有三个儿子名为祝氏三杰；长子祝龙，次子祝虎，三子祝彪。又有一个教师，唤做铁棒栾廷玉，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庄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庄客。西边那个扈家庄。庄主扈太公，有个儿子，唤做飞天虎扈成，也十分了得。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，名唤一丈青扈三娘；使两口日月双刀，马上如法了得。这里东村上杜兴的主人，姓李名应，能使一条浑铁点钢，背铁飞刀五口，百步取人，神出鬼没。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，同心共意；但有吉凶，递相救应。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，因此三村准备下抵

敌他。如今小弟引二位到庄上见了李大官人，求书去搭救时迁。”杨雄又问道；“你那李大官人。莫不是江湖上唤扑天雕的李应？”杜兴道；“正是他。”石秀道；“江湖上只听得独龙冈有个扑天雕李应是好汉，原来在这里。多闻他真个了得，是好男子，我们去走一遭。”杨雄便唤酒保计算酒钱。三个离了村店。便引杨雄，石秀来到李家庄上。杨雄看时，真个好大庄院。外面周迴一遭港；粉墙傍岸，有数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树，门外一座吊桥接着庄门；入得门，来到厅前，两边有二十余座枪架，明晃晃的都插满军器。杜兴道；“两位哥哥在此少等。待小弟入去报知，请大官人出来相见。”杜兴人去不多时，只李应从里面出来。杜兴引杨雄，石秀上厅拜见。李应连忙答礼，便教上厅请坐。杨雄，石秀再三谦让，方坐了。李应便教取酒来且相符。杨雄，石秀两个再拜道；“望乞大官人致书与祝家庄来救时迁性命，生死不敢有忘。”李应教请门馆先生来商议，修了一封书缄，填写名讳，使个图书印记，便差一个副主管了，备一匹快马，去到那祝家庄，取这个人来。那副主管领了东人书札，上马去了。杨雄、石秀拜谢罢。李应道；“二位壮士放心。小人书去，便当放来。”杨雄、石秀又谢了。李应道；“且请去后堂，少叙三杯等待。”两个随进里面，就具早膳相待。饭罢，了茶，李应问些法；见杨雄，石秀说得有理，心中甚喜。已牌时分，那个副主管回来。李应唤到后堂，问道；“去取的这人在那里？”主管答道；“小人亲见朝奉下了书，倒有放还之心，后来走出祝氏三杰，反焦躁起来，书也不回，人也不放，定要解上州去。”李应失惊道；“他和我三家村里结生死之交，书到便当依允。如何恁地起来？必是你说得不好，以致如此！杜主管，你须自去走一遭，亲见祝朝奉，说个仔细缘由。”杜兴道；“小人愿去。只求东人亲笔书缄，到那里方肯放。”李应道；“说得是。”急取一幅花笺纸来，李应亲自写了书札，封皮面上，使一个讳字图书，把与杜兴接了。后槽牵过一匹快马，备上鞍辔，拿了鞭子，便出庄门，上马加鞭，奔祝家庄去了。李应道；“二位放心，我这亲笔书去，少刻定当放还。”杨雄，石秀深谢了。留在后堂，饮酒等待。看看天色待晚，不见杜兴回来。李应心中疑惑，再教人去接。只见庄客报道；“杜主管回来了。”李应便道；“几个人回来？”庄客道；“只是主管独自一个跑将回来。”李应摇着

头道；“又入怪！往常这不是这等兜搭，今日缘何恁地？”走出前厅。杨雄、石秀都跟出来。只见杜兴下了马，入得庄门，见他模样，气得紫涨了面皮，咨牙露嘴，半晌说不得话。李应道；“你且言备细缘故，怎么地来？”杜兴气定了，方道；“小人了东人书札，到他那里第三重门下，好遇见祝龙，祝虎，祝彪弟兄三个坐在那里。小人声了三个喏。”祝彪喝道；“你又来则么？”小人躬身禀道；“东人有书在此，拜上。”祝彪那变了脸，骂道；“你那主人恁地不晓人事！早晌使个泼男女来这里下书，要讨那个梁山泊贼人时迁！如今我正要解上州里去，又来怎地？”小人说道；“这个时迁不是梁山泊夥内人数；他是自蓟州来的客人，要投见敝庄东人。不想误烧了官人店屋，明日东人自当依旧盖还。万望俯看薄面，高贵手，宽恕，宽恕。”祝家三个都叫道；“不还！不还！”小人又道；“官人请看，东人亲笔书札在此。”祝彪那接过书去，也不拆开来看，就手扯得粉碎，喝叫把小人直叉出庄门。祝彪，祝虎发话道；“休要惹老爷性发！把你那*小人本不敢尽言，实被那三个畜生无礼，说；‘把你那李*礪雉陵豪*，也做梁山泊强寇解了去！’又喝叫庄客原拿了小人，被小人飞马走了。于路上气死小人！叵耐那，枉与他许多年结生死之交，今日全无些仁无！”李应听罢，心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大呼；“庄客！快备我那马来！”杨雄，石秀谏道；“大大官人息怒。休为小人们便坏了贵处义气。”李应那里肯听，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黄金锁子甲，前后兽面掩心，掩一领大红袍，背胯边插着飞刀五把，拿了点钢，戴上凤翅盔，出到庄前，点起三百悍勇庄客，杜兴也披一副甲，持把上马，带领二十余骑马军。杨雄，石秀也抓扎起，挺着朴刀，跟着李应的马，迳奔祝家庄来。日渐衔山时分，早到独龙岗前，便将人马排开。原来祝家庄又盖得好；占着这座独龙山冈，四下一遭港，那庄正造在冈上，有三层城墙，都是顽石垒砌的，约高二丈；前后两座庄门，两条吊桥；墙里四边都盖窝铺，四下里遍插着刀军器；门楼上排着战鼓铜锣。李应勒马在庄前大叫；“祝家三子！怎敢毁谤老爷！”只见庄门开处，拥出五六十骑马来。当先一骑似火炭赤的马上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。李应指着大骂道；“你这厮口边奶腥未退，头上胎发犹存！你爷与我结生死之交，誓愿同心共意，保护村坊！你家有事情，要取人时，早来早

放；要取物件，无有不奉！我今一个平人，二次付书来讨，你如何扯了我的书札，耻辱我名？是何道理？”祝彪道；“俺家虽和你结生死之交，誓愿同心协意，共捉梁山泊反贼，扫清山寨！你如何结连反贼，意在谋叛？”李应喝道；“你说他是梁山泊甚人？你这厮平人做贼，当得何罪？”祝彪道；“贼人时迁已自招了，你休要在这里胡说乱道！遮掩不过！你去便去！不去时，连你捉了也做贼人解送！”李应大怒，拍坐下马，挺手中，便奔祝彪。祝彪纵马去战李应。两个就独龙冈前，一来一往，一下一下，斗了十七八合。祝彪战李应不过，拨回马便走。李应纵马赶将去。祝彪把横担在马上，左手拈弓，右手取箭，搭上箭，拽满弓，觑得较亲，背翻身一箭，李应急躲时，臂上早着。李应翻筋斗坠下马来。祝彪便勒马来抢来。杨雄，石秀见了，大喝一声，挺两把朴刀直奔祝彪马前杀将来。祝彪抵当不住，急勒回马便走；早被杨雄一朴刀戳在马后股上；那马负疼，壁直立起来，险些儿把祝彪掀在马下；得随从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来。杨雄，石秀见了，自思又无衣甲遮身，只得退回不赶。杜兴早自把李应救起上马先去了。杨雄，石秀跟了众庄客也走了。祝家庄人马赶了二三里路，见天色晚来，也自回去了。杜兴扶着李应，回到庄前，下了马，同入后堂坐定，宅眷都出来看视，拔了箭矢，伏侍卸了衣甲，便把金疮药敷了疮口，连夜在后堂商议。杨雄、石秀与杜兴说道；“既是大官人被那无礼，又中了箭，时迁亦不能彀出来，都是我等连累大官人了。我弟兄两个只得上梁山泊去恳告晁，宋二公并众头领来与大官人报讎，就救时迁。因辞谢了李应。”李应道；“非是我不用心，实出无奈，两位壮士只得休怪。”叫杜兴取些金银相赠。杨雄，石秀那里肯受。李应道；“江湖之上，二位不必推。”两个方收受，拜辞了李应。杜兴送出村口，指与大路。杜兴作别了，自回李家庄，不在话下。且说杨雄，石秀取路投梁山泊来，早望见远远一处新造的酒店，那酒旗儿直挑出来。两个到店里买些酒，就问路程。这酒店是梁山泊新添设做眼的酒店，正是石勇掌管。两个一面酒，一头动问酒保上梁山泊路程。石勇见他两个非常，便来答应道；“这两位客人从那里来？要问上山去怎地？”杨雄道；“我们从蓟州来。”石勇猛可想起道；“莫非足下是石秀么？”杨雄道；“我乃是杨雄。这个兄弟是石秀。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？”石勇慌忙道；

“小子不认得；前者，戴宗哥哥到蓟州回来，多曾称说兄长，闻名久矣。今得上山，且喜，且喜。”三个礼罢，杨雄、石秀把上件事都对石勇说了，石勇随即叫酒保置办分例酒来相待，推开后面水亭上窗子拽起弓，放了一枝响箭。共见对港芦苇丛中早有小喽罗摇过船来。石勇便邀二位上船，直送到鸭嘴滩上岸。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报知，早见戴宗、杨林下山来迎接。俱各礼罢，一同上至大寨里。众头领知道有好汉上山，都来聚会大寨坐下。戴宗、杨林引杨雄、石秀上厅参见晁盖、宋江并众头领，相见已罢，晁盖细问两个迹。杨雄、石秀把本身武艺投托入夥先说了。众人大喜，让位而坐。杨雄渐渐说道：“有个来投托大寨同入夥的时迁，不合偷了祝家店里报晓鸡，一时争闹起来，石秀放火，烧了他店屋，时迁被捉。李应二次修书去讨，怎当祝家三子监持不放，誓要捉山寨里好汉，且又千般辱骂。叵耐那十分无礼！”不说万事皆休；然说罢，晁盖大怒，喝叫：“孩儿们！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！”宋江慌忙道：“哥哥息怒。两个壮士不远千里来此协助，如何要斩他？”晁盖道：“俺梁山泊好汉自从并王伦之后，便以忠义为主，全施恩德于民，一个个兄弟下山去，不曾折打锐气。新旧上山的兄弟们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。这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，因此连累我等受辱！今日先斩了这两个，将这尸首级去那里号令。我亲领军马去洗荡那个村坊，不要输了锐气！孩儿们！快斩了报来！”宋江劝住道：“不然。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所说，那个鼓上蚤时迁，他原是此等人，以致惹起祝家那来？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山寨！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，祝家庄那要和俺山寨对敌了。哥哥权且息怒。即日山寨人马数多，钱粮缺少，非是我等要去寻他，那倒来吹毛求疵，因此正好乘势去拿那。若打得此庄，倒有三五年粮食。非是我们生事害他，其实那无礼！只是哥哥山寨之主，岂可轻动？小可不才，亲领一支军马，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。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，誓不还山；一是与不折报仇了锐气；二乃免此小辈，被他耻辱；三则得许多粮食，以供山寨之用；四者，就请李应上山入夥。”吴学究道：“公明哥哥之言最好。岂可山寨自斩手足之人？”戴宗便道：“宁可斩了兄弟，不可绝了贤路。”众头领力劝，晁盖方免了二人。杨雄、石秀也自谢罪。宋江抚谕道：“贤弟休生异心。此是山寨号令，不得

不如此。便是宋江，倘有过犯，也须斩首，不敢容情。如今亲近又立了铁面孔目裴宣做军政司，赏功罚罪，已有定例。贤弟只得恕罪，恕罪。”杨雄、石秀谢罢，谢罪已了，晁盖叫去坐在杨林之下。山寨里都唤小喽罗来参贺新头领已毕，一面杀牛宰马，且做庆喜筵席；拨定两所房屋教杨雄、石秀安歇，每人拨十个小喽罗伏侍。当晚席散，次日再备筵席会聚，商量议事。宋江教唤铁面孔目裴宣计较下山人数，后请诸位头领同宋江去打祝家庄，定要洗荡了那个村坊。商量已定，除晁盖头领镇守山寨不动外，留下吴学究，刘唐并阮家三弟兄吕方，郭盛护持大寨。原拨定守滩守关守酒店有职事员俱各不动。又拨新到头领孟康管造船只，顶替马麟监督战船。写下告示，将下山打祝家庄头领分作两起，头一拨宋江、花荣、李俊、穆弘、李逵、杨雄、石秀、黄信、欧鹏、杨林带领三千小喽罗，三百马军，被挂已了，下山前进。第二拨便是林、秦明、戴宗、张横、张顺、马麟、邓飞、王矮虎、白胜也带三千小喽罗，三百马军，随后接应。再着金沙滩鸭嘴滩二小寨，只教宋万、郑天寿把守，就行接应粮草。晁盖送路已了，自回山寨。且说宋江并众头领迤奔祝家庄来，于路无路，早来到独龙冈前。尚有一里多路，前军下了寨栅。宋江在中军帐里坐下，便和花荣商议道；“我听得说，祝家庄里路径甚杂，未可进兵。且先使两个人去探听路途曲折；知得顺逆路程，进兵，与他对敌。”李逵便道；“哥哥，兄弟闲了多时。不曾杀得一人，我便先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；“兄弟，你去不得。若是破阵冲敌，用着你先去；这是做细作的勾当，用你不着。”李逵笑道；“量这个鸟庄，何须哥哥费力！只兄弟自带三二百个孩儿们杀将去，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！何须要人先去打听！”宋江喝道；“你这厮休胡说！且一壁去，叫你便来！”李逵走开去了，自说道；“打死几个苍蝇，也何须大惊小怪！”宋江便唤石秀来，说道；“兄弟曾到彼处，可和杨林走一遭。”石秀便道；“如今哥哥许多人马到这里，他庄上如何不堤备；我们扮作甚么样人入去好？”杨林便道；“我自打扮了解魔的法师去，身边藏了短刀，手里擎着法环，于路摇将入去。你只听我法环响，不要离了我前后。”石秀道；“我在蓟州，原曾卖柴，我只是挑一担柴进去卖便了。身边藏了暗器，有些缓急，扁担也用得着。”杨林道；“好，好；我和你计较了，今夜打点，五更起来便行。”

到得明日，石秀挑着柴先入去。行不到二十来里，只见路径曲折多杂，四下里湾环相似；树木丛密，难认路头。石秀便歇下柴担不走。听得背后法环响得渐近，石秀看时，是杨林头戴一个破笠子，身穿一领旧法衣，手里擎着法环，于路摇将进来。石秀见没人，叫住杨林，说道：“此处路径湾杂，不知那里是我前日跟随李应来时的路。天色已晚，他们众人烂熟奔走，正看不仔细。”杨林道：“不要管他路径曲直，只顾拣大路走便了。”石秀又挑了柴，只顾望大路便走，见前面一村人家，数处酒店肉店。石秀挑着柴，便望酒店门前歇了。只见各店内都把刀插在门前；每人身上穿一领黄背心，写个大“祝”字；往来的人亦各如此。石秀见了，便看着一个年老的人，唱个喏，拜揖道：“丈人，请问此间是何风俗？为甚都把刀插在当门？”那老人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客人？原来不知，只可快走。”石秀道：“小人是山东贩枣子的客人，消折了本钱，回乡不得，因此担柴来这里卖。不知此间乡俗地理。”老人道：“只可快走，别处躲避。这里早晚要大杀也！”石秀道：“此间这等好村坊去处，恁地了大杀？”老人道：“客人，你敢真个不知？我说与你；俺这里唤做祝家村。冈上便是祝朝奉衙里。如今恶了梁山泊好汉，见今引领军马在村口，要来杀；怕我这村路杂，未敢入来，见今驻在外面，如今祝家庄上行号令下来；每户人家要我们精壮后生准备着。但有饮传来，便要去策应。”石秀道：“丈人村中总有多少人家？”老人道：“只我这祝家村，也有一二万人家。东西还有两村人接应；东村唤做扑天雕李应李大官人；西村唤做扈太公庄，有个女儿，唤做扈三娘，绰号一丈青，十分了得。”石秀道：“似此如何怕梁山泊做甚么？”那老人道：“便是我初来时，不知路的，也要捉了。”石秀道：“丈人，怎地初来要捉了？”老人道：“我这里的路，有旧人说道：‘好个祝家庄，尽是盘陀路！容易入得来，只是出不去！’”石秀听罢，便哭起来，扑翻身便拜；向那老人道：“小人是个江湖上折了本钱归乡不得的人！或卖了柴出去撞见杀，走不脱，不是苦？爷爷，恁地可怜见！小人情愿把这担柴相送爷爷，只指小人出去的路罢！”那老人道：“我如何白要你的柴；我就买你的。你且入来，请你些酒饭。”石秀便谢了，挑着柴，跟那老人入到屋里。那老人筛下两碗白酒，盛一碗糕糜，叫石秀了。石秀再拜谢道：“爷爷！指教出去的路

径！”那老人道；“你便从村里走去，只看有白杨树便可转弯。不问路道狭，但有白杨树的转弯便是活路；没那树时都是死路。如有别的树木转弯也不是活路。若还走差了，左来右去，只走不出去。更兼死路里地下埋藏着竹签铁蒺藜；若是走差了，踏着飞签，准定捉了，待走那里去！”石秀拜谢了，便问；“爷爷高姓？”那老人道；“这村里姓祝的最多；惟有我覆姓锺离，土居在此。”石秀道；“酒饭小人都馘了，改日当厚报。”正说之间，只听得外面闹吵。石秀听得道；“拿了一个细作！”石秀吃了一惊，跟那老人出来看时，只见七八十个军人背绑着一个人过来。石秀看时，是杨林，剥得赤条条的，索子绑着。石秀看了，只暗暗地叫苦，悄悄假问老人道；“这个拿了的是甚么人？为甚事绑了他？”那老人道；“你不见说他是宋江那里来的细作？”石秀又问道；“怎地他拿了？”那老人道；“说这厮也好大胆，独自一个来做细作，打扮做个解魔法师，闪入村里来。又不认得这路，只拣大路走了，左来右去，只走了死路；又不晓的白杨树转弯抹角的消息，人见他走得差了，来路蹊跷，就报与庄上官人们来捉他。这方又掣出刀来；手起，伤了四五个人。当不住这里人多，一发上，因此拿了。有人认得他从来是贼，叫做锦豹子杨林。”说言未了，只听得前面喝道，说是“庄上三官人巡绰过来！”石秀在壁缝里张时，看得前面摆着二十对缨枪，后面四五个人骑着马，都弯弓插箭；又有三五对青白哨马，中间拥着一个年少壮士，坐在一匹雪白马上，全副披挂，跨了弓箭，手执一条银。石秀自认得他，特地问老人道；“过去相公是谁？”那老人道；“这个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，唤做祝彪，定着西村扈家庄一丈青为妻。弟兄三个只有他第一了得！”石秀拜谢道；“老爷爷！指点寻出去！”那老人道；“今日晚了，前面倘或杀，枉送了你送命。”石秀道；“爷爷可救一命则个！”那老人道；“你且在我家歇一夜。明日打听没事，便可出去。”石秀拜谢了，坐在他家。只听得门前四五替报马报将来，排门分付道；“你那百姓；今夜只看红灯为号，齐心并力捉拿梁山泊贼人解官请赏。”叫过去了。石秀问道；“这个人是谁？”那老人道；“这个官人是本处捕盗巡检。今夜约会要捉宋江。”石秀见说，心中自忖了一回，讨个火把，叫了安置，自去屋后草窝里睡了。说宋江军马在村口屯驻，不见杨林、石秀出来回报，随后又使欧鹏去

到村口，出来回报道；“听得那里讲动，说道捉了一个细作。小弟见路径又杂，难认，不敢深入重地。”宋江听罢，忿怒道；“如何等得回报了进兵！又拿了一个细作，必然陷了两个兄弟！我们今夜只顾进兵，杀将入去，也要救他两个兄弟，未知你众头领意下如何？”只见李逵便道；“我先杀入去，看是如何！”宋江听得，随即便传将令，教军士都披挂了。李逵，杨雄前一队做先锋。使李逵等引军做合后。穆弘居左，黄信居右。宋江、花荣、欧鹏等，中军头领。摇旗呐喊，擂鼓鸣锣，大刀斧，杀奔祝家庄来。比及杀到独龙冈上，是黄昏时候，宋江催趲前军打庄，先锋李逵脱得赤条条的，挥两把夹钢板斧，火拉拉地杀向前来。到得庄前看时，已把吊桥高高地拽起了，庄门里不见一点火。李逵便要下水过去。杨雄扯住，道；“使不得。关闭庄门，必有计策。待哥哥来，别有商议。”李逵那里忍耐得住，拍着双斧，隔岸大骂道；“那鸟祝太公老贼！你出来！黑旋风爷爷在这里！”庄上只是不应。宋江中军人马到来，杨雄接着，报说庄上并不见人马，亦无动静。宋江勒马看时，庄上不见刀人马，心中疑忌，猛省道；“我的不是了；天书上明明戒说，‘临敌休急暴。’是我一时见不到，只要救两个兄弟，以此连夜进兵；不期深入重地，直到了他庄前，不见敌军。他必有计策，快教三军且退。”李逵叫道；“哥哥！军马到这里了，休要退兵！我与你先杀过去！你们都跟我来！”说犹未了，庄上早知。共听得祝家庄里，一个号炮直飞起半天里去。那独龙冈上，千百把火把一齐点着；那门楼上弓箭如雨点般射将来。宋江急取旧路回车。只见后军头领李俊人马先发起喊来，说道；“来的旧路都阻塞了！必有埋伏！”宋江教军马四下里寻路走。李逵挥起双斧，往来寻人杀，不见一个敌军。只见独龙冈山顶上又放一个炮来。响声未绝，四下里喊声震地，惊得宋公明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。你便有文韬武略，怎逃出地网天罗？正是，安排缚虎擒龙计，要捉惊天动地人。毕竟宋公明并众头领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

话说当下宋江在马上看时，四下里都有埋伏军马，且教小喽罗只往大路杀将去，只听得三军屯塞住了。众人都叫起苦来。宋江问道：“怎么叫苦？”众军都道：“前面都是盘陀头，走了一遭，又转到这里。”宋江道：“教军马望火把亮处有房屋人家取路山去。”又走不多时，只见前军又发起喊来，叫道：“甫能望火把亮亮处取路，又有苦竹签铁蒺藜，遍地撒满鹿角，都塞了路口！”宋江道：“莫非天丧我也！”正在慌急之际，只听得左军中间，穆弘队里闹动，报来说道：“石秀来了！”宋江看时，见石秀捻着口刀，奔到马前，道：“哥哥休慌，兄弟已知路了！暗传下将令，教三军只看有白杨树便转弯走去，不要管他路路狭！”宋江催趲人马只看有白杨树便转。约走过五六里路，只见前面人马越添得多了。宋江疑忌，便唤石秀，问道：“兄弟，怎么前面贼兵众广？”石秀道：“他有灯烛为号。”花荣在马上看见，把手指与宋江，道：“哥哥，你看见那树影里这碗烛灯么？只看我等投东，他便把那烛灯望东扯；若是我们投西，他便把烛灯望西扯。只那些儿，想来便是号令。”宋江道：“怎地奈何得他那碗灯？”花荣道：“有何难哉！”便拈弓搭箭，纵马向前，望着影中只一箭，不端不正，恰好把那碗红灯射将下来。四下里埋伏军兵，不见了那碗红灯，便都自乱撞起来。宋江叫石秀引路，且杀出村口去。只听得前山喊声连天，一带火把纵横撩乱。宋江教前军扎住，且使石秀领路去探。石多时，回来报道：“是山寨中第二拨马军到了，接应杀散伏兵！”宋江听罢，进兵夹攻，夺路奔出村口。祝家庄人马四散去了。会合着林、秦明等众人军马同在村口驻，好天明，去高阜处下了寨栅，整点人马，数内不见了镇三山黄信。宋江大惊，询问缘故。有昨夜跟去的军人见的来说道：“黄头领听着哥哥将令，前去探路，不堤防芦苇丛中舒出两把挠，拖翻马，被五七个人活捉去了，救护不得。”宋江听罢，大怒，要杀随行军汉，如何不早报来。林、花荣劝住宋江。众人纳闷道：“庄又不曾打得，倒折了两个兄弟。似此怎生奈何！”杨雄道：“此间有三个村坊结并。所有东村李大官人前日已被祝彪那射了一箭，见今在庄上养病。哥哥何不去与他计议？”宋江道：“我正忘了也。他便知江处地理虚实。”分付教取一对缎匹羊酒，选一骑好马并鞍辔，亲自上门去求见。林、秦明权守栅寨。宋江带同花荣，杨雄，石秀上了马，随

行三百马军，取路投李家庄来；到得庄前，早见门楼紧闭，吊桥高拽起了；墙里摆列着许多庄兵人马，门楼上早擂起鼓来。宋江在马上叫道：“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，特来谒见大官人，别无他意，休要堤备。”庄门上杜兴看见有杨雄，石秀在彼，慌忙开了庄门，放只小船过来，与宋江声喏。宋江慌忙下马来答礼。杨雄，石秀近前禀道：“这位兄弟便是引小弟两个见大官人的，唤做鬼脸儿杜兴。”宋江道：“原来是杜主管。相烦足下对李大官人说；俺梁山泊宋江久闻大官人大名，无缘不曾拜会。今因祝家庄要和俺们做对头，经过此间，特献彩缎名马羊酒薄礼，只求一见，别无他意。”杜兴领了言语，再渡过庄来，直到厅前。李应带伤披被坐在床上。杜兴把宋江要求见的言语说了。李应道：“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，我如何与他见？无私有意。你可回他话道；只说我卧病在床，动止不得，难以相见；改日得拜会；所赐礼物，不敢祗受。”杜兴再渡过来见宋江，禀道：“俺东人再三拜上头领；本欲亲身迎迓，奈缘中伤，患躯在床，不能相见，改日专当拜会。适来所赐礼物并不敢受。”宋江道：“我知你东人的意了；我因打祝家庄失利，欲求相见则个；他恐祝家庄见怪，不肯出来相见。”杜兴道：“非是如此，委实患病。小人虽是中山人氏，到此多年了，颇知此间虚实事情。中间是祝家庄，东是俺李家庄，西是扈家庄；这三村庄上誓愿结生死之交，有事互相救应。今番恶了俺东人，自不去救应。只恐西村扈家庄上要来相助；他庄上别的不打紧；只有一个女将，唤做一丈青扈三娘，使两口日月刀，好生了得。是祝家庄第三子祝彪定为妻室，早晚要娶。若是将军要打祝家庄时，不须堤备东边，只要紧防西路。祝家庄上前后有两座庄门；一座在独龙冈前，一座在独龙冈后。若打前门，不济事；须是两个夹攻，方可破得。前门打紧路杂难认，一遭都是盘陀路径，狭不等。但有白杨树便可转弯，方是活路；如无此树便是死路。”石秀道：“他如今都把白杨树斫伐去了，将何为记？”杜兴道：“虽然斫伐了树，如何起得根尽？也须有树根在彼。只宜白日进兵攻打，黑夜不可进去。”宋江听罢，谢了杜兴，一行人马回寨里来。林等接着，都到大寨里坐下。宋江把李应不肯出见并杜兴说的话对众头领说了。李逵便插口道：“好意送礼与他，那不肯出来迎哥哥；我自引三百人去打开鸟庄，脑揪这厮出来拜见哥哥！”宋江道；

“兄弟，你不省的；他是富贵良民，惧怕官府，如何造次肯与我们相见？”李逵笑道；“那想是个小孩子，怕见！”众人一齐都笑起来。宋江道；“虽然如此说了，两个兄弟陷了，不知性命存亡。你众兄弟可竭力向前，跟我再去打祝家庄。”众人都起身说道；“哥哥将令，谁敢不听。不知教谁前去？”黑旋风李逵说道；“你们怕小孩子，我便前去！”宋江道；“你做先锋不利，今番用你不着。”李逵低了头忍气。宋江便点马麟、邓飞、欧鹏、王矮虎四个，“跟我亲自做先锋去。”第二点戴宗、秦明、杨雄、石秀、李俊、张顺、张横、白胜准备下水路用人；第三点林、花荣、穆弘、李逵分作两路策应。众军标拨已定，都饱食了，披挂上马。且说宋江亲自要去做先锋，攻打头阵；前面打着一面大红“帅”字旗，引着四个头领，一百五十骑马军，一千步军，杀奔祝家庄来，直到独龙冈前。宋江勒马，看那祝家庄上，起两面白旗，旗上明明绣着十四个字，道；“填平水泊擒晁盖，踏破梁山捉宋江！”当下宋江在马上心中大怒，设誓道；“我若打不得祝家庄，永平回梁山泊！”众头领看了，一齐都怒起来。宋江听得后面人马都到了，留下第二拨头领攻打前门。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马转过独龙冈后面来看祝家庄时，后面都是铜墙铁壁，把得严整。正看之时，只见直西一彪军队，呐着喊，从后杀来。宋江留下马麟、邓飞把住祝家庄后门；自带了欧鹏、王矮虎分一半人马前来迎接。山坡下来军约有二三十骑马军，当中簇拥着一员女将，正是扈家庄女将一丈青扈三娘；一骑青马上，轮两口日月双刀，引着三五百庄客，前来祝家庄策应。宋江道；“刚说扈家庄有个女将，好生了得，想来正是此人。谁敢与他迎敌？”说犹未了，只见这王矮虎是个好色之徒，听得说是个女将，指望一合便捉得过来；当时喊了一声，骤马向前，挺手中便出迎敌。两军呐喊。那扈三娘拍马舞刀来战王矮虎。一个双刀的熟闲，一个单的出众。两个敌十数合之上，宋江在马上看时，见王矮虎法架隔不住。原来王矮虎初见一丈青，恨不得便捉过来；谁想过十合之上，看看的手颤麻，法便都乱了。不是两个性命相扑时，王矮虎要做光起来！那一丈青是个乖觉的人，心中道；“这厮无理！”便将两把双刀直上直下砍将入来。这王矮虎如何敌得过，拨回马待要走；被一丈青纵马赶上，把右手刀挂了，轻舒粉臂，将王矮虎提脱雕鞍，众庄客齐上，横拖倒拽，活捉

去了。欧鹏见捉了王英，便挺来救。一丈青纵马跨刀，接着欧鹏，两个便。原来欧鹏是军班子弟出身，使得好一铁。宋江看了，暗暗的喝采。恁的欧鹏法精熟，也敌不得那女将半点便宜！邓飞在远远看见捉了王矮虎，欧鹏又战那女将不下，跑着马，舞起一条铁链，大发喊将来。祝家庄上已看多时，诚恐一丈青有失，慌忙放下吊桥，开了庄门。祝龙亲自引了三百余人，骤马提来捉宋江。马麟看见，一骑马使起双刀来迎住祝龙杀。邓飞恐宋江有失，不离左右。看他两边杀，喊声迭起。宋江见马麟祝龙不过，欧鹏一丈青不下，正慌哩，只见一彪军马从刺斜里杀将来。宋江看时，大喜；是霹雳火秦明，听得庄后杀，前来救应。宋江大叫；“秦统制，你可替马麟！”秦明明个急性的人，更兼祝家庄捉了他徒弟黄信，正好没气，拍马飞起狼牙棍，便来直取祝龙。祝龙也挺来敌秦明。马麟引了人夺王矮虎。那一丈青看见了马麟来夺了，便撇了欧鹏，却是接住马麟杀。两个都会使双刀，马上相迎着，正如风飘玉屑，雪撒琼花。宋江看得眼也花了。这边秦明和祝龙到十合之上，祝龙如何敌得秦明过。庄门里面那教师栾廷玉，带了铁，上马挺，杀将出来。欧鹏便来迎住栾廷玉杀。栾廷玉也不来交马，带住时，刺斜里便走。欧鹏赶将去，被栾廷玉一飞，正打着，翻筋斗下马去。邓飞大叫；“孩儿们！救人！”舞着铁链迳奔栾廷玉。宋江急唤小喽罗救得欧鹏上马。那祝龙当敌秦明不住，拍马便走。栾廷玉也撇了邓飞，来战秦明两个了一二十合，不分胜败。栾廷玉卖个破绽，落荒即走。秦明舞棍迳赶将去。栾廷玉便望荒草之中，跑马入去。秦明不知是计，也追入去。原来祝家庄那等去处都有人埋伏；见秦明马到，拽起马索来，连人和马都绊翻了，发声，捉住了秦明。邓飞见秦明坠马，慌忙来救时，见绊马索起，待回身，两下里叫声“着，”挠似乱麻一般搭来，就马上活捉了去。宋江看见，只叫得苦，止救得欧鹏上马。马麟撇了一丈青，急奔来保护宋江，望南而走。背后栾廷玉祝龙一丈青分投赶将来。看看没路，正待受缚，只见正南上一个好汉飞马而来；背后随从约有五百人马。宋江看时，乃是没遮拦穆弘，东南上也有三百余人，两个好汉飞奔前来；一个是病关索杨雄，一个是拚命三郎石秀。东北上又一个好汉，高声大叫；“留下人着！”宋江看时，乃是小李广花荣。三路人马一齐都到。宋江心下大喜，一发并力来战

廷玉祝龙。庄上望见，恐怕两个亏，且教祝虎守把住庄门，小郎君祝彪骑一匹劣马，使一条长，自引五百余人马从庄后杀将出来，一齐混战。庄前李俊，张横，张顺下水过来，被庄上乱箭射来，不能下手。戴宗，白胜只在对岸呐喊。宋江见天色已晚了，急叫马麟先保护欧鹏出村山去。宋江又叫小喽罗筛锣，聚拢众好汉，且战且走。宋江自拍马到处寻了看，只恐兄弟们迷了路。正行之间，只见一丈青飞马赶来。宋江措手不及，便拍马望东而走。背后一丈青紧追着，八个马蹄翻盏撒相似，赶投深村处来。一丈青正赶上宋江，待要下手，只听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：“那鸟婆娘赶我哥哥那里去！”宋江看时，是黑旋风李逵轮两把板斧，引着七八十个小喽罗，大踏步赶将来。一丈青便勒转马，望这树林里去。宋江也勒住马看时，只见树林边转出十数骑马军来，当先簇拥着一个壮士，正是豹子头林，在马上大喝道：“兀那婆娘走那里去！”一丈青飞刀纵马，直奔林。林挺丈八蛇矛迎敌。两个不到十分，林卖个破绽，放一丈青两口刀砍入来，林把蛇矛逼个住，两口刀逼斜了，赶拢去，轻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把一丈青只一拽，活挟过马来。宋江看见，喝声采，不知高低。林叫军士绑了，骤马向前道：“不曾伤犯哥哥么？”宋江道：“不曾伤着。”便叫李逵快走村中接应众好汉，“且教来村口商议，天色已晚，不可恋战。”黑旋风领本部人马去了。林保护宋江，押着一丈青在马上，取路出村口来。当晚众头领不得便宜，急急都赶出村口来。祝家庄人马也收回庄上去了。满村中杀死的人不计其数。祝龙教把捉到的人都将来陷车囚了，一发拿住宋江，解上东京去请功。扈家庄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庄去了。且说宋江收回大队人马，到村口下了寨栅，先教将一丈青过来，唤二十个老成的小喽罗，着四个头目，骑四匹快马，把一丈青拴了双手，也骑了一匹马，“连夜与我送上梁山泊去，交与我父亲宋太公收管，便来回话，待我回山寨，自有发落。”众头领都只道宋江自要这个女子，尽皆小心送去。先把一辆车儿教欧鹏上山去将息。一行人都领了将令，连夜去了。宋江其夜在帐中纳闷，一夜不睡，坐而待旦。次日，只见探事人报来说：“军师吴学究引将三阮头领并吕方、郭盛带五百人马到来！”宋江听了，出寨迎接了军师吴用，到中军帐中坐下。吴学究带将酒食来与宋江把盏贺喜，一面犒赏三军众将。吴用道：“山

寨里晁头领多听得哥哥先次进兵不利，特地使将吴用并五个头领来助战，不知近日胜败如何？”宋江道：“一言难尽！叵耐祝家那，他庄门上立两面白旗，写道：“填平水泊擒晁盖，踏破梁山捉宋江！”这厮无礼！先一遭进兵攻打，因为失其地利，折了杨林，黄信；夜来进兵，又被一丈青捉了王矮虎，栾廷玉打伤了欧鹏，绊马索拖翻捉了秦明、邓飞，如此失利，若不得林教头活捉得一丈青时，折尽锐气！今来似此如之奈何！若是宋江打不得破祝家庄，救不得这几个兄弟来，情愿自死于此地；也无面目回去见得晁盖哥哥！”吴学究笑道：“这个祝家庄也是合当天败；恰好有这个机会，吴用想来，事在旦夕可破。”宋江听罢，十分惊喜，连忙问道：“这祝家庄如何旦夕可破？机会自何而来？”吴学究笑着，不慌不忙，叠两个指头，说出这个机会来。正是；空中伸出拿云手，救出天罗地网人。毕竟军师吴用说出甚么机会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

话说当时吴学究对宋公明道：“今日有个机会，是石勇面上来投入夥的人，又与栾廷玉那最好，亦是杨林，邓飞的至爱相议。他知道哥哥打祝家庄不利，特献这条计策来入夥，以为进身之礼，随后便至。五日之内可行此计，是好么？”宋江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妙哉！”方笑逐颜开。原来这段话正和宋公明初打祝家庄时一同事发。乃是山东海边有个州郡，唤做登州。登州城外有一座山，山上多有豺狼虎豹，出来伤人：因此，登州知府拘集猎户，当厅委了杖限文书捉捕登州上山大虫，又仰山前山后里之家也要捕虎文状：限外不行解官，痛责枷号不恕。且说登州山下有一家猎户，弟兄两个：哥哥唤做解珍，兄弟唤做解宝。弟兄两个都更浑铁点钢叉，有一身惊人的武艺。当州里的猎户们都让他第一。那解珍一个绰号唤做两头蛇。这解宝绰号叫做双尾。二人父母俱亡，不曾婚娶。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，紫棠色面皮，腰细膀。这兄弟更是利害，也有七尺以上的身材，面圆身黑，两只腿上刺着飞天夜叉；有时性起，恨不得拔树摇山，腾天倒地。那兄弟两个当

官受了甘限文书，回到家中，整顿窝弓药箭，弩子铛叉，穿了豹皮裤，虎皮套体，拿了钢叉；两个迳奔登州山上，下了窝弓，去树上等了一日，不济事了，收拾窝弓下去；次日，又带了干粮，再上山伺候。看看天晚，兄弟两个把窝弓下了，爬上树去，直等到五更，又没动静。两个移了窝弓，来西山边下了，坐到天明，又等不着。两个心焦，说道：“限三日内要纳大虫，迟时须用受责，是怎地好！”两个到第三日夜，伏至四更时分，不觉身体因倦，两个背靠着且睡，未曾合眼，忽听得窝弓发响。两个跳将起来，拿了钢叉，四下里看时，只见一个大虫中了药箭，在那地上滚。两个捻着钢叉向前来。那大虫见了人，带着箭便走。两个追将向前去，不到半山里时，药力透来，那大虫当不住，吼了一声，骨碌碌滚将下山去了。解宝道：“好了！我认得这山是毛太公庄后园里，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讨大虫。”当时兄弟两个提了钢叉迳下山来投毛太公庄上敲门。此时方天明，两个敲开庄门入去，庄客报与太公知道。多时，毛太公出来。解珍，解宝放下钢叉，声了喏，说道：“伯伯，多时不见，今日特来拜扰。”毛太公道：“贤侄如何来得这这等早？有甚话说？”解珍道：“无事不敢惊动伯伯睡寝，如今小侄因为官司委了甘限文书，要捕获大虫，一连等了三日；今早五更射得一个，不想从后山滚下在伯伯园里。望烦借一路取大虫则个。”毛太公道：“不妨。既是落在我园里，二位且少坐。敢是肚饥了？些早饭去取。”叫庄客且去安排早膳来相待。当时劝二位了酒饭。解珍，解宝起身谢道：“感承伯伯厚意，望烦去取大虫还小侄。”毛太公道：“既是在我庄后，怕怎地？且坐茶，去取未迟。”解珍，解宝不敢相违，只得又坐下。庄客拿茶来教二位了。毛太公道：“如今和贤侄去取大虫。”解珍，解宝道：“深谢伯伯。”毛太公引了二人，入到庄后，方叫庄客把钥匙来开门，百般开不开。毛太公道：“这园多时不曾有人来开，敢是锁簧了，因此开不得。去取铁来打开罢了。”庄客身边取出铁，打开了锁，众人都入园里去看时，遍山边去看，寻不见。毛太公道：“贤侄，你两个莫不错看了，认不仔细，敢不曾落在我园里？”解珍道：“恁地得我两个错看了？是这里生长的人，如何认不得？”毛太公道：“你自寻便了，有时自去。”解宝道：“哥哥，你且来看。这里一带草滚得平平地都倒了，又有血迹在上头。如何说不在

这里？必是伯伯家庄客过了。”毛太公道：“你休这等说；我家庄上的人如何得知大虫在园里，便又得过？你也须看见方当面敲开锁来，和你两个一同入园里来寻。你如何这般说话？”解珍道：“伯伯你须还我这个大虫去解官。”太公道：“你两个好无道理！我好意请你酒饭，你颠倒赖我大虫！”解宝道：“有甚么赖处！你家也见当里正，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书；没本事去捉，倒来就我见成，你倒将去请天，教我兄弟两个限棒！”毛太公道：“你限棒，干我甚事！”解珍，解宝睁起眼来，便道：“你敢教我搜么？”毛太公道：“我家比你家！各有内外！你看这两个叫化头倒来无礼！”解宝抢近厅前，寻不见，心中火起，便在厅前打将起来。解珍也就厅前攀折栏杆，打将入去。毛太公叫道：“解珍，解宝白昼抢劫！”那两个打碎了厅前桌椅，见庄上都有准备，两个便拔步出门，指着庄上，骂着：“你赖我大虫，和你官司里去理会！”那两个正骂之间，只见两三匹马投庄上来，引着一夥伴当。解珍认得是毛太公儿子毛仲义，接着说道：“你家庄上庄客捉过了我大虫，你爹不讨还我，颠倒要打我弟兄两个！”毛仲义道：“这村人不省事，我父亲必是被他们瞒过了；你两个不要发怒，随我到家里，讨还你便了。”解珍，解宝谢了。毛仲义叫开庄门，教他两个进去；待得解珍，解宝入得门来，便叫关上庄门，喝一声“下手！”两廊下走出二三十个庄客。恰马后带来的都是做公的。那兄弟两个措手不及。众人一齐上，把解珍，解宝绑了。毛仲义道：“我家昨夜射得一个大虫，如何来白赖我的？乘势抢掳我家财，打碎家中什物，当得何罪？解上本州，也与本州除了一害！”原来毛仲义五更时先把大虫解上州里去了；带了若干做公的来捉解珍，解宝。不想他这两个不识局面，正中了他的计策，分说不得。毛太公教把两个使的钢叉做一包赃物，扛了计多打碎的家伙什物，将解珍，解宝剥得赤条条地，背剪绑了，解上州里来。本州有个六案孔目，姓王，名正，是毛太公的女婿，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禀说了，把解珍，解宝押到厅前，不繇分说，困翻便打；定要他两个招做“混赖大虫，各执钢叉，因而抢掳财物。”解珍，解宝拷不过，只得依他招了。知府教取两面二十五斤的重枷来枷了，钉下大牢里去。毛太公，毛仲义自回庄上商议道：“这两个男女放他不得！不如一发结了他，免致后患。”当时父子二人自来州里分付孔目

王正：“与我一发斩草除根，了此一案。我这里自行与知府透打关节。”说解珍，解宝押到死囚牢里，引至亭心上来见这个节级。为头那人姓包，名吉，已自得了毛太公银两并听信王孔目之言，教对付他两个性命。便来亭心里坐下。小牢子对他两个说道：“快过来跪在亭子前！”包节级喝道：“你两个便是甚么两头蛇，双尾，是你么？”解珍道：“虽然别人叫小人这等混名，实不曾陷害良善。”包节级喝道：“你这两个畜生！今番我手里教你‘两头蛇’做‘一头蛇’，‘双尾’做‘单尾’！且与我押入大牢里去！”那一个小牢子把他两个带在牢里来；便没人，那小节级便道：“你两个认得我么？我是你哥哥的妻舅。”解珍道：“我只亲弟兄两个，别无那个哥哥。”那小牢子道：“你两个须是孙提辖的弟兄？”解珍道：“孙提辖是我姑舅哥哥。我不曾与你相会。足下莫非是乐和舅？”那小节级道：“正是；我姓乐，名和，祖贯茅州人氏。先祖挈家到此，将姐姐嫁与孙提辖为妻。我自在此州里勾当，做小牢子。人见我唱得好，都叫我做铁叫子乐和。姐夫见我好武艺，也教我学了几路拳法在身。”原来这乐和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：诸般乐品学着便会；作事道头知尾；说起棒武艺，如糖似蜜价爱。为见解珍，解宝是个好汉，有心要救他；只是单丝不线，孤掌难鸣，只报得他一个信。乐和道：“好教你两个得知：如今包节级得受了毛太公钱财，必然要害你两个性命；你两个是怎生好？”解珍道：“你不说孙提辖则休：你既说起他来，金央你寄一个信。”乐和道：“你教我寄信与谁？”解珍道：“我有个姐姐，是我爷面上的，与孙提辖兄弟为妻，见在东门外十里牌住。他是我姑娘的女儿，叫做每大虫顾大嫂，开张酒店，家里又杀牛开赌。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。姐夫孙新这等本事也输与他。只有那个姐姐和我弟兄两个最好。孙新孙立的姑娘是我母亲；以此，他两个又是我姑舅哥哥。央烦你暗地寄个信与他，把我的事说知，姐姐必然自来救我。”乐和听罢，分付说：“贤亲，你两个且宽心着。”先去藏些烧饼肉食，来牢里开了门，把与解珍，解宝了，推了事故，锁了牢门，教别个小节级看守了门，一迳奔到东门外，望十里牌来。早望见一个酒店，门前悬挂着牛羊等肉；后面屋下，一簇人在那里赌博。乐和见酒店里一个妇人坐在柜上，心知便是顾大嫂，走向前，唱个喏，道：“此间姓孙么？”顾大嫂慌忙答道：“便是。

足下要沽酒，要买肉？如要赌钱，后面请坐。”乐和道：“小人便是孙提辖妻舅乐和的便是。”顾大嫂笑道：“原来却是乐和舅。可知尊颜和姆姆一般模样。且请里面拜茶。”乐和跟进里面客位里坐下。顾大嫂便动问道：“闻知得舅舅在州里勾当，家里穷忙少闲，不曾相会。今日甚风吹得到此？”乐和道：“小人若无事，也不敢来相恼。今日厅上偶然发下两个罪人进来，虽不曾相会，多闻他的大名：一个是两头蛇解珍，一个是双尾解宝。”顾大嫂道：“这两个是我的兄弟！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里？”乐和道：“他两个因射得一个大虫，被本乡一个财主毛太公赖了，又把他两个强扭做贼，抢掠家财，解入州里中。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钱物，早晚间，要教包节级牢里做翻他两个，结果了性命。小人路见不平，独大难救。只想一者占亲，二乃义气为重，特地与他通个消息。他说道，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。若不早早用心着力，难以救拔。”顾大嫂听罢，一片声叫起苦来，便叫火家：“快去寻得二哥家来说话！”这个火家去不多时，寻得孙新归来与乐和相见。原来这孙新，祖是琼州人氏，军马子孙；因调来登州驻扎，弟兄就此为家。孙新生得身长力壮，全学得他哥哥的本事，使得几路好鞭；因此人多把他弟兄两个比尉迟恭，叫他做小尉迟。顾大嫂把上件事对孙新说了。孙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教舅舅先回去。他两个已下在牢里，全望舅舅看觑则个。我夫妻商量个长便道理，迳来相投。”乐和道：“但有用着小人的处，尽可出力向前。”顾大嫂置酒相待已了，将出一包碎银，付与乐和道：“烦舅舅将去牢里，散与众人并小牢子们，好生周全他两个弟兄。”乐和谢了，收了银两，自回牢里来替他使用，不在话下。且说顾大嫂和孙新商议道：“你有甚么道理救我两兄弟？”孙新道：“毛太公那有钱有势；他防你两个兄弟出来，须不肯干休，定要做翻了他两个，似此必然死在他手。若不去劫牢，别样也救他不得。”顾大嫂道：“我和你今夜便去。”孙新笑道：“你好卤！我和你也要算个长便，劫了牢，也要个去向。若不得我那哥哥和这两个人时，行不得这件事。”顾大嫂道：“这两个是谁？”孙新道：“便是那叔侄两个，最好赌的、邹渊、邹润；如今见在登云山台峪聚众打劫。他和我最好。若得他两个相帮，此事便成。”顾大嫂道：“登云山离这里不远，你可连夜请他叔侄两个来商议。”孙新道：“我如今便去，你可收

拾了酒食肴馔，我去定请得来。”顾大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猪，铺下数盘品按酒，排下桌子。天色黄昏时候，只见孙新引了两筹好汉归来。那个为头的姓邹，名渊，原来是莱州人氏；自小最好赌钱，闲汉出身；为人忠良慷慨；更兼一身好武艺，性气高强，不肯容人，江湖上唤他绰号出林龙。第二个好汉，名唤邹闰，是他侄儿；年纪与叔叔仿佛，二人争差不多；身材长大，天生一等异相，脑后一个肉瘤；往常但和人争，性起来，一头撞去；忽然一日，一头撞折了涧边一株松树，看的人都惊呆了；因此都唤他做独角龙。当时顾大嫂见了，请入后面屋下坐地，把上件事告诉与他，次后商量劫牢一节。邹渊道：“我那里虽有八九十人，只有二十个心腹的。明日干了这件事，便是这里安身不得了。我有个去处，我也有心要去多时，只不知你夫妇二人肯去么？”顾大嫂道：“遮莫甚么去处，都随你去，只要救了我两个兄弟！”邹渊道：“如今梁山泊十分兴旺，宋公明大肯招贤纳士。他手下见有我的三个相识在彼：一个是锦豹子杨林，一个是火眼狻猊邓飞，一个是石将军石勇。都在那里入夥了多时。我们救了你两个兄弟，都一发上梁山泊投奔入夥去，如何？”顾大嫂道：“最好！有一个不去的，我便乱戳死他！”邹闰道：“还有一件：我们倘或得了人，诚恐登州有些军马追来，如之奈何？”孙新道：“我的亲哥哥见做本州军马提辖。如今登州只有一个了得；几番草寇临城，都是他杀散了，到处闻名。我明日自去请他来，要他依允便了。”邹渊道：“只怕他不肯落草。”孙新说道：“我自有良法。”当夜了半夜酒，歇到天明，留下两个好汉在家里，却使一个火家，带领了一两个人，推辆车子，“快去城中营里请哥哥孙提辖并嫂嫂乐大娘子。说道：‘家中大嫂害病沉重，便烦来家看觑。’”顾大嫂又分付火家道：“只说我病重临危，有几句紧要的话，须是便来，只有一番相见嘱咐。”火家推车儿去了。孙新专在门前侍候，等接哥哥。饭罢时分，远远望见车儿来了，载着乐大娘子，背后孙提辖骑着马，十数个军汉跟着，望十里牌来。孙新入去报与顾大嫂得知，说：“哥嫂来了。”顾太嫂分付道：“只依我！*ㄜ p 此行”孙新出来接见哥嫂，且请大哥大嫂下了车儿，回到房里看视弟媳妇病症。孙提辖下了马，入门来，端的好条大汉！谈黄面皮，落腮胡须，八尺以上身材，姓孙，名立，绰号病尉迟；射得硬弓，骑得劣马；使

一管长，腕上悬一条虎眼竹节钢鞭；海边人见了，望风便跌。当下病尉迟孙立下马来，进得门，便问道：“兄弟，婶子害甚么病？”孙新答道：“他害的症候甚是蹊跷。请哥哥到里面说话。”孙立便入来。孙新分付火家着这夥跟马的军士去对门店里酒。便教火家牵过马，请孙立入到里面来坐下。良久，孙新道：“请哥哥嫂嫂去房里看病。”孙立同乐大娘入进房里，见没有病人。孙立问道：“婶子病在那里房内？”只见外面走入顾大嫂来；邹渊，邹闰跟在背后。孙立道：“婶子，你正是害什么病？”顾大嫂道：“伯伯拜了。我害些救兄弟的病！”孙立道：“又作怪！救甚么兄弟？”顾大嫂道：“伯伯！你不要推聋装哑！你在城中岂不知道他两个？是我兄弟偏不是你的兄弟！”孙立道：“我并不知道因由。是那两个兄弟？”顾大嫂道：“伯伯在上。今日事急，只得直言拜禀：这解珍、解宝被登云山下毛太公与同王孔目设计陷害，早晚要谋他两个性命。我如今和这两个好汉商量已定，要去城中劫牢，救出他两个兄弟，都投梁山泊入夥去。恐怕明日事发，先负累伯伯；因此我只推患病，请伯伯姆姆到此，说个长便。若是伯伯不肯去时，我们自去山梁山泊去。如今天下有甚分晓！走了的到没事，见在的到官司！常言道：“近火先焦。”伯伯便替我们官司、坐牢，那时没人送饭来救你。伯伯尊意如何？”孙立道：“我是登州的军官，怎地敢做这等事？”顾大嫂道：“既是伯伯不肯，我今日便和伯伯并个你死我活！”顾大嫂身边便掣出两把刀来。邹渊、邹闰各拔出短刀在手。孙立叫道：“婶子且住！休要急行。待我从长计较，慢慢地商量。”乐大娘子惊得响做声不得。顾大嫂又道：“既是伯伯不肯去时，即便先送姆姆前行！我们自去下手！”孙立道：“虽要如此行时，也待我归家去收拾包里行李，看个虚实，方可行事。”顾大嫂道：“伯伯，你的乐阿舅透风与我们了！一就去劫牢，一就去取行李不迟。”孙立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众人既是如此行了，我怎地推得？终不成日后倒要替你们官司？罢！罢！罢！都做一处商议了行！”先叫邹渊登云山寨里收拾起财物马匹，带了那二十个心腹的人，来店里取齐。邹渊去了。又使孙新入城里来问乐和讨信，就约会了，暗通消息解珍，解宝得知。次日，登云山寨里邹渊收拾金银已了，自和那起人到来相助；孙新家里也有七八个知心腹的火家，并孙立带来的十数个军汉：共有四十余

人。孙新宰了两口猪，一腔羊，众人尽了一饱。顾大嫂贴肉藏了尖刀，扮做个送饭的妇人先去。孙新跟着孙立，邹渊领了邹润，各带了火家，分作两路入去。说登州府牢里包节级得了毛太公钱物，只要陷害解珍，解宝的性命。当日乐和拿着水火棍正立在牢门里狮子口边，只听得拽铃子响。乐和道：“甚么人？”顾大嫂道：“送饭的妇人。”乐和已自瞧科了，便来开门放顾大嫂入来，再关了门将过廊下去。包节级正在亭心里看见，便喝道：“这妇人是甚么人？敢进牢里来送饭！自古‘狱不通风！’”乐和道：“这是解珍，解宝的姐姐自送来饭。”包节级喝道：“休要叫他入去！你们自与他送进去便了。”乐和讨了饭，去开了牢门，把与他两个。解珍，解宝问道：“舅舅，夜来所言的事如何？”乐和道：“你姐姐入来了。只等前后相应。”乐和便把匡床与他两个开了。只听得小牢子入来报道：“孙提辖敲门，要走入来。”包节级道：“他自是营管，来我牢里，有何事干！休要开门！”顾大嫂一蹬蹬下亭心边去，外面又叫道：“孙提辖焦躁了打门。”包节级忿怒，便下亭心来。顾大嫂大叫一声“我的兄弟在那里，”身便掣出两把明晃晃尖分来。包节级见不是头，望亭心外便走。解珍，解宝，提起枷从牢眼里钻将出来，正迎着包节级。包节级措手不及，被解宝一枷梢打去，把脑盖劈得粉碎。当时顾大嫂手起，早戳翻了三五个小牢子，一齐发喊，从牢里打将出来。孙新两把个把住牢门，见四个从牢里出来，一发望州衙前便走。邹渊，邹润早从州衙里提出王孔目头来。一行人大喊，步行者在前，孙提辖骑着马，弯着弓，搭着箭，在后面。街上人家都关上门，不敢出来。州里做公的人认得是孙提辖，谁敢向前拦当。众人簇拥着孙立奔山城门去，一直望十里牌来，扶乐大娘子上车儿，顾大嫂上了马，帮着便行。解珍，解宝对众道：“叵耐毛太公老贼家！如何不报了去！”孙立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便令兄弟孙新，与舅舅乐和，“先护持车儿前行着，我们随后赶来。”孙新，乐和簇拥着车儿先行了。孙立引着解珍，解宝，邹渊，邹润并火家伴当一迳奔毛太公庄上来，正值毛仲义与太公庄上庆寿饮酒，不提备。一夥好汉呐声喊杀将入去，就把毛太公，毛仲义并一门老小尽皆杀了，不留一个；去卧房里搜简得十数金银财宝，后院牵得七八匹马，把四匹梢带载。解珍，解宝拣几件好的衣服穿了；将庄院一把火齐放起烧了。各人上马，带

了一行人，赶不到三十里路，早赶上车仗人马，一处上路行程。于路庄户人家又夺得三五匹好马，一行星夜奔上梁山泊去。不一二日，来到石勇酒店里那邹渊与他相见了，问起杨林，邓飞二人。石勇说起：“宋公明去打祝家庄，二人都跟去，两次失利。听得报来说，杨林，邓飞俱被陷在那里，不知如何。备闻祝家庄三子豪杰，又有教师铁棒栾廷玉相助，因此二次打不破那庄。”孙立听罢，大笑道：“我等众人来投大寨入夥，正没半分功劳。献此一条计，去打破祝家庄，为进身之报，如何？”石勇大喜道：“愿闻良策。”孙立道：“栾廷玉和我是一个师父教的武艺。我学的刀，他也知道；他学的武艺，我也尽知。我们今日只做登州对调来郢州守把，经过来此相望，他必然出来迎接我们；进身入去，里应外合，必成大事。此计如何？”正与石勇说计未了，只见小校报道：“吴学究下山来，前往祝家庄救应去。”石勇听得，便叫小校快去报知军师，请来这里相见。说犹未了，已有军马来到店，前乃是吕方、郭盛并阮氏三雄；随后军师吴用带领五百余人马到来。石勇接入店内，引着这一行人都相见了，备说投托入夥。献计一节。吴用听了大喜。说道：“既然众位好汉肯作成山寨，且休上山，便烦疾往祝家庄，行此一事，成全这段功劳，如何？”孙立等众人皆喜，一齐都依允了。吴用道：“小生如今人马先去。众位好汉随后一发便来。”吴学究商议已定，先来未江寨中，见宋公明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吴用置酒与宋江解闷，备说起“石勇、杨林、邓飞三个的一起相识是登州兵马提辖病尉迟孙立，和这祝家庄教师栾廷玉是一个师父教的。今来共有八人，投大寨入夥。特献这条计策，以为进身之报。今已计较定了；里应外合，如此行事。随后便来参见兄长。”宋江听说罢，大喜，把愁闷都撇在九霄云外，忙教寨内安排置酒，等来相待。说孙立教自己的伴当人等跟着车仗人马投一处歇下，只带了解珍、解宝、邹渊、邹润、孙新、顾大嫂、乐和共是八人，来参宋江。都讲礼已毕，宋江置酒设席等待，不在话下。吴学究暗传号令与众人，教第三日如此行，第五日如此行。分付已了，孙立等众人领了计策，一行人自来和车仗人马投祝家庄进身行事。再说吴学究道：“启动戴院长到山寨里走一遭，快与我取将这四个头领来，我自有用他处。”不是教戴宗连夜来取这四个人来，有分教；水泊重添新羽翼，山庄无

复旧衣冠。毕竟吴学究取那四个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

话说当时军师吴用启烦戴宗道：“贤弟可与我回山寨去取铁面孔目裴宣，圣手书生萧让，通臂猿猴健，玉臂匠金大监。可教此四人带了如此行头连夜下山来。我自有用他处。”戴宗去了。只见寨外军士来报：“西村扈家庄上扈成，牵牛担酒，特来求见。”宋江叫请入来。扈成来到中军帐前，再拜恳告道：“小妹一时卤，年幼不省人事。误犯威颜；今者被擒，望乞将军宽恕。奈缘小妹原许祝家庄上。前者不合奋一时之勇，陷于縲。如蒙将军饶放，但用之物，当依命拜奉。”宋江道：“且请坐说话。祝家庄那好生无礼，平白欺负俺山寨，因此行兵报讎，须与你扈家无冤。只是令妹引入捉了我王矮虎，因此还礼。拿了令妹。你把王矮虎回放还我，我便把令妹还你。”扈成答道：“不期已被祝家庄拿了这个好汉去。”吴学究便道：“我这王矮虎今在何处？”宋江道：“你不去取得王矮虎来还我，如何能彀得你令妹回去！”吴学究道：“兄长休如此说。只依小生而言：今后早晚祝家庄上但有些响亮，你的庄上切不可令人来救护；倘或祝家庄上有人投奔你处。你可就缚在彼。若是捉下得人时，那时送还令妹到贵庄。只是如今不在本寨，前日已使人送在山寨，奉里在宋太公处。你且放心回去。我这里自有个道理。”扈成道：“今番断然不去救应他。若是他庄上果有人来投我时，定缚来奉献将军麾下。”宋江道：“你若是如此，便强似送我金帛。”扈成拜谢了去。且说孙立便把旗号上改唤作“登州兵马提辖孙立”，领了一行人马，都来到祝家庄后门前。庄上墙里，望见是登州旗号，报入庄里去。栾廷玉听得是登州孙提辖到来相望，说与祝氏三杰道：“这孙提辖是我弟兄，自幼与他同师学艺。今日不知如何此？”带了二十余人马，开了庄门，放下吊桥，出来迎接。孙立一行人都下了马。众人讲礼已罢，栾廷玉问道：“贤弟在登州守把，如何到此？”孙立答道：“总兵府行下文书，对高我来此间郓州守把城池，堤防梁山泊强寇；便道经过，闻觅村里，从小路问到村后，入来

拜望仁兄。”栾廷玉道：“便是这几时连日与梁山泊强寇杀，已拿得他几个头领在庄里了。只要捉了宋江贼首，一并解官。天幸今得贤弟来此间镇守。正如‘廷玉大喜，当下都引一行人进庄里来，再拽起了吊桥，关上了庄门。孙立一行人安顿车仗人马，更换衣裳，都在前厅来相见祝朝奉，与祝龙、祝虎、祝彪三杰都相见了。一儿都在厅前相接。栾廷玉引孙立等上到厅上相见。讲礼已罢，便对祝朝奉说道：“我这个贤弟孙立，绰号病尉迟，任登州兵马提辖。今奉总兵府对调他来镇守此间郓州。”祝朝奉道：“老夫亦是治下。”孙立道：“卑小之职，何足道哉？早晚也望朝奉提携指教。”祝氏三杰相请众位尊坐。孙立动问道：“连日相杀，征阵劳神？”祝龙答道：“也未见胜败。众位尊兄鞍马劳神不易。”孙立便叫顾大嫂引了乐大娘子--叔伯姆--去后堂拜见宅眷；唤过孙新、解珍、解宝参见了，说道：“这三个是我兄弟。”指着柴和便道：“这位是此间郓州差来取的公吏。”指着邹渊、邹闰道：“这两个是登州送来的军官。”祝朝奉并三子虽是聪明，是他又有老小并许多行李车仗人马，又是栾廷玉教师的兄弟，那里有疑心？只顾杀牛宰马做筵席管待众人饮酒。过了一两日，到第三日，庄兵报道：“宋江又调军马杀奔庄上来了！”祝彪道：“我自去上马拿此贼！”便出庄门，放下吊桥，引一百余骑马军杀将出来。早迎见一彪军马，约有五百来人。当先拥出那个头领，弯弓插箭拍马轮，乃是小李广花荣。祝彪见了，跃马挺，向前来斗。花荣也纵马来战祝彪。两个在独得的，说道：“将军休要去赶，恐防暗器。此人深好弓箭。”祝彪听罢，便勒转马来不赶，领回人马，投庄上来，拽起吊桥；看花荣时，已引马回了。祝彪直到厅前下马，进后堂来饮酒。孙立问道：“小将军今日拿得甚贼？”祝彪道：“这们夥里有个甚么小李广花荣，法好生了得。斗了五十余合，那走了。我待要赶去追他，军人们道：“那好弓箭，因此各自收兵回来。”孙立道：“来日看小弟不才，拿他几个。”当日席上叫乐和唱曲，众人皆喜。至晚席散，又歇了一夜。到第四日午牌，忽有庄兵报道：“宋江军马又来庄前了！”堂下祝龙、祝虎、祝彪三子都披挂了，出到庄前门外。远远地听得鸣锣擂鼓，呐喊摇旗，对面早摆下阵势。这里祝朝奉坐在庄门上，左旁栾廷玉，右边孙提辖；祝家三杰并孙立带来的许多人马，都摆在门边。早见宋江阵上豹子林高声

叫骂。祝龙焦躁，喝叫放下吊桥，绰上马，引一二百人马，大喊一声，直奔林阵上。庄门下擂起鼓来，两边各把弓弩射住阵。林挺起丈八蛇矛，和祝龙交战。连斗到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两边鸣锣，各回了马。祝虎大怒，提刀上马。跑到阵前，高声大叫：“宋江决战”说言未了，宋江阵上早有一将出马，乃是没遮拦穆弘来战祝虎。两个斗了三十余合，又没胜败。祝彪见了大怒，便绰飞身上马，吊二百余骑，奔到阵。前宋江队里病关索杨雄，一骑马。一条，飞抢出来战祝彪，孙立毛见两队儿在阵前杀，心中忍耐不住，便唤孙新：“取我的鞭来！就将我的衣甲头盔袍袄把来披挂了！”牵过自己马来，--这骑马，号“乌骓马。”--备上鞍子，扣了三条肚带，腕上悬了虎眼钢鞭，绰上马。祝家庄上一声锣响，孙立出马在阵前。宋江阵上，林，穆弘，杨雄都勒住马立于阵前。孙立早跑马出来，说道：“看小可捉这们！”孙立把马兜住，喝问道：“你那贼兵阵上有好杀的出来与我决战！”宋江阵内鸾铃响处，一骑马跑将出来。众人看时，乃是拚命三郎石秀来战孙立。两马相交，双并举。两个斗到五十合，孙立卖个破绽，让石秀一搦入来；虚闪一个过，把石秀轻的从马上捉过来，直挟到庄门撒下，喝道：“把来缚了！”祝家三子把宋江军马一搅，都赶散了。三子收军回到门楼下，见了孙立众皆拱手钦伏。孙立便问道：“共是捉得几个贼人？”祝朝奉道：“起初先捉得一个时迁，次后拿得一个细作杨林，又捉得一个黄信；扈家庄一丈青捉得一个王矮虎；阵上捉得两个：秦明、邓飞，今番将军又捉得一个石秀，这厮正是烧了我店屋的；共是七个了。”孙立道：“一个也不要坏他；快做七轮囚车装了，与些饭酒，将养身体，休教饿损了他，不好看。他日拿了宋江，一并解卜东京去，教天下传名，说这个祝家庄三杰！”祝朝奉谢道：“多幸得提辖相助。想是这梁山泊当灭了。”邀请孙立到后堂宴。石秀自把囚车装了。看官听说：石秀的武艺不低似孙立，要赚祝家庄人，故意教孙立捉了，使他庄上人一发信他。孙立又暗暗地使邹渊，邹润，乐和去后房里把门户都看了出入的路数。杨林邓飞见了邹渊。邹润心中暗。喜浆和张看得没人，便透个消息与众知了。顾大嫂与乐大娘子在里面，又看了房户出入的门径。至第五日，孙立等众人都在庄上闲行。当日辰牌时候，早饭已后，只见庄兵报道：“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，本打本庄！”孙立

道：“分十路待怎地！你手下人且不要慌，早作准备便了。先安排些挠套索，须要活捉，拿死的也不算！”庄一人都披挂了。祝朝奉自亲自率引着一班儿上门楼来看时，见正东上一彪人马，当先一个头领，乃是豹子头林，背后便是李俊，阮小二；约有五百以上人马。正西上又有五百来人马，当先一个头领乃是小广花荣，随背后是张横，张顺；正南门楼上望时，也有五百来人马，当先三个头领乃是没遮拦穆弘，病关索杨雄，黑旋风李逵：--四面都是兵马。战鼓齐鸣，喊声大举。栾廷玉听了道：“今日这们杀，不可轻敌。我引了一队人马出后门杀这正西北上的人马。”祝龙道：“我出前门杀这正东上的人马。”祝虎道：“我也出后门杀那西南上的人马。”祝彪道：“我自出前门捉宋江，是要紧的贼首！”祝朝奉大喜，都赏了酒，各人上马，尽带了三百余骑，奔出庄门。其余的都守庄院门楼前呐喊。此时邹渊、邹润已藏了大斧，只守在监门左侧；解珍、解宝藏了暗器，不离后门；孙新，乐和已守定前门左右；顾大嫂先拨军兵保护乐大娘子，自拿了两把双刀在堂前蜚；只听风声便乃下手。且说祝家庄上擂了三通战鼓，放了一个炮，把前后门都开，放了吊桥，一齐杀将出来。四路军兵出了门，四下里分投去杀。临后孙立带了十数个军兵甘在吊桥上；门里孙新便把原带来的旗号插起在门楼上；乐和便提着直唱将人来；邹渊、邹润听得乐和唱，便忽哨了几声，轮动大斧，早把守监门的庄兵砍翻了数十个；便开了陷车，放出七只大虫来，各各架上拔了；一声喊起，顾大嫂掣出两把刀，直奔入房里，把应有妇人，一刀一个，尽都杀了。祝朝奉见势头不好了，待要投井时，早被石秀一刀剁翻，割了首级。那十数个好汉分投来杀庄兵。后门头解珍、解宝便去马草堆里放起把火，黑天而起。四路人马见庄上火起，并刀向前。祝虎见庄里火起，先奔回来。孙立守在吊桥上，大喝一声：“你那那里去！”拦住吊桥。祝虎省得，便拨转马头，再奔宋江阵上来。这里吕方，郭盛两玄迫战举，早把祝虎连人和马搠翻在地；众军乱上，剁做肉泥。前军四散奔走。孙立孙新迎接宋公明入庄。东路祝龙斗林不住，飞马庄后而来；到得吊桥边，见后门头解珍解宝把庄客的尸首一个个撺将下来。火里，祝龙急回马望北而走，猛然撞着黑旋风，踊身便到，轮动双斧，早砍翻马。祝龙措手不及，倒撞下来，被李逵只一斧，把头劈翻在地。祝

彪见庄兵走来报知，不敢回，直望扈家庄投奔，被扈成叫庄客捉了，绑缚下。正解将来见宋江，恰好遇着李逵，只一斧，砍翻祝彪头来，庄客都四散走了。李逵再轮起双斧，便看着成砍来。扈成见局面不好，投马落荒而走，弃家逃命，投延安府去了；后来中兴内也做了个军官武将。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，直抢入扈家庄里，把扈太公一门老尽数杀了，不留一个；叫小喽罗牵了有的马匹，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，捎搭有四五十驮，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，回来献纳。再说宋江已在祝家庄上正厅坐下，众头领都来献功，生擒得四五百人，夺得好马五百余匹，活捉牛羊不计其数。宋江见了，大喜道：“只可惜杀了栾廷玉那个好汉！”正嗟叹间，闻人报道：“黑旋风烧了扈家庄，砍得头来献纳。”宋江便道：“前日扈成已来投降，谁教他杀了此人？如何烧了他庄院？”只见黑旋风一身血污，腰里插着两把板斧，直到宋江面前唱个大喏，说道：“祝龙是兄弟杀了；祝彪也是兄弟砍了；扈成那走了；扈太公一家都杀得干干净净：兄弟特来请功！”宋江喝道：“祝龙曾有人见你杀了，别的怎地是你杀了？”黑旋风道：“我砍得手顺，望扈家庄赶去，正撞见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出来，被我一斧砍了；只可惜走了扈成那！他家庄上被我杀得一个也没了！”宋江喝道：“你这厮！谁叫你去来？你也须知扈成前日牵羊担酒前来投降了！如何不听得我的言语，擅自去杀他一家，故违我的将令？”李逵道：“你便忘记了，我须不忘记！那前日叫那个鸟婆赶着哥哥要杀，你今又做人情！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，便又思量阿舅丈人！”宋江喝道：“你这铁牛，休得胡说！我如何肯要这妇人。我自有个处置。你这黑拿得活的有几个？”李逵答道：“谁鸟耐烦，见着活的便砍了！”宋江道：“他这厮违了我的军令本合斩首，且把杀祝龙祝彪的功劳拆过了。下次违令，定行不饶！”黑旋风笑道：“虽然没了功劳，也我杀得快活！”只见军师吴学究引着一行人马，都到庄上来与宋江把盏贺喜。宋江与吴用商议，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。石秀禀说起这锤离老人指路之力，“也有此善心良民在内，亦不可屈坏了好人。”宋江听罢，叫石秀去寻那老人来。石秀去不多时，引着那个锤离老人来到庄上，拜见宋江、吴学究。宋江取一包金帛赏与老人，永为乡民：“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，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，不留一家；因为你一家为善，以此

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。”那锺离老人只是下拜。宋江又道：“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，今日打破了祝家庄，与你村中除害。所有各家，赐粮米一担，以表人心。”就着锺离老人为头给散。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；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；其余牛羊骡马等物将去山中支用。打破祝家庄，得粮米五十万担。宋江大喜。大小头领将军马收拾起身。又得若干新的头领：孙立、孙新、解珍、解宝、邹渊、邹润、乐和、顾大嫂并救出七个好汉。孙立等将自己马也捎带了自己的财赋，同老小乐大娘子跟随了大队军马上山。当有村坊乡民，扶老挈幼，香花灯烛于路拜谢。宋江等众将一齐上马，将军兵分作三队摆开，连夜便回山寨。话分两头。且说扑天雕李应恰将息得箭疮平复，闭门在庄上不出，暗地使人常常去探听祝家庄消息，已知被宋江打破了，惊喜相半。只见庄客入来报说：“有本州知府带领三五十部汉到庄，便问祝家庄事情。”李应慌忙叫杜兴开了庄门，放下吊桥，迎接入庄。李应把条白绢搭膊络着手，出来迎迓，邀请进庄里前厅。知府下了马，来到厅上，居中坐了。侧首坐着孔目；下面一个押番，几个虞候；阶下尽许多节级牢子。李应拜罢，立在厅前。知府问道：“祝家庄被杀一事，如何？”李应答道：“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，有伤左臂，一向闭门，不敢出去，不知其实。”知府道：“胡说！祝家庄见有状子告你结连梁山泊强寇，引诱他军马打破了庄，前日又受他鞍马羊酒，彩缎金银；你如何赖得过？”李应告道：“小人是知法度的人，如何敢受他的东西？”知府道：“难信你说！且提去府里，你自与他对理明白！”——喝教狱卒牢子，——“捉了！带他州里去与祝家分辨！”两下押番虞候把李应缚了。众人簇拥知府上了马。知府又问道：“那个是杜主管杜兴？”杜兴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知府道：“状上也有你名，一同带去。——也与他锁了。”一行人都出庄门。当时拿了李应、杜兴、离了李家庄，不停地解来。行不过三十余里，只见林子边撞出宋江、林、花荣、杨雄，石秀一班人马拦住去路。林大喝道：“梁山泊好汉合夥在此！”那知府人等不抵敌、撇了李应、杜兴逃命去了。宋江喝叫赶上。众人赶了一程，回来说道：“我们若赶上时，也把这个鸟知府杀了；但已不知去向。”便与李应、杜兴解了缚索，开了锁，便牵两匹马过来，与他两个骑了。宋江便道：“且请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几

时如何？”李应道：“是使不得。知府是你们杀了，不干我事。”宋江笑道：“官司里怎肯与你如此分辩？我们去了，必然要负累了你。然大官人不肯落草，且在山寨稍停几日，打听得没事了时，再下山来未迟。”当下不由李应、杜兴不行。大队军马中间如何回得来？一行三军人马迤迤回到梁山泊了。寨里头领晁盖等众人擂鼓吹笛，下山来迎接，把了接风酒，都上大寨里聚义厅上扇圈也似坐下。请上李应，与众头领亦都相见了。两个讲礼已罢，李应禀宋江道：“小可两个已送将军到大寨了；既与众头领亦都相见了；在此趋侍不妨，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，可教小人下山则个。”吴学究笑道：“大官人差矣。宝眷已都取到山寨了。贵庄一把火已都烧做白地，大官人回到那里去？”李应不信，早见车仗人马队队上山来。李应看时，见是自家的庄客并老小人等。李应连忙来问时，妻子说道：“你被知府捉了来，随后又有两个巡检引着四个都头，带三百来士兵，到来抄扎家私；把我们好好地叫上车子，将家里一应箱笼牛羊马匹驴骡等项都拿了去；又把庄院放起火来都烧了。”李应听罢，只得叫苦。晁盖、宋江都下厅伏罪道：“我等兄弟们端的久闻大官人好处，因此行出这条计来。万望大官人情恕。”李应见了如此言语，只得随顺了。宋江道：“且请宅眷后厅耳房中安歇。”李应又见厅前厅后这许多头领亦有家眷老小在彼，便与妻子道：“只得依允他过。”宋江等当时请至厅前叙说闲话，众皆大喜。宋江便取笑道：“大官人，你看我叫过两个巡检并那知府过来相见。那扮知府的是萧让；扮巡检的两个是戴宗、杨林；扮孔目的是裴宣；扮虞侯的是金大监、侯健。又叫唤那个四个都头，是李俊、张顺、马麟，白胜。李应都看了，目瞪口呆，言语不得。宋江喝叫小头目快杀牛宰马与大官人陪话，庆贺新上山的十二位头领：乃是李应、孙立、孙新、解珍、解宝、邹渊、邹润、杜兴、乐和、时迁、扈三娘，顾大嫂。女头领同乐大娘子，李应宅眷，另做一席在后堂饮酒。大小三军自有犒赏。正厅上大吹大擂，众多好汉饮酒至晚方散。新到头领俱各拨房安顿。次日又作席面会请众头领作主张。宋江唤王矮虎来说道：“我当初在清风寨时许下你一头亲事，悬挂在心中，不曾完得此愿。今日我父亲有个女儿，招你为婿。”宋江自去请出宋太公来，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。宋江亲自与他陪话，说道：“我这兄弟王英，

虽有武艺，不及贤妹。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，一向未曾成得。今日贤妹认义我父亲了。众头领都是媒人，今朝是个良辰吉日，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。”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，推不得。两口儿只得拜谢了。晁盖等众人皆喜，都称颂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。当日尽皆筵席，饮酒庆贺。正饮宴间，只见山下有人来报道：“朱贵头领酒店里有个郓城县人在那里，要来见头领。”晁盖、宋江听得报了，大喜道：“既是这恩人上山来入夥，足遂平生之愿！”正是：恩雠不辨非豪杰，黑白分明是丈夫。毕竟来的是郓城县甚么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

话说宋江主张一丈青与王英配为夫妇，众人都称赞宋公明仁德，当日又设席庆贺。正饮宴间只见朱贵酒店里使人上山来，报道：『林子前大路上夥客人经过，小喽罗出去拦截，数内一个称是郓城县都头雷横。朱头领邀请住了，见在店里饮分例酒食，先使小校报知。』晁盖、宋江听了大喜，随即同军师吴用三个下山迎接。朱贵早把船送至金沙滩上岸。宋江见了，慌忙下拜，道：『久别尊颜，常切思想。今日缘何经过贱处？』雷横连忙答礼道：『小弟蒙本县差遣往东昌府分干回来，经过路口，小喽罗拦讨买路钱，小弟提起贱名，因此朱兄坚意留住。』宋江道：『天与之幸！』请到大寨，教众头领都相见了，置酒管待。一连住了五日，每日与宋江闲话。晁盖动问朱全消息。雷横答道：『朱全见今参做本县当牢节级，新任知县好生欢喜。』宋江宛曲把话来说雷横上山入夥。雷横推辞：『老母年高，不能相从。待小弟送母终年之後，来相投。』雷横当下拜辞了下山。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。众头领各以金帛相赠；宋江、晁盖自不必说。雷横得了一大包金银下山，众头领都送至路口辞别，把船渡过大路，自回郓城县了，不在话下。且说晁盖、宋江回至大寨聚义厅上，起请军师吴学究定义山寨职事。吴用已与宋公明商议已定，次日会合众头领听号令。先拨外面守店头领，宋江道：『孙新、顾大嫂原是开酒店之家，著令夫妇二人替回童威、童猛别用。』再令时迁去帮助石勇，乐和去帮助朱贵，

郑天寿去帮助李立。东西南北四座店内卖酒卖肉，每店内设有两个头领，招待四方入夥好汉。一丈青王矮虎，後山下寨，监督马匹。金沙滩小寨，童威、童猛弟兄两个守把。鸭嘴滩小寨，邹渊、邹润叔侄两个守把。山前大路，黄信、燕顺部领马军下寨守护。解珍、解宝守把山前第一关。杜迁、宋万守把宛子城第二关。刘唐、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关。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。孟康仍前监造战船。李应、杜兴蒋敬总管山寨钱粮金帛。陶宗旺、薛永监筑梁山泊内城垣雁台。侯健专管监造衣袍铠甲旌旗战袄。朱富，宋清提调筵宴。穆春、李云监造屋宇寨栅。萧让、金大坚掌管一应宾客书信公文。

裴宣专管军政，司赏功罚罪。其余吕方、郭盛、孙立、欧鹏、邓飞、杨林、白胜分调大寨八面安歇。晁盖、宋江、吴用居於山顶寨内。花荣、秦明居旒山左寨内。林冲、戴宗居於山右寨内。李俊、李逵居於山前，张横、张顺居於山後。杨雄、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。』一班头领分拨已定，每日轮流一位头领做筵宴庆贺。山寨体统甚是齐整。再说雷棋离了梁山泊，背了包裹，提了朴刀，取路回到郓城县。到家参见老母，更换些衣服，了回文，迳投县里来拜见了知县，回了话，销缴公文批帖，且自归家暂歇；依旧每日县中书画卯酉，听候差使。因一日行到县衙东首，只听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『都头几时回来？』雷横回过脸来看时，是本县一个帮闲的李小二。雷横答道：『我才前日来家。』李小二道：『都头出去了许多时，不知此处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诨的行院，色艺双绝，叫做白秀英。那妮子来参都头，值公差出外不在。如今见在勾栏里，说唱诸般品调。每日有那一般打散，或是戏舞，或是吹弹，或是歌唱，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。都头如何不去看一看？端的是好个粉头！』雷横听了，又遇心闲，便和那李小二到勾栏里来看。只见门首挂著许多金字帐额，旗杆吊著等身靠背。入到里面，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住坐了。看戏台上，做笑乐院本。那李小二，人丛里撇了雷横，自出外面赶碗头脑去了。院本下来，只见一个老儿里著磕脑儿头巾，穿著一领茶褐罗衫，系一条皂条，拿把扇子上来开科道：『老汉是东京人氏，白玉乔的便是。如今年迈，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，普天下伏侍看官。』锣声响处，那白秀英早上戏台，参拜四方；拈起锣棒，如撒豆般点动；拍下一声界方，念出四句七言

诗道：新鸟啾啾旧鸟归，老羊羸瘦小羊肥。人生衣食真难事，不及鸳鸯处处飞！雷横听了，喝声。那白秀英便道：『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，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，唤做「豫章城双渐赶苏卿。」』说了开话又唱，唱了又说，合棚价众人喝乎不绝。那白秀英唱到务头，这白玉乔按喝道：『「虽无买马博金钗，要动听明监事人。」看官喝乎是过去了，我儿，且下回一回，下来便是衬交鼓儿的院本。』白秀英拿起盘子，指著道：『财门上起，利地上住，吉地上过，旺地上行。手到面前，休教空过。』白玉乔道：『我儿且走一遭，看官都待赏你。』白秀英托著盘子，先到雷横面前。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，不想并无一文。雷横道：『今日忘了，不曾带得些出来，明日一发赏你。』白秀英笑道：『「头醋不酊二醋薄。」官人坐当其位，可出个标首。』雷横通红了面皮，道：『我一时不曾带得出来，非是我拾不得。』白秀英道：『官人既是来听唱，如何不记得带钱出来？』雷横道：『我赏你三五两银子，也不打紧；恨今日忘记带来。』白秀英道：『官人今日眼见一文也无，提甚三五两银子！正是教俺「望梅止渴，」「画饼充饥！」』白玉乔叫道：『我儿，你自没眼，不看城里人村里人，只顾问他讨甚麽！且过去问晓事的恩官告个标首。』雷横道：『我怎地不是晓事的？』白玉乔道：『你若省得这子弟门庭时，狗头上生角！』众人齐和起来。雷横大怒，便骂道：『这忤奴，怎敢辱我！』白玉乔道：『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，打甚麽紧！』有认得的，喝道：『使不得！这个是本县雷都头。』白玉乔道：『只怕是「驴筋头！」』雷横那里忍耐得住，从坐椅上直跳下戏台来揪住白玉乔，一拳一，便打得唇绽齿落。众人见打得凶，都来解拆，又劝雷横自回去了。勾栏里人一尽散。原来这白秀英和那新任知县衙旧在东京两个来往，今日特地在郓城县开勾栏。那花娘见父亲被雷横打了，又带重伤，叫一乘轿子，迳到知县衙内诉告：『雷横殴打父亲，搅散勾栏，意在欺骗奴家！』

知县听了，大怒道：『快写状来！』这个唤做『枕边灵。』

便教白玉乔写了状子，验了伤痕，指定证见。本处县里有人都和雷横好的，替他去知县处打关节。怎当那婆娘守定在县内，撒娇撒痴，不由知县不行；立等知县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，当厅责打，取了招状，将具枷来枷了，押出去号令示众。那婆娘要逞好手，又去把知县行说

了，定要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。第二，日那婆娘再去做场，知县教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。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雷棋一般的公人，如何肯扒他。这婆娘寻思一会：『既是出名奈何了他，只是一怪！』走出勾栏门去茶坊里坐下，叫禁子过去，发话道：『你们都和他有首尾，

放他自在！知县相公教你们扒他，你倒做人情！少刻我对知县说了，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！』禁子道：『娘子不必发怒，我们自去扒他便了。』白秀英道：『恁地时，我自将钱赏你。』禁们只得来对雷横说道：『兄长，没奈何且胡乱一。』把雷横扒在街上。人闹里，好雷横的母亲正来送饭；看见儿子吃他扒在那里，便哭起来，骂那禁子们道：『你众人也和我儿一般在衙门里出入的人，钱财真这般好使！谁保得常没事！』禁子答道：『我那老娘听我说：我们也要容情，怎禁被原告人监定在这里要，我们也没做道理处。不时便要去和知县说，苦害我们，因此上做不得面皮。』那婆婆道：『几曾见原告人自监著被告号令的道理！』禁子们又低低道：『老娘，他和知县来往得好，一句话便送了我们，因此两难。』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。一头口里骂道：『这个贼贱人直恁的倚势！我自解了！』那婆婆那里有好气，便指责道：『你这千人骑万人压乱人入贱母狗！做甚麽倒骂我！』白秀英听得，柳眉倒竖，星眼圆睁，大骂道：『老咬虫！乞贫婆！贱人怎敢骂我！』婆婆道：『我骂你，待怎的？你须不是郓城县知县！』白秀英大怒，抢向前，只一掌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，那婆婆待挣扎，白秀再赶入去，老大耳光子只顾打。这雷横已是衔愤在心，又见母亲吃打，一时怒从心发，扯起枷来，望著白秀英脑盖上，只一枷梢，打个正著，劈开了脑盖，扑地倒了。众人看时，脑浆迸流，眼珠突出，动弹不得，情知死了。

众人见打死了白秀英，就押带了雷横，一发来县里首告，见知县备诉前事。知县随即差人押雷横下来，会集厢官，拘唤里正邻佑人等，对尸检验已了，都押回县来。雷横面都招承了，并无难意，他娘自保领回家听候。把雷横了，下在牢里。当牢节级是美髯公朱仝；见发下雷横来，也没做奈何处，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，教小牢子打扫一间净房，安顿了雷横。少间，他娘来牢里送饭，哭著哀告朱仝道：『老身年纪六旬之上，眼睁睁地只看著这个孩儿！望烦节级哥哥看日常间弟兄面上，可怜见我这个孩儿，看觑，看觑！』朱仝道：『老娘自请放

心归去。今後饭食，不必来送，小人自管待他。倘有方便处，可以救之。』雷横娘道：『哥哥救得孩儿，是重生父母！若孩儿有些好歹，老身性命也便休了！』

朱仝道：『小人专记在心。老娘不必挂念。』那婆婆拜谢去了。朱仝寻思了一日，没做道理救他处；又自央人去知县处打关节，上下替他使用人情。那知县虽然爱朱仝，只是恨这雷横打死了他婊子白秀英，也容不得他说了；又怎奈白玉乔那厮催并叠成文案，要知县断教雷横偿命；囚在牢里，六十日限满，断结解上济州。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，教朱仝解送雷横。朱仝引了十数个小牢子，监押雷横，离了郓城县。约行了十数里地，见个酒店。朱仝道：『我等众人就此吃两碗酒去。』众人都到店里吃酒。朱仝独自带过雷横，只做水火，来後面僻静处，开了枷，放弓雷横，分付道：『贤弟自回，快去取了老母，星夜去别处逃难。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。』雷横道：『小弟走了自不妨，必须要连累了哥哥。』

朱仝道：『兄弟，你不知；知县怪你打死了他婊子，把这文案都做死了，解到州里，必是要你偿命。我放了你，我须不该死罪。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，家私尽可赔偿。你顾前程万里，快去。』雷横拜谢了，便从後门小路奔回家里，收拾了细包里，引了老母，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去了，不在话下，说朱仝拿这空枷擗在草里，出来对众小牢子说道：『吃雷横走了，是怎地好！』众人道：『我们快赶去他家里捉！』朱仝故意延迟了半晌，料著雷横去得远了，引众人来县里出首。朱仝道：『小人自不小心，路上雷横走了，在逃无获，情愿甘罪无辞。』知县本爱朱仝，有心将就出脱他，白玉乔要赴上司陈告朱仝故意脱放雷横，知县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由申将济州去。朱仝家中自著人去上州里使钱透了，解朱仝到济州来。当厅审录明白，断了二十脊杖，刺配沧州牢城。朱仝只得带上行枷。两个防送公人领了文案，押道朱仝上路，家闲自有人送衣服盘缠，先发了两个公人。当下离了郓城县，迤迤望沧州棋海邵来，於路无话。到得沧州，入进城中，投州衙里来，正值知府升厅。两个公人押朱仝在厅阶下，呈上公文。知府看了见朱仝一表非俗，貌如重枣，美髯过腹，知府先有八分欢喜，便教：『这个犯人休发下牢城营里，只留在本府听候使唤。』当下除了

行枷，便与了回文，两个公人相辞了自回。只说朱全自在府中，每日只在厅前伺候呼唤。那沧州府里，押番虞侯，门子承局节级牢子，都送了些人情；又见朱全和气，因此上都欢喜他。忽一日，本官知府正在厅上坐堂，朱全在阶下待立。知府唤朱全上厅问道：『你缘何放了雷横，自遭配在这里？』朱全禀道：『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横；只是一时间不小心，被他走了。』知府道：『你也不必得此重罪？』朱全道：『被原告人执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，以此问得重了。』知府道：『雷横如何打死了那娼妓？』朱全把雷横上项的事情细说了一遍。知府道：『你敢见孝道，为义气上放了他？』朱全道：『小人怎敢欺公罔上。』正问之间，只见屏风背後转出一个小衙内来，年方四岁，生得端严美貌，乃是知府亲子，知府爱惜，如金似玉。那小衙内见了朱全，迳走过来便要他抱。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内在怀里。那小衙内双手扯住朱全长髯，说道：『我只要这胡子抱！』知府道：『孩儿快放了手，休要罗唣！』小衙内又道：『我只要这胡子抱！和我去耍！』朱全禀道：『小人抱衙内去府前闲走，耍一回来了。』知府道：『孩儿既是要你抱，你和他去耍一回来了。』朱全抱了小衙内，出府衙前来，买些细糖果子与他吃；转了一遭，再抱入府里来。知府看见，问衙内道：『孩儿那里去来？』小衙内道：『这胡子和我街上看耍，又买糖和困子请我吃。』知府说道：『你那里得钱买物事与孩儿吃？』朱全禀道：『微表小人孝顺之心，何足挂齿。』知府教取酒来与朱全吃。府里侍婢捧著银瓶困盒筛酒，连与朱全吃了三大赏锺。知府道：『早冕孩儿要你耍时，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。』朱全道：『恩相台旨，怎敢有违。』自此为始，每日来和小衙内上街闲耍。朱全囊篋又有，只要本官见喜，小衙内面上，尽自赔费。

时过半月之後，便是七月十五日，--孟兰盆大斋之日，年倒各处点放河灯，修设好事。当日天晚，堂里侍婢子叫道：『朱都头，小衙内今夜要去看河灯。夫人分付，你可抱他去看一看。』朱全道：『小人抱去。』那小衙内穿一领纱衫儿，头上角儿拴两条珠子头须，从里面走出来。朱全托在肩头上，转出府衙门前来，望地藏寺里去看点放河灯。那时才交初更时分，朱全肩背著小衙内，寺看了一遭，来水陆堂放生池边看放灯。那小衙内爬在栏杆上，看了笑耍。只见背後有人

拽朱仝袖子，道：『哥哥，借一步说话。』朱仝回头看时，是雷横，吃了一惊，便道：『小衙内，且下来坐在这里。我去买糖来与你吃，切不要走动。』小衙内道：『你快来，我要桥上看河灯。』朱仝道：『我便来也。』转身与雷横说话。朱仝道：『贤弟因何到此？』雷横扯朱仝到静处，拜道：『自从哥哥救了性命，和老母无处归著，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夥。宋公明亦甚思想哥哥旧日放他的恩念，晁天王和众头领皆感激不浅，因此特地教吴军师同兄弟前来相探。』朱仝道：『吴先生见在何处？』背後转过吴学究道：『吴用在此。』言罢便拜。朱仝慌忙答礼道：『多时不见，先生一向安乐？』吴学究道：『山寨里众头领多多致意，今番教吴用和雷都头特来相请足下上山，同聚大义。到此多日了，不敢相见。今夜伺候得著，请仁兄便挪尊步，同赴山寨，以满晁、宋二公之意。』朱仝听罢，半晌答应不得，便道：『先生差矣。这话休题，恐被外人听了不好。雷横兄弟，他自犯了该死的罪，我因义气放了他，他出头不得，上山入夥。我自为他配在这里，天可怜见，一年半载，挣扎还乡，复为良民，我如何肯做这等的事？你二位便可请回，休在此间惹口面不好。』雷横道：『哥哥在此，无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，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。不是小弟纠合上山，端的晁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，休得迟延有误。』

朱仝道：『兄弟，你是甚麽言语！你不想，我为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，今日你到来陷为不义！』吴学究道：『既然都头不肯去时，我们自告退，相辞了去休。』朱仝道：『说我贱名，上覆众位头领。』一同到桥边，朱仝回来，不见了小衙内，叫起苦来，两头没路去寻。雷横扯住朱仝道：『哥哥休寻，多管是我带来的两个伴当，听得哥哥不肯去，因此到抱了小衙内去了。我们一同去寻。』朱仝道：『兄弟，不是耍处！若这个小衙内有些好歹，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休了！』雷横道：『哥哥，且跟我来。』朱仝帮住雷横，吴用三个离了地藏寺，迳出城外，朱仝心慌，便问道：『你伴当抱小衙内在那里？』雷横道：『哥哥且走到我下处。包还你小衙内。』朱仝道：『迟了时，恐知府相公见怪。』吴用道：『我那带来的两个伴当是没晓的，一定直抱到我们的下处去了。』朱仝道：『你那伴当姓甚名谁？』雷横答道：『我也不认得，只听闻叫做黑旋风。』朱仝失惊道：『莫不是江州杀人的李逵麽？』吴

用道：『便是此人。』朱仝跌 叫苦，慌忙便赶。离城约走到二十里，只见李逵在前面叫道：『我在这里。』朱仝抢近前来问道：『小衙内放在那里？』李逵唱个喏道：『拜揖，节级哥哥，小衙内有在这里。』朱仝道：『你好好的抱出来还我！』李逵指著头上道：『小衙内头须儿在我头上！』朱仝看了，慌问：『小衙内正在何处？』

李逵道：『被我拿些麻药抹在口里，直抱出城来，如今睡在林子里，你自请去看。』朱仝乘著月色明朗，迳抢入林子里寻时，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。朱仝便把手去扶时，只见头劈成两半个，已死在那里。当时朱仝心下大怒，奔出林子来，早不见了三个人；四下里望时只见黑旋风远远地拍著双斧，叫道：『来！来！来！』朱仝性起，奋不顾身，拽扎起布衫，大踏步起将来。李逵回身便走，背後朱仝赶来。那李逵

是穿山度岭惯走的人，朱仝如何赶得上，先自喘做一块。李逵在前面，又叫：『来！来！来！』朱仝恨不得不得一口气吞了他，只是赶他不上。天色渐明，李逵在前面急赶急走，慢赶慢行，不赶不走。看看赶入一个大庄院里去了，朱仝看了道：『那厮既有下落，我和他干休不得！』朱仝直赶入庄院内厅前去，见里面两边都插著许多军器。朱仝道：『想必也是官宦之家。.....』立住了，高声叫道：『庄里有人麼？』只见屏风背後转出一个人来，--那人是谁？正是小旋风柴进。--问道：『的是谁？』朱仝见那人趋走如龙，神仪照日，慌忙施礼答道：『小人是郓城县当牢节级朱仝，犯罪刺配到此。昨晚因和知府小衙内出来看放河灯，被黑旋风杀了小衙内。见今走在贵庄，望烦添力捉拿送官。』柴进道：『既是美髯公，且请坐。』朱仝道：『小人不该拜问官人高姓？』迺进答道：『小可小旋风便是。』朱仝道：『久闻柴大官人。』--连忙下拜道，--『不期今日得识尊颜。』

柴进说道：『美髯公亦久闻名，且请後堂说话。』朱仝随著柴进直到里面。朱仝道：『黑旋风那厮如何 敢迳入贵庄躲避？』柴进道：

『容覆：小可小旋风专爱结识江湖好汉。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，先朝曾刺赐丹书铁券，但有做下不是的人，停藏在家，无人敢搜。近间有个爱友，和足下亦是旧友，目今在梁山泊做头领，名唤及时雨宋公明，写一封密书，令吴学究，雷横，黑旋风俱在敝庄安歇，礼请足下上山，同聚大议。因见足下推阻不从，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，

先绝了足下归路，只得上山坐把交椅。--吴先生，雷横，如何不出来陪话？』只见吴用，雷横从侧首阁子里出来，望著朱仝便拜，说道：『兄长，望乞恕罪！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分付如此。若到山寨，自有分晓。』朱仝道：『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，只是忒毒些个！』柴进一力相劝。朱仝道：『我去则去，只教我见黑旋风面罢。』柴进道：『李大哥，你也快出来陪话。』李逵也从侧首出来，唱个大喏。朱仝见了，心头一把无名烈火，高三千丈，按纳不下，起身抢近前来，要和李逵性命相搏。柴进，雷横，吴用三个苦死劝住。朱仝道：『若要我上山时，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去！』

吴用道：『休说一件事，遮莫几十件也都依你。愿闻那一件事。』不爭朱仝说出这件事来，有分教：大闹高唐州，惹动梁山泊。直教：招贤国戚遭刑法，好客皇亲丧土坑。毕竟朱仝说出甚麽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

话说当下朱仝对众人说道：『若要我上山时，你只杀了黑旋风，与我出了这口气，我便罢！』李逵听了大怒道：『教你咬我鸟！晁，宋二位哥哥将令，干我屁事！』朱仝怒发，又要和李逵厮拼。三个又劝住了。朱仝道：『若有黑旋风时，我死也不上山去！』柴进道：『恁地也容易。我自有个道理，只留下李大哥在我这里便了。你们三个自上山去，以满晁、宋二公之意。』朱仝道：『如今做下这件事了，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郓城县追捉，拿我家小，如之奈何！』吴学究道：『足下放心。此时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宝眷在山上了。』

朱仝方才有些放心。柴进置酒相待，就当日送行。三个临晚辞了柴大官人便行。柴进叫庄客备三骑马，送出关外。临别时，吴用又分付李逵道：『你且小心，只在大官人庄上住几时，切不可胡乱惹事欺人。待半年三个月，等他性定，来取你还山。多管也来请柴大官人入夥。』三个自上马去了。

不说柴进和李逵回庄。且只说朱仝随吴用，雷横来梁山泊入夥，

行了一程，出离沧州地界，庄客自骑了马回去。三个取路投梁山泊来，於路无话，早到朱贵酒店，先使人上山寨报知。晁盖宋江引了大小头目，打鼓吹笛，直到金沙滩迎接。

一行人都相见了，各人乖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马，都到聚义厅上，叙说旧话，朱仝道：『小弟今蒙呼唤到山，沧州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郛城县捉我老小，如之奈何？』宋江大喜道：『我教兄长放心，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日了。』朱仝便问道：『现在何处？』宋江道：『奉养在家父太公歇处，兄长，请自己去问慰便了。』朱仝大喜。宋江著人引朱仝到太公歇所，见了一家老小并一应细软行李。妻子说道：『近日有人书来说你已在山寨入夥了；因此收拾，星夜到此。』朱仝出来拜谢了众人。宋江便请朱仝、雷横山顶下寨。

一面且做筵席，连日庆贺新头领，不在话下。说沧州知府至晚不见朱仝抱小衙内回来，差人四散去寻了半夜，次日，有人见杀死林子里，报与知府知道。府尹听了大惊，亲自到林子里看了，痛苦不已，备办棺木烧化；次日升厅，便行开公文，诸处缉补，捉拿朱仝正身。郛城县已自申报朱仝妻子挈家在逃，不知去向。行开各州县，出给赏钱捕获，不在话下。只说李逵在柴进庄上，住了一个来月，忽一日，见一个人一封书火急奔庄上来，柴大官人好迎著，接著看了，大惊道：『既是如此，我只得去走一遭！』李逵便问道：『大官人，有甚紧事？』柴进道：『我有个叔叔柴皇城，见在高唐州居住，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锡那厮来要占花园，呕了一口气，卧病在床，早晚性命不保。必有遗嘱的言语分付，特来唤我。叔叔无儿无女，必须亲身去走一遭。』李逵道：『既是去时，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，如何？』柴进道：『大哥肯去，就同走一遭。』柴进即便收拾行李，选了十数匹好马，带了几个庄客；次日五更起来，柴进、李逵并人都上了马，离了庄院，望高唐州来。不日来到高唐州，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马，留李逵和从人在外面厅房内。柴进自迳入卧房里来看叔叔，坐在榻前，放声恸哭。皇城的继室出来劝柴进道：『大官人鞍马风尘不易，初到此间，且休烦恼。』柴进施礼罢，便问事情，继室答道：『此间新任知府高廉，兼管本州兵马，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；倚仗他哥哥势要，在这里无所不为；带将一个妻舅殷天锡来，人

尽称他做殷直阁。那厮年纪小，又倚仗他姊夫的势要，又在这里无所不为。有那等献劝的卖科对他说我家宅後有个花园，水亭盖造得好，那厮带许多奸诈不良的三二十人，进入家里，来宅子後看了，便要发遣我们出去，他要来住。皇城对他说道：『我家是金枝玉叶，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，诸人不许欺侮。你如何散夺占我的住宅？赶我老小那里去？』那厮不容所言，定要我们出屋。皇城去扯他，反被这厮推抢殴打；因此，受这口气，一卧不起，饮食不吃，服药无效，眼见得上天远，入地近！今日得大官人来家做个主张，便有山高水低，也更不忧。』柴进答道：『尊婶放心。只顾请好医士调治叔叔。但有门户，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，和他理会。便告到官府，今上御前，也不怕他。』继室道：『皇城干事全不济事，还是大官人理论得是话说当下朱仝对众人说道：『若要我上山时，你只杀了黑旋风，与我出了这口气，我便罢！』李逵听了大怒道：『教你咬我鸟！晁，宋二位哥哥将令，干我屁事！』朱仝怒发，又要和李逵厮拼。三个又劝住了。朱仝道：『若有黑旋风时，我死也不上山去！』柴进道：『恁地也容易。我自有个道理，只留下李大哥在我这里便了。你们三个自上山去，以满晁、宋二公之意。』朱仝道：『如今做下这件事了，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郛城县追捉，拿我家小，如之奈何！』吴学究道：『足下放心。此时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宝眷在山上了。』

朱仝方才有些放心。柴进置酒相待，就当日送行。三个临晚辞了柴大官人便行。柴进叫庄客备三骑马，送出关外。临别时，吴用又分付李逵道：『你且小心，只在大官人庄上住几时，切不可胡乱惹事欺人。待半年三个月，等他性定，来取你还山。多管也来请柴大官人入夥。』三个自上马去了。

不说柴进和李逵回庄。且只说朱仝随吴用，雷横来梁山泊入夥，行了一程，出离沧州地界，庄客自骑了马回去。三个取路投梁山泊来，於路无话，早到朱贵酒店，先使人上山寨报知。晁盖宋江引了大小头目，打鼓吹笛，直到金沙滩迎接。

一行人都相见了，各人乖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马，都到聚义厅上，叙说旧话，朱仝道：『小弟今蒙呼唤到山，沧州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郛城县捉我老小，如之奈何？』宋江大喜道：『我教兄长放心，

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日了。』朱全便问道：『现在何处？』宋江道：『奉养在家父太公歇处，兄长，请自己去问慰便了。』朱全大喜。宋江著人引朱全到未太公歇所，见了一家老小并一应细软行李。妻子说道：『近日有人书来说你已在山寨入夥了；因此收拾，星夜到此。』朱全出来拜谢了众人。宋江便请朱全、雷横山顶下寨。一面且做筵席，连日庆贺新头领，不在话下。说沧州知府至晚不见朱全抱小衙内回来，差人四散去寻了半夜，次日，有人见杀死林子里，报与知府知道。府尹听了大惊，亲自到林子里看了，痛苦不已，备办棺木烧化；次日升厅，便行开公文，诸处缉补，捉拿朱全正身。郓城县已自申报朱全妻子挈家在逃，不知去向。行开各州县，出给赏钱捕获，不在话下。

只说李逵在柴进庄上，住了一个来月，忽一日，见一个人一封书火急奔庄上来，柴大官人好迎著，接著看了，大惊道：『既是如此，我只得去走一遭！』李逵便问道：『大官人，有甚紧事？』柴进道：『我有个叔叔柴皇城，见在高唐州居住，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锡那厮来要占花园，呕了一口气，卧病在床，早晚性命不保。必有遗嘱的言语分付，特来唤我。叔叔无儿无女，必须亲身去走一遭。』

李逵道：『既是去时，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，如何？』柴进道：『大哥肯去，就同走一遭。』柴进即便收拾行李，选了十数匹好马，带了几个庄客；次日五更起来，柴进、李逵并人从都上了马，离了庄院，望高唐州来。不一日来到高唐州，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马，留李逵和从人在外面厅房内。柴进自迳入卧房里来看叔叔，坐在榻前，放声恸哭。皇城的继室出来劝柴进道：『大官人鞍马风尘不易，初到此间，且休烦恼。』柴进施礼罢，便问事情，继室答道：『此间新任知府高廉，兼管本州兵马，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；倚仗他哥哥势要，在这里无所不为；带将一个妻舅殷天锡来，人尽称他做殷直阁。那厮年纪小，又倚仗他姊夫的势要，又在这里无所不为。有那等献劝的卖科对他说我家宅後有个花园，水亭盖造得好，那厮带许多奸诈不良的三二十人，进入家里，来宅子後看了，便要发遣我们出去，他要来住。皇城对他说道：『我家是金枝玉叶，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，诸人不许欺侮。你如何散夺占我的住宅？赶我老小那里去？』那厮不容所言，定要我们出屋。皇城去扯他，反被这厮推抢殴打；因此，受

这口气，一卧不起，饮食不吃，服药无效，眼见得上天远，入地近！今日得大官人来家做个主张，便有山高水低，也更不忧。』柴进答道：『尊婶放心。只顾请好医士调治叔叔。但有门户，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，和他理会。便告到官府，今上御前，也不怕他。』继室道：『皇城干事全不济事，还是大官人理论得是。』柴进看视了叔叔一回，出来和李逵并带来人从说知备细。李逵听了，跳将起来，说道：『这厮好无道理！我有大斧在这里！教他吃我几斧，再商量！』柴进道：『李大哥，你且息怒。没来由，和卤做甚麽？他虽倚势欺人，我家放著有护持圣旨；这里和他理论不得，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，放著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！』李逵道：『「条例！」「条例！」若还依得，天下不乱了！我只是前打後商量！那厮若还去告状，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！』柴进笑道：『可知朱全要和你厮并，见面不得！这里是禁城之内，如何比得你山寨横行！』李逵道：『禁城便怎地？江州无为军，偏我不曾杀人！』柴进道：『等我看了头势，用著大哥时，那时相央。无事只在房里请坐。』正说之间，里面侍妾慌忙来请大官人看视皇城。柴进入到里面卧榻前，只见皇城阁著两眼泪，对柴进说道：『贤侄志气轩昂，不辱祖宗。我今被殷天锡欧死，你可看骨肉之面，亲书往京师拦驾告状，与我报雠。九泉之下也感贤侄亲意！保重，保重，再不多嘱！』言罢，便没了命。柴进痛苦了一场。继室恐怕昏晕，劝住柴进道：『大官人烦恼有日，且请商量後事。』柴进道：『誓书在我家书，不曾带得来，星夜教人去取，须用将往东京告状。叔叔尊灵，且安排棺椁盛殓，成了孝服，再商量。』柴进教依官制，备办内棺外槨，依礼铺设灵位。一门穿了重孝，大小举哀。李逵在外面，听得堂里哭泣，自己摩拳擦掌价气；问从人，都不肯说，宅里请僧修设好事功果。至第三日，只见这殷天锡，骑著一匹擗行的马，将引闲汉三二十人，手执弹弓川弩，吹筒气球，拈竿乐器；城外游玩了一遭，带五七分酒，佯醉假颠，迳来到柴皇城宅前，勒住马，叫里面管家的人出来说话。柴进听得说，挂著一身孝服，慌忙出来答应。那殷天锡在马上问道：『你是他家甚麽人？』柴进答道：『小可是柴皇城亲侄柴进。』殷天锡道：『我前日分付道，教他家搬出屋去，如何不依我言语？』柴进道：『便是叔叔卧病，不敢移动。夜来已是身故，待继了七了搬出去。』

殷天锡道：『放屁！我只限你三日，便要出屋！三日外不搬，先把你这厮枷号起，先吃我一百讯棍！』柴进道：『直阁休恁相欺；我家也是龙子龙孙，放著先朝丹书铁券，谁敢不敬？』殷天锡喝道：『你将出来我看！』柴进道：『现在沧州家里，已使人去取来。』殷天锡大怒道：『这厮正是胡说！便有誓书铁券，我也不怕！--左右，与我打这厮！』众人待动手。原来黑旋风李逵在门缝里张看，听得喝打柴进，便拽开房门，大吼一声，直抢到马边，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，一拳打翻。那二三十人待抢他，被李逵手起，早打倒五六个，一都走了，再拿殷天锡提起来，拳头尖一发上。柴进那里劝得住，看那殷天锡时，早已打死在地。柴进只叫苦，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议。柴进道：『眼见得便有人到这里，你安身不得了。官司我自支吾，你快走回梁山泊去。』李逵道：『我便走了，须连累你。』柴进道：『我自有誓书铁券护身，你便去是。事不宜迟！』李逵取了双斧，带了盘缠，出後门，自投梁山泊去了。不多时，只见二百余人，各执刀杖枪棒，围住柴皇城家。柴进见来捉人，便出来说道：『我同你们府里分诉去。』众人先缚了柴进，便入家里搜捉行凶黑大汉，不见，只把柴进绑到州衙内，当厅跪下。知府高廉听得打死了他舅子殷天锡，正在厅上咬牙切齿恨，只待拿人来，早把柴进欧翻在厅前阶下。高廉喝道：『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锡！』柴进告道：『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，家间有先朝太祖书铁券。现在沧州居住。为是叔叔柴皇城病重，特来看视。不幸身故，见今停丧在家。殷直阁将引三二十人到家，定要赶逐出屋，不容柴进分说，喝令众人欧打，被庄客李大救护，一时行打死。』高廉喝道：『李大现在那里？』柴进道：『心慌逃走了。』高廉道：『他是庄客，不得你的言语，如何敢打死人？你又故纵他逃走了，来瞒昧官府！你这厮！不打如何肯招！牢子！下手加力与我打这厮！』柴进叫道：『庄客李大救主，误打死人，非干我事！放著先朝太祖誓书，如何便下刑法打我？』高廉道：『誓书在那里？』柴进道：『已使人回沧州去取来了。』高廉大怒，喝道：『这厮正是抗拒官府！左右！腕头加力，好生痛打！』众人下手，把迤进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只得招做『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。』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，发下牢里监收。殷天锡尸首检验了，就把棺木殓殓，不在话下。这殷夫人要与

兄弟报讎，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，监禁下人口，封占了房屋围院。柴进自在牢中受苦。说李逵连夜回梁山泊，到得寨里，来见众头领。朱仝一见李逵，怒从心里，掣条朴刀，迳奔李逵，黑旋风拔出双斧，便斗朱仝。晁盖，宋江并头领一齐向前劝住。宋江与朱仝陪话道：『前者杀了小衙内，不干我李逵之事；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，一时定的计策。今日既到山寨，便休记心，只顾同心协助，共兴大义，休教外人耻笑。』便叫李逵：『兄弟，与美髯公陪话。』李逵睁著怪眼，叫将起来，说道：『他直恁般做得起！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气力！他又不曾有半点之功，怎地倒教我陪话！』宋江道：『兄弟，是你杀了小衙内，虽是军师严令。论齿序，他也是你哥哥。且看我面，与他伏个礼，我自拜你便了。』李逵吃宋江央及不过，便道：『我不是怕你；为是哥哥逼我，没奈何了，与你陪话！』李逵吃宋江逼住了，只得撇了双斧，拜了朱仝两拜。朱仝才消了这口气。山寨里晁头领且教安排筵席与他两个和解。李逵说起：『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亲叔叔柴皇城病症，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锡，要夺屋宇花园，欧骂柴进，吃我打死了殷天锡那厮。』宋江听罢，失惊道：『你自走了，须连累大官人吃官司！』吴学究道：『兄长休惊。等戴宗回山，便有分晓。』李逵问道：『戴宗哥哥那里去了？』吴用道：『我怕你在迤大官人庄上惹事不好，特地教他来唤你回山。他到那里不见你时，必去高唐州寻你。』说言未绝，只见小校来报：『戴院长回来了。』宋江便去迎接，到了堂上坐下，便问迤大官人一事。戴宗答道：『去到迤大官人庄上，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。迳奔那里去打听，只见满城人传说：『殷天锡因争柴皇城庄屋，被一个黑大汉打死了。』见今负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纒，下在牢里。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尽都抄扎了。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！』晁盖道：『这个黑厮又做出来了，但到处便惹口面！』李逵道：『柴皇城被他打伤，呕气死了，又来占他房屋；又喝叫打柴大官人；便是活佛，也忍不得！』晁盖道：『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，今日他有危难。如何不下山去救他。我亲自去走一遭。』宋江道：『哥哥是山寨之主，如何可便轻动？小可与柴大官人旧来有恩，情愿替哥哥下山。』吴学究道：『高唐州城池虽小，人物稠穰，军广粮多，不可轻敌。烦请林冲、花荣、秦明、李俊、吕方、郭盛、孙』

立、欧鹏、杨林、邓飞、马麟、白胜等十二个头领部吊引马步军兵五千作前队先锋；中军主帅宋公明、吴用并朱仝、雷横、戴宗、李逵、张横、张顺、杨雄、石秀：十个头领部引马步军兵三千策应。』共该二十二位头领，辞了晁盖等众人，离了山寨，望高唐州进发。梁山泊前军得高唐州地界，早有军卒报知高廉，高廉听了，冷笑道：『你这夥草贼在梁山泊窝藏，我兀自要来剿捕你；今日你倒来就缚，此是天教我成功，左右快传下号令，整点军马出城迎敌，著那众百姓上城守护。』这高知府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一声号令下去，那帐前都统监军统领统制提辖军职一应官员，各各部领军马；就教场里点视已罢，诸将便摆布出城迎敌。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己军士，号为『飞天神兵。』一个个都是山东、河北、江西、湖南、两淮、两浙选来的精壮好汉。知府高廉亲自引了，披甲背剑，上马出到城外，把部下军官周迴排成阵势；将神军列在中军，摇旗呐喊，擂鼓鸣金，只等敌军来到。说林冲、花荣、秦明引领五千人马到来，两军相迎，旗鼓相望；各把强弓硬弩，射住阵。两军吹动画角，发起擂鼓，花荣、秦明带同十个头领都到阵前，把马勒住。头领林冲，横丈八蛇矛，跃马出阵厉声高叫：『姓高的贼，快快出来！』高廉把马一纵，引著三十余个军官，都出到门旗下，勒住马，指著林冲骂道：『你这夥不知死的叛贼！怎敢直犯俺的城池！』林冲喝道：『你这个害民的强盗！我早晚杀到京师，把你那厮欺君贼臣高俅碎尸万段，方是愿足！』高廉大怒，回头问道：『谁人出马先拿此贼去？』军官队里转出一个统制官，姓于，名直，拍马轮刀，竟出阵前。林冲见了，迳奔于直。两个战不到五合，于直被林冲心窝里一蛇矛刺著，翻筋斗下马去。高廉见了大惊，『再有谁人出马报讎？』军官队里又转出一个统制官，姓温双名文宝；使一条长枪，骑一匹黄骠马，銮铃响，珂佩鸣，早出到阵前；四只马蹄，荡起征尘，直奔林冲，秦明见了，大叫：『哥哥稍歇，看我立斩此贼！』林冲勒住马，收了点钢矛，让秦明战温文宝。两个约斗十合之上，秦明放个门户，让他枪搠进来，手起棍落，把温文宝削去半个天灵盖，死放马下，那马跑回本阵去了。两阵军相对声呐喊。高廉见连折二将，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宝剑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『疾！』只见高廉队中卷起一道黑气。那道气散至半空里，飞沙走石，撼天摇地，

括起怪风，迳扫过对阵来。林冲、秦明、花荣等众将对面不能相顾，惊得那坐下马乱撺咆哮，众人回身便走。高廉把剑一挥，指点那三百神兵从众里杀将出来。背後官军协助，一掩过来，赶得林冲等军马星落云散，七断八续；呼兄唤弟，觅子寻爷；五千军兵，折了一千余人，直退回五十里下寨。高廉见人马退去，也收了本部军兵，入高唐州城里安下。说宋江中军人马到来，林冲等接著，且说前事。宋江，吴用听了大惊。与军师道：『是何神术，如此利害？』吴学究道：『想是妖法。若能回风返火，便可破敌。』宋江听罢，打开天书看时，第三卷上有『回风返火破阵』之法。宋江大喜，用心记了咒语并秘诀，整点人马，五更造饭吃了，摇旗擂鼓，杀进城下来。有人报入城中，高廉再点得胜人马并三百神兵，开放城门，布下吊桥，出来摆成阵势。宋江带剑纵马出阵前，望见高廉军中一簇皂旗。吴学究道：『那阵内皂旗便是使「神师计」的军法。但恐又使此法，如何迎敌？』宋江道：『军师放心，我自有破阵之法。诸军众将勿得疑，只顾向前杀去。』高廉分付大小将校：『不要与他强敌挑斗。但见牌响，一齐并力擒获宋江，我自有重赏。』两军喊声起处，高廉马鞍上挂著那面聚兽铜牌，上有龙章凤篆，手里拿著宝剑，出到阵前。宋江指著高廉骂道：『昨夜我不曾到，兄弟误折了一阵。今日我必要把你诛尽杀绝！』高廉喝道：『你这夥反贼快早早下马受缚，省得我腥手污！』言罢，把剑一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『疾！』黑气起处，早卷起怪风来。宋江不等那风到，口中也念念有词，左手捏诀，右手提剑一指，喝声道『疾！』那阵风不望宋江阵里来，倒望高廉神兵队里去了。宋江待招呼人马，杀将过去。高廉见回了风，急取铜牌，把剑敲动，向那神兵队里卷一阵黄沙，就中军走出一群怪兽毒虫，直冲过来。宋江阵里众多人马惊呆了。宋江撇了剑，拨回马先走，众头领簇捧著，尽都逃命；大小军校，你我不能相顾，夺路而走。高廉在後面把剑一挥，神兵在前，官军在後，一齐掩杀将来。宋江人马大败亏输。高廉赶杀二十余里，鸣金收军，城中去了。宋江来到土城下，收住人马，扎下寨栅，虽是损折了些军卒，喜众头领有；屯住军马，便与军师吴用商议道：『今番打高唐州连折了两阵，无计可破神兵，如之奈何？』吴学究道：『若是这厮会使「神师计」，他必然今夜要来寨；可先用计堤备。此处

只可屯扎些少军马，我等去旧寨内驻扎。』宋江传令：只留下杨林、白胜看寨；其余人马退去旧寨内将息。且说杨林、白胜引人离寨半里草坡内埋伏；等到一更时分，只见风雷大作。杨林、白胜同三百余人在草里看时，只见高廉步走，引领三百神兵，吹风哨，杀入寨中来，见是空寨，回身便走。杨林，白胜呐喊声，高廉只怕中了计，四散便走，三百神兵各自奔逃，杨林，白胜乱放弩箭，只顾射去，一箭正中高廉左肩。众军四散，冒雨赶杀。高廉引领了神兵，去得远了。杨林，白胜人少，不敢深入。少刻，雨过云收，复见一天星斗。月光之下，草坡前搠翻射倒，拿得神兵二十余人，解赴宋公明寨内，具说雷风云之事。宋江、吴用见说，大惊道：『此间只隔得五里远近，又无雨无风！』众人议道：『正是妖法。只在本处，离地只有三四十丈，云雨气味是左近水泊中摄将来的。』杨林说：『高廉也是披发仗剑，杀入寨中。身上中了我一弩箭，回城中去了。为是人少，不敢去追。』宋江分赏杨林、白胜；把拿来的中伤神兵斩了；分拨众头领，下了七八个小寨，围绕大寨，提防再来寨；一面使人回山寨取军马协助。且说高廉自中了箭，回到城中养病，令军士：『守护城池，晓夜堤备，且休与他厮杀。待我箭疮平复起来，捉宋江未迟。』说宋江见折了人马，心中忧闷，和军师吴用商量道：『只这个高廉尚且破不得，倘或别添他处军马，并力来助，如之奈何！』吴学究道：『我想要破高廉妖法，只除非我如此此如此。……。若不去请这个人来，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难救；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。』正是：要除起雾兴云法，须请通天彻地人。毕竟吴学究说这个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柴进看视了叔叔一回，出来和李逵并带来人从说知备细。李逵听了，跳将起来，说道：『这厮好无道理！我有大斧在这里！教他吃我几斧，再商量！』柴进道：『李大哥，你且息怒。没来由，和卤做甚麽？他虽倚势欺人，我家放著有护持圣旨；这里和他理论不得，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，放著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！』李逵道：『「条例！」「条例！」若还依得，天下不乱了！我只是前打後商量！那厮若还去告状，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！』柴进笑道：『可知朱全要和你厮并，见面不得！』

这里是禁城之内，如何比得你山寨横行！』李逵道：『禁城便怎地？江州无为军，偏我不曾杀人！』柴进道：『等我看了头势，用著大哥时，那时相央。无事只在房里请坐。』正说之间，里面侍妾慌忙来请大官人看视皇城。柴进入到里面卧榻前，只见皇城阁著两眼泪，对柴进说道：『贤侄志气轩昂，不辱祖宗。我今被殷天锡欧死，你可看骨肉之面，亲书往京师拦驾告状，与我报讎。九泉之下也感贤侄亲意！保重，保重，再不多嘱！』言罢，便没了命。柴进痛苦了一场。继室恐怕昏晕，劝住柴进道：『大官人烦恼有日，且请商量後事。』柴进道：『誓书在我家书，不曾带得来，星夜教人去取，须用将往东京告状。叔叔尊灵，且安排棺椁盛殓，成了孝服，再商量。』柴进教依官制，备办内棺外椁，依礼铺设灵位。一门穿了重孝，大小举哀。李逵在外面，听得堂里哭泣，自己摩拳擦掌价气；问从人，都不肯说，宅里请僧修设好事功果。至第三日，只见这殷天锡，骑著一匹擗行的马，将引闲汉三二十人，手执弹弓川弩，吹筒气球，拈竿乐器；城外游玩了一遭，带五七分酒，佯醉假颠，迳来到柴皇城宅前，勒住马，叫里面管家的人出来说话。柴进听得说，挂著一身孝服，慌忙出来答应。那殷天锡在马上问道：『你是他家甚麽人？』柴进答道：『小可是柴皇城亲侄柴进。』殷天锡道：『我前日分付道，教他家搬出屋去，如何不依我言语？』柴进道：『便是叔叔卧病，不敢移动。夜来已是身故，待继了七了搬出去。』殷天锡道：『放屁！我只限你三日，便要出屋！三日外不搬，先把你这厮枷号起，先吃我一百讯棍！』柴进道：『直阁休恁相欺；我家也是龙子龙孙，放著先朝丹书铁券，谁敢不敬？』殷天锡喝道：『你将出来我看！』柴进道：『现在沧州家里，已使人去取来。』殷天锡大怒道：『这厮正是胡说！便有誓书铁券，我也不怕！--左右，与我打这厮！』众人待动手。原来黑旋风李逵在门缝里张看，听得喝打柴进，便拽开房门，大吼一声，直抢到马边，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，一拳打翻。那二三十人待抢他，被李逵手起，早打倒五六个，一都走了，再拿殷天锡提起来，拳头尖一发上。柴进那里劝得住，看那殷天锡时，早已打死在地。柴进只叫苦，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议。柴进道：『眼见得便有人到这里，你安身不得了。官司我自支吾，你快走回梁山泊去。』李逵道：『我便走了，须连累你。』柴进道：『我自有誓书铁

券护身，你便去是。事不宜迟！李逵取了双斧，带了盘缠，出後门，自投梁山泊去了。不多时，只见二百余人，各执刀杖枪棒，围住柴皇城家。柴进见来捉人，便出来说道：『我同你们府里分诉去。』众人先缚了柴进，便入家里搜捉行凶黑大汉，不见，只把柴进绑到州衙内，当厅跪下。知府高廉听得打死了他舅子殷天锡，正在厅上咬牙切齿恨，只待拿人来，早把柴进欧翻在厅前阶下。高廉喝道：『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锡！』柴进告道：『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，家间有先朝太祖书铁券。现在沧州居住。为是叔叔柴皇城病重，特来看视。不幸身故，见今停丧在家。殷直阁将引三二十人到家，定要赶逐出屋，不容柴进分说，喝令众人欧打，被庄客李大救护，一时行打死。』高廉喝道：『李大现在那里？』柴进道：『心慌逃走了。』高廉道：『他是庄客，不得你的言语，如何敢打死人？你又故纵他逃走了，来瞒昧官府！你这厮！不打如何肯招！牢子！下手加力与我打这厮！』柴进叫道：『庄客李大救主，误打死人，非干我事！放著先朝太祖誓书，如何便下刑法打我？』高廉道：『誓书在那里？』柴进道：『已使人回沧州去取来了。』高廉大怒，喝道：『这厮正是抗拒官府！左右！腕头加力，好生痛打！』众人下手，把迤进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只得招做『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。』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，发下牢里监收。殷天锡尸首检验了，就把棺木殓殓，不在话下。这殷夫人要与兄弟报讎，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，监禁下人口，封占了房屋围院。柴进自在牢中受苦。说李逵连夜回梁山泊，到得寨里，来见众头领。朱仝一见李逵，怒从心里，掣条朴刀，迳奔李逵，黑旋风拔出双斧，便斗朱仝。晁盖，宋江并头领一齐向前劝住。宋江与朱仝陪话道：『前者杀了小衙内，不干我李逵之事；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，一时定的计策。今日既到山寨，便休记心，只顾同心协助，共兴大义，休教外人耻笑。』便叫李逵：『兄弟，与美髯公陪话。』李逵睁著怪眼，叫将起来，说道：『他直恁般做得起！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气力！他又不曾有半点之功，怎地倒教我陪话！』宋江道：『兄弟，是是你杀了小衙内，虽是军师严令。论齿序，他也是你哥哥。且看我面，与他伏个礼，我自拜你便了。』李逵吃宋江央及不过，便道：『我不是怕你；为是哥哥逼我，没奈何了，与你陪话！』李逵吃

宋江逼住了，只得撇了双斧，拜了朱仝两拜。朱仝才消了这口气。山寨里晁头领且教安排筵席与他两个和解。李逵说起：『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亲叔叔柴皇城病症，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锡，要夺屋宇花园，欧骂柴进，吃我打死了殷天锡那厮。』宋江听罢，失惊道：『你自走了，须连累大官人吃官司！』吴学究道：『兄长休惊。等戴宗回山，便有分晓。』李逵问道：『戴宗哥哥那里去了？』吴用道：『我怕你在迤大官人庄上惹事不好，特地教他来唤你回山。他到那里不见你时，必去高唐州寻你。』说言未绝，只见小校来报：『戴院长回来了。』宋江便去迎接，到了堂上坐下，便问迤大官人一事。戴宗答道：『去到迤大官人庄上，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。迳奔那里去打听，只见满城人传说：『殷天锡因争柴皇城庄屋，被一个黑大汉打死了。』见今负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纒，下在牢里。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尽都抄扎了。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！』晁盖道：『这个黑厮又做出来了，但到处便惹口面！』李逵道：『柴皇城被他打伤，呕气死了，又来占他房屋；又喝叫打柴大官人；便是活佛，也忍不得！』晁盖道：『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，今日他有危难。如何不下山去救他。我亲自去走一遭。』宋江道：『哥哥是山寨之主，如何可便轻动？小可与柴大官人旧来有恩，情愿替哥哥下山。』吴学究道：『高唐州城池虽小，人物稠穰，军广粮多，不可轻敌。烦请林冲、花荣、秦明、李俊、吕方、郭盛、孙立、欧鹏、杨林、邓飞、马麟、白胜等十二个头领部吊引马步军兵五千作前队先锋；中军主帅宋公明、吴用并朱仝、雷横、戴宗、李逵、张横、张顺、杨雄、石秀：十个头领部引马步军兵三千策应。』共该二十二位头领，辞了晁盖等众人，离了山寨，望高唐州进发。梁山泊前军得高唐州地界，早有军卒报知高廉，高廉听了，冷笑道：『你这夥草贼在梁山泊窝藏，我兀自要来剿捕你；今日你倒来就缚，此是天教我成功，左右快传下号令，整点军马出城迎敌，著那众百姓上城守护。』这高知府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一声号令下去，那帐前都统监军统领统制提辖军职一应官员，各各部领军马；就教场里点视已罢，诸将便摆布出城迎敌。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己军士，号为『飞天神兵。』一个个都是山东、河北、江西、湖南、两淮、两浙选来的精壮好汉。知府高廉亲自引了，披甲背剑，上马出到城外，把部下军官周迴排成

阵势；将神军列在中军，摇旗呐喊，擂鼓鸣金，只等敌军来到。说林冲、花荣、秦明引领五千人马到来，两军相迎，旗鼓相望；各把强弓硬弩，射住阵。两军吹动画角，发起擂鼓，花荣、秦明带同十个头领都到阵前，把马勒住。头领林冲，横丈八蛇矛，跃马出阵厉声高叫：『姓高的贼，快快出来！』高廉把马一纵，引著三十余个军官，都出到门旗下，勒住马，指著林冲骂道：『你这夥不知死的叛贼！怎敢直犯俺的城池！』林冲喝道：『你这个害民的强盗！我早晚杀到京师，把你那厮欺君贼臣高俅碎尸万段，方是愿足！』高廉大怒，回头问道：『谁人出马先拿此贼去？』军官队里转出一个统制官，姓于，名直，拍马轮刀，竟出阵前。林冲见了，迳奔于直。两个战不到五合，于直被林冲心窝里一蛇矛刺著，翻筋斗下马去。高廉见了大惊，『再有谁人出马报讎？』军官队里又转出一个统制官，姓温双名文宝；使一条长枪，骑一匹黄骠马，銮铃响，珂佩鸣，早出到阵前；四只马蹄，荡起征尘，直奔林冲，秦明见了，大叫：『哥哥稍歇，看我立斩此贼！』林冲勒住马，收了点钢矛，让秦明战温文宝。两个约斗十合之上，秦明放个门户，让他枪搠进来，手起棍落，把温文宝削去半个天灵盖，死放马下，那马跑回本阵去了。两阵军相对声呐喊。高廉见连折二将，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宝剑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『疾！』只见高廉队中卷起一道黑气。那道气散至半空里，飞沙走石，撼天摇地，括起怪风，迳扫过对阵来。林冲、秦明、花荣等众将对面不能相顾，惊得那坐下马乱撺咆哮，众人回身便走。高廉把剑一挥，指点那三百神兵从众里杀将出来。背後官军协助，一掩过来，赶得林冲等军马星落云散，七断八续；呼兄唤弟，觅子寻爷；五千军兵，折了一千余人，直退回五十里下寨。高廉见人马退去，也收了本部军兵，入高唐州城里安下。说宋江中军人马到来，林冲等接著，且说前事。宋江，吴用听了大惊。与军师道：『是何神术，如此利害？』吴学究道：『想是妖法。若能回风返火，便可破敌。』宋江听罢，打开天书看时，第三卷上有『回风返火破阵』之法。宋江大喜，用心记了咒语并秘诀，整点人马，五更造饭吃了，摇旗擂鼓，杀进城下来。有人报入城中，高廉再点得胜人马并三百神兵，开放城门，布下吊桥，出来摆成阵势。宋江带剑纵马出阵前，望见高廉军中一簇皂旗。吴学究道：『那阵内

皂旗便是使「神师计」的军法。但恐又使此法，如何迎敌？」宋江道：「军师放心，我自有破阵之法。诸军众将勿得疑，只顾向前杀去。」高廉分付大小将校：「不要与他强敌挑斗。但见牌响，一齐并力擒获宋江，我自有重赏。」两军喊声起处，高廉马鞍上挂著那面聚兽铜牌，上有龙章凤篆，手里拿著宝剑，出到阵前。宋江指著高廉骂道：「昨夜我不曾到，兄弟误折了一阵。今日我必要把你诛尽杀绝！」高廉喝道：「你这夥反贼快早早下马受缚，省得我腥手污！」言罢，把剑一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「疾！」黑气起处，早卷起怪风来。宋江不等那风到，口中也念念有词，左手捏诀，右手提剑一指，喝声道「疾！」那阵风不望宋江阵里来，倒望高廉神兵队里去了。宋江待招呼人马，杀将过去。高廉见回了风，急取铜牌，把剑敲动，向那神兵队里卷一阵黄沙，就中军走出一群怪兽毒虫，直冲过来。宋江阵里众多人马惊呆了。宋江撇了剑，拨回马先走，众头领簇捧著，尽都逃命；大小军校，你我不能相顾，夺路而走。高廉在后面把剑一挥，神兵在前，官军在後，一齐掩杀将来。宋江人马大败亏输。高廉赶杀二十余里，鸣金收军，城中去了。宋江来到土城下，收住人马，扎下寨栅，虽是损折了些军卒，众头领有；屯住军马，便与军师吴用商议道：「今番打高唐州连折了两阵，无计可破神兵，如之奈何？」吴学究道：「若是这厮会使「神师计，」他必然今夜要来寨；可先用计堤备。此处只可屯扎些少军马，我等去旧寨内驻扎。」宋江传令：只留下杨林、白胜看寨；其余人马退去旧寨内将息。且说杨林、白胜引人离寨半里草坡内埋伏；等到一更时分，只见风雷大作。杨林、白胜同三百余人在草里看时，只见高廉步走，引领三百神兵，吹风哨，杀入寨中来，见是空寨，回身便走。杨林，白胜呐喊声，高廉只怕中了计，四散便走，三百神兵各自奔逃，杨林，白胜乱放弩箭，只顾射去，一箭正中高廉左肩。众军四散，冒雨赶杀。高廉引领了神兵，去得远了。杨林，白胜人少，不敢深入。少刻，雨过云收，复见一天星斗。月光之下，草坡前搯翻射倒，拿得神兵二十余人，解赴宋公明寨内，具说雷风云之事。宋江、吴用见说，大惊道：「此间只隔得五里远近，又无雨无风！」众人议道：「正是妖法。只在本处，离地只有三四十丈，云雨气味是左近水泊中摄将来的。」杨林说：「高廉也是披发仗剑，杀入寨

中。身上中了我一弩箭，回城中去了。为是人少，不敢去追。』宋江分赏杨林、白胜；把拿来的中伤神兵斩了；分拨众头领，下了七八个小寨，围绕大寨，提防再来 寨；一面使人回山寨取军马协助。且说高廉自中了箭，回到城中养病，令军士：『守护城池，晓夜堤备，且休与他厮杀。待我箭疮平复起来，捉宋江未迟』 说宋江见折了人马，心中忧闷，和军师吴用商量道：『只这个高廉尚且破不得，倘或别添他处军马，并力来助，如之奈何！』吴学究道：『我想要破高廉妖法，只除非我如此此如此。……。若不去请这个人来，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难救；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。』正是：要除起雾兴云法，须请通天彻地人。毕竟吴学究说这个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

话说当下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：『要破此法，只除非快教人去蓟州寻取公孙胜来，便可破得高廉。』宋江道：『前番戴宗去了几时，全然打听不著， 那里去寻？』吴用道：『只说蓟州，有管下多少县治，镇市，乡村，他须不曾寻得到。我想公孙胜他是个学道的人，必然在个名山大川，洞天真境居住。今番教戴宗可去蓟州管下山川去处寻觅一遭，不愁不见他。』宋江听罢，随即叫请戴院长商议，可往蓟州寻取公孙胜。戴宗道：『小可愿往，只是得一个做伴的去方好。』吴用道：『你作起「神行法」来，谁人赶得你上？』戴宗道：『若是同伴的人，我也把甲马拴在他腿上，教他也便走得快了。』李逵便道：『我与戴院长做伴走一遭。』戴宗道：『你若要跟我去，须要一条路吃素，都听我的言语。』李逵道：『这个有甚难处，我都依你便了。』宋江，吴用分付道：『路上小心在意，休要惹事。若得见了，早早回来。』李逵道：『我打死了殷天锡， 教柴大官人吃官司，我如何不要救？今番并不许惹事了！』二人各藏了暗器，拴缚了包里，拜辞了宋江并众人，离了高唐州，取路投蓟州来。走得二三十里，李逵立住 道：『大哥，买碗酒吃了走也好。』戴宗道：『你要跟我作「神行法」，须要只吃素酒。』李逵笑道：『便吃些肉也打甚麽紧。』戴宗道：『你又来了；今日

己晚，且向前寻个客店宿了，明日早行。』两个又走了三十余里，天色昏黑，寻著一个客店歇了，烧起火来做饭，沽一角酒来吃。李逵搬一碗素饭并一碗菜汤来房里与戴宗吃。戴宗道：『你如何不吃饭？』李逵应道：『我且未要吃饭哩。』戴宗寻思：『这厮必然瞒著我背地里吃荤。』戴宗自把菜饭吃了，悄悄地来後面张时，见李逵讨两角酒，一盘牛肉，立著在那里乱吃。戴宗道：『我说什麼！且不要道破他，明日小小地耍他耍便了！』戴宗先去房里睡了，李逵吃了一回酒肉，恐怕戴宗问他，也轻轻的来房里说睡了。到五更时分，戴宗起来，叫李逵打火，做些素饭吃了。各分行李在背上，算还了房宿钱，离了客店。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戴宗说道：『我们昨日不曾使「神行法，」今日须要赶程途。你先把包里拴得牢了，我与你作法，行八百里便住。』戴宗取四个甲马去李逵两只腿上缚了，分付道：『你前面酒食店里等我。』戴宗念念有词，吹口气在李逵腿上。李逵拽开一步，浑如驾云的一般，飞也似去了。戴宗笑道：『且著他忍一日饿！』戴宗也自拴上甲马，隨後赶来。李逵不省得这法，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好耍，那当得耳朵边有如风雨之声，两边房屋树木一似连排价倒了的，底下如云催雾趲。李逵怕将起来，几遍待要住，两条腿那里收拾得住，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，不点地只管走去了。看见走到红日平西，肚里又饥又渴，越不能彀住，惊得一身臭汗，气喘做一团。戴宗从背後赶来，叫道：『李大哥，怎的不买些点心吃了去？』李逵叫道：『哥哥！救我一救！饿杀铁牛了！』戴宗怀里摸出几个炊饼来自吃。李逵伸著手，只隔一丈远近，只接不著。李逵叫道：『好哥哥！且住一住！』戴宗道：『便是今日有些蹊跷，我的两条也不能彀住。』李逵道：『啊也！我这鸟不由我半分，只管自家在下边奔了去！不要讨我性发，把大斧砍了下来！』戴宗道：『只除是恁的般方好；不然，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，也不能住！』李逵道：『好哥哥！休使道儿耍我！砍了腿下来，把甚麽走回去？』戴宗道：『你敢是昨夜不依我？今日连我也奔不得住，你自奔去。』李逵叫道：『好爷爷！你饶我住一住！』戴宗道：『我的这法不许吃荤，第一戒的是牛肉。若还吃了一块牛肉，直要奔一世方才得住！』李逵道：『是苦也！我昨夜不合瞒著哥哥，其实偷买五七斤牛肉吃了！正是怎麼好！』戴宗道：『怪得今日连我的这

腿也收不住！你这铁牛害杀我也！』李逵听罢，叫起撞天屈来。戴宗笑道：『你从今以後，只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罢得这法。』李逵道：『老爷！你快说来，看我依你！』戴宗道：『你如今敢再瞒我吃荤麼？』李逵道：『今後但吃时，舌头上生碗来大疮！我哥哥会吃素，铁牛其实烦难，因此上瞒著哥哥试一试。今後并不敢了！』戴宗道：『既是恁地，饶你这一遍！』赶上一步，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，喝声『住。』李逵应声立定。戴宗道：『我先去，你且慢慢的来。』李逵正待抬，那里移得动；拽也拽不起，一似生铁铸就了的。李逵大叫道：『又是苦也！哥便再救我一救！』戴宗转回头来，笑道：『你方才罚咒真麼？』李逵道：『你是我爷爷，如何敢违了你的言语！』戴宗道：『你今番真个依我？』便把手绾了李逵，喝声『起。』两个轻轻地走了去。李逵道：『哥哥可怜见铁牛，早歇了罢！』见个客店，两个入来投宿。戴宗，李逵入到房里，去腿上卸下甲马，取出几陌纸钱烧送了，问李逵道：『今番如何？』李逵扞著，叹气道：『这两条腿方才是我的了！』戴宗便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饭吃了，烧汤洗了，上床歇息。睡到五更，起来洗漱罢，吃了饭，还了房钱，两个又上路。行不到三里多路，戴宗取出甲马道：『兄弟，今日与你只缚两个，教你慢行些。』李逵道：『亲爷！我不要缚了！』戴宗道：『你既依我言语，我和你干大事，如何肯弄你！你若不依我，教你不似夜来，只钉住在这里，直等我去蓟州寻见了公孙胜，回来放你！』李逵慌忙叫道：『你缚！你缚！』戴宗与李逵当日各只缚两个甲马，作起『神行法，』扶著李逵同走。原来戴宗的法，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。李逵从此那里敢违他言语，於路上只是买些素酒素饭，吃了便行。话休絮烦，两个用『神行法，』不旬日，迤迤来蓟州城外客店里歇了。次日，两个入城来，戴宗扮做主人，李逵扮做仆者。城中寻了一日，并无一个认得公孙胜的。两个自回店里歇了；次日，又去城中小街狭巷寻了一日，绝无消耗。李逵心焦，骂道：『这个乞丐道人！鸟躲在那里！我若见时，恼揪将去见哥哥！』戴宗道：『你又来了！便不记得吃苦！』李逵陪笑道：『不敢！不敢！我自这般说一声儿耍。』戴宗又埋怨一回，李逵不敢回话。两个又来店里歇了，次日早起，去城外近村镇市寻觅。戴宗但见老人，便施礼拜问公孙胜先生家在那里居住，并无一人认得。戴宗也问过数十处。

当日晌什时分，两个走得肚饥，路旁边见一个素面店。两个直入来买些点心吃，只见里面都坐满，没一个空处。戴宗，李逵立在当路。过卖问道：『客官要吃面时，和这老人合坐一坐。』戴宗见个老丈独自一个占著一副大座头，便与他施礼，唱个喏，两个对面坐了，李逵坐在戴宗肩下。分付过卖造四个壮面来。戴宗道：『我吃一个，你吃三个不少麽？』李逵道：『不济事！不发做六个来，我都包办！』过卖见了也笑，等了半日，不见把面来，李逵见都搬入里面去了，心中已有五分焦躁，老儿低著头，伏桌儿吃。李逵性急，叫一声『过卖，』骂道：『教老爷等了这半日！』把那桌子只一拍，泼那老人一脸热汁，那分面都泼翻了，老儿焦躁，便起来揪住李逵，喝道：『你是道理打翻我面！』李逵捻起拳头，要打老儿。戴宗慌忙喝住，与他陪话，道：『老丈休和他一般见识。小可陪老丈一分面。』那老人道：『客官不知；老汉路远，早要吃了面回去听讲，迟时误了程途。』戴宗问道：『老丈何处人氏？听谁人讲甚麽？』老儿答道：『老汉是本处蓟州管下九宫县二仙山下人氏，因来这城中买些好香回去，听山上罗真人讲说「长生不老」之法。』戴宗寻思：『莫不公孙胜也在那里？』便问老人道：『老丈贵庄曾有个公孙胜麽？』老人道：『客官问别人定不知，多有人不认得他。老汉和他是邻舍。他只有个老母在堂。这个先生一向云游在外，此时唤做公孙三清。如今出姓，都只叫他清道人，不叫做公孙胜，此是俗名，无人认得。』戴宗道：『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！』又拜问老丈：『九宫县二仙山离此间多少路？清道人在家麽？』老人道：『二仙山只离本县四十五里便是。清道人他是罗真人上首徒弟。他本师如何放他离左右！』戴宗听了大喜，连忙催趲面来吃；和那老人一同吃了，算还面钱，同出店肆，问了路途。戴宗道：『老丈先行；小可买些香纸也便来也。』老人作别去了。戴宗，李逵回到客店里，取了行李，包裹，再拴上甲马，离了客店，两个取路投九宫县二仙山来。戴宗使起『神行法，』四十五里，片时到了。二人来到县前，问二仙山时，有人指道：『离县投东，只有五里便是。』两个又离了县治，投东而行，困然行不到五里，早来到二仙山下。见个樵夫，戴宗与他施礼，说道：『借问此间清道人家在何处居住？』樵夫指道：『只过这个山嘴，门外有条小石桥的便是。』两个抹过山嘴来，

见有十数间草房，一周围矮墙，墙外一座小小石桥，两个来到桥边，见一个村姑，提一篮新果子出来，戴宗施礼问道：『娘子从清道人家出来，清道人在家麽？』村姑答道：『在屋後炼丹。』戴宗心中暗喜。分付李逵道：『你且去树多处躲一躲，待我自入去见了他，来叫你。』戴宗自入到里面看时，一带三间草房，门上悬挂一个芦帘。戴宗咳嗽一声，只见一个白发婆婆从里面出来。戴宗当下施礼道：『告禀老娘，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见一面。』婆婆问道：『官人高姓？』戴宗道：『小可姓戴，名宗，从山东到此。』婆婆道：『孩儿出外云游，不曾还家。』戴宗道：『小可是旧时相识，要说一句紧要的话，求见一面。』婆婆道：『不在家里，有甚话说，留下在此不妨。待回家自来相见。』戴宗道：『小可再来。』就辞了婆婆，来门外对李逵道：『今须用著你；方才他娘说道不在家里，如今你可去请他。他若说不在时，你便打将起来，不得伤犯他老母，我来喝住你便罢。』李逵先去包裹里取出双斧，插在两胯下，入得门里，大叫一声『著个出来。』婆婆慌忙迎著问道：『是谁？』见了李逵睁著双眼，先有八分怕他，问道：『哥哥有甚话说？』李逵道：『我乃梁山泊黑旋风，奉著哥哥将令，教我来请公孙胜。你叫他出来，佛眼相看！若还不肯出来，放一把鸟火，把你家当都烧做白地！』又大叫一声『早早出来。』婆婆道：『好汉莫要恁地。我这里不是公孙胜家，自唤做清道人。』李逵道：『你只叫他出来，我自认得他鸟脸！』婆婆道：『出外云游未归。』李逵拔出大斧，先砍翻一堵壁。婆婆向前拦住。李逵道：『你不叫你儿子出来，我只杀了你！』拿起来便砍。把那婆婆惊倒在地。只见公孙胜从里面奔将出来，叫道：『不得无礼！』只见戴宗便来喝道：『铁牛！如何吓倒老母！』戴宗连忙扶起。李逵撇了大斧，便唱个喏道：『阿哥休怪。不恁地你不肯出来。』公孙胜先扶娘入去了，出来拜请戴宗，李逵；邀进一间净室坐下，问道：『亏二位寻得到此。』戴宗道：『自从哥哥下山之後，小可先来蓟州寻了一遍，并无打听处，只纠合得一夥弟兄上山。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，致被知府高廉两阵用妖法赢了；无计奈何，只得教小可和李逵迳来寻请足下。遍蓟州，并无寻处。偶因素面店中得个此间老丈指引到此。』见村姑说足下在家烧炼丹药，老母只是推；因此使李逵激出哥哥来。这个太莽了些。望乞恕罪。

宋公明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；请哥哥便可行程，以见始终成全大义之美。』公孙胜道：『贫道幼年飘荡江湖，多与好汉们相聚。自从梁山泊分别回乡，非是昧心：一者母亲年老，无人奉侍；二乃本师罗真人留在座前。恐怕山寨有人寻来，故意改名清道人，隐居在此。』戴宗道：『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际，哥哥慈悲，只得去走一遭。』公孙胜道：『干碍老母无人养瞻。本师罗真人如何肯放？其实去不得了。』戴宗再拜恳告。公孙胜扶起戴宗，说道：『再容商议。』公孙胜留戴宗，李逵在净室里坐定，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。三个吃了一回，戴宗又苦苦哀告道：『若是哥哥不肯去时，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，山寨大义，从此休矣！』公孙胜道：『且容我去禀问本师真人。若肯容许，便一回去。』戴宗道：『只今便去后问本师。』公孙胜道：『且宽心住一宵，明日早去。』戴宗道：『公明在彼，一日如度一年，烦请哥哥便问一遭。』公孙胜便起身引了戴宗，李逵离了家里，取路上二仙山来。此时已是秋残初冬时分，日短夜长，容易得晚，来到半山里，早红轮西坠。松阴里面一条小路，直到罢真人观前，见有朱红牌额，上写着『紫虚观』三个金字。三人来到观前著衣亭上，整顿衣服，从廊下入来，迳投殿後松鹤轩里去。两个童子看见公孙胜领人入来，报知罗真人。传法旨，教请三人入来。当下公孙胜引著戴宗，李逵到松鹤轩内，正值真人朝真一才罢，坐在云床上。公孙胜向前行礼起居，躬身侍立。戴宗当下见了，慌忙下拜。李逵只管光著眼看。罗真人问公孙胜道：『此二位何来？』公孙胜道：『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师，山东义友是也。今为高唐州知府高廉显逞异术，有兄宋江，特令二弟来此呼唤。弟子未敢擅便，故来禀问我师。』罗真人道：『一清既脱火坑学炼长生，何得再慕此境？』戴宗再拜，道：『容乞暂请公孙先生下山，破了高廉便道还山。』罗真人道：『二位不知，此非出家人闲管之事。汝等自下山去商议。』公孙胜只得引了二人，离了松鹤轩，连晚下山来。李逵问道：『那老仙先生说甚麽？』戴宗道：『你偏不听得！』李逵道：『便是不省得这般鸟做声。』戴宗道：『便是他的师父说道教他休去！』李逵听了，叫起来道：『教我两个走了许多路程，我又吃了若干苦，寻见了，放出这个屁来！莫要引老爷性发，一只手捻碎你这道冠儿，一只手捉住腰胯，把那老贼道直撞下山去！』戴宗愁著道：『你又要钉』

住了！』李逵陪笑道：『不敢！不敢！我自这般说一声儿耍。』三个再到公孙胜家里，当下安排些晚饭。戴宗和公孙胜吃了。李逵只呆想，不吃。公孙胜道：『且权宿一宵，明日再去恳求师。若肯时，便去。』戴宗只得叫了安置，收拾行李，和李逵来净室里睡。这李逵那里睡得著；捱到五更左侧，轻轻地爬将起来；听那戴宗时，正睡的睡熟；自己寻思道：『不是干鸟气麼？你原是山寨里人，来问甚麽鸟师父！明朝那厮又不肯，不误了哥哥的大事？我忍不得了，只是杀了那个老贼道，教他没问处，只得和我去？』李逵当时摸了两把板斧，轻轻地开了房门，乘著星月明朗，一步步摸上山来：到得紫虚观前，见两扇大门关了，傍边篱墙喜不甚高。李逵腾地跳将过去。李逵道：『这贼道！不是当死！』一蹙蹙过门边来，把手只一推，扑的两扇亮齐开。李逵开了大门，一步步摸入里面去，直至松鹤轩前，只听隔窗有人念诵什麽经号之声。李逵爬上来，搯破纸窗张时，见罗真人独自一个坐在日间这件东西上；面前桌儿上咽猥猥地两枝蜡烛点得通亮，抢将入去，提起斧头，便望罗真人脑门上只一劈，早斫倒在云床上。李逵看时，流出白血来，笑道：『眼见得这贼是童男子身，颐养得元阳真气，不曾走泄，正没半点的红！』李逵再仔细看时，连那道冠儿劈做两半，一颗头直砍到项下。李逵道：『这个人只可驱除了他！先不烦恼公孙胜不去！』便转身，出了松鹤轩，从侧首廊下奔将出来。只见一个表衣童子，拦住李逵，喝道：『你杀了我本师，待走那里去！』李逵道：『你这个小贼道！也吃我一斧！』手起斧落，把头早砍下台基边去。李逵笑道：『如今只好撒开！』迳取路出了观门，飞也似奔下山来；到得公孙胜家里，闪入来，闭上了门。净室里听戴宗时，兀自未觉，李逵依前轻轻地睡了。直到天明，公孙胜起来，安排早饭相待两个吃了。戴宗道：『再请先生引我二人上山，恳告真人。』李逵听了，咬著唇冷笑。三个依原旧路，再上山来；入到紫虚观松鹤轩中，见两个童子。公孙胜问道：『人何在？』童子答道：『真人坐在云床上养性。』李逵听了，吃了一惊，把舌头伸将出来，半日绘不入去。三个揭起帘子入来看时，见罗真人坐在云床上中间。李逵暗暗想道：『昨夜我敢是错杀了？』罗真人便道：『汝等三人又来何干？』戴宗道：『特来哀告我师慈悲救取众人免难。』罗真人便道：『这黑大汉

是谁？』戴宗答道：『是小可义弟，姓，李名逵。』真人笑道：『本待不教公孙胜去；看他的面上，教他去走一遭。』戴宗拜谢，对李逵说了，李逵寻思：『那厮知道我要杀他，又鸟说！』只见罗真人道：『我教你三人片刻时便到高唐州，如何？』三个谢了。戴宗寻思：『这罗真人，又强似我的「神行法」！』真人唤道童取三个手帕来。戴宗道：『上告我师，是怎生教我们便能到高唐州？』罗真人便起身，道：『都跟我来。』三个人随出观门外石岩上来。先取一个红手帕铺在石上道：『一清可登。』公孙胜双脚踏在上面。罗真人把袖一拂，喝声道：『起。』那手帕化作一片红云，载了公孙胜，冉冉腾空便起，离山约有二十余丈。罗真人唤声『住。』那片红云不动。铺下一个青手帕，教戴宗踏上，喝声『起。』那手帕化作一片青云，载了戴宗起在半空里去了。那两片青红二云，如芦席，大起在天上转。李逵看得呆了。罗真人把一个白手帕，铺在石上，唤李逵踏上。李逵笑道：『你不是耍？若跌下来，好个大疙瘩！』罗真人道：『你见二人麼？』李逵立在手帕上。罗真人喝一声『起。』那手帕化作一片白云，飞将上去。李逵叫道：『阿也！我的不稳，放我下来！』罗真人把右手一招，那表红二云平平坠将下来。戴宗拜谢，侍立在右手，公孙胜侍立在左手。李逵在上面叫道：『我也要撒尿撒尿！你不放我下来，我劈头便撒下来也！』罗真人问道：『我自是出家人，不曾恼犯了你，你因何夜来越墙而过，入来把斧劈我？若是我无道德，已被杀了，又杀了我一个道童！』李逵道：『不是我！你敢认错了？』罗真人笑道：『虽然只是砍了我两个葫芦，其心不善。且教你吃些磨难！』把手一招，喝声『去。』一阵恶风，把李逵吹入云端里。只见两个黄巾力士押著李逵，耳朵边有如风两之声，下头房屋树木一似连排曳去的，底下如云催雾趲，正不知去了多少远，得魂不著体，手摇动。忽听得刮刺刺地响一声，从蓟州府厅屋上骨碌碌滚将下来。当日正值府尹马士弘坐衙，厅前立著许多公吏人等。看见半天里落下一个黑大汉来，众皆吃惊。马知府见了，叫道：『且拿这厮过来！』当下十数个牢子狱卒，把李逵驱至当前。马府尹喝道：『你这厮是那里妖人？如何从半天里吊将下来？』李逵吃跌得头破额裂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马知府道：『必然是个妖人！』教：『去取些法物来！』牢子节级将李逵捆翻，驱下厅前草地里，一个

虞候掇一盆狗血没头一淋；又一个提一桶尿粪来望李逵头上直浇到底下。李逵口里，耳朵里，都是狗血，尿，屎。李逵叫道：『我不是妖人，我是跟罗真人的伴当！』原来蓟州人都知道罗真人是个现世的活神仙。从此便不肯下手伤他，再驱李逵到厅前。早有使人禀道：『这蓟州罗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。若是他的从者，不可加刑。』马府尹笑道：『我读千卷之书，每闻古今之事，未见神仙有如此徒弟！既系妖人！牢子，与我加力打那厮！』众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盘。马知府喝道：『你那厮快招了妖人，更不打你！』李逵只得招做『妖人李二。』取一面大枷钉了，押下大牢里去。李逵来到死囚狱里，说道：『我是值日神将，如何枷了我？好歹教你这蓟州一城人都死！』那押牢节级禁子都知罗真人道德清高，谁不钦服；都来问李逵：『你端的是什么人？』李逵道：『我是罗真人亲随值日神将，因一时有失，恶了真人，把我撇在此间，教我受些苦难。三两日必来取我。你们若不把些酒肉来将息我时，我教你们众人全家都死！』那节级牢子见了他说，倒都怕他，只得买酒肉请他吃。李逵见他们害怕，越说起风话来。牢里众人越怕了，又将热水来与他洗浴了，换些乾净衣裳。李逵道：『若还缺了我酒肉，我便飞了去，教你们受苦！』牢里禁子只得倒陪告他。李逵陷在蓟州牢里不题，且说罗真人把上项的事一一说与戴宗。戴宗只是苦苦哀告，求救李逵。罗真人留住戴宗在观里宿歇，动问山寨里事物。戴宗诉说晁天王宋公明仗义疏财，专只替天行道，誓不损害忠臣烈士，孝子贤孙，义夫节妇，许多好处。罗真人听罢默然。一住五日，戴宗每日磕头礼拜，求告真人，乞救李逵。罗真人道：『这等人只可驱除了罢，休带回去！』戴宗告道：『真人不知，这李逵虽是愚蠢，不省礼法，也有些小好处：第一，鲠直；第二，不会阿谀於人，虽死其忠不改，第三，并无淫欲邪心，贪财背义，勇敢当先。因此宋公明甚是爱他。不争没了这个人回去，教小可难见兄长宋公明之面。』罗真人笑道：『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，为是下土众生，作业太重，故罚他下来杀戮。吾亦安肯逆天，坏了此人？只是磨他一会，我叫取来还你。』戴宗拜谢。罗真人叫一声『力士安在？』就松鹤轩前起一阵风。风过处，一尊黄巾力士出现，躬身禀覆：『我师有何法旨？』罗真人道：『先差你押去蓟州的那人，罪业已满。』

你还去蓟州牢里取他回来。速去速回。』力士声喏去了，约有半个时辰，从虚空里把李逵撇将下来。戴宗连忙扶住李逵，问道：『兄弟，这两日在那里？』李逵看了罗真人，只管磕头拜说：『亲爷爷，铁手不敢了也！』罗真人道：『你从今以后可以戒性，竭力扶持宋公明，休生歹心。』李逵再拜道：『你是我亲爷，如何敢违了你的言语！』戴宗道：『你正去那里去了这几日？』李逵道：『自那日一阵风直刮我去蓟州府里，从厅屋脊上直滚下来，被他府里众人拿住。那个乌知府道我是妖人，捉翻我，捆了，教牢子狱卒把狗血和尿尿淋我一头一身，打得我两腿肉烂，把我枷了，下在大牢里去。众人问我：『是何神众，从天上落下来？』只吃我说道：『罗真人的亲随值日神将。因有些过失，罚受此苦，过二三日，必来取我。』虽是吃了一顿棍棒，也得些酒肉吃。那厮人惧怕真人，与我洗浴，换了一身衣裳。方才正在亭心里诈酒肉吃，只见半空里跳下一个黄巾力士，把枷锁开了，喝我闭眼，一似睡梦中，直捉到这里』公孙胜道：『师父似这般的黄巾力士有一千余员，都是本师真人的伴当。』李逵听了，叫道：『活佛！你何不早说，免教我做了这般不是。』只顾下拜。戴宗也再拜恳告道：『小可端的来得多日了。高唐州军马甚急，望乞师父慈悲，放公孙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，破了高廉，便送还山。』罗真人道：『我本不教他去，今为汝大义为重，权教他去走一遭。--我有片言，汝当记取。』公孙胜向前跪听真人指教。正是：满怀济世安邦愿，来作乘鸾跨凤人。毕竟罗真人对公孙胜说出甚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

话说当下罗真人道：『弟子，你往日学的法术与高廉一般。吾今特授与汝「五雷天心正法」，依此而行。可救宋江，保国安民，替天行道，你的老母，我自使人早晚看视，勿得忧念。汝本上应天闲星数，以此暂容汝去遭；切须专持从前学道之心，休被人摇动，误了自己跟下大事。』公孙胜跪受了诀法，便和戴宗，李逵拜辞了罗真人，别了众道伴下山。归到家中，收拾了宝剑二口并铁冠道衣等物了

当，拜辞老母，离山上路。行过了三四十里路程，戴宗道：『小可先去报知哥哥，先生和李逵大路上来，得再来相接。』公孙胜道：『正好；贤弟先往报知，吾亦趲行来也。』戴宗分付李逵道：『於路上小心伏侍先生，但有些差池，教你受苦。』李逵道：『他和罗真人一般的法术，我如何敢轻慢了他！』戴宗拴上甲马，作起『神行法』来，预先去了。说公孙胜和李逵两个离了二仙山九宫县，取大路而行，到晚寻店安歇。李逵惧怕罗真人法术，十分小心伏侍公孙胜，那里敢使性。两个行了三日，来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唤做武冈镇，只见街市人咽凑集。公孙胜道：『这两日於路走得困倦，买碗素菜素酒吃了行。』李逵道『也好。』见驿路旁一个小酒店，两个人来店里坐下。公孙胜坐了上首；李逵解了腰包，下首坐下，叫过卖一面打酒，就安排些素馔来吃。公孙胜道：『你这里有甚素点心卖？』过卖道：『我店里只卖酒肉没有素点心；市口人家有枣糕卖。』李逵道：『我去买些来。』便去包裹取了铜钱，迳投市镇上来买了一包枣糕。待回来，只听得路旁侧首，有人喝采道：『好气力！』李逵看时，一夥人围一个大汉，把铁瓜在那里使，众人看了喝采他。李逵看那大汉时，七尺以上身材，面皮有麻，鼻子上一条大路。李逵看那铁时，约有三十来斤。那汉使得发了，一瓜正在压街石上，把那石头打做粉碎，众人喝采。李逵忍不住，便把枣糕揣在怀里，便来拿那铁。那汉喝道：『你是甚麽鸟人，敢来拿我的！』李逵道：『你使得甚麽鸟好，教众人喝采！看了到污眼！你看老爷使一回教众人看。』那汉道：『我值与你，你若使不动时，且吃我一顿子拳了去！』李逵接过瓜，如弄弹丸一般，使了一回，轻轻放下，面又不红，心头不跳，口内不喘。那汉看了，倒身便拜，说道：『愿求哥哥大名。』李逵道：『你家在那里住？』那汉道：『只在前面便是。』引了李逵到一个所在，见一把锁锁著门。那汉把钥匙开了门，请李逵到里面坐地。李逵看他房里都是铁砧，铁，火炉，钳，凿，家伙，寻思道：『这人必是个打铁匠人，山寨里正用得著，何不叫他也去入夥？……』李逵又道：『汉子，你通个姓名，教我知道。』那汉道：『小人姓汤，名隆，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寨官，因为打铁上，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叙用。近年父亲在任亡故，小人贪赌，流落在江湖上，因此灌在此间打铁度日。入骨好使枪棒；为是自家浑身有麻点，人都叫小

人做金钱豹子。敢问哥哥高姓大名？』李逵道：『我便是梁山泊好汉黑旋风李逵。』汤隆听了再拜道：『多闻哥哥威名，谁想今日偶然得遇！』李逵道：『你在这几时得发迹！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夥，教你也做个头领。』汤隆道：『若得哥哥不弃，肯带携兄弟时，愿随鞭镫。』就拜李逵为兄。李逵认汤隆为弟。汤隆道：『我又无家人伴当，同哥哥去市镇上吃三杯淡酒，表结拜之意。今晚歇一夜，明日早行。』李逵道：『我有个师父在前面酒店里，等我买棘糕去吃了便行，耽搁不得，只可如今便行。』汤隆道：『如何这般要紧？』李逵道：『你不知。宋公明哥哥见今在高唐州界厮杀，只等我这师父到来救应。』汤隆道：『这个师父是谁？』李逵道：『你且休问，快收拾了去。』汤隆急急拴了包裹盘缠银两，戴上毡儿，跨了口腰刀，提条朴刀，弃了家中破房旧屋，粗重家伙，跟了李逵，直到酒店里来见公孙胜。公孙胜埋怨道：『你如何去了许多时？再来迟些，我依前回去了！』李逵不敢做声回话，吊过汤隆拜了公孙胜，备说结义一事。公孙胜见说他是打铁出身，心中也喜。李逵取出棘糕，叫过卖将去整理。三个一同饮了几杯酒，吃了棘糕，算还酒钱。李逵，汤隆各背上包裹，与公孙胜离了武冈镇，迤迤望高唐州来。三个於路，三停中走了两停多路，那日早 好迎著戴宗来接。公孙胜见了大喜，连忙问道：『近日相战如何？』戴宗道：『高廉那厮近日箭疮平复，每日引兵来搦战。哥哥坚守不敢出敌，只等先生到来。』公孙胜道：『这个容易。』李逵引著汤隆拜见戴宗，说了备细。四人一处奔高唐州来。离寨五里远，早有吕方，郭盛引一百余军马迎接著。四人都上了马，一同到寨。宋江，吴用等出寨迎接。各施礼罢，摆了接酒风，叙问阔之情，请入中军帐内。众头领亦来作庆。李逵引过汤隆来参见宋江，吴用并众头领等。讲礼已罢，寨中且做庆贺筵席。次日，中军帐上，宋江，吴用，公孙胜商议破高廉一事。公孙胜道：『主将传令，且著拔寨都起。看敌军如何，小弟自有区处。』当日宋江传令各寨一齐引军起身，直抵高唐州城壕，下寨已定。次早五更造饭，军人都披挂衣甲。宋公明，吴学究，公孙胜三骑马直到军，前摇旗擂鼓，呐喊筛锣，杀到城下来。再说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疮已痊，隔夜小军来报知宋江军马又到，早晨都披挂了衣甲，便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将引三百神兵并大小将校出城迎敌。两军渐近，

旗鼓相望，各摆开阵势。两阵里花腔鼙鼓擂，杂彩绣旗摇。宋江阵门开处，分出十骑马来，雁翅般摆开在两边。左手下五将：花荣，秦明，朱仝，欧鹏，吕方；右手下五将是：林冲，孙立，邓飞，马麟，郭盛；中间三个总军主将，三骑马出到阵前。看对阵金鼓全鸣，门旗开处，也有二三十个军官簇拥著高唐州知府高廉出在阵前，立马门旗之下，厉声喝骂道：『你那水洼草贼！既有心要来厮杀，定要见个输赢！走的不是好汉！』宋江问一声『谁人出马立斩此贼？』小李广花荣挺枪跃马，直至垓心。高廉见了，喝问道：『谁与我直取此贼去？』那统制官队里转出一员上将，唤做薛元辉，使两口双刀，骑一匹劣马，飞出垓心，来战花荣，两个在阵前斗了数合，花荣拨回马，望本营便走。薛元辉纵马舞刀，尽力来赶。花荣略带住了马，拈弓取箭，扭转身躯，只一箭，把薛元辉头重 轻射下马去。两军齐呐声喊。高廉在马上见了大怒，急去马鞍前取下那面聚兽铜牌，把剑去击。那里敲得三下，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砂来，罩得天昏地黑，日色无光。喊声起处，豺狼虎豹怪兽毒虫就这黄砂内卷将出来。众军恰待都起，公孙胜在马上早掣出那一把松文古定剑来，指著敌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『疾！』只见一道金光射去，那夥怪兽毒虫都就黄砂中乱纷纷坠於阵前。众军人看时， 都是白纸剪的虎豹走兽，黄砂皆荡散不起。宋江看了，鞭梢一指，大小三军一齐掩杀过去；但见人亡马倒，旗鼓交横。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。宋江军马赶到城下，城上急拽起吊桥，闭上城门，擂木炮石如雨般打将下来。宋江叫且鸣金，收聚军马下寨，整点人数，各获大胜，回帐称谢公孙先生神功道德，随即赏劳三军。次日分兵四面围城，尽力攻打。公孙胜对宋江，吴用道：『昨夜虽是杀败敌军大半，眼见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中去了。今日攻击得紧，那厮夜间必来偷营 寨。今晁可收军一处，至夜深，分去四面埋伏。这里虚扎寨栅，教众将只听霹雳响，看寨中火起，一齐进兵。』传令已了，当日攻城至未牌时分，都收四面军兵还寨， 在营中大吹大擂饮酒。看看天色渐晚，众头领暗暗分拨开去，四面埋伏已定。 说未江，吴用，公孙胜，花荣，秦明，吕，方郭盛上土城坡等候。是夜高廉困然点起三百神兵，背上各带铁葫芦，於内藏著硫磺焰硝，烟火药料；各人俱执 刃，铁扫帚，田内都衔著芦哨。二更前後，大开城门，放下

吊桥，高廉当先，驱领神兵前进，背後带三十余骑，奔杀前来。离寨渐近，高廉在马上作起妖法，，早黑气冲天，狂风大作，飞砂走石，播土扬尘。三百神兵取火种，去那葫芦口上点著，一声芦哨齐响，黑气中间，火光罩身，大刀阔斧，滚入寨里来，高埠处，公孙胜仗剑作法，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刺刺起个霹雳。三百神兵急待步，只见那空寨中火起，火焰乱飞，上下通红。无路可出。四面伏兵齐起，围定寨栅，黑处偏见。三百神兵不曾走得一个，都被杀在阵里。高廉急引了三十余骑奔走回城。背後一枝军马追赶将来，乃是豹子头林冲。看看赶上，急叫得放下吊桥。高廉只带得八九骑入城，其余尽被林冲和人连马生擒活了去。高廉退到城中，尽点百姓上城守护。高廉军马神兵被宋江，林冲杀个尽绝。次日，宋江又引军马四面围城甚急。高廉寻思：『我数年学得法术，不想今日被他破了！似此如之奈何？...』只得使人去邻近州府求救。急急修书二封，教去东昌寇州，『二处离此不远。这两个知府都是我哥哥抬举的人。教星夜起兵来接应。』差了两个帐前统制官，擎书信，放开西门，杀将出来，投西夺路去了。众将待去追赶，吴用传令：『且放他出去，可以将计就计。』宋江问道：『军师如何作用？』吴学究道：『城中兵微将寡，所以他去求救。我这里可使两枝人马，诈作救应军兵，於路混战：高廉必然开门助战，乘势一面取城，把高廉引入小路，必然擒获。』宋江听了大喜，令戴宗回梁山泊另取两枝军马，分作两路而来。且说高廉每夜在城中空阔处堆积柴草，竟天价放火为号，城上只望救兵到来。过了数日，守城军兵望见宋江阵中不战自乱，急忙报知。高廉听了，连忙披挂上城瞻望，只见两路人马，战尘蔽日，喊杀连天，冲奔前来；四面围城军马，四散奔走。高廉知是两路救军到了，尽点在城军马，大开城门，分头掩杀出去。且说高廉撞到宋江阵前，看见宋江引著花荣，秦明三骑马望小路而走。高廉引了人马急去追赶，急听得山坡後连珠炮响，心中疑惑，便收转人马回来。两边锣响，左手下小温侯，右手下赛仁贵，各引五百人马冲将出来。高廉急夺路走时，部下军马折其大半；奔走脱得垓心时，望见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号；举眼再看，无一处是救应军马；只得引著败卒残兵，投山僻小路而走。行不到十里之外，山背後撞出一彪人马，当先拥出病尉迟，拦住去路，厉声高叫：『我等你

多时！好好下马受缚！，高廉引军便回。背後早有一彪人马截住去路，当先马上 是美髯公。两头夹攻将来，四面截了去路，高廉只得弃了马， 走上山。那四下里部军一齐赶上山去。高廉慌忙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『起！』驾一片黑云，冉冉胜腾空，直上山顶。只见山坡边转出公孙胜来；见了，便把剑在马上望空作用，只中也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『疾！』将剑望上一指，只见高廉从云中倒撞下来，侧首抢过插翅虎雷横，一朴刀把高廉挥做两段。雷横提了首级，都下山来，先使人去飞报主帅，宋江已知杀了高廉，收军进高唐州城内，先传下将令，休得伤害百姓；一面出榜安民，秋毫无犯；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来。那当牢节级，押狱禁子，已都走了，止有三五十个罪囚，尽数开了枷锁释放，数中只不见柴大官人一个，宋江心中忧闷。寻到一处监房内， 监著柴皇亲一家老小；又一座牢内，监著沧州提捉到柴进一家老小，同监在彼，--为是连日厮杀，未曾取问发落。--只是没寻柴大官人处。吴学究教唤集高唐州押狱禁子跟问时，数内有一个禀道：『小人是当牢节级蔺仁。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，专一牢固监守柴进，不得有失；又分付道：「但有凶吉，你可便下手。」』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进出来施刑，小人为见本人是个好男子，不忍下手，只推道：『本人病至八分，不必下手。』後又催并得紧，小人回称：『柴进已死。』因是连日厮杀，知府不闲，小人 恐他差人下来看视，必见罪责；昨日引迤进去後面枯井边，开了枷锁，堆放里面躲避，如今不知存亡。』宋江听了，慌忙著蔺仁引入。直到後牢枯井边望时，见里面黑洞洞地，不知多少深浅；上面叫时，那得人应；把索子放下探时，约有八九丈深。宋江道：『柴大官人眼见得都是没了！』宋江垂泪。吴学究道：『主帅且休烦恼。谁人敢下去探望一遭，便见有无。』说犹未了，转过黑旋风李逵来，大叫道：『等我下去！』宋江道：『正好。当初也是你送了他，今日正宜报本。』李逵笑道：『我下去不怕，你们莫要割断了绳索！』吴学究道：『你 也忒奸猾！』且取一个大蔑箩，把索子络了，接长索头，扎起一个架子，把索挂在上。李逵脱得赤条条的，手拿两把板斧，坐在箩里， 放下井里去。索上缚两个铜铃。渐渐放到底下，李逵 从箩里爬将出来，去井底下摸时，摸著一堆， 是骸骨。李逵道：『爷娘！甚鸟东西在这里，』又去这边摸时，

底下湿漉漉，没下处。李逵把双斧拔放箩里，两手去摸底下，四面宽；一摸摸著一个人，做一堆儿蹲在水坑里。李逵叫一声『柴大官人，』那里见动，摇动铜铃。众人扯将上来，只李逵一个，备细说了下面的事。宋江道：『你可再下去，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箩里，先发上来，再放箩下来取你。』李逵道：『哥哥不知，我去蓟州著了两道儿，今番休撞第三遍。』宋江笑道：『我如何肯弄你！你快下去。』李逵只得再坐箩里，又下井去。到得底下，李逵爬将箩去，把柴大官人拖在箩里，摇动索上铜铃。上面听得，早扯起来。到上面，众人大喜。及见柴进头破额裂，两腿皮肉打烂，眼目略开又闭，众人甚是凄惨，叫请医生调治。李逵在井底下发喊大叫。宋江听得，急叫把箩放将下去，取他上来。李逵到得上面，发作道：『你们也不是好人！便不把箩放下来救我！』宋江道：『我们只顾看柴大官人，因此忘了你，休怪。』宋江就令众人把柴进扛扶上车睡了；把两家老小并夺转许多家财，共有二十余辆车子，叫李逵，雷横先护送上梁山泊去，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贱三四十口，处斩於市；赏谢了蔺仁；再把府库财帛仓粮米并高廉所有家私，尽数装载上山。大小将校，离了高唐州，得胜回梁山泊。所过州县，秋毫无犯。在路已经数日，回到大寨。柴进扶病起来，称谢晁，宋二公并众头领。晁盖教请柴大官人就山顶宋公明歇处，另建一所房子与柴进并家眷安歇。晁盖，宋江等众怕大喜。自高唐州回来，又添得柴进，汤隆两头领，且作庆贺筵席，不在话下。再说东昌寇州两处已知高唐州杀了高廉，失陷了城池，只得写表，差人申奏朝廷；又有高唐州逃难官员，都到京师说知事实。高太尉听了，知道杀死他兄弟高廉，次日五更，在待漏院中，专等景阳钟响。百官各具公服，直临丹墀，伺候朝见。当日五更三点，道君皇帝升殿。净鞭三下响，文武两班齐，天子驾坐。殿头官喝道：『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』高太尉出班奏道：『今有济州梁山泊贼首晁盖，宋江累造大恶；打城池，抢掳仓廩，聚集凶徒恶党，现代济州杀害官军，闹了江州无为军；今又将高唐州官民杀戮一空，仓廩库藏尽被掳去。此是心腹大患，若不早行诛剿，他日养成贼势，难以制伏。伏乞圣断。』天子闻奏大惊，随即降下圣旨，就委高太尉选将调兵，前去剿捕，务将扫清水泊，杀绝种类。高太尉又奏道：『量此草寇，不必兴举大兵。

臣保一人，可去收服。』天子道：『卿若举用，必无差错，即令起行。飞捷报功，加官赐赏，高迁任用。』高太尉奏道：『此人乃开国之初，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，单名唤个灼字；使两条铜鞭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；见受汝宁邵都统制，手下多有精兵勇将。臣保举此，可以征剿梁山泊。可授兵马指挥使，领马步精锐军士，克日扫清山寨，班师还朝。』天子准奏，降下圣旨：著枢密院即便差人勒前往汝宁州星夜宣取。当日朝罢，高太尉就於帅府著枢密院拨一员军官，擎圣旨前去宣取。当日起行，限时定日，要呼延灼赴京听命。说呼延灼在汝宁州统军司坐衙，听得门人报道：『有圣旨，特来宣取将军赴京，有委用的事。』呼延灼与本州官员出郭迎接到统军司，开读已罢，设宴管待使臣；火急收拾了头盔衣甲，鞍马器械，带引三四十从人，一同使命，离了汝宁州，星夜赴京。於路无话，早到京师城内殿司府前下马，来见高太尉。当日俵正在殿帅府坐衙。门吏报道：『汝宁州宣到呼延灼，见在门外。』高太尉大喜，叫唤进来参见。高太尉问慰已毕，与之赏赐；次日早朝，引见道君皇帝。天子看见呼延灼一表非俗，喜动天颜，就赐踢雪乌骓一匹。那马，浑身墨锭似黑，四蹄雪练价白，因此名为『踢雪乌骓。』那马，日行千里。奉圣旨赐与呼延灼骑坐。呼延灼谢恩已罢，随高太尉再到殿帅府，商议起军剿捕梁山泊一事。呼延灼道：『禀明恩相：小人觑探梁山泊，兵多将广，马劣枪长，不可轻敌小觑。乞保二将为先锋？』不争呼延灼举保此二将，有分教：功名未上凌咽阁，姓字先标聚义厅。毕竟呼延灼对高太尉保出谁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

话说高太尉问呼延灼道：『将军所保何人，可为先锋？』呼延灼禀道：『小人举保陈州团练使，姓韩，名滔，原是东京人氏；曾应过武举出身；使一条枣木槊；人呼为百胜将军；此人可为正先锋。又有一人，乃是颍州团练使，姓彭，名杞，亦是东京人氏；乃累代将门之子；使一口三尖刃刀，武艺出众；人呼为「百目将军」；此人可为副先锋。』高太尉听了，大喜道：『若是韩彭二将为先锋，何愁狂寇不灭！』

当日高太尉就殿帅府押了两道牒文，著枢密院差人星夜往陈、颍二州调取韩滔、彭圯火速赴京。不旬日间，迳来殿帅府参见了太尉并呼延灼。次日，高太尉带领众人都往御教场中操演武艺；看军了当，来殿帅府会同枢密院计议军机重事。高太尉问道：『你等三路总有多少人马在此？』呼延灼答道：『三路军马计有五千；连步军数及一万。』高太尉道：『你三人亲自回州拣选精锐马军三千，步军五千，约会起程，收剿梁山泊。』呼延灼禀道：『此三路马步军兵都是训练精熟之士，人强马壮，不必殿帅忧虑，但恐衣甲未全，只怕误了日期，取罪不便，乞恩相宽限。』高太尉道：『既是如此说时，你三人可就京师甲仗库内，不拘数目，任意选拣衣甲盔刀，关领前去。务要军马整齐好与对敌。出师之日，我自差官来点视。』呼延灼领了钧旨，带人往甲仗库关支。呼延灼选得铁甲三千副，熟皮马甲五千副，铜铁头盔三千顶，长枪二千根，滚刀一千把，弓箭不计其数，火炮铁炮五百余架，都装载上车。临辞之日，高太尉又拨与战马三千匹。三个将军，各赏了金银缎匹，三军尽关了粮赏。呼延灼和韩滔，彭圯都与了必胜军状，辞别了高太尉并枢密院等官。三人上马，都投汝宁州来。於路无话，到得本州，呼延灼便遣韩滔，彭圯各往陈，颍二州起军，前来汝宁会合。不到半月之上，三路兵马都已安足。呼延灼便把京师关到衣甲盔刀，旗枪鞍马，并打造连环铁铠，军器等物，分三军已了，伺候出军。高太尉差到殿帅府两员军官前来点视。犒赏三军已罢，呼延灼摆布三路兵马出城；前军开路韩滔，中军主将呼延灼，後军催督彭圯。马步三军人等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梁山泊来。说梁山泊远探报马迳到大寨报知此事。聚义厅上，当中晁盖宋江，上首军师吴用，下首法师公孙胜并众头领，各与柴进贺喜，终日筵宴。听知报道汝宁州「双鞭」呼延灼引著军马来征战，众皆商议迎敌之策。吴用便道：『我闻此人乃开国功臣河东名将呼延赞之後，武艺精熟；使两条钢鞭，卒不可近。必用能征敢战之将，先以力敌，後用智擒。』说言未了，黑旋风李逵便道：『我与你去捉这厮！』宋江道：『你怎去得；我自有调度。可请霹雳火秦明打头阵，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，小李广花荣打第三阵，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阵，病尉迟孙立打第五阵。将前面五阵一队队战罢，如纺车般转作後军。我亲自带引十个兄弟引大队人马押後。左军五将，朱仝、雷

横、穆弘、黄信、吕方；右军五将、杨雄、石秀、欧鹏、郭盛。水路中，可请李俊、横、张顺、阮家三弟兄驾船接应。教李逵与杨林引步军分作两路埋伏救应。』宋江调拨已定，前军秦明早引人马下山，向平山旷野之处列成阵势。此时虽是冬天，喜和暖。等候了一日，早望见官军到来。先锋队里百胜将韩滔领兵扎下寨栅，当晚不战。次日天晓，两军对阵，三通画鼓，出到阵前，马上横著狼牙棍，望对阵门旗开处，先锋将韩滔，横槊勒马，大骂秦明道：『天兵到此，不思早早投降，还敢抗拒，不是讨死！我直把你水泊填平，梁山踏碎；生擒活捉你这夥反贼解京，碎尸万段』秦明本是性急的人，听了也不打话，便指马舞起狼牙棍，直取韩滔。韩滔挺槊跃马，来战秦明，两个斗到二十余合，韩滔力怯，只待要走，背後中军主将呼延灼已到。见韩滔战秦明不下，便从中军舞起双鞭，纵坐下那匹御赐踢雪乌骓，跑哮嘶喊，来到阵前。秦明见了，待来战呼延灼，第二拨豹子头林冲已到，便叫：『』『秦统制少歇，看我战三百合 理会！』冲挺起蛇矛，奔呼延灼。秦明自把军马从左边趲向山坡後去。这里呼延灼自战林冲。两个正是对手：枪来鞭去花一团，鞭去枪来锦一簇。两个斗到五十合之上，不分胜败。第三拨小李广花荣军到，阵门下大叫道：『林将军少歇，看我擒捉这厮！』林冲拨转马便走。呼延灼因见林冲武艺高强，也回本阵。林冲自把本部军马一转，转过山坡後去，让花荣挺枪出马。呼延灼後军已到；天目将彭圯横著那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，骑著五明千里黄花马，出阵大骂花荣道：『反国逆贼，何足为道！与吾并个输赢！』花荣大怒，也不答话，便与彭圯交马。两个战二十余合，呼延灼看看彭圯力怯，纵马舞鞭，直奔花荣，斗三到三合，第四拨一丈青扈三娘人马已到，大叫：『花将军少歇，看我捉这厮！』花荣也引军望右边趲转山坡下去了。彭圯来战一丈青未定，第五拨病尉迟孙立军马早到，勒马於阵前摆著，看这扈三娘去战彭圯，两个正在征尘影里，杀气阴中，一个使大杆刀，一个使双刀。两个斗到二十余合，一丈青把双刀分开，回马便走。彭圯要逞功劳，纵马赶来。一丈青便把双刀挂在马鞍轿上，袍底下取出红绵套索，--上有二十四个金钩，--等彭圯马来得近，扭过身躯，把套索望空一撒，看得亲切。彭圯措手不及，早拖下马来。孙立喝教众军一发向前，把彭圯捉了。呼延灼看见

了大怒，奋力向前来救。一丈青便拍马来迎敌。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。两个斗到十合之上，急切赢不得一丈青，呼延灼心中想道：『这个泼妇人，在我手里斗了许多合，倒恁地了得！』心怀意急，卖个破绽，放他入来，把双鞭只一盖，盖将下来；--那双刀在怀里。--提起右手钢鞭，望一丈青顶门上打下来。被一丈青眼明手快，早起刀，只一隔，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飞起来。好那一鞭打将下来，正在刀口上，铮地一声响，火光迸散。一丈青回马望本阵便走。呼延灼纵马赶来。病尉迟孙立见了，便挺枪纵马向前迎往厮杀，背後宋江

好引十对良将都到，列成阵势。一丈青自引了人马，也投山坡下去了。宋江见活捉得天目将彭圯，心中甚喜；且来阵前，看孙立与呼延灼交战。孙立把枪带住手腕上，绰起那条竹节钢鞭，来迎呼延灼。两个都使钢鞭，更一般打扮：病尉迟孙立是交角铁头，大红罗抹额，百花黠翠皂罗袍，乌油戥金甲，骑一匹乌骓马，使一条竹节虎眼鞭，赛过尉迟恭，这呼延灼是冲天铁头，销金黄罗抹额，七星打钉皂罗袍，乌油对嵌铠甲，骑一匹御赐踢雪乌骓，使两条水磨八棱钢鞭，--左手的重十二斤，右手的重十三斤，--真似呼延赞。两个在阵前左盘右旋，斗到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官军阵里韩滔见说折了彭圯，便去後军队里，尽起军马，一发向前厮杀。宋江只怕冲将过来，便把鞭梢一指，十个头领，引了大小军士掩杀过去；背後四路军兵分作两路夹攻拢来。呼延灼见了，急收转本部军马，各敌个住。为何不能全胜？

被呼延灼阵里都是『连环马军，』马带马甲，人披铁铠。马带甲，只露得四蹄悬地；人披铠，只露著一对眼睛。宋江阵上虽有甲马，只是红缨面具，铜铃雉尾而已。这里射将箭去，那里都护住了。那三千马军各有弓箭，对面射来，因此不敢近前。宋江急叫鸣金收军。呼延灼也退二十余里下寨。宋江收军，退到山西下寨，屯住军马，且教左右群刀手，簇拥彭圯过来。宋江望见，便起身喝退军士，亲解其缚；扶入帐中，分宾而坐，宋江便拜。彭圯连忙答拜道：『小人被擒之人，理合就死，何故将军宾礼相待？』宋江道：『某等众人，无处容身，暂占水泊，权时避难。今者，朝廷差遣将军前来收捕，本合延颈就缚；但恐不能存命，因此负罪交锋，误犯虎威，敢乞恕罪。』彭圯答道：『素知将军仗义行仁，扶危济困；不想果然如此义气！倘蒙存留微命，

当以捐躯报效。』宋江当日就将天目将彭圯使人送上大寨，教与晁天王相见，留在寨里。这里自一面犒赏三军并众头领，计议军情。再说呼延灼收军下寨，自和韩滔商议如何取胜梁山泊。韩滔道：『今日这厮们见俺催军近前，他便慌忙掩击过来；明日尽数驱马军向前，做一排摆著，每三十匹一连，把铁环连锁；但遇敌军，远用箭射，近则使枪，直冲入去；三千『连环马车，』分作一百队锁定；五千步军在後策应。--『明日休得挑战，我和你押後掠阵。但若交锋，分作三面冲将过去。』计策商量已定，次日天晓出战。说宋江次日把军马分作五队在前，後军十将簇拥；两路伏兵分於左右。秦明当先，搦呼延灼出马交战，只见对阵但只呐喊，并不交锋。为头五军都一字儿摆在阵前：中是秦明，左是林冲、一丈青，右是花荣、孙立。在後随即宋江引十将也到，重重叠叠摆著人马。看对阵时，约有一千步军，只见擂鼓发喊，并无一人出马交锋。宋江看了，心中疑惑，暗传号令，教後军且退；纵马直到花荣队里窥望。猛听对阵里连珠炮响，一千步军，忽然分作两下，放出三面『连环马车，』直冲将来；两边把弓箭乱射，中间尽是长枪。宋江看了大惊，急令众军把弓箭施放。那里抵敌得住，每一队三十匹马，一齐跑发，不容你不向前走；那『连环马车，』漫山遍野，横冲直撞将来。前面五队军马望见，便乱撺了，策立不定：後面大队人马拦当不住，各自逃生。宋江慌忙飞马便走，十将拥护而行，背後早有一队『连环马军』追将来，得伏兵--李逵，杨林--引入从芦苇中杀出来，救得宋江。逃至水边，有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三阮--六个水军头领--摆下战船接应。宋江急急上船，便传令，教分头去救应众头领下船。那『连环马』直赶到水边，乱箭射来，船上 有傍牌遮护，不能损伤，慌忙把船棹到鸭嘴滩，尽行上岸，就水寨里整点人马，折其大半；喜众头领都全，虽然折了些马匹，都救得性命。少刻，只见石勇、时迁、孙新、顾大嫂都逃命上山，说：『步军冲杀将来，把店屋平拆了去。我等若无号船接应，尽被擒捉！』宋江一一亲自抚尉，计点众头领时，中箭者六人：林冲、雷横、李逵、石秀、孙新、黄信；小喽罗中伤带箭者不计其数。晁盖闻知，同吴用、公孙胜下山来动问。宋江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吴用劝道：『哥哥休忧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何必挂心？别生良策，可破「连环车马」』晁

盖便传号令，分付水军，牢固寨栅船只，保守滩头，晓夜堤备；请宋公明上山安歇。宋江不肯上山，只就鸭嘴滩寨内驻扎，只教带伤头领上山养病。说呼延灼大获全胜，回到本寨，开放『连环马，』都次第前来请功。杀死者不计其数，生擒得五百余人，夺得战马三百余匹。即差人前去京师报捷，一面犒赏三军。说高太尉正在殿帅府坐衙。门上报道：『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胜，差人报捷。』心中大喜。次日早朝，越班奏闻天子。天子甚喜，勒赏黄封御酒十瓶，锦袍一领，差官一员，钱十万贯。前去行营赏军。高太尉领了圣旨，回到殿帅府，随即差官捧前去。说呼延灼已知有天使到，与韩滔出二十里外迎接；接到寨中，谢恩受赏已毕，置酒管待天使；一面令韩先锋钱赏军，且将捉到五百余人囚在寨中，待拿到贼首，一并解走京师示众施行。天使问：『彭团练如何不见？』呼延灼道：『为因贪捉宋江贼，探入重地，致被擒捉。今次群贼必不敢再来。小可分兵攻打，务要肃清山寨，扫尽水泊，擒获众贼，拆毁巢穴；但恨四面是水，无路可进。遥观寨栅，只非得火炮飞打，以碎贼巢。久闻东京有个炮手凌，名号轰天雷，此人善造火炮，能去十四五里远近，石炮落处，天崩地陷，山倒石裂。若得此人，可以攻打贼巢。--更兼他深通武艺，弓马熟娴。若得天使回京，於太尉前言知此事，可以急急差遣到来，克日可取贼巢。』天使应允，次日起程，於路无话，回到京师，来见高太尉备说呼延灼求索炮手凌，要建大功。高太尉听罢，传下钧旨，叫唤甲仗库副使炮手凌那人来。原来凌，祖贯燕陵人，是宋朝天下第一个炮手，所以人都号他是轰天雷。--更兼他武艺精熟。当下凌来参见了高太尉，就受了行军统领官文凭，便教收拾鞍马军器起身。且说凌把应用的烟火，药料，就将做下的诸色火炮并一应的炮石，炮架，装载上车；带了随身衣甲盔刀行李等件，并三四十个军汉，离了东京，取路投梁山泊来。到得行营，先来参见主将呼延灼，次日先锋韩滔，备问水寨远近路程，山寨峻去处，安挑三等炮石攻打：第一是风火炮，第二是金轮炮，第三是子母炮。先令军健整顿炮架，直去水边竖起，准备放炮。说宋江在鸭嘴滩上小寨内，和军师吴学究商议破阵之法，无计可施。有探细人来报道：『东京新差一个炮手，号作轰天雷凌，即日在於水边竖起架子，安排施放火炮，攻打寨栅。』吴学究道：『这个不妨：我山寨

四面都是水泊，港汊甚多，宛子城离水又远；纵有飞天炮，如何能打得城边？且弃了鸭嘴滩小寨，看他牝地设法施放，做商议。』当下宋江弃了小寨，便都起身，且上关来。晁盖、公孙胜接到聚义厅上，问道：『似此如何破敌？』动问未绝，早听得山下炮响。一连放了三个火炮：两个打在水里，一个直打到鸭嘴滩边小寨上。宋江见说，心中辗转忧闷；众头领尽皆失色。吴学究道：『若得一人诱引凌到水边，先捉了此人，方可商议破敌之法。』晁盖道：『可著李俊、张横、张顺，三阮六人棹船，如此行事。岸上朱仝、雷横如此接应。』且说六个水军头领领了将令，分作两队：李俊和张横先带了四五十个会水的，用两只快船，从芦苇深处悄悄过去；背後张顺三阮掉四十余只小船接应。再说李俊，张横上到对岸，便去炮架子边，呐声喊，把炮架推翻。军士慌忙报与凌知道。凌便带了风火二炮，拿枪上马，引了一千余人赶将来。李俊、张横领人便走。凌追至芦苇滩边，看见一字儿摆开四十余只小船，船上共有百十余个水军。李凌便来抢船。朱仝，雷横在对岸呐喊擂鼓。凌夺得许多船只，叫军健尽数上船，便杀过去。船才行到波心之中，只见岸上朱仝、雷横鸣起锣来；水底下早钻起四五十水军，尽把船尾楔子拔了，水都泼入船里来；外边就势扳翻船，军健都接在水里。凌急待回船，船尾舵櫓已自被拽下水底去了。两边钻上两个头领来，把船只一扳，仰合转来，凌被合下水里去，底下是阮小二一把抱住，直拖到对岸来。岸上早有头领接著，便把索子绑了，先解上山来，船都已过鸭嘴滩去了。箭又射不著，人都不见了，只忍得气。呼延灼恨了半晌，只得引人马回去。且说众头领捉得轰天雷凌，解上山寨，先使人报知。宋江便同满寨头领下第二关迎接，见了凌，连忙亲解其缚便埋怨众人，道：『我教你们礼请统领上山，如何恁地无礼！』凌拜谢不杀之恩。宋江便与他把盏；已了，自执其手，相请上山。到大寨，见了彭圯已做了头领，凌闭口无言。彭圯劝道：『晁，宋二头领替天行道，招纳豪杰，专等招安，与国家出力。既然我等在此，只得从命。』宋江又陪话。凌答道：『小的在此趋待不妨；争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师，倘或有人知觉，必遭诛戮，如之奈何！』宋江道：『且请放心，限日取还统领。』凌谢道：『若得头领如此周全，死亦瞑目！』晁盖道：『且教做筵席庆贺。』次日，厅上大聚

会众头领。饮酒之间，宋江与众人商议破『连环马』之策。正无良法，只见金钱豹子汤隆起身道：『小人不材，愿献一计；除是得这船军器，和我一个哥哥，可以破得「连环甲马。」』吴学究便问道：『贤弟，你且说用何等军器？你这个令亲哥哥是谁？』汤隆不慌不忙，叉手向前，说出这船军器和那个人来。正是：斗就玉京擒獬豸，谋成金阙捉狻猊。毕竟汤隆对众说出那船军器，甚麽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

话说当时汤隆对众头领说道：『小可是祖代打造军器为生。先父因此艺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，得做延安知寨。先朝曾用这「连环甲马」取胜。破阵时，须用「钩镰枪」可破。汤隆祖传已有画样在此，若要打造，便可下手。汤隆虽是会打，不会使。若要会使的人，只除非是我那个姑舅哥哥。会使这钩镰枪法，只有他一个教头。他家祖传习学，不教外人。或是马上，或是步行，都是法则；端的使动，神出鬼没！』说言未了，林冲问道：『莫不是见做金枪班教师徐宁？』汤隆应道：『正是此人。』林冲道：『你不说起，我也忘了。这徐宁的「金枪法，」「钩镰枪法，」端的是天下独步。在京师时与我相会，较量武艺，彼此相敬相爱；只是如何能彀得他上山？』汤隆道：『徐宁祖传一件宝贝，世上无对，乃是镇家之宝。汤隆比时曾随先父知寨往东京视探姑母时，多曾见来，是一副翎砌就圈金甲，这副甲，披在身上，又轻又稳，刀剑箭矢急不能透；人都唤做「赛唐猊。」』多有贵公子要求一见，造次不肯与人看。这副甲是他的性命；用一个皮匣子盛著，直挂在卧房梁上。若是先对付得他这副甲来时，不由他不到这里。』吴用道：『若是如此，何难之有？放著有高手弟兄在此。今次用著鼓上蚤时迁去走一遭。』时迁随即应道：『只怕无此一物在彼；若端的有时，好歹定要取了来。』汤隆说：『你若盗得甲来，我便包办赚他上山。』宋江问道：『你如何去赚他上山？』汤隆去宋江耳边低低说了数句。宋江笑道：『此计大妙！』吴学究道：『再用得三个人，同上京走一遭。一个到东京收买烟火药料并炮内用的药材，两个去取凌统领家

老小。』彭圯见了，便起身禀道：『若得一人到颍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，实拜拜成全之德。』宋江便道：『团练放心。便请二位修书，小可自教人去。』便喊杨林可将金银书信，带领伴当，前往颍州取彭圯将军老小；薛永扮作使枪棒卖药的，往东京取凌统领老小；李云扮作客商，同往东京收买烟火药料等物；乐和随汤隆同行，又挈薛永往来作伴；一面先送时迁下山去了。次後且叫汤隆打起一把钩镰枪做样，教雷横提调监督。再说汤隆打起钩镰枪样子教山李云，乐和，汤隆辞别下山去了。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来探听事情。这段话，一时难尽。这里且说时迁离了乐山泊，身边藏了暗器，诸船行头，在路拖迤来到东京，投个客店安下了；次日，趲进城来，寻问金枪班教师徐宁家。有人指点道：『入得班门里，靠东第五家黑角子门便是。』时迁转入班门里，先看了前门；次後趲来相了後门，见是一带高墙，墙里望见两间小巧楼屋，侧首 是一根戗柱。时迁看了一回，又去街坊问道：『徐教师在家里麼？』人应道：『直到晚方归家，五更便去内里随班。』时迁叫了『相扰，』且回客店里来，取了行头，藏在身边，分付店小二道：『我今夜多敢是不归，照管房中则个。』小二道：『但放心自去，这里禁城地面，并无小人。』时迁再入到城里买了些晚饭吃了， 趲到金枪班徐宁家左右看时，没有一个好安身处。看看天色黑了，时迁入班门里面。是夜，寒冬天色， 无月光。时迁看见土地庙後一株大柏树，便把两只腿夹定，一节节爬将树头顶上去，骑马儿坐在枝柯上，悄悄望时，只见徐宁归来，望家里去了。只见班里两个人提著灯笼出来关门，把一把锁锁了，各自归家去了。早听得谯楼禁鼓， 转初更。云寒星斗无光，露散霜花渐白。只见班里静悄悄地， 从树上溜将下来，趲到徐宁後门边，从墙上下来，不费半点气力，爬将过去，看里面时，是个小小院子。时迁伏在厨舡外张时，见厨舡下灯明，两个姬儿自收拾未了。时迁 从戗柱上盘到膊风板边，伏做一块儿，张那楼上时，见那金枪手徐宁和娘子对坐炉边向火，怀里抱著一个六七岁孩儿。时迁看那卧房里时，见梁上困然有个大皮匣拴在上面；房门口挂著一副弓箭，一口腰刀；衣架上挂著各色衣服；徐宁口里叫道：『梅香，你来与我摺了衣服。』下面一个姬上来，就侧首春台上先摺了一领柴绣圆领；又摺一领官绿衬里袄子并下面五色花绣踢串，一个护项彩色锦

帕，一条红绿结子并手帕一包；另用一个小黄帕儿，包著一条双獭尾荔枝金带；共放在包袱内，把来安在烘笼上。时迁多看在眼里。约至二更以後，徐宁收拾上床。娘子问道：『明日随值也不？』徐宁道：

『明日正是天子驾幸龙符宫，须用早起五更去伺候。』娘子听了，便分付梅香道：『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随班；你们四更起来烧汤，安排点心。』时迁自付道：『眼见得梁上那个皮匣便是盛甲在里面。我若赶半夜下手便好。--倘若闹起将来，明日出不得城，不误了大事？.....且捱到五更里下手不迟。』听得徐宁夫妻两口儿上床睡，两个姬在房门外打铺房里桌上点著碗灯。那五个人都睡著了。两个梅香一日伏侍到晚，精神困倦，打呼，时迁溜下来，去身边取个芦管儿，就窗棂眼里，只一次，把那碗灯早吹灭了。看看伏到四更左侧，徐宁起来，便唤姬起来烧汤。那两个使女从睡梦里起来，看房里没了灯，叫道：『呵呀！今夜没了灯！』徐宁道：『你不去後面讨灯等几时！』那个梅香开楼门下胡梯响。时迁听得，从柱上只一溜，来到後门边黑影里伏了。听得姬正开後门出来便去开墙门，时迁潜入厨桌下。梅香讨了灯火入来，又去关门，来前烧火。这使女便也起来生炭火上楼去。多时，汤滚，捧面汤上去，徐宁洗漱了，叫烫些热酒上来。姬安排肉食炊饼上去，徐宁吃罢，叫把饭与外面当值的吃。时迁听得徐宁下来叫伴当吃了饭，背著包袱，拿了金枪出门。两个梅香点著灯送徐宁出去。时迁从厨桌下出来，便上楼去，从槁子边直蹿到梁上，把身躯伏了。两个姬又关闭了门户，吹灭了灯火，上楼来，脱了衣裳，倒头便睡。时迁听得两个梅香睡著了，在梁上把那芦管儿指灯一吹，那灯又早灭了。时迁从梁上轻轻解了皮匣。正要下来，徐宁的娘子觉来，听得响，叫梅香，道：『梁上甚麽响？』时迁做老鼠叫。姬道：『娘子不听得是老鼠叫？因厮打，这般响。』时迁就便学老鼠厮打，溜将下来；悄悄地开了楼门，款款地背著皮匣，下得胡梯，从里面直开到外面，来到班门口，已自有那随班的人出门，四更便开了锁。时迁得了皮匣，从人队里，趁闹出去了；一口气奔出城外，到客店门前，此时天色未晓，敲开店门，去房里取出行李，拴束做一担儿挑了，计算还了船钱，出离店肆，投东便走；行到四十里外，方才去食店里打火做些饭吃，只见一个人也撞将入来。时迁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是

神行太保戴宗。见时迁已得了物，两个暗暗说了几句话。戴宗道：『我先将甲投山寨去；你与汤隆慢慢地来。』时迁打开皮匣，取出那副雁翎锁子甲来，做一包袱包了；戴宗拴在身上，出了店门，作起『神行法』，自投梁山泊去了。时迁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担子上，吃了饭食，还了打火钱，挑上担儿，出店门便走。到二十里路上，撞见汤隆，两个便入酒店里商量。汤隆道：『你只依我从这条路去。但过路上酒店，饭店，客店，--门上若见有白粉圈儿，--你便可就在那店里买酒买肉吃；客店之中，就便安歇；特地把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头，离此间一程外等我。』时迁依计去了。汤隆慢慢的吃了一回酒，投东京城里来。且说徐宁家里，天明，两个娅起来，只见楼门也开了，下面中门大间都不开；慌忙家里看时，一应物件都有。两个娅上楼来对娘子说道：『不知怎的，门户都开了！--不曾失了物件。』娘子便道：『五更里，听得梁上响，你说是老鼠厮打；你且看那皮匣子没甚事麼？』两个娅看了，只叫得苦：『皮子不知那里去了！』那娘子听了，慌忙起来，道：『快央人去龙符宫里报与官人知道，都他早来跟寻！』娅急急寻人去龙符宫报徐宁；连央了三四替人，都回来说道：『金枪班直随驾内苑去了，外面都是亲军护御守把，谁人能彀入去！直须等他自归。』徐宁娘子并两个娅和『热上蚂蚁』，走头无路，不茶不饭，慌忙做一团。徐宁直到黄昏时候，方才卸了衣袍服色，著当值的背了，将著金枪，慢慢家来；到得班门口，邻舍说道：『官人五更出去，被贼入闪将入来，单单只把梁上那个皮匣子盗将去了！』徐宁听罢，只叫那连声的苦，从丹田底下直滚出口角来。娘子道：『这贼正不知几时闪在屋里！....』徐宁道：『别的都不打紧，这副雁翎甲乃是祖宗留传四代之宝，不曾有失！花儿王太尉曾还我三万贯钱，我不曾舍得卖与他。恐怕久後军前阵後要用，生怕有些差池，因此拴在梁上。多少人要看我的，我只推没了。今次声张起来，枉惹他人耻笑！今失去，如之奈何！』徐宁一夜睡不著，思量道：『不知是甚麼盗了去？也是曾知我这副甲的人！....』娘子想道：『敢是夜来灭了灯时，那贼已躲在家里了？....。必然是有人爱你的，将钱问你买不得，因此使这个高手贼来盗了去。你可央人慢慢缉访出来，别作商议，且不要『打草惊蛇。』徐宁听了，到天明起来，坐在家中纳闷。早饭时分，只听得

有人扣问。当值的出去问了名姓，入来报道：『有个延安府汤知寨儿子汤隆，特来拜望。』徐宁听罢，教请进客位里相见。汤隆见了徐宁，纳头拜下，说道：『哥哥一向安乐？』徐宁答道：『闻知舅舅归天去了，一者官身羁绊，二乃路途遥远，不能前来吊问。并不知兄弟信息。一向在何处？今次自何而来？』汤隆道：『言之不尽！自从父亲亡故之后，时乖运蹇，一向流落江湖。今从山东迳来京师探望兄长。』徐宁道：『兄弟少坐。』便叫安排酒食相待。汤隆去包袱内取出两锭蒜条金，重有二十两，送与徐宁，说道：『先父临终之日，留下这些东西，教寄与哥哥做遗念。为因无心腹之人，不曾捎来。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师纳还哥哥。』徐宁道：『感承舅舅如此挂念。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顺处，怎麼报答！』汤隆道：『哥哥，休恁地说。先父在日之时，常是想念哥哥一身武艺，只恨山遥水远，不能彀相见一面，因此留这些物与哥哥做遗念。』徐宁谢了汤隆，交收过了，且安排酒来管待。汤隆和徐宁饮酒中间，徐宁只是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汤隆起身道：『哥哥，如何尊颜有些不喜？心中必有忧疑不决之事。』徐宁叹口气道：『兄弟不知，一言难尽！夜来家间被盗！』汤隆道：『不知失去了多少物事？』徐宁道：『单单只盗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雁翎锁子甲，又唤作「赛唐猊」。』昨夜失了这件东西，以此心不乐。』汤隆道：『我把一个皮匣子盛著，拴缚在卧房中梁上；正不知贼人甚麽时候入来盗了去。』汤隆问道：『是甚等样皮匣子盛著？』徐宁道：『是个红羊皮匣子盛著，里面又用香绵裹住。』汤隆失惊道：『红羊皮匣子！...』问道：『不是上面有白线刺著绿云头如意，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？』徐宁道：『兄弟，你那里见来？』汤隆道：『小弟夜来离城四十里在一个村店沽酒吃，见个鲜眼睛黑瘦汉子担儿上挑著。我见了，心中也自暗付道：『这个皮匣子 是盛甚麽东西的？.....』临出店时，我问道：『你这皮匣子作何用？』那汉子应道：『原是盛甲的，如今胡乱放些衣服。』必是这个了。我见那厮 似闪了腿的，一步步挑著了走。何不我们追赶他去？』徐宁道：『若是赶得著时， 不是天赐其便！』汤隆道：『既是如此，不要耽搁，便赶去罢。』徐宁听了，急急换上麻鞋，带了腰刀，提条朴刀，便和汤隆两个出了东郭门，拽开 步，迤迤赶来。前面见有白圈壁上酒店里。汤隆道：『我们且吃碗酒了赶，就这里问一声。』

汤隆入得门坐下，便问道：『主人家，借问一声，曾有个鲜眼黑瘦汉子挑个红羊皮匣子过去麽？』店主人道：『昨夜晚是有这般一个人挑著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了；一似腿上吃跌了的，一步一颠走。』汤隆道：『哥哥，你听如何？』徐宁听了，做声不得。两个连忙还了酒钱，出门便去。前面又见一个客店，壁上有那白圈。汤隆立住了，说道：『哥哥，兄弟走不动了，和哥哥且就这客店里歇了，明日早去赶。』徐宁道：『我是官身，倘或点名不到，官司必然见责，如之奈何？』汤隆道：『恁地，可以赶了。』当夜两个歇了，次日起个四更，离了客店，又迤迤赶来。汤隆但见壁上有白粉圈儿，便做买酒买食吃了问路，处处皆说得一般。徐宁心中急切要那副甲，只顾跟著汤隆赶了去。看看天色又晚了，望见前面一所古庙，庙前树下，时迁放著担儿在那里坐地。汤隆看见，叫道：『好了！前面树下那个不是哥哥盛甲的红羊皮匣子？』徐宁见了，抢向前来，一把揪住了时迁，喝道：『你这厮好大胆！如何盗了我这副甲来！』时迁道：『住！住！不要叫！是我盗了你这副甲来，你如何要怎地？』徐宁喝道：『畜生无礼！倒问我要怎的！』时迁道：『你且看匣子里有甲也无！』汤隆便把匣子打开看时，里面是空的。徐宁道：『你这厮把我这副甲那里去了！』时迁道：『你听我说：小人姓张，排行第一，泰安州人氏。本州有个财主要结识老种经略相公，知道你家有这副雁翎锁甲，不肯货卖，特地使我同一个李三两人来你家偷盗，许俺们一万贯。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一来，闪了腿，因此走不动，先教李三拿了甲去，只留得空匣在此。你若要奈何我时，便到官司，就拚死我也不招！若还有肯饶我时，我和你去讨来还你。』徐宁踌躇了半晌，决断不下。汤隆便道：『哥哥，不怕他飞了去！只和他去讨甲！若无甲时，须有本处官司告理！』徐宁道：『兄弟也说得是。』三个厮赶著，又投客店里来歇了。徐宁，汤隆监住时迁一处宿歇。原来时迁故把些绢帛扎缚了腿，只做闪了的。徐宁见他走不动，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。三个又歇了一夜，次日早起来再行。时迁一路买酒买肉陪告。又行了一日，次日，徐宁在路上心焦起来，不知毕竟有甲也无。正走之间，只见路傍边三四个头口，拽出一辆空车了，背後一个驾车；傍边一个客人，看著汤隆，纳头便拜。汤隆问道：『兄弟因何到此？』那人答道：『郑州做了买卖，

要回泰安州去。』汤隆道：『最好；我三个要搭车子，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。』那人道莫说三个上车，再多些也不计较。』汤隆大喜，叫与徐宁相见。徐宁问道：『此人是谁？』汤隆答道：『我去年在泰安州烧香，结识得这个兄弟，姓李，名荣，是个有义气的人。』徐宁道：『既然如此，这张一又走不动，都上车子坐地。』只叫车客驾车子行。四个人坐在车子上，徐宁问道：『张一，你且说我那个财主姓名。』时迁推托再三，说道：『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。』徐宁问李荣道：『你那泰安州曾有个郭大官人麼？』李荣答道：『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徇上户财主，专好结识官宦来往，门下养著多少闲人。』徐宁听罢，心中想道：『既有主在，必不碍事。……』又见李荣一路上说些枪棒，喝几个曲儿，不觉又过了一日。

看看到梁山泊只有两程多路，只见李荣叫车客把葫芦去沽些酒来，买些肉来，就车子上吃三杯。李荣把出一个瓢来先倾一瓢来劝徐宁。徐宁一饮而尽。李荣再叫倾酒，车客假做手脱，把这葫芦酒，都翻在地上。李荣喝叫车客再去沽些，只见徐宁口角流涎，扑地倒在车子上。李荣是谁？便是铁叫子乐和。三个从车上跳将下来，赶著车子，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。众人就把徐宁扛扶下船，都到金沙滩上岸。宋江已有人报知，和众头领下山接著。徐宁此时麻药已醒，众人又用解药解了。徐宁开眼见了众人，吃了一惊，便问汤隆道：『兄弟，你如何赚我来到这里？』汤隆道：『哥哥听我说：小弟今次闻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杰，因此上在武冈镇拜黑旋风李逵做哥哥，投托大寨入夥。今被呼延灼用「连环甲马」冲阵，无计可破，是小弟献此[钩镰枪法]。]--只除是哥哥会使。由此定这条计：使时迁先来偷了你的甲，

教小弟赚哥哥上路；後使乐和假做李荣，过山时，下了蒙汗药，请哥哥上山来坐把交椅。』徐宁道：『是兄弟送了我！』宋江执杯向前陪告道：『见今宋江暂居水泊，专待朝廷招安，尽忠竭力报国，非敢贪财好杀，行不仁不义之事。万望观察怜此真情，一同替天行道。』林冲也把盏陪话道：『小弟亦到此间，兄长休要推。不妨，观察放心；只在小可身上，早晚便取宝眷到此完聚。』晁盖，吴用，公孙胜都来与徐宁陪话，安排筵席作庆，一面选拣精壮小喽罗，学使钩镰枪法，一面使戴宗和汤隆星夜往东京搬取徐宁老小。旬日之间，杨林自

颍州取到彭圯老小；薛永自东京取到凌老小；李云收买到五车烟火药到得这里。妻子答道：『自你转背，官司点名不到，我使了些金银首饰，只推道患病在床，因此不来叫唤。忽见汤叔叔著雁翎甲来说道：『甲便夺得来了，哥哥只是於路染病，将次死在客店里，叫嫂嫂和孩子便来看视。』把我赚上车子，我又不知路迳，迤迤来到这里。』徐宁道：『兄弟，好好了，只可惜将我这副甲陷在家里了！』汤隆笑道：『好教哥哥欢喜：打发嫂嫂上车之後，我便翻身去赚了这甲，诱了这个姪，收拾了家中庄有细软，做一担儿挑在这里。』徐宁道：『恁地时，我们不能彀回东京去了！』汤隆道：『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来：在半路上撞见一夥客人，我把哥哥雁翎甲穿了，搽画了脸，说哥哥名姓，了那夥客人的财物，这早晚，东京一己自遍行文书捉拿哥哥。』徐宁道：『兄弟，你也害得我不浅！』晁盖、宋江都来陪话道：『若不是如此，观察如何肯在这里住？』随即拨定房屋与徐宁安顿老小。众头领且商议破连环马军之法。此时雷横监造钩镰枪已都完备，宋江，吴用等后请徐宁教众军健学使钩镰枪法。徐宁道：『小弟今当尽情部剖露，训练众军头目，拣选身材长壮之士。』众头领都在聚义厅上看徐宁选军，说那个钩镰枪法。有分教：三千军马登时破，一个英雄指日降。毕竟金枪班徐宁怎的教演钩镰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

话说晁盖，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，与众头领就聚义厅后请徐宁教钩镰枪法。众人看徐宁时，果是一表好人物，六尺五六长身体，团团的一个白脸，三牙细黑髭髯，十分腰围膀阔。

选军已罢，便下聚义厅来，拿起一把钩镰枪自使一回。众人见了喝采。徐宁便教众军道：『但凡马上使这般军器，就腰胯里做步上来，上中七路，三钩四拨，一搦一分，共使九个变法。若是步行使这钩镰枪，亦最得用。先使人步四拨，荡开门户；十二步一变；十六步大转白。分钩镰搦缴二十四步，挪上攢下，钩东拨西；三十六步，浑身盖护，夺硬斗强。此是「钩镰枪正法。」』有诗诀为证：四拨三钩通七路，

共分九变合神机。二十四步挪前後，一十六翻大转围。徐宁将正法一路路教演，教众头领看。众军汉见了徐宁使钩镰枪，都喜欢。就当日为始，将选拣精锐壮健之人晓夜习学。又教步军藏林伏草，钩蹄拽腿：下面三路暗法。不到半月之间，教成山寨五七百人。宋江并众头领看了大喜，准备破敌。说呼延灼自从折了彭圯、凌，每日只把马军来水边搦战。山寨中只教水军头领牢守各处滩头，水底钉了暗桩。呼延灼虽是在山西山北两路山哨，决不能穀到山寨边。梁山泊叫凌制造了诸般水炮，克日定时下山对敌。学使钩镰枪军士已都成熟。宋江道：『不才浅见，未知合众位心意否？』吴用便道：『愿闻其略。』宋江道：『明日并不用一骑马军，众头领都是步战。孙，吴兵法利於山林沮泽。今将步军下山，分作十队诱敌；但见军马冲掩将来，都望芦苇荆棘林中乱走。先把钩镰枪军士埋伏在彼，每十个会使钩镰枪的，问著十个挠钩手，但见马到，一搅钩翻，便把挠钩搭将入去捉了。平川窄路也如此埋伏。此法如何？』吴学究道：『正应如此藏兵捉将。』徐宁道：『钩镰枪并挠钩，正是此法。』宋江当日分拨十队步军人马。刘唐、杜迁，引一队，邹渊、穆春引一队，杨雄、陶宗旺引一队，朱仝、邓飞引一队，解珍、解宝引一队，邹渊、邹润引一队，一丈青、王矮虎引一队，薛永，马麟引一队，燕顺、郑天寿引一队，杨林、李云引一队：这十队步军先行下山诱引敌军。再差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三阮、童威、童猛、孟康九个水军头领，乘驾战船接应；再叫花荣、秦明、李应、柴进、孙立、欧鹏，六个头领乘马引军，只在山边搦战，凌、杜兴专放号炮；叫徐宁、汤隆总行招吊使钩镰枪军士。中军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，戴宗、吕方、郭盛总制军马指挥号令；其余头领俱各守寨。宋江分拨已定。是夜三更，先载使钩镰枪军士过渡，四面去分头埋伏已定。四更，渡十队步军过去。凌，杜兴，载过风火炮架，搁上火炮。徐宁，汤隆，各执号带渡水。平明时分，宋江守中军人马隔水擂鼓呐喊摇旗。呼延灼正在中军帐内，听得探子报知，传令便差先锋韩滔先来出哨，随即销上连环甲马。呼延灼全身披挂，骑了踢了雪鸟骓马，仗著双鞭，大驱军马杀奔梁山泊来。隔水望见宋江引著许多人马，呼延灼教摆开马军。先锋韩滔来与呼延灼商议道：『正南上一队步军不知多少的。』呼延灼道：『休问他多少，只顾把连环马

冲将去！』韩滔引著五百马军飞哨出去，又见东南上一队军兵起来。

欲分兵去哨，只西南上又拥起一队旗号，招呐喊。韩滔再引军回来，对呼延灼道：『南边三队贼都是梁山泊旗号。』呼延灼道：『这厮许多时不出来厮杀，必有计策。』说言未了，只听得北边一声炮响，呼延灼骂道：『这炮必是凌从贼，教他施放！』众人平南一望，只见北边又拥起三队旗号。呼延灼对韩滔道：『此必是贼人奸计！我和你把人马分为两路：我去杀北边人马，你去杀南边人马。』正分兵之际，只见西边又是四队人马起来，呼延灼心慌；又听得正北上连珠炮响，一带直接到土坡上。那一个母炮周围接著四十九个子炮，名『子母炮，』响处风威大作。呼延灼军兵不战自乱，急和韩滔各引马步军兵四下冲突。这十队步军，东赶东走，西赶西走。呼延灼看了大怒，引兵望北冲将来。宋江军兵尽投芦苇中乱走。呼延灼大驱连环马，卷地而来，那甲马一齐跑发，收勒不住，尽望败苇折芦之中枯草荒林之内跑了去。只听里面忽哨响处，钩镰枪一齐举手，先钩倒两边马，中间的甲马便自咆哮起来。那挠钩手军士一齐搭住，芦苇中只顾缚人。呼延灼见中了钩镰枪计便勒马回南边去赶韩滔。背後风火炮当头打将下来；这边那边，漫山遍野，都是步军追赶著。韩滔呼延灼部领的连环甲马乱滚滚都颠入荒草芦苇之中，尽被捉了。二人情知中了计策，纵马去四面跟寻马军夺路奔走时，更兼那几条路上麻林般摆著梁山泊旗号；不敢投那几条路走，一直便望西北上来。行不到五六里路，早拥出一队强人，当先两个好汉拦路--一个是没遮拦穆弘，一个是小遮拦穆春。--捻两条朴刀，大喝道：『败将休走！』呼延灼忿怒，舞起双鞭，纵马直取穆弘，穆春。略斗四五合，穆春便走。呼延灼只怕中了计，不来追赶，望正大路而走。山坡下又转出一队强人。当先两个好汉拦路；一个是两头蛇解珍，一个双尾蝎解宝。各钢叉，直奔前来。呼延灼舞起双鞭来战两个。斗不到五七合，解珍解宝拔步便走。呼延灼赶不过半里多路，两边钻出二十四把钩镰枪，著地卷将来。呼延灼无心恋战，拨转马头望东北上大路便走；又撞著王矮虎，一丈青--夫妻二人--截住去路。呼延灼见路迳不平，四下兼有荆棘遮拦，拍马舞鞭，杀开路直冲过去。王矮虎，一丈青赶了一直赶不上，呼延灼自投东北上去了，杀得大败亏输，两零星乱。宋江鸣金收军回山，各请功赏。三千连环

甲马，有停半被钩镰枪拨倒，伤损了马蹄，剥去皮甲，把来做菜马；二停多好马，牵上山去喂养，作坐马。带甲军士都被生擒上山。五千步军，被三面围得紧急，有望中军躲的，都被钩镰枪拖翻捉了；望水边逃命的，尽被水军头领围里上船去，拽过滩头，拘捉上山。先前被拿去的马匹并捉去军士尽行复夺回寨。把呼延灼寨栅尽数拆来，水边泊内，搭盖小寨。再造两处做眼酒店房屋等项，仍前著孙新，顾大嫂，石勇，时迁两处开店。刘唐，杜迁拿得韩滔，把来绑缚解到山寨。宋江见了，亲解其缚，请上厅来，以礼陪话，相待筵宴，令彭圯，凌说他入夥。韩滔也是七十二煞之数，自然意气相投，就梁山泊做了头领。宋江便教修书，使人往陈州投取韩滔老小来山寨中完聚。宋江喜得破了连环马，又得了许多军马衣甲盔刀，每日做筵席庆功；仍旧调拨各路守把，提防官兵，不在话下。说呼延灼折了许多官军人马，不敢回京，独自一个骑著那匹踢雪乌骓马，把衣甲拴在马上，於路逃难；

无盘缠；解下束腰金带，卖来盘缠。在路寻思道：『不想今日闪得我如此！是去投谁好？.....』猛然想起：『青州慕容知府旧与我有一面相识，何不去那里投奔他？.....』打慕容贵妃的关节，那时再引军来报雠不迟！』在路行了二日，当晁又饥又渴，见路傍一个村酒店，呼延灼下马，把马拴住在门前树上；入来店内，把鞭子放在桌上，坐下了，叫酒保取酒肉来吃。酒保道：『小人这里只卖酒。要肉时，村里才杀羊；若要，小人去回买。』呼延灼把腰里料袋解下来，取出些金带倒换的碎银两，把与酒保，道：『你可回一羊肉与我煮了，就对付草料，喂养我这匹马。今夜只就你这里宿一宵，明日自投青州府里去。』酒保道：『官人，此间宿不妨，只是没好床帐。』呼延灼道：『我出军的人，但有歇处便罢。』酒保拿了银子自去买羊肉。呼延灼把马背上捎的衣甲取将下来，松了肚带，坐在门前。等了半晌，只见酒保提一羊肉归来。呼延灼便叫煮了，回三筋面来打饼，打两角酒来。酒保一面煮肉打饼，一面烧汤与呼延灼洗了，便把马牵放屋後小屋下。酒保一面切草煮料，呼延灼先讨热酒吃了一回。少刻肉熟，呼延灼酒保也与他些酒肉吃了，分付道：『我是朝廷军官，为因收捕梁山泊失利，待往青州投慕容知府。你好生与我喂养这匹马，--是今上御赐的，名为「踢雪乌骓。」明日我重重赏你。』酒保道：『感承相

公。有一件事教相公得知；离此间不远有座山，唤做桃花山。山上有一夥强人，--为头的是打虎将李忠，第二个是小霸王周通。--聚集著五七百小喽罗，打家舍，时常来搅恼村坊。官司累次著仰捕盗官军来收捕他不得。相公夜间须用小心醒睡。』呼延灼说道：『我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便道那厮们全夥都来也待怎生！只与我好生喂养这匹马。』吃了一回酒肉饼子。酒保就店里打了一，安排呼延灼睡了。一者呼延灼连日心闷，二乃又多了几杯酒，就和衣而卧。一觉直睡到三更方醒，只听得屋後酒保在那里叫屈起来。呼延灼听得，连忙跳将起来，提了双鞭，走去屋後问道：『你如何叫屈？』酒保道：『小人起来上草，只见篱笆推翻，被人将相公的马偷将去了！远远地望见三铤里火把尚明，一定是那里去了！』呼延灼道：『那里是何处？』酒保道：『眼见那条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喽罗偷得去了！』呼延灼吃了一惊，便叫酒保引路，就田塍上赶了二三里。火把看看不见，正不知投那里去了。呼延灼说道：『若无了御赐的马，怎的是好！...』酒保道：『相公明日须去州里告了，差官军来剿捕，方能夺回这匹马。』呼延灼闷闷不已，坐到天明，叫酒保挑了衣甲，迳投青州；来到城里时，天色已晚了，且在客店里歇了一夜；次日天晓，迳到府堂阶下，参拜了慕容知府。知府大惊，问道：『闻知将军收捕梁山泊草寇，如何到此间？』呼延灼只得把上项诉说了一遍。慕容知府听了道：『虽是将军折了许多人马，此非慢功之罪，中了贼人奸计，亦无奈何。下官所辖地面多被草寇侵害。将军到此，可先扫清桃花山，夺取那匹御赐的马；连那二龙山，白虎山两处强人一发剿捕了时，下官自当一力保奏，再教将军引兵复讎，如何？』呼延灼再拜道：『深谢恩相主监。若蒙如此，誓当效死报德！』慕容知府教请呼延灼去客里暂歇，一面更衣宿食。那挑甲酒保，自叫他回去了。一住三日，呼延灼急欲要这匹御赐马，又来禀复知府，便教点军。慕容知府便点马步军二千，借与呼延灼，又与了一匹青鬃马。呼延灼谢了恩相，披挂上马，带领军兵前去夺马，迳迳桃花山进发。且说桃花山上打虎将李忠与小霸王周通自得了这匹踢雪乌骓马，每日在山上庆喜饮酒。当日有伏路小喽罗报道：『青州军马来也！』小霸王周通起来道：『哥哥守寨，兄弟去退官军。』便点起一百喽罗，绰枪上马，下山来迎敌官军。说呼延灼引起二千兵马

来到山前，摆开阵势。呼延灼出马厉声高叫：『强贼早来受缚！』小霸王周通将小喽罗一字摆开，便挺枪出马。呼延灼见了，便纵马向前来战。周通也跃马来迎。二马相交，斗不到六七合，周通气力不加，拨转马头，往山上便走。呼延灼赶了一直，怕有计策，急下山来扎住寨栅，等候再战。说周通回寨，见了李忠，诉说：『呼延灼武艺高强，遮拦不住，只得且退上山。倘或赶到寨前来，如之奈何！』李忠道：

『我闻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在彼，多有人伴；更兼有个甚麽青面兽杨志，又新有个行者武松，多有万年不当之勇。不如写一封书，使小喽罗去那里求救。若解得危难，拚得投托大寨，月终纳他些进奉也好。』周通道：『小弟也多知他那里豪杰；只恐那和尚记当初之事，不肯来救。』李忠笑道：『不然，也是个直性的人，使人到彼，必然亲引军来救我。』周通道：『哥哥也说得是。』就写了一封书，差两个了事的小喽罗，从山滚将下去，取路投二龙山来。行了两日，早到山下，那里小喽罗问了备细来情。且说宝珠寺里，大殿上坐著三个头领：为首是花和尚鲁智深，第二是青面兽杨志，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。前面山门下，坐著四个小头领：一徧是金眼彪施恩，原是孟州牢城施管营的儿子，为因武松杀了张都监一家人口，官司著落他家追捉凶身，以此连夜挈家逃走在江湖上，後来父母俱亡，打听得武松在二龙山，连夜投奔入夥；一个是操刀鬼曹正，原是同鲁智深，杨志夺取宝珠寺，杀了邓龙，後来入夥；一个是菜园子张青，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，夫妻两个，原是孟州道十字坡卖人肉馒头的，因鲁智深，武松连连寄书招他，亦来投奔入夥。曹正听得说桃花山有书，先来问了详细，直上殿上禀复三个大头领知道。智深道：『酒家当初离五台山时，到一个桃花村投宿，好生打了那撮鸟一顿。那厮为认得酒家，倒请上山去吃了一日酒，结识酒家为兄，便留俺做个寨主。俺见这厮们怪吝，被俺偷了若干金银酒器撒开他。如今来求救，且放那小喽罗上关来，看他说甚麽。』曹正去不多时，把那喽罗引到殿下，唱了喏，说道：

『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个进征梁山泊失利的双鞭呼延灼。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扫荡俺这里桃花山，二龙山，白虎山几座山寨，借军与他收捕梁山泊复讎。俺的头领今启请大头领将军下山相救；明朝无事了时，情愿来纳进奉。』杨志道：『俺们各守山寨，保护山头，本不去

救应的是。酒家一者怕坏了江湖上豪杰；二者恐那厮得了桃花山便小觑了酒家这里；可留下张青、孙二娘、施恩、曹正看守寨栅，俺三个亲自走一遭。』随即点起五百小喽罗，六十余骑军马。各带了衣甲军器，迳往桃花山来。说李忠知二龙山消息，自引了三百小喽罗下山策应。呼延灼闻知，急领所部军马，拦路列阵，舞鞭出马，来与李忠相杀。原来李忠祖贯濠州定远人氏，家中祖传，靠使枪棒为生；人见他身材壮健，因此呼他做打虎将。当时下山来与呼延灼交战，如何敌得呼延灼过；斗了十合之上，见不是头，拨开军器便走。呼延灼见他本事低微，纵马赶上山来。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看见，便飞下鹅卵石来。呼延灼慌忙回马下山来，只见官军迭头呐喊。呼延灼便问道：『为何呐喊？』後军答道：『远望见一彪军马飞奔而来！』呼延灼听了，便来後军队里看时。见尘头起处，当头一个胖大和尚，骑了一匹白马，正是花和尚鲁智深，在马上大喝道：『那个是梁山泊杀败的撮鸟，敢来俺这里唬吓人！』呼延灼道：『先杀你这个秃驴，豁我心中怒气！』鲁智深轮动铁禅杖，呼延灼舞起双鞭，二马相交，两边呐喊。斗至四五十合不分胜败。呼延灼暗暗喝采道：『这个和尚倒恁地了得！』两边鸣金，各自收军暂歇。呼延灼少停，耐不得，再纵马出阵，大叫：『贼和尚！再出来与你定个输赢，见个胜败！』鲁智深待正要出马，杨志叫道：『大哥少歇，看酒家去捉这厮！』舞刀出马来与呼延灼交锋。两个斗到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呼延灼又暗暗采道：『怎的那里走出这两个来！恁地了得！不是绿林中手段！』杨志也见呼延灼武艺高强，卖个破绽，拨回马，跑回本阵。呼延灼也勒转马头，不来追赶。两边各自收军。鲁智深便和杨志商议道：『俺们初到此处，不宜逼近下寨。且退二十里，明日再来厮杀。』带领小喽罗，自过附近山冈下寨去了。说呼延灼在帐中纳闷，心内想道：『指望到此势如破竹，便拿了这夥草寇，怎知又逢著这般对手！我直如此命薄！』正没摆布处，只见慕容知府使人唤道：『叫将军且领兵回来保守城中。今有白虎山，强入孔明，孔亮引入马来青州牢。怕府库有失，特令来请将军回城守备。』呼延灼听了，就这机会，带领军马，连夜回青州去了。次日，鲁智深和杨志，武松又引了小喽罗摇旗呐喊，直到山下来看时，一个军马也无了，倒吃了一惊。山上李忠、周通，引入下来拜请三立头领

上到山寨里，杀羊宰马，筵席相待，一面使人下山探听前路消息。且说呼延灼引军回到城下，见了一彪军马，正来到城边。为头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儿子毛头星孔明，独火星孔亮。两个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，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，聚集起五七百人，占住白虎山，打家舍；因为青州城里有他的叔叔孔宾，被慕容知府捉下，监在牢里，孔明、孔亮特地点起山寨小喽罗来打青州，要救叔叔出去。正迎著呼延灼军马，两边拥著，敌住厮杀。呼延灼便出马到阵前。慕容知在城楼上观看，见孔明当先枪出马，直取呼延灼。两马相交，斗到二十余合，呼延灼要在知府跟前显本事；又值孔明武艺低微，只办得架隔遮拦；斗到间深里，呼延灼就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，孔亮只得引了小喽罗便走。慕容知府城楼上指著，叫呼延灼引兵去赶，官兵一俺，活捉得百十余人。孔亮大败，四散奔走，至晚寻个古庙安歇。说呼延灼活捉得孔明，解入城中，来见慕容知府。知府大喜，叫把孔明大枷钉下牢里，和孔宾一处监收。一面赏劳三军，面管待呼延灼，备问桃花山消息。呼延灼道：『本待是「瓮中捉鳖，手到拿来，」无端又被一夥强人前来救应。数内一个和尚，一个青脸大汉，二次交锻，各无胜败。这个武艺不比寻常，不是绿林中手段；因此未曾拿得。』慕容知府道：『这个和尚便是延安府老种经略帐前军官提辖鲁达；今次落发为僧，唤做花和尚鲁智深。这一个青脸大汉亦是东京殿帅府制使官，唤做青面兽杨志。再有一个行者，唤做武松，原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。--这三个占住了二龙山，打家舍，累次拒敌官军，杀了三五个捕盗官，直至如今，未曾捉得！』呼延灼道：『我见这厮们武艺精熟，原是杨制使，鲁提辖，真名不虚传！--恩相放心，呼延灼今日在此，少不得一个个活捉了解官！』知府大喜，设筵管待已了，且请房客内歇，不在话下。说孔亮引了败残人马，正行之间，猛可里树林中撞出一彪人马，当先一筹好汉，便是行者武松。孔亮慌忙滚鞍下马，便拜道：『壮士无恙？』武松连忙答应，扶起问道：『闻知足下弟兄们占住白虎山聚义，几次要来拜望；一者不得下山，二乃路途不顺，以此枉得相见。今日有事到此？』孔亮把救叔叔孔宾陷兄之事告诉了一遍。武松道：『足下休慌。我有六七个弟兄，现在二龙山聚义。今为桃花山，李忠，周通，被青州官军攻击得紧，来我山寨求救。鲁，杨二头

领同了孩儿们先来与呼延灼交战，两个厮并了一日，不知何故，呼延灼忽然夜间去了。桃花山留我弟兄三人筵宴，把这踢雪马送与我们。今我部领头队人马回山，他二位随后便到。我叫他去打青州，救你叔叔如何？』孔亮拜谢武松。等了半晌，只见鲁智深，杨志两个并马都到。武松引孔亮拜见二位，备说：『那时我与宋江在他庄上相会，多有相扰。今日俺们可以义气为重，聚集三山人马，攻打青州，杀了慕容知府，擒获呼延灼，各取府库钱粮，以供山寨之用，如何？』鲁智深道：『酒家也是这般思相。便使人去桃花山报知，叫李忠，周通，引孩儿们来，俺三处一同去打青州。』杨志便道：『青州城池坚固，人马强壮；又有呼延灼那厮英勇；不是俺自灭威风，若要攻打青州时，只除非依我一言，指日可得。』武松道：『哥哥，愿闻其略。』那杨志言无数句，话不一席，有分教：青州百姓，家家瓦裂烟飞；水浒英雄，个个摩拳擦掌。毕竟杨志对武松说出怎地打青州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

话说武松引孔亮拜告鲁智深，杨志求救哥哥孔明并叔叔孔宾，鲁智深便要聚集三山人马前去攻打。杨志道：『若要打青州，须用大队军马，方可得济。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，江湖上都唤他做及时雨宋江，更兼呼延灼是他那里人。俺们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马，都并做一处；酒家这里，再等桃花山人马齐备，一面且去打青州。孔亮兄弟，你亲身星夜去梁山泊请下宋公明来并力攻城，此为上计。亦且宋三郎与你至厚。你们弟兄心下如何？』鲁智深道：『正是如此。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，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，可惜酒家不曾相会。众人说他的名字，听得酒家耳朵也聋了，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，以至天下闻名。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风山时，酒家有心要去和他厮会。及至酒家去时，又听得说道去了；以此无缘，不得相见。众了，孔亮兄弟，你要救你哥哥时，快亲自去那里告请他来。酒家等先在这里和那撮鸟厮杀！』孔亮交付小喽罗与了鲁智深，只带一个伴当，扮做客商，星夜投梁山泊来。且说鲁智深、杨志、武松二人去山寨里唤将施

恩，曹正，再带一二百人下山来相助。桃花山李忠、周通，得了消息，便带本山人马，尽数点起，只留三五十个小喽罗看守寨栅，其余都带下山来青州城下聚集，一同攻打城池，不在话下。说孔亮自离了青州，迤迤来到梁山泊边催命判官李立酒店里买酒吃，问路。李立见他两个来得面生，便请坐地地问道：『客人从那里来？』孔亮道：『从青州来。』李立问道：『客人要去梁山泊寻谁？』孔亮答道：『有个相识在山上，特来寻他。』李立道：『山上寨中都是大王住处。你如可去得！』孔亮道：『便是要寻宋大王。』李立道：『即是来寻宋头领，我这里有分例。』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来相待。孔亮道：『素不相识，如何见款？』李立道：『客官不知：但是来寻山寨头领，必然是社火中人故旧交友，岂敢有失支应？便当去报。』孔亮道：『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。』李立道：『曾听得宋公明哥哥说大名来，今日且喜上山。』二人饮罢分例酒，随即开窗，就水亭上放了一枝响箭，见对港芦苇深早有小喽罗棹过船来，到水亭下。李立便请孔亮下了船，一同摇到金沙滩上岸，上关来。孔亮看见三关雄壮，枪刀剑如林，心下想道：『听得说梁山泊兴旺，不想做下这等大事业！』已有小喽罗先去报知，宋江慌忙下来迎接。孔亮见了，连忙下拜。宋江问道：『贤弟缘何到此？』孔亮拜罢，放声大器。宋江道：『贤弟心中有何危厄不决之难，但请尽说不妨。便当不避水火，一力与汝相助。贤弟且请起来。』孔亮道：『自从师父离别之后，老父亡化，哥哥孔明与本乡上户争些闲气起来，杀了他一家老小，官司来捕捉得紧；因此反上白虎山，聚集五七百人，打家舍。青州城里叔叔孔宾被慕容知府捉了，重枷钉在狱中，因此，我弟兄两个去打城子，指望取叔叔孔宾。谁想去到城下，正撞了那个使双鞭的呼延灼。哥哥与他交锋，致被他捉了，解送青州，下在牢里，存亡未保。小弟又被他追杀一阵。次日，正撞著武松，他便引我去拜见同伴的；一个是花和尚鲁智深，一个是青面兽杨志。他二人一见如故，便迥议救兄一事。他道：『我请鲁、杨二头领并桃花山李忠、周通聚集二山人马攻打青州。你可连夜快去梁山泊内告你师父宋公明来救你叔兄两个。』以此今日一迳到此。』宋江道：『此是易为之事，你且放心。』宋江便引孔亮参见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，并众头领，备说呼延灼走在青州，投奔慕容知府，今来捉了

孔明，以此孔亮来到，恳告求救。晁盖道：『既然他两处好汉尚兀自仗义行仁，今者，三郎和他至爱交友，如何不去？--三郎贤弟，你连次下山多遍，今番权且守寨，愚兄替你走一遭。』宋江道：『哥哥是山寨之主，不可轻动。这个是兄弟的事。既是他远来相投，小可若是不去，恐他兄们心下不安；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一遭。』说言未了，厅上厅下一齐都道：「愿效犬马之劳，跟随同去。」宋江大喜，当日设筵管待孔亮。饮筵中间，宋江唤铁面孔目裴宣定拨下山人数，分作五军起行：前军便差花荣、秦明、燕顺、王矮虎，开路作先锋；第二队便差穆弘、杨雄、解宝；中军便是主将宋江、吴用、吕方、郭盛；第四队便是朱仝、柴进、李俊、张横；後军便差孙立、杨林、欧鹏、凌振、催军作合後。梁山泊点起五军，共计二十个头领，马步军兵三千人马。其余头领，自守晁盖守把寨栅。当下宋江别了晁盖，自同孔亮下山前进。所过州县，秋毫无犯。已到青州，孔亮先到鲁智深等军中报知，众好汉安排迎接。宋江中军到了，武松引鲁智深、杨志、李忠、周通、施恩、曹正，都来相见了。宋江让鲁智深坐地。鲁智深道：「久闻阿哥大名，无缘不曾拜会，今日且喜认得阿哥。」宋江答道：「不才何足道哉！江湖上义士甚称吾师清德；今日得识慈颜。平生甚幸。」杨志起身再拜道：「杨志旧日经过梁山泊，多蒙山寨重义相留：为是酒家愚迷，不曾肯住。今日幸得义士壮观山寨。此是天下第一好事。」宋江答道：「制使威名，播於江湖，只恨宋江相见太晚！」鲁智深便令左右置酒招待，一一相见了。次日，宋江问青州一节，近日胜败如何。杨志道：「自孔亮去了，前後也交锋三五次，各无输赢。如今青州只凭呼延灼一个；若是拿下此人，虚此城子，如汤泼雪。」吴学究笑道：「此人可力敌，可用智擒。」宋江道：「用何智可获此人？」吴学究道：「只除如此如此。」宋江大喜道：「此计大妙！」当日分拨了人马。次早起军，前到青州城下，四面尽著军马围住，擂鼓摇旗呐喊弱战。城里慕容知府见报，慌忙教请呼延灼商议道：「今次群贼又去报知梁山泊宋江到来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呼延灼道：「恩相放心。群贼到来，先失地利。这厮们只好在水泊里张狂，今却擅离巢穴，一个来捉一个，那厮们如何施展得？请恩相上城看呼延灼厮杀。」呼延灼连忙披挂衣甲上马，叫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领了一千人马，近城摆开。宋江阵中

一将出马。那人手狼牙棍，厉声高骂知府：「滥官害民贼徒！把我全家诛戮，今日正好报储雪恨！」慕容知府认得秦明，便骂道：「你这厮是朝廷命官，国家不会负你，缘何便敢造反？若拿住你时，碎尸万段！呼将军，可先下手拿这贼！」呼延灼听了，舞起双鞭，纵马直取秦明。秦明也出马，舞动狼牙大棍来迎呼延灼。二将交马，正是对手，直斗到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慕容知府见斗得多时，恐怕呼延灼有失，慌忙鸣金，收军入城。秦明，也不追赶，退回本阵，宋江教众头领军校且退十五里下寨。却说呼延灼回到城中，下马来见慕容知府，说道：「小将正要那秦明，恩相如可收军？」知府道：「我见你斗了许多合，但恐劳因：因此收军暂歇。秦明那厮原是我这里统制，与花荣一同背反，这厮亦不可轻敌」。呼延灼道：「恩相放心，小将必要擒此背义之贼！适间和他斗时，棍法已自乱了。来日教恩师看我立斩此贼！」知府道：「既是将军如此英雄，来日若临敌之时，可杀开条路，送三个人出去：一个教他去东京求救；两个教他去邻近府州会合起兵，相助剿捕」。呼延灼道：「恩相高见极明。」当日知府写了求救文书，选了三个军官，都发了当。只说呼延灼回到歇处，卸了衣甲暂歇，天色未明，只听得军校来报：「城北门外土坡上有三骑私自在那里埋伏：中间一个穿红袍骑白马的；两边两个。只认右边那个是小李广花荣，左边那个道装打扮。」呼延灼道：「那个穿红的是宋江了。道装的必是军师吴用。你们休惊动了他，便点一百马军，跟我捉这三个！」呼延灼连忙披挂上马，提了双鞭，带领一百余骑军马，悄悄地开了北门，放下吊桥，引军赶上坡来，只见三个正自呆了脸看城。呼延灼拍马上坡，三个勒转马头，慢慢走去。呼延灼奋力赶到前面几株枯树边厢，只见三个齐齐的勒住马。呼延灼方才赶到枯树边，只听得呐声喊。呼延灼正踏著陷坑，人马都跌将下坑去了。两边走出五六十个挠钩手，先把呼延灼钓起来，绑缚了去，後面牵著那匹马。其余马军赶来，花荣射倒当头五七个，後面的勒转马一哄都走了。宋江回到寨里，那左右群刀手却把呼延灼推将过来。宋江见了，连忙起身，喝叫快解了绳索，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定。宋江拜见。呼延灼道：「何故如此？」宋江道：「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？盖为官吏污滥，威逼得紧，误犯大罪，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，只待朝廷赦罪招安。不想起动将军，致劳

神力。实慕将军虎威，今者误有冒犯切乞恕罪。」呼延灼道：「被擒之人，万死尚轻，义士何故重礼陪话？」宋江道：「量宋江怎敢坏得将军性命？皇天可表寸心。只是恳告哀求。」呼延灼道：「兄长尊意莫非教呼延灼往东京告请招安，到山赦罪？」宋江道：「将军如何去得？高太尉那厮是心地偏窄之徒，忘人大恩，记人小过。将军折了许多军马钱粮，他如何不见你罪责？如今韩滔、彭已、凌振，已多在敝山入夥。倘蒙将军不弃山寨微贱，宋情愿让位与将军；等朝廷见用，受了招安，那时尽忠报国，未为晚矣。呼延灼沈吟了半晌，一者是宋江礼数甚恭，二者见宋江语言有理，叹了一口气，跪下在地道：「非是呼延灼不忠於国，实感兄长义气过人，不容呼延灼不依！愿随鞭镫，决无还理。」宋江大喜，请呼延灼和众头领相见了。叫问李忠、周通讨这匹踢雪骅马还将军坐骑。众人再议救孔明之计。吴用道：「只除非教呼延将军赚开城门，唾手可得。——更兼绝了这呼灼将军念头。」宋江听了，来与呼延灼陪话道：「非是宋江贪劫城池，实因孔明叔侄陷在縲之中，非将军赚开城门，必不可得。」呼延灼答道：「小弟既蒙兄长收录，理当效力。」当晚点起秦明、花荣、孙立、燕顺、吕方、郭盛、解珍、解宝、欧鹏、王英：十个头领，都扮作军士模样，跟了呼延灼，共是十一骑军马，来到城边，直至壕堑上，大呼：「城上开门！我逃得性命回来！」城上人听得是呼延灼声音，慌忙报与慕容知府。此时知府为折了呼延灼，正纳闷间，听得报说呼延灼逃得回来，心中欢喜，连忙上马，奔到城上；望见呼延灼有十数骑马跟著，又不见面颜，只认得呼延灼声音。知府问道：「将军如何走得回来？」呼延灼道：「我被那厮的陷坑捉了我寨里，却有原跟我的头目，暗地盗这匹马与我骑，就跟我来了。」知府只听得呼延灼说了，便叫军士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。十个头领跟到城门里，迎著知府，早被秦明一棍，把慕容知府打下马来。解珍、解宝便放起火来；欧鹏、王矮虎，奔上城把上军士杀散。宋江大队人马，见城上火起，一齐拥将入来。宋江急急传令：休教残害百姓，且收仓库钱粮。就大牢里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宾一家老小，便教救灭了火，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，尽皆斩首，抄掠扎家私，分众军。天明，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，给散粮米救济。把府库金帛，仓廩米粮，装载五六百车；又得了二百余匹好马；

就青州府里，做个庆喜筵席，请三山头领同归大寨。李忠、周通、使人回桃花山尽数收拾人马钱粮下山，放火烧毁寨栅。鲁智深也使施恩，曹正，回二龙山与张青，孙二娘，收拾人马钱粮，也烧了宝珠寨栅。数日之间，三山人马都皆完备。宋江领了大队人马，班师回山；先叫花荣，秦明，呼延灼、朱仝，四将开路。所过州县，分毫不扰。乡村百姓，扶老挈幼，烧香罗拜迎接，数日之间，已到梁山泊边。众多水军头领具舟迎接。晁盖引领山寨马步头领，都在金沙滩迎接，直到大寨，向聚义厅上，列位坐定。大排筵席，庆贺新到山寨头领。呼延灼、鲁智深、杨志、武松、施恩、曹正、张青、孙二娘、李忠、周通、孔明、孔亮：共十二位新上山头领。坐间林冲说起相谢鲁智深相救一事。鲁智深动问道：「酒家自与教头别後，无日不念阿嫂，近来有信息否？」林冲道：「自火拼王伦之後，使人回家搬取老小，已知拙妇被高太尉所逼，随即自缢而死；妻父亦为忧疑染而亡」。杨志举起旧日王伦手内山前相会之事。众人皆道：「此皆注定，非偶然也！」晁盖说起黄泥冈劫取生辰纲一事，众皆大笑。次日轮流做筵席，不在话下。且说宋江见山寨又添了许多人马，如何不喜，便叫汤隆做铁匠总管，提督打造诸般军器并铁叶连环甲等；侯健管做旌旗袍服总管，添造三才九曜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等旗，飞龙飞虎飞熊飞豹旗，黄金白旄，朱纓早盖；山边四面筑起墩台，重造西路二处酒店，招接往来上山好汉，一就探听飞报军情。顾大嫂夫妇看守；山东路酒店依旧朱贵，乐和；山北路酒店还是李立，时迁。三关上添造寨栅，分调头看守，部领已定，各各遵依，不在话下。忽一日，花和尚鲁智深来对宋江明道：「智深有个相识，是李忠兄弟徒弟，唤叫九纹龙史进，见在华州华阴县少华山上，和那一个神机军师朱武，又有一个跳涧虎陈达，一个白花蛇杨春，四个在那里聚义。酒家尝思念他。自从瓦官寺与他别了，无一日不在心上。今酒家要去那里探望一遭，就取他四个同来入夥，未知尊意如何？」宋江道：「我也曾闻得史进大名，若得吾师请他来，最好。虽然如此，不可独自行，可烦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：他是行者，一般出家人。正好同行。」武松应道：「我和师兄去。」当日便收拾腰包行李。鲁智深只做禅和子打扮，武松装做随侍行者。两个相辞了众头领下山，过了金沙滩，晓行夜住，不止一日，来到华州华阴县界，迳投少华山

来。且说宋江自鲁智深，武松去後，一时容他不下山，常自放心不下；便唤神行太保戴宗隨後跟来探听消息。再说鲁智深两个来到少华山下，伏路小喽罗出来拦住，问道：「你两个出家人那里来？」武松便答道：「这山上有史大官人麼？」小喽罗说道：「既是要寻史大王的，且在这里少等。我上山报知，头领便下来迎接。」武松道：「你只说鲁智深到来相探。」小喽罗去不多时，只见神机军师朱武并跳涧虎陈达，白花蛇杨春，三个下山来接鲁智深，武松，却不见有史进。鲁智深便问道：「史大官人在那里？却如何不见他？」朱武近前上覆道：「吾师不是延安府鲁提辖麼？」鲁智深道：「酒家便是。这行者便是景阳冈打虎都头武松。」三个慌忙剪拂道：「闻名久矣！听佑二位在二龙山扎寨，今日缘何到此？」鲁智深道：「我们如今不在二龙山了，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夥，今者特来寻史大官人。」朱武道：「既是二位到此，且请到山寨中，容小可备细告诉。」鲁智深道：「有话便说。史家兄弟又不见，谁鸟耐烦到你山上去！」武松道：「师兄是个急性的人，有话便说甚好。」朱武道：「小人等三个在此山寨，自从史大官人上山以後，好生兴旺。近日史大官人下山，因撞见一个画匠，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，姓王，名义；因许下西岳华山金天圣帝庙内装画影壁，前去还愿。因为带将一个女儿，名唤玉娇枝同行，却被本州贺太守，原是蔡太师门人；那厮为官贪滥，非理害民。一日因来庙里行香，不想见了玉娇有些颜色，累次著人来说，要取他为妾。王义不从，太守将他女儿强夺了去，却把王义刺配远恶军州。路过这里，正撞见史大官人，告说这件事。史大官人把王义救在山上，将两个防送公人杀了，直去府里要刺贺太守；被人知觉，倒吃拿了，见监在牢里。又要聚起军马，扫荡山寨。我等正在这里无计可施！」鲁智深听了道：「这撮鸟敢如此无礼物倒恁麼利害！酒家便去结果了那厮！」朱武道：「且请二位到寨里商议。」鲁智深立意不肯。武松一手挽住禅杖，一手指著道：「哥哥不见色已到树梢尽头？」鲁智深看一看，吼了一声，愤著气，只得都到山寨里坐下。朱武便叫王义出来拜见，再诉太守贪酷害民，强占良家女子。三人一面杀牛宰马，管待鲁智深，武松。鲁智深道：「史家兄弟不在这里，酒是一滴不吃！要便睡一夜，明日却去州里打死那厮罢！」武松道：「哥哥不得造次。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，报宋

公明，领大队人马来打华州，方可救得史大官人。」鲁智深叫道：「等我们去山寨里叫得人来，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里去了！」武松道：「便打杀了太守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？武松却决不肯放哥哥去。」朱武又劝道：「师兄且息怒。武都头实论得是。」鲁智深焦躁起来，便道：「都是你这般性慢，直娘贼送了我史家兄弟！只今性命在他人里，还要饮酒细商！」众人那里劝得他呷一半盏。当晚和衣歇宿，明早，起个四更，提了禅杖，带了戒刀，不佑那里去了。武松道：「不听人说，此去必然有失。」朱武随即差两个精细小喽罗前去打听消息。却说鲁智深奔到华州城里，路傍借问州衙在那里。人指道：「只过州桥，投东便是。」鲁智深却好来到浮桥上，只见人都道：「和尚且躲一躲，太守相公过来！」鲁智深道：「我正要寻他，却正好撞在酒家手里！那厮多敢是当死！」贺太守头踏一对对摆将过来，看见太守那乘轿子，却是媛轿；轿窗两边，各有十个虞候簇拥著，人人手执鞭枪铁链，守护两下，鲁智深看了寻思道：「不好打那撮鸟；若打不著，倒吃他笑！」贺太守却在轿窗眼里，看见了鲁智深欲进不进，过了渭桥，到府中下了轿便叫两个虞候分付道：「你与我去请桥上那个胖大和尚到府里赴斋。」虞候领了言语，来到桥上，对鲁智深道：「太守相公请你赴斋。」鲁智深想道：「这厮合当死在酒家手里！我却才正要打他，只怕打石著，让他过去了。我要寻他，他却来请酒家！」鲁智深便随了虞候迳到府里。太守已自分付下了，一见鲁智深进到厅前，太守叫放了禅杖，去了戒刀，请後堂赴斋。鲁智深初时不肯。众人说道：「你是出家人，好不晓事！府堂深处，如何许你带刀杖入去？」鲁智深想道：「只我两个拳头也打碎了那厮脑袋！」廊下放了禅杖，戒刀，跟虞候入来。贺太守正在後堂，把手一招，喝声『捉一这秃贼！』两边壁衣内走出三四十个做公的来，横拖倒拽，捉了鲁智深。你便是哪吒太子，怎逃地网天罗？火首金刚，难脱龙潭虎窟！正是：飞蛾投火身倾丧，怒吞钓命必伤。毕竟鲁智深被贺太守拿下，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

话说贺太守把鲁智深赚到後堂内，喝声『拿下。』众多做公的，把鲁智深簇拥到厅阶下。贺太守正要开口勘问，只见鲁智深大怒道：「你这害民贪色的直娘贼！你敢拿倒酒家庭我死也与史进兄弟一处死，倒不烦恼！只是酒家死宋公明阿哥不与你干休！我如今说与你：天下无解不得的冤仇！你只把史进兄弟还酒家；玉娇枝也还了酒家，等酒家自带去交还王义；你却连夜也把华州太守交还朝廷！量你这等贼头鼠眼，专一欢喜妇人，也做不得民之父母！若依得此三事，便是佛眼相看；若道半个不的，不要懊悔不迭！如今你且先教我去看看史家兄弟，却回我话！」贺太守听了，气得做声不得，只道得个『我心疑是个行刺的贼，原来果然是史进一路！那厮你看那厮且监下这厮，慢慢置处！这秃驴原来果然史进一路！』也不拷打，取面大枷来钉了，押下死囚牢里去；一面申闻都省，乞请明降。禅杖，戎刀，封入府堂里去了。此时闹动了华州一府。小喽罗得了这个消息，飞报上山来。武松大惊道：「我两个来华州干事，折了一个，怎地回去见众头领！」正没理会处，只见山下小喽罗报道：「有个梁山泊差来的头领，唤做神行太保戴宗，见在山下。」武松慌忙下来，迎接上山，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见了，诉说鲁智深不听劝谏失陷一事。戴宗听了，大惊道：「我不可久停了！就便回梁山泊，报与哥哥知道，早遣兵将前来救取！」武松道：「小弟在这里专等，万望兄长早去急来！」戴宗吃了些素食，作起神行法。再回梁山泊来；三日之间，已到山寨；见了晁盖，宋二头领，诉说鲁智深因救史进，要刺贺太守，被陷一事。晁盖听罢，失惊道：「既然两个兄弟有难，如何不救！我今不可耽搁，便亲去走一遭！」宋江道：「哥哥山寨之主，未可轻动，原只兄弟代哥哥去。」当日点起人马，作三队而行：前军点五员先锋，林冲，杨志，秦明，呼延灼，吊领一千甲马，二千步军先行，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；中军领兵主将宋公明，军师吴用，朱仝，徐宁，解珍，解宝，共是六个头领，马步军兵二千；後军主掌粮草，李应，杨雄，石秀，李俊，张顺，共是五个头领押後，马步军兵二千：共计七千人马，离了梁山泊，直取华州来。在路趲行，不止一日，早过了半路，先使戴宗去报少华山上。朱武等三人，安排下猪羊牛马，酿造下好酒等候。再说宋江军马三队都到少华山下。武松引了朱武、陈达、杨春，三人下山拜请宋江，吴用

并众头领都到山寨里坐下。宋江备问城中之事。朱武道：「两个头领已被贺太守监在牢里，只等朝廷降发落。」宋江与吴用说道：「怎地定计去救取便好？」朱武道：「华州城郭广阔，濠沟深远，急切难打；只除非得里应外合，方可取得。」吴学究道：「明日且去城边看那城池如何，却再商量。」宋江饮酒到晚，巴不得天明，要去看城。吴用谏道：「城中监著两只在牢里，如何不做堤备？」白日不可去看。今夜月色必然明朗，申牌前後下山，一更时分可到那里窥望。当日捱到午後，宋江、吴用、花荣、秦明、朱仝，共是五骑下山，迤迤前行。初更时分，已到华州城外；在山坡高处，立马望华州城里时，正是二月中旬天气，月华如昼，天上无一片云彩。看见华州周围有数座城门，城高地壮，堑壕深阔。看了半晌，远远地也使望见那西岳华山。宋江等见城池厚壮，形势坚牢，无计可施。吴用道：「且回寨里去，再作商议。」五骑连夜回到少华山上。宋江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吴学究道：「且差十数个精细小喽罗下山去远近探听消息。」两日内，忽有一人上山来报道：「如今朝廷差个殿司太尉，将领御赐「金铃吊挂」来西岳降香，从黄河入渭河而来。」吴用听了，便道：「哥哥休忧，计在这里了！」便叫李俊，张顺：「你两个与我如此如此而行。」李俊道：「只是无人识得地境，得一个引领路道最好。」白花蛇杨春便道：「小弟相帮同去，如何？」宋江大喜。三个下山去了。次日，李应、朱仝、呼延灼、花荣、秦明、徐宁，共七个人，悄悄止带五百余人下山。到渭河渡口，李俊、张顺、杨春已夺下十余只大船在彼。吴用便叫花荣、秦明、徐宁、呼延灼，四个伏在岸上；宋江、吴用、朱仝、李应，下在船里；李俊，张顺，杨春分船都去滩头藏了。众人等了一夜。次日天明，听得远远地锣鸣鼓响，三只官船下来，船上插著一面黄旗，上写『钦奉圣旨西岳降香太尉宿。』朱仝，李应，各执长枪，立在宋江背後。吴用立在船头。太尉船到，当港截住。船里走出紫衫银带虞候二十余人，喝道：「你等甚麽船只，敢当港拦截大臣！」宋江执著朵，躬身声喏。吴学究立在船头上，说道：「梁山泊义士宋江，谨参只候。」船上客帐司出来答道：「此是朝廷寸尉，奉圣旨去西岳降香。汝等是梁山泊乱寇，何故拦截？」宋江躬身不起。船头上吴用道：「我们义士，只要求见太尉尊颜，有告覆的事。」客帐司道：「你等是何人，敢

造次要见太尉。」两边虞候喝道：『低声！』宋江却躬身不起。船头上吴用道：「暂请太尉到岸上，自有商量的事。」客帐道：「休胡说！太尉是朝廷命臣，如何与你商量！」宋江立起身来道：「太尉不肯相见，只怕孩儿们惊了太尉。」朱仝把枪上小号旗只一招动，岸下花荣、秦明、徐宁、呼延灼引出军马，一齐搭上弓箭，都到河，摆列在岸上。那船上梢公都惊得钻入船舱里去了。客帐司人慌了，只得入去禀覆。宿太尉只得出到船头坐定。宋江又躬拜唱喏，道：「宋江等不敢造次。」宿太尉道：「义士何故如此邀截船只？」宋江道：「某等怎敢邀截太尉？只欲求太尉上岸，别有禀覆。」宿太尉道：「我今特奉圣旨，自去西岳降香，与义士有何商议？朝廷大臣如何轻易登岸！」船头上吴用道：「太尉若不肯时，只怕下面伴当亦不相容。」李应把号带枪一招，李俊、张顺、杨春，一齐撑出船来。宿太尉看见，大惊。李俊，张顺晃晃掣出尖刀在手，早跳过船来；手起，先把两个虞候丢下水里去。宋江忙喝道：「休得胡做，惊了贵人！」李俊、张顺扑通地跳下水去，早把这两虞候又送上船来；自己两个也便托地又跳上船来。吓得宿太尉魂一著体。宋江、吴用一齐喝道：「孩儿们且退去！休惊著贵人！我慢慢地请太尉登岸。」宿太尉道：「义士有甚事，就此说不妨。」宋江、吴用道：「这里不是话说处，谨请太尉到山寨告禀，并无损害之心；若怀此念，西岳神灵诛灭！」到这时候，不容太尉不上岸，宿太尉只得离船上岸。众人在树林里牵出一匹马来，扶策太尉上马，不得已随众同行。宋江、吴用，先叫花荣、秦明、陪奉太尉上山。宋江、吴用，也上了马，分付教把船上一应人等并御香、祭物，金铃吊挂，齐齐收拾上山；只留下李俊、张顺，带领一百余人看船。一行众头领都到山上。宋江、吴用，下马入寨，把宿太尉扶在聚义厅上当中坐定，两边众头领拔刀侍立。宋江独自下了四拜，跪在面前，告禀道：「宋江原是郓城小吏，为被官所逼，不得已哨聚山林，权借梁山泊避难，专等朝廷招安，与国家出力。今有两个兄弟，无事被贺太守生事陷害，下在牢里。欲借太尉御香，仪从并金铃吊挂去赚华州，事毕并还，於太尉身上并无侵犯。乞太尉钧监。」宿太尉道：「不问你将了御香等物去，明日事露，须连累下官！」宋江道：「太尉回京，都推在宋江身上便是了。」宿太尉看了那一班模样，怎地推托得，只得应允了。宋江执盏

擎杯，设筵拜谢；就把太尉带来的人穿的衣服都借穿了；於小喽罗内，还拣一个俊俏的，剃了髭须，穿了太尉的衣服，扮作宿元景；宋江，吴用，扮作客帐司；解珍、解宝、杨雄、石秀，扮作虞候；小喽罗都是紫衫银带。执著旌节、旗幡、仪杖、法物，擎抬了御香、祭礼、金铃吊挂；花荣、徐宁、朱仝、李应，扮作四个卫兵。朱武、陈达、杨春，款住太尉并跟随一应人等，置酒管待；却教秦明、呼延灼，引一队人马，林冲，杨志，引一队人马，分作两路取城；教武松先去西岳门下伺候，只听号起行事。话休絮繁。且说一行人等，离了山寨，迳到河口下船而行，不去报与华州太守，一迳奔西岳庙来。戴宗先去报知云台观主并庙里职事人等。直到船边，迎接上岸。香花灯烛，幢宝盖，摆列在前；先请御香上了香亭，庙里人夫扛抬了，导吊金铃吊挂前行。观主拜见了太尉。吴学究道：「太尉一路染病不快，且把暖轿来。」左右人等扶策太尉上轿，迳到岳庙官厅内歇下。客帐司吴学究对观主道：「这是特奉圣，捧御香，金铃吊挂，来与圣帝供养；缘何本州官员轻慢，不来迎接？」观立答道：「已使人去报了。敢是便到。」说犹未了，本州先使一员推官，带领做公的五七十人，将著酒果，来见太尉。原来那小喽罗，虽然模样相似，却语言发放不得；因此只教妆做染病，把靠褥围定在床上坐。推官一眼看那来的旗节，门旗，牙仗等物都是内府制造出的，如何不信。客帐司匆匆入去禀覆了两遭，却引推官入去，远远地阶下参拜了，见那太尉只把手指，并不听得说甚麽。客帐司直走下来，埋怨推官道：「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，不辞千里之遥，特奉圣旨到此降香，不想於路染病未痊；本州众管，如何不来远接！」推官答道：「前路官司虽有文书到州，不见近报，因此有失迎迓，不期太尉先到庙里。本是太守便来，奈缘少华贼人纠合梁山泊强盗要打城池，每日在彼堤防；以此不敢擅离，特差小官先来贡献酒礼。太守隨後便来参见。」客帐司：「太尉涓滴不饮，只叫太守快来商议行礼。」推官随即教取酒来，与客帐司亲随人把盏了。客帐司又入去禀一遭，请了钥匙出来，引著推官去开了锁，就香帛袋中取出那御赐金铃吊挂来，把条竹竿叉起，叫推官仔细自看。果然好一对金铃吊挂！乃是东京内府高手匠做成的，浑是七宝珍珠嵌造，中间点著碗红纱灯笼，乃是圣帝殿上正中挂的；不是内府降来，民间如何做得？

客帐司叫推官看了，再收入柜匣内锁了；又将出中书省许多公文付与推官；便叫太守快来商议拣日祭祀。推官和众多做公的都见了许多物件文凭，便辞了客帐司，迳回到华州府里来报贺太守。却说宋江暗暗地喝采道：「这厮虽奸猾，也骗得他眼花心乱了！」此时武松已在庙门下了；吴学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，也来庙门下相帮武松行事；却又换戴宗扮虞候。云台观主进献素斋，一面教执事人等安排铺陈岳庙。宋江闲步看那西岳庙时，果然是盖造得好；殿宇非凡，真乃人间天上！宋江看了一回，回至官厅前。门上报道：「贺太守来也。」宋江便叫花荣、徐宁、朱仝、李应，四个卫兵，各执著器械，分列在两旁；解珍，解宝，杨雄，戴宗，各藏暗器，侍立在左右。却说贺太守将领三百余人，来到庙前下马，簇拥入来。客帐司吴学究、宋江，见贺太守带著三百余人，都是带刀公吏人等入来。客帐司喝道：「朝廷贵人在此，闲杂人不许近前！」众人立住了脚，贺太守独自进前来拜见。客帐司道：「太尉教请太守入来厮见。」贺太守入到官厅前，望著小喽罗拜。客帐司道：「太守，你知罪麽？」太守道：「贺某不知太尉到来，伏乞恕罪！」客帐司道：「太尉奉敕到此西岳降香，如何不来远接？」太守答道：「不曾有近报到州，有失迎迓。」吴学究喝声『拿下』。解珍、解宝弟兄两个飏地掣出短刀，一脚把贺太守踢翻，便割了头。宋江喝道：「兄弟们动手！」早把那跟来的人，三百余个，惊得呆了，正走不动，花荣等一齐向前，把那一干人算子般都倒在地下；有一半抢出庙门下，武松、石秀，舞刀杀将入来，小喽罗四下赶杀，三百余人只剩一个回去；续後到庙来的都被张顺、李俊杀了。宋江急叫收了御香吊挂下船；都赶到华州时，早见城中两路火起；一齐杀将入来，先去牢中救了史进，鲁智深；就打开库藏，取了财帛，装载上车。鲁智深迳奔後堂，取了戒刀，禅杖。玉娇枝早已投井而死。众人离了华州，上船回到少华山上，都来拜见宿太尉，纳还御香、金铃吊挂、旌旗，门旗、仪仗等物，拜谢了太尉恩相。宋江教取一盘金银相送太尉；随从人等，不分高低，都与了金银；就山寨里做了个送路筵席，谢承太尉。众头领直送下山，到河口交割了一应什物船只，一些不少，还了原来的人等。宋江谢别了宿太尉，回到少华山上，便与四筹好汉商议收拾山寨粮，放火烧了寨栅。一行人等，军马粮草，都望梁山泊来。王义

自蛟发盘缠投奔别处不题。且说宿太尉下船来华州城中，已知梁山泊贼人杀死军兵人马，劫了府库钱粮；城中杀死军校一百余人，马匹尽皆掳去；西岳庙中又杀了许多人性命；便叫本州推官动文书申达中书省起奏，都做『宋江在途中劫了御香、吊挂；因此赚知府到庙，杀害性命。』宿太尉到庙里焚了御香，把这金铃吊挂分付与了云台观主，星夜急急自回京师奏佑此事，不在话下。再说宋江救史进，鲁智深，带了少华山四个好汉，仍旧作三队分人马，回梁山泊来；所过州县，秋毫无犯。先使戴宗前来上山报知。晁盖并众头领下山迎接宋江等一同到山寨里聚义厅上，都相见已罢，一面做庆喜筵席。次日，史进、朱武、陈达、杨春，各以己财做筵宴，拜谢晁，宋二公。酒席间，晁盖说道：「我有一事，为是公明贤弟连日不在山寨，只得权时搁起；昨日又是四位兄弟新到，不好便说出来。三日前，有朱贵上山报说：『徐州沛县芒砀山中，新有一夥强人，聚集著三千人马。为头一个先生，姓樊，名瑞，绰号「混世魔王」；能呼风唤雨，用兵如神。手下两个副将：一个姓项，名充，绰号「八臂哪吒」，能仗一面团牌，牌上插飞刀二十四把，百步取人，无有不中，手中仗一条铁标枪；又有一个姓李，名衮，绰号「飞天大圣」，也使一面团牌，牌上插标枪二十四根，亦能百步取人，无有不中，手中使一口宝剑。这三个结为兄弟，占住芒砀山，打家劫舍。三个商量了，要来吞并我梁山泊大寨。』」宋江听了，大怒道：「这贼怎敢如此无礼！小弟便再下山走一遭！」只见九纹龙史进便起身道：「小弟等四个初到大寨，无半米之功，情愿引本部人马前去收捕这夥强人！」宋江大喜。当下史进点起本部人马，与朱武，陈达，杨春都披挂了，来辞宋江下山，把船渡过金沙滩，上路迳奔芒砀山来。三日之内，早望见那座山。史进叹口气，问朱武道：「这里正不知何处是昔日汉高祖斩蛇起义之处！」朱武等三人也大家叹口气。不一时，来到山下，早有伏路小喽罗上山报知。且说史进把少华山带来的人马一字摆开，自己全身披挂，骑一匹火炭赤马，当先出阵，手中横著三尖取两刃刀；背後三个头领便是朱武、陈达、杨春。四个好汉，勒马阵前，望不多时，只见芒砀山上飞下一彪人马来，当先两个好汉：为头马个便是徐州沛县人，姓项，名充！果然使一面团牌，背插飞刀二十四把；右手仗条标枪；後面打著一面认军旗，上书

『八臂哪吒』四个大字。次後那个便是邳县人，姓李名袞！果然也使一面团牌，背插二十四把标枪；左手把牌，右手仗剑；後面打著『飞天大圣』四个大字。小喽罗筛起锣来，两个好汉舞动团牌，一齐上，直滚入阵来。史进等拦当不住，後军先走。史进前抵敌，朱武等中军呐喊，退三四十里。史进险些儿中了飞刀；杨春转身得迟，被一飞刀，战马著伤，弃了马，逃命而走。史进点军，折了一半，和朱武等商议，欲要差人回梁山泊求援。正忧疑之间，只见军士来报：「北边大路上尘头起处，约有二千军马到来！」史进等上马望时，却是梁山泊旗号，当先马上两员上将：一个是小李广花荣，一个是金枪手徐宁。史进接著，备说项充、李袞，，蛮牌滚动，军马遮拦不住。花荣道：「宋公明哥哥见兄长来了，於心不下，好生懊悔，特差我两个到来帮助。」史进等大喜，合兵一处下寨。次日天晓，正欲起兵对敌，军士又报：「北边大路上又有军马到来！」花荣、徐宁、史进，一齐上马望时，却是宋公明亲自和军师吴学究、公孙胜、柴进，朱仝、呼延灼、穆弘、孙立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，带领三千人马来到。史进备说项充、李袞、飞刀标枪滚牌难近，折了人马一事。宋江大惊。吴用道：「且把军马扎下寨栅，别作商议。」宋江性急，便要起兵剿捕，直到山下。此时天色已晚，望见芒砀山下都是青色灯笼。公孙胜看了，便道：「此寨中青色灯笼便是会行妖法之人内。我等且把军马退去，来日贫道献一个阵法，要捉些二人。」宋江大喜，传令教军马且退二十里，扎住营寨。次日清晨，公孙胜献出这个阵法，有分教：魔王拱手上梁山，神将倾心归水泊。毕竟公孙胜献出什麼阵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

话说公孙胜对宋江，吴用，献出那个阵图，道：「是汉末三分诸葛孔明摆石为阵之法：四面八方，分八八六十四队，中间大将居之；左旋右转，按天地风云之机，龙虎鸟蛇之状；待他下山冲入阵来，两军齐开，有如伺候；等他一入阵，只看七星号带起处，把阵变为长蛇之势。贫道作起道法，教这三人在阵中，前後无路，左右无门。却

於坎地上掘一陷坑，直逼此三人到於那里。两边埋伏下挠钩手，准备捉将。」宋江听了大喜，便传将令，叫大小将校依令而行。再用八员猛将守阵。那八员：呼延灼、朱仝、花荣、徐宁、穆弘、孙立、史进、黄信。却教柴进、吕方、郭盛，权摄中军。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带领陈达麾旗。叫朱武指引五个军士在近山高坡上看对阵报事。是日已牌时分，众军近山摆开阵势，摇旗擂鼓搦战。只见芒砀山下有三二十面锣声震地价响；三个头领一齐来到山下，便将三千余人摆开：左右两边，项充、李衮；中间拥出那个混世魔王樊瑞，骑一匹马，立於阵前。那樊瑞虽会使些妖法，却不识阵势；看了宋江军马，四面八方，团团密密，心中暗喜道：「你若摆阵，中我计了！」分付项充、李衮：『若见风起，你两个便引五百滚刀手杀入阵去。』项充李衮得令，各执定蛮牌，挺著标枪飞剑，只等樊瑞作法。只见樊瑞立在马上，挽定流星，右手仗著混世魔王宝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『疾！』却早狂风四起，飞沙走石；天昏地暗，日色无光。项充、李衮呐喊声，带了五百滚刀手杀将过去。宋江军马见杀将过来，便分开做两下。项充、李衮一搅入阵，两下里强弓硬弩射住，来人只带得四五十人入来，其余的回本阵去了。宋江望见项充、李衮已入阵里，便叫阵达把七星号旗只一招，那座阵势，纷纷滚滚，变作长蛇之阵。项充，李衮正在阵里，东赶西走，左盘右转，寻路不见。高坡上朱武把小旗在那里指引：他两个投东，朱武便望东指；若是投西，便望西指。原来公孙胜在高处看了，已先拔出那松文古定剑来，口中念动咒语，喝声道：『疾！』便借著那风，尽随著项充，李衮脚边乱卷。两个在阵中，只见天昏地暗，日色无光，四边并不见一个军马，一望都是黑气，後面跟的都不见了。项充、李衮心慌起来，只要夺路出阵，百般地寻归路处。正走之间，忽然雷震一声，两个在阵叫苦不迭，一齐了双足，翻筋斗颠陷马坑里去。两边挠钩手，早把两个将起来，便把麻绳绑缚了，解上山坡请功。宋江把鞭梢一指，三军一齐掩杀过去。樊瑞引军马奔走上山，三千人马，折了大半。宋江收军，众头领都在帐前坐下。军健早解项充，李衮，到於麾下。忙叫解了绳索，亲自把盏，说道：「二位壮士，其实休怪；临敌之际，不如此不得小可宋江久闻三位壮士大名，欲来拜请上山，同聚大义；盖因不得其便，因此错过。倘若不弃，同归山寨，

不胜万幸。」两个听了，拜伏在地，道：「久闻及时雨大名，只是小弟等无缘，不曾拜识。原来兄长果有大义！我等两个不识好人，要与天地相拗；今日既被擒获，万死尚轻，反以礼待。若蒙不杀，誓当效死报答大恩。樊瑞那人，无我两个，如何行得？义士头领，若肯放我们一个回去，就说樊瑞来投拜，不知头领尊意如何？」宋江便道：「壮士不必留一人在此为当。便请两个回贵寨。宋江来日传候佳音。两个拜谢道：真乃大丈夫！若是樊瑞不从投降，我等擒来，奉献头领麾下。」宋江听说大喜，请入中军，待了酒食，换了两套新衣，取两匹好马，呼小喽罗拿了枪牌，亲送二人下坡回寨。两个於路，在马上感恩不尽；来到芒砀山下，小喽罗见了大惊，接上山寨。樊瑞问两个来意如何。项充，李衮道：「我逆天之人。合该万死！」樊瑞道：「兄弟，如何说话？两个便把宋江如此义气说了一遍。」樊瑞道：「既然宋公明如此大义，我等不可逆天，来早都下山投拜。」两个道：「我们也为如此而来。」当夜把寨内收拾已了，次日天晓，三个一齐下山，直到宋江寨前，拜伏在地。宋江扶起三人，请入帐中坐定。三个见了宋江，没半点相疑，彼此倾心吐胆，诉说平生之事。三人拜请众头领都到芒砀山寨中，杀牛宰马，管待宋公明等众多头领，一面赏劳三军。饮宴已罢，樊瑞就拜公孙胜为师。宋江立主教公孙胜传授『五雷天心正好』与樊瑞。樊瑞大喜，数日之间，牵牛拽马，卷了山寨钱粮，驮了行李，收聚人马，烧毁了寨栅，跟宋江等班师回梁山泊，於路无话。宋江同众好汉军马已到梁山泊边，却欲过渡；只见芦苇岸边大路上一个大汉望著宋江便拜。慌忙下马扶住，问道：「足下姓甚名谁？何处人氏？」那汉答道：「小人姓段，双名景住。人见小人赤发黄须，都唤小人为『金毛犬』。祖贯是涿州人氏。生平只靠去北边地面盗马。今春去到枪竿岭北边，盗得一匹好马，雪练也似价白，浑身并无一根杂毛。头至尾，长一丈，蹄至脊，高八尺。那马一日能行千里，北方有名，唤做『照夜玉狮子马』，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，於在枪竿岭下，被小人盗得来。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，无路可见，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，权表我进身之意。不期来到凌州西南上曾头市过，被那『曾家五虎』夺去了。小人称说梁山泊宋公明的，不想那厮多有污秽的言语，小人不敢尽说。逃走得脱，特来告知。」宋江看这人时，虽是骨瘦形粗，却也一表非

俗。心中暗喜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回到山寨里商议。」带了段景住，一同都下船，到金沙滩上岸。晁天王并众头领接到聚义厅上。宋江教樊瑞，项充，李衮和众头领相见。段景住一同都参拜了。打起聒听鼓来，且做庆贺筵席。宋江见山寨连添了许多人马，四方豪杰望风而来，因此叫李云，陶宗旺监工，添造房屋并四边寨栅。段景住又说起那匹马的好马，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曾头市探听那匹马的下落。戴宗去了四五日，回来对众头领说道：「这个曾头市上共有三千余家。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。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，名为曾长者，生下五个孩儿，号为曾家五虎：大的儿子唤做曾涂，第二个唤做曾密，第三个唤做曾索，第四个唤做曾魁，第五个唤做曾升，又有一个教师史文恭，一个副教师苏定。去那曾头市上，聚集著五七千人马，扎下寨栅，造下五十余辆陷车，发愿要与我们势不两立，定要捉尽我山寨中头领，做个对头。那匹千里玉狮子马见今与教师史文恭骑坐。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处，杜撰几句这语，教市上小儿们都唱道：摇动铁铃，神鬼尽皆惊。铁车并铁锁，上下有尖钉。扫荡梁山清水泊，剿除晁盖上东京！生擒及时雨，活捉智多星！曾家生五虎！天下尽闻名！『没一个不唱，真是令人忍耐不得！』」晁盖听罢，心中大怒道：「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！我须亲自走一遭！不捉得这畜生，誓不回山！」宋江道：「哥哥是山寨之主，不可轻动，小弟愿往。」晁盖道：「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。你下山多遍了，厮杀劳困。我今替你走一遭。下次有事，却是贤弟去。」宋江苦劝不听。晁盖忿怒，便点五千人马，启请二十个头领相助下山；其余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。当日晁盖便点林冲、呼延灼、徐宁、穆弘、张横、杨雄、石秀、孙立、黄信、燕顺、邓飞、欧鹏、刘唐、阮小五、阮小二、阮小七、白胜、杜迁、宋万：共是二十个领，部领三军人马下山。宋江与吴用，公孙策众头领就山下金沙滩饯行。饮酒之间，忽起一阵狂风，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。众人见了，尽皆失色。吴学究谏道：哥哥才出军，风吹折认旗，於军不利。不若停待几日，却去和那厮理会。晁盖道：「天地风云，何足为怪？趁此春暖之时，不去拿他，直待养成那厮气势，却去进兵，那时迟了。你且休阻我；遮莫怎地，要去走一遭！」吴用一个那里别拗得住，晁盖引兵渡水去了。宋江回到山寨，密叫戴宗下山去探听消息。且说晁盖领著五千人

马二十个头领来到曾头市相近，对面下了寨栅。次日，先引众头领上马去看曾头市。众多好汉立马正看之间，只见柳林中飞出一彪人马来，约有七八百人。当先一个好汉，便是曾家第四子曾魁，高声喝道：「你等梁山泊反国草寇！我正要来拿你解官请赏，原来天赐其便！还不下马受缚，更待何时！」晁盖大怒，回头一看，早有一将出马去战曾魁。那人是梁山泊初结义的好汉豹子头林冲。两个交马，斗了二十余合，曾魁料道斗林冲不过，掣枪回马便往柳林中走，林冲勒马不赶。晁盖引转军马回寨，商议打曾头市之策。林冲道：「来日直去市口搦战，就看虚实如何，再作商议。」次日平明，引领五千人马向曾头市口平川旷野之地列成阵势，擂鼓呐喊。曾头市上炮声处，大队人马出来，一字儿摆著七个好汉：中间便是都教师史文恭；上首副教师苏定，下首便是曾家长子曾涂；左边曾密，曾魁；右边曾升，曾索：都是全身披挂。教师史文恭弯弓插箭，坐下那四便是千里玉狮子马，手里使一枝天画戟。三通鼓罢，只见曾家阵里推出数辆陷车，放在阵前，曾涂指著对阵，骂道：「反国草贼，见我陷车麽？我曾家府里杀你死的，不算好汉！我一个个直要捉你活的，装载陷车里解下东京，方显是五虎手段！你们趁早纳降，还有商议！」晁盖听了大怒，挺枪出马，直奔曾涂；众将一发掩杀过去，两军混战，曾家军马一步步退入退村里。林冲，呼延灼，东西赶杀，却见路途不好，急退回收兵。当日两边各折了些人马。晁盖回到寨中，心中甚忧。众将劝道：「哥哥且宽心，休得愁闷，有伤贵体。往常宋公明哥哥出军，亦曾失利，好歹得胜回寨。今日混战，各折了些军马，又不曾输了与他，何须忧闷？」晁盖只是郁郁不乐。一连三日搦战，曾头市并不曾见一个，第四日，忽有两个僧人直到晁盖寨里投拜。军人引到中军帐前，两僧人跪下告道：「小僧是曾头市上东边法华寺里监寺僧人；今被曾家五虎不时常来本寺作践罗造，索要金银财无所不至！小僧尽知他的备细出没去处，只今特来拜请头领入去劫寨。剿除了他时，当坊有幸！」晁盖见说大喜，便请两个僧人坐了，置酒相待。独有林冲谏道：「哥哥休得听信，其中莫非有诈。」晁盖道：「他两个出家人，怎肯妄语？我梁山泊久行仁义之道，所过之处并不扰民；他两个与我何仇，却来掇赚？况兼曾家未必赢得我们大军，何故相疑？兄弟休生疑心，误了大事。我今晚自

去走一遭。」林冲苦谏，道：「哥哥必要去时，林冲分一半人马去劫寨，哥哥只在外面接应。」晁盖道：「我不自去，谁肯向前？你却留一半军马在外接应。」林冲道：「哥哥带谁人去？」晁盖道：「点十个头领分二千五百人马入去。」十个头领是：刘唐、呼延灼、阮小二、欧鹏、阮小五、燕顺、阮小七、杜迁、白胜、宋万。当晚造饭吃了，马摘铃，军衔枚，夜色将黑，便悄悄地跟了两个僧人直奔法华寺来。晁盖看时，却是一座古寺。晁盖下马，入到寺内，见没僧众，问那两个僧人道：「怎地这个大寺院没一个和尚？」僧人道：「便是曾家畜生薅恼，不得已，各自归俗去了；只有长老并几个侍者，自在塔院里居住。头领暂且屯住了人马，等更深些，小僧直引到那厮寨里。」晁盖道：「他的寨在那里？」和尚道：「他有四个寨栅，只是北寨里便是曾家兄弟屯军之处。若只打那个寨子时，这三个寨便罢了。」晁盖道：「那个时分可去？」和尚道：「如今只是二更天气，且待三更时分，他无准备。」初时听得曾头市上时，整整齐齐打更鼓响；又听了半个更次，绝不闻更点之声。僧人道：「这厮想是都睡了。如今可去。僧人当先引路。」晁盖带同诸将上马，领兵离了法华寺，跟著便走。行不到五里多路，黑影处不见了两个僧人，前军不敢行动；看四处时，又且路径甚杂，都不见有人家。军士却慌起来，报与晁盖知道。呼延灼便叫急回旧路。走不到百十步，只见四下里金鼓斋鸣，喊声震地，一望都是火把。晁盖众将引军夺路而走，才转得两个弯，撞见一彪军马，当头乱箭射将来，扑的一箭，正中晁盖脸上，倒撞下马来；却得三阮，刘唐，白胜五个头领死并将去，救得晁盖上马，杀出村中来。村口林冲等引军接应。刚才敌得个住。两军混战，直杀到天明，各自归寨。林冲回来点军点，三阮、宋万、杜迁，水里逃得自家性命；带去二千五百人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，跟欧鹏，都回到寨中。众头领且来看晁盖时，那枝箭正射在面颊上；急拔得箭出，晕倒了；看那箭时，上有「史文恭」字。林冲叫取金疮药敷贴上。原来却是一枝药箭。晁盖中了箭毒，已自言语不得。林冲叫扶上车子，便差刘唐，三阮，杜迁，宋万，先送回山寨。其余十四个头领在寨中商议：「今番晁天王哥哥下山来，不想遭这一场，正应了风折认旗之兆。我等极该收兵，一齐回去。但是必须等公明哥哥将令下来，方可回军，岂可半途撒了曾头市自去？」

当是晚二更时分，天色微明，十四个头领都在寨中嗟咨不安，进退无措，忽听伏路小校慌急来报：「前面四五路军马杀来，火把不计其数！」林冲听了，一齐上马。三面上山，火把齐明，照见如同白日，四下里呐喊到寨前。林冲领了众头领，不去抵敌，拔寨都起，回马便走。曾家军马背後卷杀将来。两军且战且走。走过了五六十里，方才得脱；计点人兵，又折了五七百人；大败亏输，急取旧路，望梁山泊回来。众头领回到水浒寨上山，都来看视晁头领时，已自水米不能入口，饮食不进，浑身虚肿。宋江守定在床前蹄哭，众头领都守在帐前看视。当日夜至三更，晁盖身体沉重，转头看著宋江，嘱咐道：「贤弟莫怪我说：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，便教他做梁山泊主。」言罢，众头领都听了晁盖遗嘱。宋江见晁盖已死，放声大哭，如丧考妣。众头领扶策宋江出来主事。吴用，公孙胜劝道：「哥哥且省烦恼；生死人之分定，何故痛伤？且请理会大事。」宋江哭罢，便教把香汤浴了尸首，装殓衣服巾帨，停在聚义厅上。众头领都来举哀祭祀。一面合造内棺外槨，选了吉时，盛放在正厅上，建起灵帏，中间设个神主，上写道：『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。』山寨中头领，自宋公明以下，都带重孝；小头目并众小喽罗亦带孝头巾。林冲却把枝誓箭，就供养在灵前。寨内扬起长，请附近寺阮僧众上山做功德，追荐晁天王。宋江每日领众举哀，无心管理山寨事务。林冲与吴用，公孙胜并众头领商议立宋公明为梁山泊主，诸人拱听号令。次日清晨，香花灯烛，林冲为首，与众等请出宋公明在聚义厅上坐定。林冲开话道：「哥哥听禀；国一日可无君，家一日不可无主。晁头领是归天去了，山寨中事业，岂可无主？四海之内，皆闻哥哥大名；来日吉日良辰，请哥哥为山寨之主，诸人拱听号令。」宋江道：「晁天王临死时嘱咐：『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，便立为梁山泊主。』此话众头领皆知。誓箭在彼，岂可忘了？又不曾报得雠，雪得恨，如何便居得此位？」吴学究道：「晁天王虽如此说，今日又未曾捉那人，山寨中岂可一日无主？若哥哥不坐时，其余便都是哥哥手下之人，谁人敢当此位？况兼众人多是哥哥心腹，亦无人敢有他说。哥哥便可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，待日後别有什么计较。」宋江道：「军师言之极当；今日小可权当此位，待日後报雠雪恨已了，拿住史文恭的，不拘何人，须当此位。」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：「哥哥休说

做梁山泊主，便做个大宋皇帝你也肯！」宋江大怒道：「这黑厮又来胡说！再若如此乱言，先割了你这厮舌头！」李逵道：「我又不教哥哥不做；说请哥哥做皇帝，倒要先割我舌头！」吴学究道：「这厮不识时务的人，众人不到得和他一般见识。且请息怒，主张大事」。宋江焚香已罢，林冲、吴用扶到主位，居中正面坐了第一把椅子。上首军师吴用，下首公孙胜。左一带林冲为头，右一带呼延灼居长。众人参拜了，两边坐下。宋江便说道：「小可今日权居此位，全赖众兄弟扶助，回心合意，共为股肱，一同替天行道。如今山寨人马数多，非比往日，可请众兄弟分做六寨驻扎。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。前後左右立四个旱寨。後山两个小寨，前三座关隘，山下一个水寨，两滩两个小寨，今日各请弟兄分投去管。忠义堂上是我权居尊位，第二位军师吴学究，第三位法师公孙胜，第四位花荣，第五位秦明，第六位吕方，第七位郭盛。左军寨内：第一位林冲，第二位刘唐，第三位史进，第四位杨雄，第五位石秀，第六位宋万。右军寨内：第一位呼延灼，第二位朱仝，第三位戴宗，第四位穆弘，第五位李逵，第六位欧鹏，第七位穆春。前军寨内：第一位李应，第二位徐宁，第三位鲁智深，第四位武松，第五位杨志，第六位马麟，第七位施恩。後军寨内：第一位柴进，第二位孙立，第三位黄信，第四位韩滔，第五位彭圯，第六位邓飞，第七位薛永。水军寨内：第一位李俊，第二位阮小五，第三位阮小五，第四位阮小七，第五位张横，第六位张顺，第七位童威，第八位童猛。六寨计四十三员头领。山前第一关令雷横、樊瑞守把；第二关令解珍、解宝守把；第三关令项充、李衮守把；金沙滩小寨令燕顺、郑天寿、孔明、孔亮四个守把；鸭嘴滩小寨令李忠、周通、邹润四个守把。山後两个小寨，左一个旱寨令王矮虎、一丈青、曹正；右一个旱寨令朱武、陈达、杨春：六人守把。忠义堂内，左一带房中：掌文卷，萧让；掌赏罚，裴宣；掌印信，金大坚；掌算钱粮，蒋敬。右一带房中：管炮，凌振；管造船，孟康；管造衣甲，侯健；管筑城垣，陶宗旺。忠义堂後两厢房中管事人员：坚造房屋，李云；铁匠总管，汤隆；监造酒醋，朱富；监备筵宴，宋清；掌管什物，杜兴，白胜。山下四路作眼酒店，原拨定朱贵，乐和，时迁，李立，孙新，顾大嫂，张青，孙二娘。管北地收买马匹，杨林，石勇，段景住。分拨已定，各自遵守，

毋得违犯。」梁山泊水寨内，大小头领，自从宋公明为寨主，尽皆一心，拱听约束。一日，宋江聚众商议：「本要与晁天王报讎，兴兵去打曾头市，却思庶民居丧，尚且不可轻动，我们岂可不待百日之後然举兵？」众头领依宋江之言，守在山寨，每日修设好事，只做功果，追荐晁盖。一日，请到一僧，法名大圆，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龙华寺法主；只为游方来到济南，经过梁山泊，就请在寨内做道场。因吃斋闲语间，宋江问起北京风土人物。那大圆和尚说道：「头领如何不闻河北玉麒麟之名？」宋江听了，猛然省起，说道：「你看我们未老，却恁地忘事！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员外，双名俊义，绰号玉麒麟；是河北三绝；祖居北京人氏；一身好武艺，棍棒天下无对！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，小可心上还有甚麽烦恼不释？」吴用笑道：「哥哥何故自丧志气？若要此人上山，有何难哉！」宋江答道：「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，如何能够得他来落草？」吴学究道：「吴用也在心多时了，不想一向忘却。小生略施小计，便教本人上山。」宋江便道：「人称足下为智多星，端的名不虚传！敢问军师用甚计策，赚得本人上山？」吴用不慌不忙说出这段计来，有分教卢俊义：撇却锦簇珠围，来试龙潭虎穴。正是：只为一入归水浒，致令百姓受兵戈。毕竟吴学究怎麽赚卢俊义上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

话说这龙华寺和尚说出三绝玉麒麟卢俊义名字与宋江。吴用道：「小生凭三寸不烂之舌，直往北京说卢俊义上山，如探囊取物，手到拈来；只是少一个奇形怪状的伴当和我同去。」说犹未了，只见黑旋风李逵高声叫道：「军师哥哥，小弟与你走一遭！」宋江喝道：「兄弟，你这性子怎去得？」李逵道：「别遭，你道我生得丑，嫌我，不要我去。」宋江道：「不是嫌你；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极多，倘或被人看破，枉送了你的性命。」李逵叫道：「不妨！我不去也料别人中得军师的意！」吴用道：「你若依得我三件事，便带你去；若依不得，只在寨中坐地。」李逵道：「莫说三件，便是三十件，也依你！」吴用道：「第

一件，你的酒性如烈火，自今日去便断了酒，回来你却开；第二件，於路上做道童打扮，随著我，我但叫你，不要违拗；第三件，最难，你从明日开始，并不要说话，只做哑子一般：依得这三件，便带你去。」李逵道：「不吃酒，做道童，都依得；闭著这个嘴不说话，却是憋杀我！」吴用道：「你若开口，便惹出事来。」李逵道：「也容易，我只口里衔著一文铜钱便了！」众头领都笑。那里劝得住？当日忠义堂上做筵席送路，至晚各自去歇息。次日清早，吴用收拾了一包行李，教李逵打扮做道童，挑担下山。宋江与众头领都在金沙滩送行，再三付吩吴用小心在意，休教李逵有失。吴用，李逵别了众人下山。宋江等回寨。且说吴用，李逵二人往北京去，行了四五日路程，每日天晚投店安歇，平明打火上路。於路上，吴用被李逵呕得苦。行了几，赶到北京城外店肆里歇下。当晚李逵去厨下做饭，一拳打得店小二吐血。小二哥来房里告诉吴用道：「你家哑道童忒狠；小人烧火迟了些，就打得小二吐血！」吴用慌忙与他陪话，把十数贯钱与他将息，自埋怨李逵，不在话下。过了一夜，次日天明起来，安排些饭食吃了，吴用唤李逵入房中分付道：「你这厮苦死要来，一路呕死我也！今日入城，不是耍处，你休送了我性命！」李逵道：「我难道不省得？」吴用道：「我再和你打个暗号：若是我把头来一摇时，你便不可动弹。」李逵应承了。两个就店里打扮入城：吴用戴一顶乌纱抹眉头巾，穿一领皂沿边白绢道服，系一条杂彩公绦，著一双方头青布履，手里拿一副渗金熟铜铃杵；李逵戗几根蓬松黄发，绾两枚浑骨丫髻，穿一领布短褐袍，勒一条杂色短须绦，穿一只蹬山透士靴，担一条过头木拐棒，挑著个纸招儿，上写著『讲命谈天，卦金一两。』两个打扮了，锁上房门，离了店肆，望北京城南门来。此时天下各处盗贼生发，各州府县俱有军马守把。此处北京是河北第一个去处，更兼又是梁中书统领大军镇守，如何不摆得整齐？且说吴用，李逵两个，摇摇摆摆，却好来到城门下。守门的约有四十五军士，簇捧著一个把门的官人在那里坐定。吴用向前施礼。军士问道：「秀才那里来？」吴用道：「小生姓张，名用。这个道童姓李。江湖上卖卦营生，今来大郡与人讲命。」身边取出假文引，教军士看了。众人道：「这个道童的鸟眼像贼一般看人！」李逵听得，正待要发作；吴用慌忙把头来摇，李逵便低了头。吴用向

前把门军士陪话道：「小生一言难尽！这个道童，又聋又哑，只有一分蛮气力；却是家生的孩儿，没奈何带他出来。这厮不省人事，望乞恕罪！」辞了便行。李逵跟在背後，脚高步低，望市心里来。吴用手摇铃杵，口里念著口号道：「甘罗发早子牙迟，彭祖，颜回寿不齐；范丹贫穷石崇富：八字生来各有时。此乃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知生知死，知贵知贱。若要问前程，先赐银一两。」说罢，又摇铃杵。北京城内小儿，约有五六十个，跟著看了笑。却好转到卢员外解库门首，一头摇头，一头唱著，去了复又回来，小儿们哄动越多了。卢员外正在解库前厅前坐地，看著那一班主管收解，只听街上喧闹，唤当值的问道：「如何街上热闹？」当值的报覆道：「员外，端的好笑！街上一个别处来的算命先生在街上卖卦，要银一两算一命，谁人舍得？後头一个跟的道童却是生惨，走又走得没样范，小的们跟定了笑。」卢俊义道：「既出大言，必有广学。当值的，与我请他来。」当值的慌忙去叫道：「先生，员外有请。」吴用道：「是那个员外请我？」当值的道：「卢员外相请。」吴用便与道童跟著转来，揭起帘子，入到厅前，教李逵只在鹅项椅上坐定等候。吴用转过前来向卢员外施礼。卢俊义欠身答著，问道：「先生贵乡何处，尊姓高名？」吴用答道：「小生姓张，名用，别号天口：祖贯山东人氏。能算皇极先天神数，知人生死贵贱。卦金白银一两，方才排算。」卢俊义请入後堂小阁儿里，分宾坐定；茶汤已罢，叫当值的取过白银一两，奉作命金。「烦先生看贱造则个。」吴用道：「请贵庚月日下算。」卢俊义道：「先生，君子问灾不问福；不必道在下豪富，只求推算下行藏。在下今年三十二岁。甲子年，乙丑月，丙寅日，丁卯时。」吴用取出一把铁算子来，搭了一回，拿起算子一拍，大叫一声『怪哉！』卢俊义失惊问道：「贱造主何吉凶？」吴用道：「员外必当见怪。岂可直言！」卢俊义道：「正要先生与迷人指路，但说不妨。」吴用道：「员外这命，目下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；家私不能保守，死於刀剑之下。」卢俊义笑道：「先生差矣。卢某生於北京，长在豪富；祖宗无犯法之男，亲族无再婚之女；更兼俊义作事讲慎，非理不为，非财不取：如何能有血光之灾？」吴用改容变色，急取原银付还，起身便走，嗟叹而言：「天下原来都要阿谀谄妄！罢！罢！分明指与平川路，却把忠言当恶言。小生告退。」卢俊

义道：「先生息怒；卢某偶然戏言，愿得终听指教。」吴用道：从来直言，原不易信。卢俊义道：卢某专听，愿勿隐匿。吴用道：员外贵造，一切都行好运；独「今年时犯岁星，正交恶限；恰在百日之内，要见身首异处。此乃生来分定，不可逃也。」卢俊义道：「可以回避否？」吴用再把铁算子搭了一回，沉吟自语，道：「只除非去东南方巽地一千里之外，可以免此大难；然亦还有惊恐，却不得大体。」卢俊义道：「若是免得此难，当以厚报。」吴用道：「贵造有四句卦歌，小生说与员外写於壁上；日後应验，方知小生妙处。」卢俊义叫取笔砚来，便去白壁上平头自写。吴用口歌四句道：卢花滩上有扁舟，俊杰黄昏独自游。义到尽头原是命，反躬逃难必无忧。当时卢俊义写罢，吴用收拾算子，作揖便行。卢俊义留道：「先生少坐，过午了去。」吴用答道：「多蒙员外厚意，小生恐误卖卦，改日有处拜会。」抽身便起。卢俊义送到门首。李逵拿了棒，走出门外。吴学究别了卢俊义，引了李逵，迳出城来；回到店中，算还房宿饭钱，收拾行李，包裹，李逵挑出卦牌。出离店肆，对李逵说道：「大事了也！我们星夜赶回山寨，安排迎接卢员外去。他早晚便来也！」且不说吴用，李逵还寨。却说卢俊义自送吴用出门之後，每日傍晚立在厅前，独自个看著天，忽忽不乐；亦有时自语自言，正不知甚麽意思。这一日却耐不得，便叫当值的去唤众主管商议事务。少刻，都到。那一个为头管家私的主管，姓李，名固。这李固原是东京人，因来北京投奔相识不著，冻倒在卢员外门前，卢员外救了他性命，养在家中；因见他勤谨，写得算得，教他管顾家间事务；五年之内，直抬举他做了都管，一应里外家私都在他身上；手下管著四五十个行管干；一家内外都称他做李都管。当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随李固来堂前声喏。卢员外看了一遭，便道：「怎生不见我那一个人？」说犹未了，阶前走过一人；六尺以上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纪；三牙掩口髭须，十分腰细膀阔，戴一顶木瓜心攒头巾，穿一领银丝纱团领白衫，系一条蜘蛛斑红线压腰，著一双土黄皮油膀夹靴；脑後一对挨兽金环，鬓畔斜簪四季花朵。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，自小父母双亡，卢员外家中养得他大。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，卢员外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却了这身遍体花绣，却似玉亭柱上铺著阮翠。若赛锦体，由你是谁，都输与他。不止一身好花绣，更兼吹得弹

得，唱得舞得，拆白道字，顶真续麻，无有不能，无有不会；亦是说得诸路乡谈，省得诸行百艺的市语。更且一身本事，无人比得，拿著一张川弩，只用三枝短箭，郊外落生，并不放空，箭到物落；晚间入城，少杀也有百十虫蚁。若赛锦标社，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。亦且此人百伶百俐，道头知尾。本身姓燕，排行第一，官名单讳个青字。北京城里人口顺，都叫他做浪子燕青。原来他却是卢员外一个心腹之人，也上厅声喏了，做两行立住：李固主在左边。燕青立在右边。卢俊义开言道：「我夜来算了一命，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灾，只除非出去东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。因想东南方有个去处，是泰安州，那里有东岳泰山，天齐仁圣帝金殿，管天下人民生死灾厄。我一者，去那里烧炷香，消灾灭罪；二者，躲过这场灾晦；三者做些买卖，观看外方景致。李固，你与我觅十辆太平车子，装十辆山东货物，你就收拾行李，跟我去走一遭。燕青小乙看管家库房钥匙，只今日便与李固交割。我三日之内便要起身。」李固道：「主人误矣。常言道：『卖卜卖卦，转回说话。』休听那算命的胡言乱语，只在家中，怕做甚麽？」卢俊义道：「我命中注定了。你休逆我。若有灾来，悔却晚矣。」燕青道：「主人在上，须听小乙愚言：这一条路，去山东泰安州，正打梁山泊边过。近年泊内是宋江一夥强人在那里打家劫舍，官兵捕盗，近他不得。主人要去烧香，等太平了去。休言夜来那个算命的胡讲。倒敢是梁山泊歹人，假装阴阳人来煽惑主人。小乙可惜夜来不在家里；若在家时，三言两语，盘倒那先生，倒敢有场好笑！」卢俊义道：「你们不要胡说，谁人敢来赚我！梁山泊那夥贼男女打甚麽紧！我看他如何同草芥，兀自要去特地捉他，把日前学成武艺显扬於天下，也算个男子大丈夫！」说犹未了，屏风背後，走出娘子贾氏来，也劝道：「丈夫，我听你说多时了。自古道：出外一里，不如屋里。休听那算命的胡说，撇下海阔一个家业，耽惊受怕，去虎穴龙潭做买卖。你且只在家里收拾别室，清心寡欲，高居静坐，自然无事。」卢俊义道：「你妇人家省得甚麽！我既主意定了，你都不得多言多语。」燕青又道：「小人靠主人福荫，学得些个棒法在身。不是小乙说嘴，帮著主人去走一遭，路上便有些个草寇出来，小人也敢发落得三五十个开去。留下李都管看家，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。」卢俊义道：「便是我买卖上不省得，要带李固去；

他须省得，便替我大半气力；因此留你在看守。自有别人管帐，只教你做个桩主。」李固道：「小人近日有些脚气的症候，十分走不得多路。」卢俊义听了，大怒道：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！我要你跟我去走一遭，你便有许多推故！若是那一个再阻我的，教他知我拳头的滋味！」李固吓得只看娘子，娘子便漾漾地走进来，燕青亦更不用说。众人散了，李固只得忍气吞声，自去安排行李，讨了十辆太平车子，唤了十个脚夫，四五十拽头口，把行李装上车子，行货拴缚完备。卢俊义自去结束。第三日烧了神福，给散了家中大男小女，一个个都分付了，当晚先叫李固吊两个当值的尽收拾了出城。李固去了。娘子看了车仗，流泪而入。次日五更，卢俊义起来，沐浴罢，更换一身新衣服，吃了早膳，取出器械，到後堂里辞别了祖先香火；临时出门上路，分付娘子：「好生看家，多便三个月，少只四五十日便回。」贾氏道：「丈夫路上小心，频寄书信回来！」说罢，燕青流泪拜别。卢俊义分付道：「小乙在家，凡事向前，不可以出去三瓦两舍打哄。」燕青道：「主人如此出行，小乙怎敢怠慢？」卢俊义提了棍棒，出到城外。李固接著。卢俊义道：「你引两个伴当先去。但有乾淨客店，先做下饭等候：车仗脚夫，到来便吃，省得耽搁了路程。」李固也提条杆棒，先和两个伴当去了。卢俊义和数个当值的，随后押著车仗行；但见途中山明水秀，路阔坡平，心中欢喜道：「我若是在家，那里见这般景致！」行了四十余里，李固接著主人；吃点心饭罢，李固又先去了。再行四五十里，到客店里，李固接著车仗人马宿食。卢俊义来到店房内，倚了棍棒，挂了毡笠儿，解下腰刀，换了鞋袜宿食，皆不必说。次日清早起来，打火做饭，众人吃了，收拾车辆头口，上路又行。自此在路夜宿晓行，已经数日，来到一个客店里宿食。天明要行，只见店小二哥对卢俊义说道：「好教官人得知：离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，正打梁山泊边口子前过去。山上宋公明大王，虽然不害来往客人，官人须是悄悄过去，休得大惊小怪。」卢俊义听了道：「原来如此。」便叫当值的取下衣箱，打开锁，去里面提出一个包，包内取出四面白绢旗；问小二哥了四竹竿，每一枝缚起一面旗来，每面栲栳大小七个字，写道：『慷慨北京卢俊义，金装玉匣来探地。太平车子不空回，收取此山奇货去！』李固，当值的，脚夫，店小二，看了，一齐叫起苦来。店小二问道：「官

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亲麼？」卢俊义道：「我自是北京财主，却和这贼们有甚麼亲！我特地要来捉宋江这厮！」小二哥道：「官人低声些！不要连累小人！不是要处！你便有一万人马，也近他不得！」卢俊义道：「放屁！你这厮们都合那贼人做一路！」店小二掩耳不迭。众脚夫都痴呆了。李固和当值的跪在地下告道：「主人，可怜见众人，留了这条性命回乡去，强似做罗天大醮！」卢俊义喝道：「你省得甚麼！这等燕雀，安敢和鸿鹄厮拼？我思量平生学得一身本事，不曾逢著买主！今日幸然逢此机会，不就这里发卖，更待何时？我那车子上叉袋里不是货物，却是准备下袋熟麻索！倘若这贼们当死合亡，撞在我手里，一朴刀一个砍翻，你们众人与我便缚在车子里！货物撇了不打紧，且收拾车子装贼；把这贼首解上京师，请功受赏，方表我平生之志。若你们一个不肯去的，只就这里把你们先杀了解！」前面摆四辆车子，上插了四把绢旗；後面六辆车子，隨後了行。那李固和众人，哭哭啼啼，只得依他。卢俊义取出朴刀，装在杆棒上，三个丫儿扣牢了，赶著车子奔梁山泊路上来。众人见了崎岖山路，行一步怕一步。卢俊义只顾赶著要行。从清早起来，行到巳牌时分，远远地望见一座大林，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树。却好行到林子边，只听得一声呼哨响，吓得李固和两个当值的没躲处。卢俊义教把车仗押在一边。车夫众人都躲在车子下叫苦。卢俊义喝道：「我若搠翻，你们与我便缚！」说犹未了，只见林子边走四五百小喽罗来；听得後面锣声响处，又有四五百小喽罗截住後路，林子里一声炮响，托地跳出一筹好汉，手搭双斧，厉声高叫：「卢员外！认得哑道童麼？」卢俊义猛省，喝道：「我时常有心要来拿你这夥强盗，今日特地到此！快教宋江下山投拜！倘或执迷，我片时间教你人人皆死，个个不留！」李逵大笑道：「员外，你今日被俺军师算定了命，快来坐把交椅！」卢俊义大怒，著手中朴刀来斗李逵。李逵轮起双斧来迎。两个斗不到三合，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来。转过身望林子里便走。卢俊义著朴刀隨後赶去。李逵在林木丛中东闪西躲，引得卢俊义性发，破一步，抢入林来。李逵飞奔乱松林中去了。卢俊义赶过林子这里，一个人也不见了；却待回身，只听得松林傍转出一夥人来，一个人高声大叫：「员外不要走！难得到此，认认酒家去！」卢俊义看时，却是一个胖大和尚，身穿直裰，倒提铁禅

杖。卢俊义喝道：「你是那里来的和尚？」鲁智深大笑道：「酒家便是花和尚鲁智深！今奉军将令，著俺来迎接员外避难！」卢俊义焦躁，大骂：「秃驴敢如此无礼！」著朴刀，直取鲁智深。鲁智深轮起铁禅杖来迎。两个斗不到三合，鲁智深拨开朴刀，回身便走。卢俊义赶将去。正赶之间，喽罗里走出行者武松，轮两口戒刀，直奔将来叫道：「员外！只随我去，不到得有血光之分！」卢俊义不赶智深，迳取武松。又不到三合，武松拔步便走。卢俊义哈哈大笑道：「我不赶你！你这厮们何足道哉！」说犹未了，只见山坡下一个人在那里叫道：「卢员外，你不要夸口！岂不闻人怕落荡，铁怕落炉？军师定下计策，犹如落地定了八字。你待走那里去？」卢俊义喝道：「你这厮是谁？」那人笑道：「小可只是赤发鬼刘唐。」卢俊义骂道：「草贼休走！」手中朴刀，直取刘唐。方才斗得三合，刺斜里一个人大叫道：「员外，没遮拦穆弘在此！」当时刘唐穆弘两个，两条朴刀，双斗卢俊义。正斗之间，不到三合，只听得背後脚步响。卢俊义喝声『著』刘唐，穆弘跳退数步。卢俊义急转身看背後那人时，却是扑天李应。三个头领，丁字脚围定。卢俊义全然不慌，越斗越健，正好步斗，只听得山顶一声锣响，三个头领，各自卖个破绽，一齐拔步走了。卢俊义此时也自一身臭汗，不去赶他；却出林子外来寻车仗人伴时，十辆车子，人件头口，都不见了。卢俊义便向高阜处四下里打一望，只见远远地山坡下一夥小喽罗把车仗头口赶在前面；将李固一千人，连连串串，缚在後面；鸣锣擂鼓，解投松树那边去。卢俊义望见，心头火炽，鼻里烟生，提著朴刀，直赶将去。约莫离山坡不远，只见两筹好汉喝一声道：「那里去！」一个是美髯公朱全，一个是插翅虎雷横。卢俊义见了，高声骂道：「你这夥草贼！好好把车仗人马还我！」朱全手捻长髯大笑道：「卢员外，你还恁地不晓事件！我常听俺军师说：『一盘星辰，只有飞来，没有飞去。』事已如此，不如坐把交椅。」卢俊义听了大怒，挺起朴刀，直奔二人。朱全，雷横各将兵器相迎。斗不到三合，两个回身便走。卢俊义寻思道：「须是赶翻一个，却才讨得车仗！」舍著性命，赶转山坡，两个好汉都不见了，只听得山顶上击鼓吹笛；仰面看时，风刮起那面杏黄旗来，上面绣著『替天行道』四字；转过来打一望，望见红罗销金伞下盖著宋江，左有吴用，右有公孙胜。一行部从六七十人，一齐

声喏道：「员外，且喜无恙！」卢俊义见了越怒，指名叫骂。山上吴用劝道：「员外，且请息怒。宋公明久慕威名，特令吴某亲诣门墙，迎员外上山，一同替天行道，请休见外。」卢俊义大骂：「无端草贼，怎敢赚我！」宋江背後转过小李广花荣，拈弓取箭，看著卢俊义，喝道：「卢员外休要逞能，先教你看花荣神箭！」说犹未了，飏地一箭，正射落卢俊义头上毡笠儿的红缨，吃了一惊，回身便走。山上鼓声震地，只见霹雳火秦明，豹子头林冲，引一彪军马，摇旗呐喊，从东山边杀出来；又见双鞭将呼延灼，金枪手徐宁，也领一彪军马，摇旗呐喊，从山西边杀出来；吓得卢俊义走头没路。看看天又晚，脚又痛，肚又饥，正是慌不择路，望山僻小径只顾走。约莫黄昏时分，平烟如水，蛮雾沉山；月少星多，不分丛莽。看看走到一处，不是尽头，须是地尽处。抬头一望，但见满目芦花，浩浩大水。卢俊义立住脚，仰天长叹道：「是我不听人言，今日果有此祸！」正烦恼间，只见芦苇里面一个渔人，摇著一只小船出来。那渔人倚定小船叫道：「客官好大胆！这是梁山泊出沒的去处，半夜三更，怎地来到这里！」卢俊义道：「便是我迷踪失路，寻不著宿头。你救我则个！」渔人道：「此间大宽转有一个市井，却用走三十余里向开路程；更兼路杂，最是难认；若是水路去时，只有三五里远近。你拾得十贯钱与我，我便把船载你过去。」卢俊义道：「你若渡得我过去，寻得市井客店，我多与你些银两！」那渔人摇船傍岸，扶卢俊义下船，把铁篙撑开。约行三五里水面，只听得前面芦苇丛中橹声响，一只小船飞也似来；船上有两个人：前面一个赤条条拿著一条木篙，後面的人横定篙，口里唱著山歌道：英雄不会读书，只合梁山泊里居。准备窝弓收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鳌鱼！卢俊义听得，吃弓一惊，不敢做声。又听得左边芦苇丛中，也是两个人摇一只小船出来：後面的摇著橹，有咿哑之声；前面的横定篙，口里也唱山道歌：虽然我是泼皮身，杀贼原来不杀人。手拍胸前青豹子，眼船里玉麒麟。卢俊义听了，只叫得苦。只见当中一只小船，飞也似摇将来，船头上立著一个人，倒提铁钻木篙，口里亦唱著山歌道：芦花滩上有扁舟，俊杰黄昏独自游。义到尽头原是命，反躬逃难必无忧。砍罢，三只船一齐唱喏：中间是阮小二，左边是阮小五，右边是阮小七。那三只小船一齐撞将来。卢俊义心内自想又不识水性，便声便叫

渔人：「快与我拢船近岸！」那渔人哈哈大笑，对卢俊义说道：「上是青天，下是绿水；我生在浔阳江，来上梁山泊；三更不改名，四更不改姓，绰号混江龙李俊的便是！员外还不肯降，枉送了你性命！」卢俊义大惊，喝一声：「不是你，便是我！」拿著朴刀，望卢俊义心窝里搠将来。李俊见朴刀搠将来，拿定棹牌，一个背抛筋斗，扑搠的翻下水去了。那只船滴溜溜在水面转，朴刀又搠将下去了。只见船尾一个人从水底下钻出来，叫一声：「我是浪里白条张顺！」把手挟住船梢，脚踏戈浪，把船只一侧，船底朝天，英雄落水。正是：铺排打凤捞龙计，坑陷惊天动地，毕竟卢俊义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